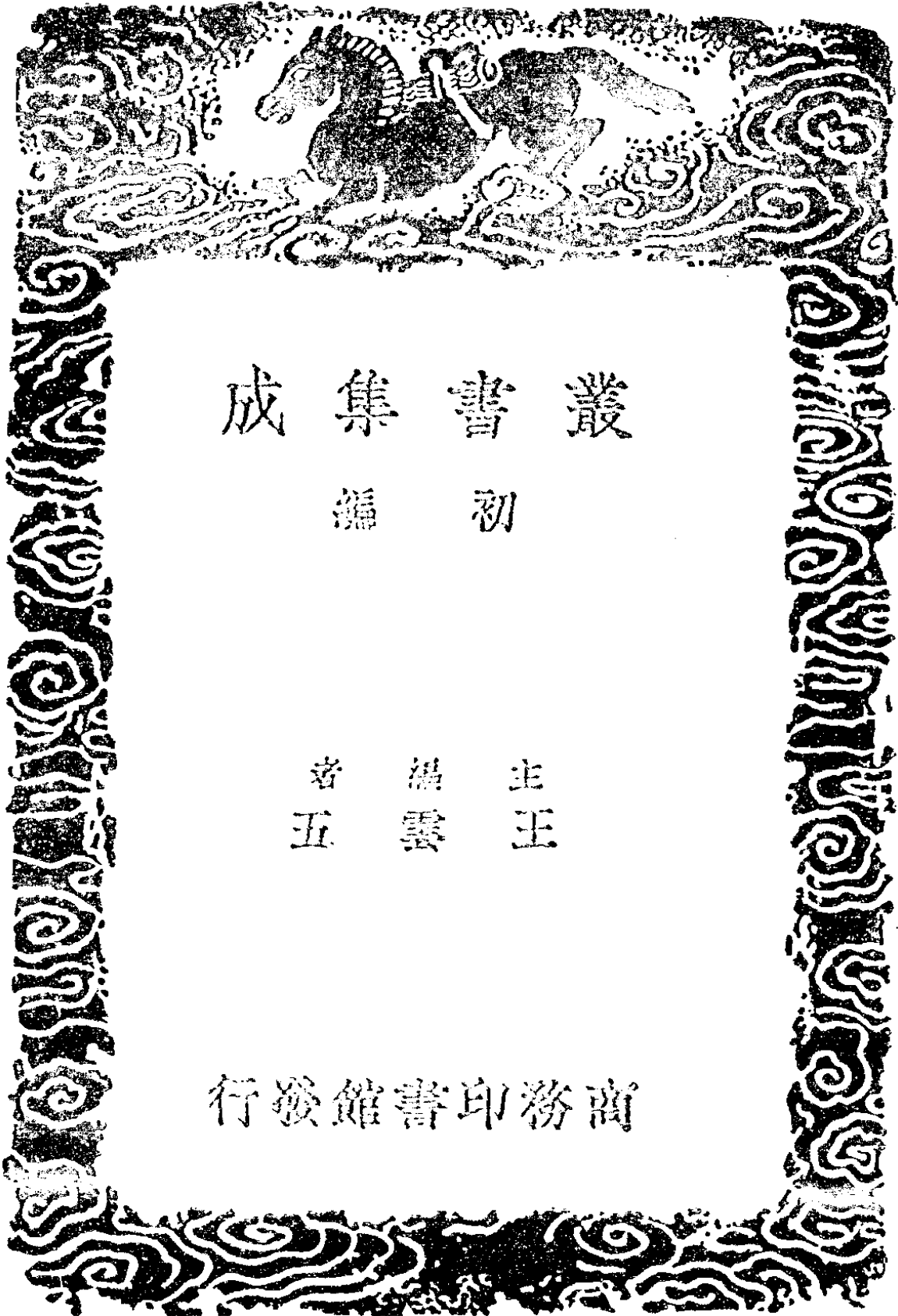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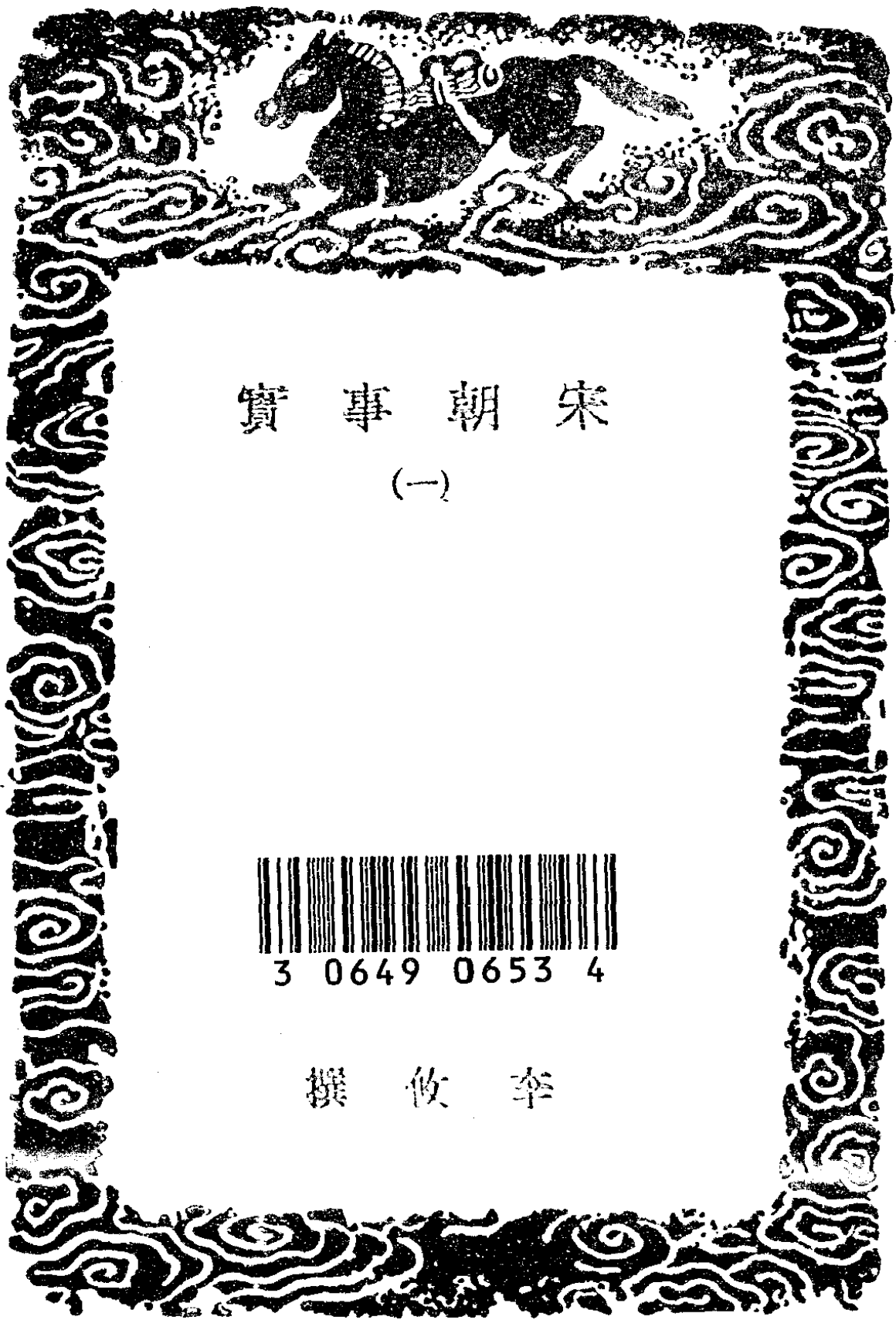
宋朝事實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 朝 事 實

(一)



3 0649 0653 4

李 攸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聚珍版叢書及
墨海金壺皆收有此
書聚珍本在前故據
以排印

宋朝事實目錄

卷一

祖宗世次

卷二

登極赦

紀元

卷三

詔書

聖學

御製

卷四

郊赦一

卷五

郊赦二

卷六

廟制

宋朝事實

目錄

083
112
833

50178

宋朝事實 目錄

卷七

道釋

卷八

玉牒

公主

卷九

官職

勳臣

配享

卷十

宰執拜罷

卷十一

儀注一

卷十二

儀注二

卷十三

儀注三

卷十四

科目

樂律

歷象

卷十五

籍田

財用

卷十六

兵刑

卷十七

削平僭偽

卷十八

陞降州縣一

卷十九

陞降州縣二

卷二十

經略幽燕

宋朝事實 目錄

臣等謹案。宋朝事實。宋李攸撰。文獻通攷作李伋。傳寫誤也。攸字好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官爲承議郎。而不詳其里貫。惟永樂大典所載江陽譜稱攸于政和初編輯西山圖經九域志等書。瀘帥孫羲叟招之。書上轉一官。張浚入朝約與俱。以家事辭。攷江陽卽瀘州。屬潼川路。則攸當爲瀘州人。其曰張浚入朝。蓋紹興四年。浚自川陝宣撫使召還時也。其書據江陽譜。蓋上起建隆。下迄宣和。凡六十卷。前三十卷。先聞于時。後以餘三十卷上之。以語觸秦檜。寢其書不報。故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但作三十卷。與譜相合。而趙希弁讀書附志。宋史藝文志。乃俱作三十五卷。今書中有紹興乾道間州縣陞降。淳熙紹熙間館職員額。及光寧理度四朝神御殿名。殆爲後人所附益歟。攸熟于掌故。經靖康兵燹之後。圖籍散佚。獨汲汲搜輯舊聞。使一代典章。粲然具備。其用力頗爲勤摯。所載歷朝登極南郊大赦詔令。太宗親製趙普碑銘。西京崇福宮記。景靈西宮記。大晟樂記。往往爲宋文鑑名臣碑傳琬琰集。播芳大全。文粹。諸書所闕漏。至其事蹟之異同。年月之先後。紀載之詳略。尤多可與東都事略。文獻通攷。續通鑑長編。及宋史。互相參訂。又如石晉賂契丹十六州。分代北。山前山後。足訂薛歐二家五代史稱山後十六州之誤。周世宗兵下三關。並載淤口關。亦足補薛歐二史。祇載瓦橋益津二關之闕。當時如江少虞事實類苑。錦繡萬花谷。多引之。宋史亦多採用其文。今各書俱存。猶可攷見。第原本久佚。惟散見于永樂大典各韻下者。尙存梗概。而割裂煩碎。莫由攷見。

其體例。惟趙希弁讀書附志。具載門目。今以所存者攷之。惟爵邑一門。原本全佚。餘皆可以一一分類編次。謹依舊目。釐爲二十卷。雖未能悉復原書。而綱舉目從。咸歸條貫。亦得其十之七八矣。攸別有通今集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入故事類。今佚不傳。又嘗上書秦檜。戒以居寵思危。尤爲侃侃不阿。則其人亦足重。不獨以博洽見長矣。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國子監助教銜臣張義年

宋朝事實卷一

祖宗世次

宋李

攸撰

僖祖諱朮〔原註〕襍朮朮越窳

〔原註〕大中祥符五年七月真宗謂宰相曰僖祖廟諱本上聲近見臣僚章疏

兩制詳定晁迥等謂僖祖諱字從月從兆按說文曰暉而月見西方也音土了切

土了切一作他獨切今請止從平聲又朮目不正也他甲切音義各異望不迴避奉聖旨依〔案〕四祖廟諱南宋以統廟不避故淳熙重修文書式不載釋文互注韻略亦然攸南宋人猶載嫌名蓋以存故實耳

仕後唐歷永清文安幽

都三縣令十二月七日崩葬欽陵〔原註〕

〔原註〕幽州

建隆元年追尊文獻皇帝

〔案〕元年原本誤作二年今據李燾長編改正

大中祥符五年加上

文獻睿和皇帝大觀元年再加上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樂舞大善之舞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升侑后崔氏建隆元年追謚文懿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儼議行見于外曰懿子順祖

順祖諱珽〔原註〕

〔原註〕他鼎切

玎朕挺頰町苧苧程程瑣堦銜艇葶閉滌苧鋌鯁仕歷藩鎮從事御史中丞正月

二十五日崩葬康陵〔原註〕

〔原註〕幽州

建隆元年追尊惠元皇帝大中祥符五年加上惠元睿明皇帝樂舞大寧之



舞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升侑。后桑氏。建隆元年。追諡惠明。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儼議。容儀恭美。

曰明子翼祖。

翼祖諱敬。

〔原註〕居慶切。

竟鏡。獍。噉。噉。仕歷營薊涿三州刺史。周顯德中。贈左驍衛上將軍。四月十一日崩。葬靖

陵。

〔原註〕始曰定陵。乾興元年。改卜更陵名。自國初加上四祖陵名。欽陵。康陵。定陵。並幽州。惟安陵。舊在京城東南隅。及改卜葬安陵。後三陵尙未修奉。眞宗卽位。有言順祖翼祖葬保州者。詔內侍與長吏同共詢訪。又令中書門下定議。遂迎奉至京師。安于佛寺。景

德元年。將卜改葬。十月降手詔曰。康陵定陵。已經迎奉。將議修崇國家事。祖宗之尊。以園陵爲大。始自開國之際。首行議禮之文。尋建陵名。尙虛神寢。而有司懇拜章表。而述聽聞。有此二陵。尙居清苑。朕以事關宗廟。理合審詳。周詢輔弼之臣。旁采中外之議。而宰相上表。亦曰。素所聞知。輿人之談。皆云。盡有據據。朕以爲更須重慎。宜廣諮詢。至于命中使以經營。委藩侯而訪察。繼觀來奏。執曰無疑。復俾大臣再陳定議。遂有迎奉之請。用慰追遠之情。旣觀會同。因從典禮。遷之梵刹。營乃山陵。今則安厝有期。儀制將舉。朕每從餘暇。常閱羣書。因覽太祖實錄。明載二陵所在。又皆不指保州。疑慮之間。夙夜增念。雖朝廷之議。延訪無嫌。而信史之文。標載有異。況陵寢之事。朝廷之儀。舉而行之。無大于此。宜令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同共詳定。聞奏。中書門下樞密院上言。伏以尊崇祖廟。務極孝思。營奉陵園。必尊典制。向者始基王業。首舉徽章。欲行四廟之儀。尋建諸陵之號。雖未崇于兆域。已備載于冊書。向以職司。連上章表。述其聞見。頗陳懇激之言。詢以宰司。亦有僉同之議。羣論旣從。子採納。宸衷過務于審詳。特選使臣。仍委牧守。式資審慎。密往詢求。尋訪之間。皆有依據。敷陳之際。頗謂周詳。大臣之奏如初。輿人之誦允屬。矧重熙之肇啓。當大孝之丕承。遂伸迎奉之儀。將行安厝之禮。陛下爰因暇日。徧閱羣書。觀信史之所標。指瑩域之有異。誠如聖慮。更切參詳。事繫宗祧。尤宜重慎。臣等共議其迎到神寢。向期卜葬。卽望權停。所有二陵。伏請量加營繕。務從儉約。倍節煩勞。葬以衣冠。設其園寢。用伸朝拜之禮。以慰尊祖之懷。徐俟辨明。別期遷奉。庶不違于古道。且頗協于人情。狂瞽之言。仰期聖擇。奉詔。康陵定陵。宜令藍繼宗罷修。其迎到神寢。遂以一品禮葬於河南縣。爲二位。大中祥符四年正月。車駕幸汾陰。次西京。遣

知制誥錢惟演詣一品墳以香幣酒隨祭告每朝拜諸陵日以少牢致祭建隆元年追尊簡恭皇帝大中祥符五年加上簡恭睿德皇帝樂舞大順之舞

〔案〕大順原本誤作大善今據宋史樂志改正大雩祀升侑后劉氏父正平州刺史初追封京兆郡太夫人建隆元年追諡簡穆翰

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儼議布德執義曰穆子宣祖

宣祖諱弘殷〔原註〕上一字胡肱切下一字於斤切政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宣祖皇帝廟諱下一字民姓有犯者今擬作商字尙恐士庶難曉檢准武王克商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合改殷之字爲商慤灑灑灑

濼〔案〕宣祖廟諱上一字濼名永樂大典原本缺仕晉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顯德三年〔案〕宋史宣祖于顯德三年督軍平揚州累官檢校司徒天水縣男卒贈

武清軍節度使原〔原註〕乾德元年改卜皇堂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壘本作元年今改正贈武清軍節度使七月二十六日崩葬安陵〔原註〕乾德元年改卜皇堂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壘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壘鵲壘皆九十

五步乳壘高二十五尺鵲壘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周迴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景德初析鞏縣偃師樵氏登封縣地置縣曰永安以奉陵寢三年七月詔曰列聖在天因時永感瞻言陵域肇建官司咨爾朝闕之臣仍兼宰邑之務式嚴崇奉用著典彝宜以殿中丞

黃昭度知陵壘令兼永安縣事置令自此始乾德三年九月太祖命內人安陵送寒衣遂爲定式自是寒食亦往開寶九年三月帝親謁安陵奠獻號勸崇寧元年六月十四日敕中書省尙書省送到兵部二狀荆湖北路轉運司狀據鼎州申契勘本州龍陽有永安驛及永安鋪各與陵名相犯永安驛合行改爲龍潭驛永安鋪改爲龍潭鋪名目申候指揮奉聖旨依如諸處更有如此者並仰一面改正內太

常寺供到陵名下項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以上係永昌院永定陵永昭陵永厚陵以上係昭孝禪院永裕陵永泰陵以上係

寧神建隆元年追尊昭武皇帝大中祥符五年加上昭武睿聖皇帝樂舞大慶之舞大饗明堂感生赤帝

升侑。〔原註〕國初有司上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水生火皇朝運應火德色尚赤臘以戊日記赤帝為感生帝

景靈宮天元殿奉安御容后杜氏父爽贈中書令周顯德

中封南陽郡太夫人建隆元年有司請上尊號曰皇太后

〔原註〕有司上言伏以王者立顯親之殿所以尊母儀開長樂之宮所以伸子道稽諸歷代實有彝章伏惟帝母南陽郡

太夫人象叶陰靈功深厚載塗山助夏道冠于三王文母興周名存乎十亂徽號未正闕孰甚焉謹按漢書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陛下膺圖資始孝治攸先宜彰慶慶之祥式表躍龍之貴伏請上尊號曰皇太后詔恭依未行冊禮

二年六月

月二日崩諡明憲太常少卿馮吉議照臨四方曰明聖善同達曰憲乾德二年改諡昭憲

〔原註〕二年改卜安陵吏部尚書張

昭上言伏自漢魏以來追尊帝后多以兩字為諡后諡上一字皆與帝諡上字同國朝追尊四親廟自翼祖而上三廟后諡上一字並與帝諡同惟明憲皇后不連昭字伏請改上尊諡曰昭憲皇后

子太祖太宗

太祖諱匡胤〔原註〕上一字去王切下一字羊晉切

筐郎眶恒劬涯蹉蹉蜺蜺輶頤眶框閭雁廷軒鞞引朋釗輶酌鼓滂演

輶戠及杓嬪榭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二月十六日生于西京大內甲馬營以其日為長春節仕周為歸

德軍節度使

〔原註〕唐宋州後唐改為歸德軍帝由此受命景德三年升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升南京

殿前都點檢顯德七年正月四日受周禪乾德元年十

一月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開寶元年十一月加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

至德仁孝皇帝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崩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鞏縣永昌陵

〔原註〕宰臣薛居正撰陵

名太祖生于洛陽甲馬營。樂其風土。國初遣營繕宮室。有遷都之志。開寶九年。西幸郊祀。既至而宮殿宿衛者多不安處。宮中或見怪異。又霖雨彌月。芻粟不集。遂東歸。歎曰。朕生不得居此。死當葬于此。還謁安陵。哭奠畢。更衣登闕臺。西北向。慷慨涕數行。下發鳴鑼。中其所。曰。我後當葬此。

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七日。甲申。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上言。臣聞長發其祥。流芳于商頌。克昌厥後。播美于周詩。慶以積善而綿長。祖以有功而不顯。純熙之社。烏奕無疆。由資始于景靈。爰錫羨于來裔。是以允升岱社。祇薦牲瑄。式昭嚴配之儀。恭率追崇之典。聿隆皇運。仰屬玄猷。伏惟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奮武開階。膺圖構象。神機天縱。睿斷鸞馳。當建極以居尊。乃卜年而垂裕。靈旗直指。革輅親征。多壘削平。中區大定。烝黎以之富壽。寰海于是混同。禮樂交修。梯航畢至。倒干戈而弗用。肅刑政以惟清。推恩雨施于萬方。發號風行于四表。成功不宰。至德無踰。時格太平。民用丕變。盡垂鴻之經制。資奕世之宏規。遺烈具存。信書攸紀。臣猥以冲眇。逮茲纂承。履大寶之尊。奉神器之重。寤寐思治。旰食忘勞。動循燕翼之謀。克致治平之化。屬兵鋒載戢。年穀順成。琛賚來庭。邊防罷警。仰昊穹之敷佑。繫宗社之儲休。景貺薦臻。寶符載錫。將伸昭報。祇事禋燔。而民庶相趨。表章狎至。願遵時邁。固請升中。勉徇輿情。用成先志。靈辰協吉。愆祀允修。罄誠明之心。禱蒼黔之福。上封喬嶽。既畢于增高。歸格太宮。敢忘于尊祖。粵若應期之康濟。創業之艱難。底績之基局。歸厚之風化。垂于不朽。可得而言。欽奉威靈。重揚徽懿。謹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臣王旦奉寶冊謹加上尊諡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恭惟本仁觀德宗廟載嚴致孝因心簡冊增耀在天降鑒錫祚有孚眷祐後昆永永無極謹言參知政事馮拯撰樂舞大定之舞冬至祀昊天上帝升侑

〔原註〕景祐二年太常禮院奏准今月三日詔書敕中書門下王者奉宗廟貴功德禋天祀地則有侑神作主之尊審禘合食則有百世不遷之重朕以寡薄獲承天序實賴先烈訖臻治平懼不能揚祖宗之休不顯懿鑠夙夜惟念弗遑寧居恭以太祖皇帝奮淳嚙之精輯樂推之俗五代屯否中華剖裂天威一震罔不率俾夷僭黜暴皇綱再張革其桀驚納諸軌度規模宏遠詒萬世法太宗皇帝躬上聖之資乃膺繼服來閩粵復汾晉方夏一統尉候萬里興文教拔羣材思皇政經憂勞庶務惠澤漸漬浹人骨髓眞宗皇帝欽明孝熙恢績鴻緒勤儉以率下哀矜以慎刑撫和三邊兵不復用民靡知役物遂其生因時昭泰遠考古章登封巡祭聲明焯燿享國多載仁恩溥博昔商周之際則長發大禘殿父配天逮於漢氏亦能尊二宗立廟樂朕甚慕之肆我藝祖之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二祧之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奉詔如前臣等言王者建廟祔之殿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變世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總懿鑠闡孫謀將膺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也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潄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輿右因蜀鼻湘楚閩馬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久潛蒙更生永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大業廣運大武襲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審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功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眞宗皇帝乾粹日照執競惟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紀布度先天作聖遂攷夏諺稽虞巡祕牒岱宗休兵異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燿動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受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考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爲

商之祖。漢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升侑上帝。哀對先烈。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逮眞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祀。伏請以三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適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眞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園丘。仲夏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零祀。冬祀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眞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昭鑒前載。抑畏虔恭。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啓。惟聖心裁覽。奉敕恭依。

景靈宮。皇武殿。揚州建隆寺。西京會聖宮。應天院。滁州天慶觀。南京鴻慶宮。奉安御容。后賀氏。父景思。右千牛衛率府率。晉開運初來歸。周顯德中。封會稽郡夫人。生燕王德昭。魏國魯國二

大長公主。顯德五年正月三日崩。建隆三年。追册爲皇后。乾德二年。諡孝惠。陪葬安陵。〔案〕宋史。孝惠皇后。神宗時。升祔太廟。此失載。

祔祭后廟。王氏。父饒。彰德軍節度使。周顯德五年來歸。六年。賜冠帔。封琅邪郡夫人。建隆元年八月。册爲

皇后。生皇子。皇女二人。皆早世。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崩。諡孝明。陪葬安陵。祔祭后廟。太平興國二年。升

祔太祖室。宋氏。父偓。左衛上將軍。邢國公。乾德六年。入宮爲皇后。太宗卽位。號開寶皇后。太平興國二年。

居西宮。雍熙四年。移東宮。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翰林學士宋白議。慈愛忘勞。曰孝。溫克令儀。曰章。

升祔太祖廟。〔案〕東都事略。開寶皇后。至神宗時。升祔太祖廟。此失載。

太宗諱炁

〔原註〕古迥切

頰炯餉熨洞頰耿昇界蝠頰香鑿肩憬晶舊諱光義匡義

〔原註〕開寶九年十月詔官階及州縣名有與朕名下一字同者宜改與

上字字同者仍舊乃以諫議大夫爲正諫大夫正議大夫爲正奉大夫通議大夫爲通奉大夫朝議大夫爲朝奉大夫朝議郎爲朝奉郎承議郎爲承直郎奉議郎爲奉直郎宣議郎爲宣奉郎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遇祭告必署名稱稽歷代之舊章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凡在庶寮當體茲意朕今改名炁自臨御以來除已改州縣散官職事官名號及人名外其舊名二字今後不須迴避仍令擇日奏告天地宗廟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詔曰太宗藩諱溥率成知雖先訓之具存俾臨文而不避近觀列奏或犯二名聞之豐然載增永慕自今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 晉天福四年己亥十月七日生於開封府浚儀縣崇德坊護聖營之官

舍以其日爲乾明節淳化三年改爲壽寧節建隆元年爲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八月領泰寧軍節度使二月七日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乾德二年六月加中書令開寶六年九月封晉王九年十月

二十一日遂即尊位

〔案〕太宗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原本誤作二月二十一日今據宋史改正

太平興國三年羣臣上尊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

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端拱二年詔曰朕嘗覽羣書備觀前古居尊之號近代方行固非軒昊之令猷且異唐虞之舊典載惟涼德尤愧前王浮實之名非所宜稱向者羣后同詞封章見請虔懇斯至避讓無由勉從將順之心遂極尊崇之號每一念此深用慙然豈敢以謙德自私必將以古道爲法其自前所加尊號並宜省去今後四方上表只稱皇帝庶叶至公翌日宰相呂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功聖德輝

映古今在于尊稱。止可增益。忽奉詔旨省去。中外無不驚駭。帝曰。至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此起自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比欲復止稱王。又以諸子封王。有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確奏。其後羣臣累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除文武二字外。宜依。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崩。葬河南府永安縣永熙陵。

〔原註〕宰相
呂端誤陵名。

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七日甲申。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上言。

臣聞應期受命。聖人所以致太平。卜世其昌。上帝所以祚明德。然則升中昭事。既報本于圓方。順美歸尊。當增華于簡冊。伏惟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元功不宰。妙用無方。若唐堯之聖神。有周公之材藝。在朱邱也。懸象集連珠之慶。紹寶歷也。長江出瑞石之文。閩越于是來同。并汾以之盪定。若乃揚庭以選士。闈館以育材。得人而致治也。集河洛之圖書。闡周孔之經籍。用文以立教也。授律以貞師。取威而禁暴。經武以定功也。審官以攷績。議獄以緩刑。信賞而慎罰也。既而講三王之禮。備六代之樂。躬肆類以享帝。尊二祖以配天。人神感通。上下交泰。和氣充塞。德澤涵濡。百靈效祥。溢圖牒之所記。九譯來貢。超載籍之所聞。然猶旰食勵精。實行慈儉。除宮室之藻飾。絕弋獵之嬉遊。省去名稱。抑罷封禪。積德深厚。垂慶綏長。俾臣薄祐。嗣膺丕錫。守位一紀。率工咸懷。疊委禎符。屢惟稔歲。徇黎庶之確請。循虞夏之舊章。告成介丘。昭紀大號。奉揚前烈。傳之無窮。而陟配方。嚴鴻名未稱。敢不周爰古道。侔揣大猷。上以協神祇之心。下以伸臣

子之志。再章節惠。永播英聲。謹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臣王

旦。〔案〕實封一千八百戶。原本誤作二千五百戶。考王旦實封戶于大中祥符元年。遣祭太祖文已載明。與長編同。今改正。奉寶冊。加上尊諡。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

廣孝皇帝。恭惟至神。俯歆令典。延休萬葉。介福兆人。謹言樂舞大盛之舞。〔案〕長編分注云。太宗廟。未見樂舞名。當檢此作大盛。與宋史樂志合。祈

穀粍祀神州地祇。升侑景靈宮。大定殿。西京應天院。崇福宮。會聖宮。奉安御容。后尹氏。父廷助。滁州刺史。

太平興國元年。追尊為皇后。諡淑德。〔案〕宋史淑德皇后。太宗在周時娶焉。早薨。葬孝明陵西北。享於別廟。後升祔太廟。不詳年代。攷文昌雜錄。元豐癸亥。以詳定禮文所言。七月十二日。升祔淑德皇后於太宗

室。此失載。太常少卿馮永錫。議言行不回。曰淑。富貴好禮。曰德。符氏。父彥卿。魏王周顯德中來歸。國初封汝南

郡夫人。進楚國。越國。開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薨。太平興國元年。追冊為皇后。諡懿德。太常卿張永錫。議。

〔案〕追諡后尹氏符氏。同在太平興國元年。而太常議諡者。一作少卿馮永錫。一作太常卿張永錫。未知孰是。東都事略。李燾長編。及宋史俱無可考。姑仍其舊。溫柔聖善。曰懿。富貴好禮。曰德。陪葬安陵。

升祔太廟。太宗室。李氏。父處耘。淄州刺史。開寶末。納幣。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雍熙元年十二月十七

日。立為皇后。至道三年四月八日。尊為皇太后。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諡明德。吏部侍郎郭贊。議無幽

不察曰明中和純備曰德升祔太宗廟庭。〔案〕宋史景德三年明德皇后祔葬永熙陵此失載。李氏父英乾州防禦使贈安國軍節度使

常山郡王開寶初來歸封隴西縣君太平興國初封隴西郡夫人二年三月十二日崩至道三年追封賢

妃十二月追尊為皇太后咸平元年諡元德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舒雅議茂德丕績曰元中和淳淑曰

德大中祥符六年去太子子真宗。〔案〕宋史元德皇后咸平三年祔葬於永熙陵主祔別廟大中祥符六年升祔太廟此失載。

章獻明肅劉后益州華陽縣人父通后為蜀人龔美攜入京為開封府人美以鍛銀為業真宗尹開封美

因鍛銀得見真宗語之曰蜀婦人多才惠汝為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年十五寵幸專房太宗一日問乳

母曰太子近來容貌清瘦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張者家未幾太宗

晏駕太子即位祥符五年立為皇后。〔案〕太宗以下應載真宗事實今永樂大典原本闕惟錦繡萬花谷所引國朝事實有章獻明肅劉后事一條劉真宗后也錄附太宗之後。

仁宗諱禎。〔原註〕陟盈切。楨貞偵鄭嬪徽旂癥漬隕實楨鄒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四月十四日生于開封府以

其日為乾元節七年三月授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八年十二月授中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封

壽春郡王天禧元年二月加中書令二年二月改建康軍節度使太保進封昇王八月立為皇太子乾興

元年二月十九日遂即尊位。〔案〕宋史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仁宗即位攷戊午為十九日原本誤作二十九日今改正。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曰聖文睿

武仁明孝德皇帝。明年二月，加號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七月，詔去睿聖文武之號。十一月，加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英武聖神孝德皇帝。寶元元年十一月，以寶元易景祐，冠于舊號。康定元年，詔省去睿聖文武四字。在位四十二年。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崩。十月二十九日葬永昭陵。

〔原註〕刑部尙書平章事韓琦奏，臣

奉敕撰定先帝陵名者，爲兆域之圖，按禮經而伊始，因山川之故，奉先訓以惟嚴，宜立嘉名，上符至德，伏以先皇帝仁無不浹，道極莫稱，開壽域以濟民，成歸聖治，建善經而長世，坐致時雍，豈徒超軼于百王，固以光輝於萬古。先帝陵伏請以永昭爲名。翰林學

士王珪等議諡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諡于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德，使金聲而玉振之，以詒乎無窮之聞者，帝莫盛于堯舜，王莫降于禹湯也。蓋易名之典，下不得誅上，古者將爲至尊之諡，必質于郊，然後定之。茲所以推天下之至美，

〔案〕然後定下，原本脫之，茲二字，今據王珪華陽集補。

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尊也。洪惟先皇帝躬上主之資，承累聖之序，流

大漢之豈弟，履放勳之欽明，包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攬泰定之勢，而弗恃以安。固嘗邈然究視所未形，俛焉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迺嚴恭戒懼，庶以答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迺涵容煦沫，庶以陶善類之歸。智括萬慮而不可測，恩滲四垠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轉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于時修廢官，繼絕世，禮高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末游，虛己以遇豪俊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章，昭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蕩滌之，惠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其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

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弗夷正。相與謀王之朝。殊鄰絕區。罔弗億寧。相與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弟弟弟。罔弗順祇。相與立于王之塗。蓋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禦也。矧夫耕藉于千畝之田。祿祭于先王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八奠于園丘。嚴父之志盡。則再侑於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玉之愛。邦統未昭。則豫有主器之屬。下議樂之詔。以攷鍾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緝經墳之學。邇英敷席。圖講藝也。凝幾校字。

〔案〕凝幾原本誤作疑。今據華陽集改。

資味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聲色之靡。伐于德義。于

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兔之獲。殫于精神。于是乎絕盤遊之欲。念組織之勤。則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宮室之麗。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蠻肆姦。不欲深入討除。而自致藁街之戮。時則有踰沙絕漠。卓犖之貢委。應圖合牒。沕涵之瑞叢。四十二年于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迹羲黃之前。負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方將勒鴻休受。永祐豈圖。神機歛厭。邦釁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畢至。下華蓋于北極。引龍輻之西巡。此萬國所以摧心。三靈為之變色。有司繇是飭舊典。冊不備。

〔案〕不備原本誤作不稱。今據華陽集改正。

皇哉鑠乎。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

烈也。謹按諡法治民無為曰神。經緯天地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嘒嘒。

〔案〕嘒嘒原本作嘒嘒。致羣生嘒嘒。句本漢郊祀歌。今從華陽集改正。

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乎。制作禮樂。際

天接地。煥然而大備。非至文乎。永惟宗廟之奉。實發先識。以建大本。非至聖乎。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武乎。遐末荒昧之情。格于聰明。而無所遺。非至明乎。惇敍九族。以述夫祖先之志。非至孝乎。粵廟號之建。尙矣。維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于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鉅學。反略於稽求。抑又天之所啓。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爲祖德。以守成爲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諡。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元豐八年。加諡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樂舞大仁之舞。祭

皇地祇升侑。

〔原註〕殿中侍御史趙鼎奏。請遷還真宗配孟夏雩祭。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以爲天地之祭。有七。皆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於明堂。用古殿父之道。配以皇

考。故朝廷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以配雩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遷還。今明堂既用殿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不當復分雩祭之配。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待讀傅卞奏。以趙鼎之議。爲得禮。若以太宗雩祭既久。不欲遷侑。則乞以仁宗與真宗並配明堂。亦爲得禮。詔從珪等所議。至治平元年七月辛酉。詔以仁宗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大行皇帝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唐代宗卽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享明堂。以考廟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卽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卽孝經周公殿父之道。本朝祀儀。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循周公殿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祀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殿父也。以成王言之。則殿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殿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攷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祭于郊者。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殿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

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改。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倘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于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于嚴父。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于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之行莫大于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于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于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眞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眞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眞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于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于武廢武配。而移于成。然而易之配考。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而損益可知。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爲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道。無所本統也。今以爲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之全盛之頌。被子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本體。保成業。置天下于泰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謂極矣。今耐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臣等稽參大典。博攷公論。敢以前所定論爲便。知諫院司馬呂誨議。切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論也。故祖已訓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親者。不敢數祭爲孝。貴于得禮而已。先儒所謂禘郊祖

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也。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此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則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參典籍，辨崇祀之序，定二統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于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統之位，議者乃欲捨眞宗，而以仁宗配祀明堂，恐于祭法不合，又人情言之，是黜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于春秋，况黜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遠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切謂宜遵舊禮，以眞宗配五帝于明堂，爲便。詔從其議。

景靈宮美成殿奉安御容，后郭氏故中書令郭崇孫女。天聖二年九月

十五日，太后手書已于此月特展嘉禮，納爲皇后。埃南郊畢，備禮册命。十一月二十一日降制，太后稱制。

恃勢頗驕橫，太后崩，美人向氏楊氏尤得幸。〔案〕向氏東都事略作尙氏，尙與向古姓相通，今仍其舊。向氏恩寵傾京師，后妒，屢與忿爭，向

氏嘗于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怒，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抓上頸，上大怒，閤文應白上，以抓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懟廢，況傷乘輿乎？上于是有廢后意。右司諫范仲淹諫，諍不納，后乃請入道，賜號金庭教主，沖淨元師，居于安和院，改院曰瑤華宮。景祐二年薨，詔追復皇后，曹氏父玘尙書虞部員外郎，贈太傅兼侍中，東海郡王祖彬樞密副使，檢校太師。

兼侍中贈魯王。〔案〕東都事略彬贈韓王非魯王。景祐元年九月內降制立爲皇后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十一

贈吳王非東海郡王與此所載互異。

月冬至行册禮。嘉祐八年三月尊爲皇太后。四月權同聽政。治平元年五月降手詔還政英宗。尊皇太后所居宮曰慈壽。熙寧元年曾公亮表請名太皇太后宮殿並以慶壽爲名。二年正月尊爲太皇太后。五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崩。諡慈聖光獻。

〔原註〕諡議闕。〔案〕東都事略慈聖光獻后葬永昭陵升祔太廟此失載。

張氏父堯封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堯

封景祐元年釋褐授石州軍事推官未赴卒于京師。堯封母錢氏女也。后與其姊妹三人幼無依由錢氏納于章惠太后宮。時后八歲寢長得幸。慶歷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爲才人。遷修媛。三年被疾願下遷爲美人。上許之。八年十月進貴妃。十二月三日發册。〔原註〕故事國朝以來命妃未嘗行册禮然故事須缺旨方以告敕授之。又凡降制皆從學士院待詔書告詞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

然後進入宣制翰林學士宋祁止就院寫告直取官告院印用之。遷封以進方妃寵盛欲行册命之禮告入進后怒曰故事妃當得册命何用告爲。抵於地上爲奪祁職。改命觀文殿學士丁度撰文。〔案〕九朝編年云國朝命妃當册拜宋祁以進語落職祁初亦疑進語非是以李淑明于典故而問之淑心知其誤而俾之進祁果得罪考宋自溫成以前並無命妃册拜者當以此書爲正。至和元年薨册贈爲皇后諡溫成。〔原註〕初諡廣明又諡元明竟諡溫成諡議闕。〔案〕東都事略及宋

史仁宗本紀后妃傳但稱諡溫成攷九朝編年載初諡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諡曰德從廟諡也今恭德之諡其法何從遂改今諡此載初諡元明廣明與各書互異。子英宗。

英宗天聖十年生于宣平坊赤光滿室咸見黃龍往來室中漢王夢兩龍與日並墮以衣承之復戲於空

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後仁宗立爲皇子

〔案〕是書各類中所載事實俱至南渡高宗朝止而世次一類自仁宗以後累朝俱闕惟錦繡萬花谷所引國朝事實有英宗

事迹一條
補錄於此

宋朝事實卷二

登極赦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初五日登極赦。

〔案〕太祖以周顯德七年正月初四日卽位。此書云初五日者蓋登極肆赦在次日也。

門下朕以五運推移上帝于焉

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起自側微備嘗艱險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屬以敵國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靖邊塵鼓旗纒出于國門將校共推于天命迫迴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歷數有歸尋行禪讓兆庶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曠時勉徇羣心以登大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宜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乘時撫運旣協于歌謠及物推恩宜周于華夏可大赦天下應正月五日昧爽以前天下罪人所犯罪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應貶降責授及勒停等官並與恩澤諸配徒役男子女人等並放逐便其內外馬步兵士各與等第優給諸軍內有請分料錢者特與加等第添給中外見任前任職官並與加恩文武升朝官內諸司使副使禁軍都指揮使以上及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應父母妻未有官及未曾敍封者並與恩澤亡父母未

會封贈者。並與封贈。諸處逃亡軍都限赦到百日內。仰于所在陳首。並與放罪。依舊軍分收管。如出百日不來自首者。復罪如初。念彼愚民。或行奸盜。屬茲解網。咸許自新。諸軍有草寇處。仰所在州府及巡檢使臣。曉諭招喚。若願在軍食糧者。並與衣糧。如願歸農者。亦聽取便。於戲。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變家爲國。鴻恩宜被于寰區。更賴將相公王同心協力。共裨寡昧。以致隆平。凡百軍民。深體朕意。〔案〕永樂大典所載登極敕文。

獨佚此詔。今從趙善龍飛記所載補入。〔原註〕翰林學士承旨陶穀行。蓋穀筆也。

昭憲太后常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甚。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亦由柴氏使幼子王天下耳。因戒敕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其後太祖遂傳位太宗皇帝。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登極赦門下王者。繼統承祧。所以嗣神器。節哀順變。所以寧萬邦。顧歷代之通規。諒舊章而可法。先皇帝勤勞啓國。宵旰臨朝。萬幾靡倦于躬親。四海方成于開泰。念農民之疾苦。知戰士之辛勤。氛祲盡平。生靈永逸。而寒暄遘厲。寢疾彌留。方臻偃革之期。遽起遺弓之歎。猥以大寶付于冲人。遵理命而莫能固辭。涉大川而罔知攸濟。負荷斯重。攀號莫任。宜覃在宥之恩。俾洽維新之澤。可大赦天下云云。恭惟先皇帝推誠損己。焦思勞神。念將士之忠勤。知戰伐之辛苦。衣糧祿賜。無非經手經心。土地官封。不惜酬勳酬効。生靈是念。稼穡爲憂。罷非理之差徭。去無名之侵耗。不貪遊宴。盡去奢華。減後宮冗食之人。停

諸司不急之務。方岳止甘鮮之貢。殿庭碎珠玉之珍。獄訟無冤。刑戮不濫。凡關物務。盡立規繩。予小子纘紹丕基。恭稟遺訓。仰承法度。豈敢越違。更賴將相公卿。左右前後。共遵先志。同守成規。庶俾沖人。不墜洪業。

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一日。登極赦。門下。創業垂統。于以貽後昆。嗣位承祧。于以紹前烈。爲股肱之元首。俾億兆之宅心。洪惟永圖。屬在明辟。夫何涼德。享是不休。先皇帝膺籙上玄。受遺太祖。臨御追躡于二紀。憂勤遂冠于百王。無一日不舉。皇綱無一事不親。聖覽宵衣旰食。焦思勞神。禹跡混同。方致太平之運。堯心未倦。俄興不豫之災。棄大寶以上仙。付沖人之神器。仰遵顧命。下迫推崇。若涉大川。罔知涯涘。黽勉負荷。兢畏交并。宜覃作解之恩。聊展奉先之意。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先朝庶政。盡有成規。謹守奉行。不敢失墜。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鰥寡無告之民。悉令安泰。動植有生之類。冀獲昭蘇。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更賴中外百執。左右蓋臣。各盡乃職。輔茲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仁宗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登極赦。門下。天生烝民。惟君所以司牧。國有神器。有子所以傳歸。先皇帝紹累聖之丕圖。輯庶邦之大治。焦勞虔鞏。二紀于茲。忽興憑几之言。永結遺弓之慕。循顧眇質。獲嗣慶基。適屬承祧之初。宜覃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恭念夙侍聖顏。備承寶訓。凡百機務。盡有成規。謹當奉行。不敢失墜。更賴宗工良佐。中外臣僚。咸竭乃誠。以輔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英宗嘉祐八年四月一日登極赦門下烝民之生置君爲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傳歸先皇帝天資慈仁聖德深厚臨御歲逾于三紀憂勤日覽于萬幾常旰昃以忘勞因晦明而違厲寢違冲豫遂至彌留遵興憑几之言念及承祧之寄猥以大業屬于冲人永惟負荷之艱矧在哀迷之次罔知攸濟祇率舊章宜覃在宥之恩式表奉先之志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夙奉聖顏備聞聖訓在於庶政悉有成規惟謹奉行罔敢廢失更賴中外多士左右忠賢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神宗治平四年正月九日登極赦門下夫民之戴君尊如元首之奉天之與子傳有神器之歸先皇帝紹履至尊欽篤先烈圖治百王之上垂精五載之間玉几留章每及夜分之覽紫闈訪道多逾日昃之咨既寤寐之積勤因寒暄之遺厲神機未厭遽至彌留之憂邦禍何勝已聞遺訓之託屬哀荒之靡次固負荷之惟艱愴然自思浩莫能濟宜本承祧之始用覃澤物之私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奉先昭孝實本于天經肆皆推恩蓋循于國典更繫文武之助忠賢之規各勉交修永輔不逮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哲宗元豐八年三月六日登極赦門下生烝民而立之君所以出四方之令有天下而傳于子所以維萬世之安先皇帝道極聖神德兼文武圖治三王之上儲精七閩之間緝熙事功董正法度積勤勞於日昃違冲豫于春元植壁以歸方致金縢之禱綴衣遽設忍聞玉几之言眷予冲人屬以重器永荷艱難之託曷勝哀疚之懷宜謹始于承祧用渙恩而及物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先朝之治必循五聖之謀思祇率

于舊章。用答揚于光訓。尙賴中外列辟。左右忠賢。交修厥官。以輔予治。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徽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登極赦門下。朕承先帝之末命。嗣累世之丕圖。若履淵冰。未知攸濟。先皇帝睿明聰哲。克勤于邦。遵制揚功。篤紹先烈。十有六載。海內蒙休。憂勞爽和。遂至大漸。乃以神器屬予。沖人負荷。惟艱。愓惕以懼。用謹承祚之始。肆頒在宥之恩。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元豐詒謀。紹聖遺訓。具在天下。可舉而行。惟旣厥心。罔敢廢失。其率循于天下。用奉若于先王。更賴忠良。盡規文武。合慮永弼。乃后共圖康功。咨爾萬邦。體予至懷。

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內禪。登極赦門下。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冰。載惟臨御之難。憂深朽索。矧今邊垂未靖。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清蹕而朝萬宇。敢忘丕冒之仁。繼明以照四方。宜布惟新之澤。更賴忠良。協贊文武。交修永孚于休。同底于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赦門下。皇天祐宋。卜世過于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隆不拔之基。屬以朝姦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變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盡徙。宮闕爲之一空。仍仰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授指開元帥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忽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改。終致陸危。

蓋嘗指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疊疊萬幾。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懷父兄播遷之難。籲號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荐興。農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心腹之言。爰布湛恩。誕敷區夏。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同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于報國。左祖而爲劉氏。人咸樂于愛君。其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後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愛勤。躋時康

父。

〔案〕周輝清波雜志云。高宗卽位于南京。肆教文有兩本。首尾皆同。知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淵聖以震長而繼天。首

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腴膏。思愛惜于兩朝。忍輕加于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質賢王。旣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味蜂蠶之有毒。廷臣乏策。敵使詭和。款魏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令狼子。薦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永樂大典所載。卽當時所傳本。而前詔特詳于清波雜志。附識于此。又攷宋史高宗卽位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惟蔡京。童貫。王黼。朱勛。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收敘。並載清波雜志中。是當時亦不盡赦也。

孝宗皇帝紹興三十二年。十三日。受內禪。登極。敕門下。春秋法五始之要。聿嚴受命之符。天地之大德曰生。爰下維新之令。太上皇帝。慈儉爲寶。遙駿有聲。垂精三紀之間。圖治百王之上。神謨獨運。總一日萬幾之繁。聖武旁昭。極四海九州之廣。未嘗暇逸。久積倦勤。黃屋非唐堯之心。居懷重負。泰元增漢武之策。欲介長年。願睿訓之博臨。懼朕躬之弗稱。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間。安侍膳之餘。爰舉舊章。用覃曠

澤可大赦云云於戲有天下傳歸于子敢忘付託之難建皇極敷錫厥民允副邇遐之望尙賴股肱同德中外協謀共底績于中興以益光于永世咨爾有衆宜體朕懷

紀元

太祖朝 建隆元年〔原註〕庚申周顯德七年正月四日受禪改元 建隆二年〔原註〕辛酉 建隆三年〔原註〕壬戌 建隆四年〔原註〕癸亥十一月十六日南郊改乾德元年〔案〕

建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改元乾德東都事略李燾長編宋史以是年為乾德元年其未改元以前之事俱係之乾德元年之下故建隆有三年無四年其後凡改元不在正月朔日即以所改之元紀年如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開寶即書開寶元年惟于九年十月太宗即位改元太平興國仍書為開寶九年特為變例而事實所載統以所改之元年分註是年之下至次年直書為二年其體例與各書互異 乾德二年〔原註〕甲子 乾德三年〔原註〕乙丑 乾德四年〔原註〕丙寅 乾

德五年〔原註〕丁卯 乾德六年〔原註〕戊辰十一月二十四日南郊改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原註〕己巳 開寶三年〔原註〕庚午 開寶四

年〔原註〕辛未 開寶五年〔原註〕壬申 開寶六年〔原註〕癸酉 開寶七年〔原註〕甲戌 開寶八年〔原註〕乙亥 開寶九年〔原註〕丙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改元為太平興國元年〔案〕宋史太宗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原本誤作十月二十日今改正

建隆四年始議改元太祖謂宰相曰勿用前代舊號于是改乾德他日帝于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翰林學士陶穀穀對曰偽蜀時年號也宮人果故蜀王時人帝于是益重儒者而歎宰相寡聞也

按僞蜀王衍以正明五年十二月改明年為乾德盡六年。

太宗朝 太平興國二年〔原註〕太平興國三年〔原註〕太平興國四年〔原註〕太平興國五年〔原註〕

興國六年〔原註〕太平興國七年〔原註〕太平興國八年〔原註〕太平興國九年〔原註〕

作二十四日今據雍熙元年郊社文改正〔原註〕雍熙二年〔原註〕雍熙三年〔原註〕雍熙四年〔原註〕雍熙五年〔原註〕

年〔原註〕淳化元年〔原註〕淳化二年〔原註〕淳化三年〔原註〕淳化四年〔原註〕淳化五年〔原註〕

元年〔原註〕至道二年〔原註〕至道三年〔原註〕帝即位改元太平興國議者竊謂太平字一人六十也至道三年帝升遐壽五十九歲亦叶其數舒州民

有獻瑞石誌公記其文曰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趙號太平二十一帝王國家啓運在五代後太宗丙子

歲即位四五百年之前天命在國家久矣〔案〕宋史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丁丑出舒州所獲瑞石文

真宗朝 咸平元年〔原註〕咸平二年〔原註〕咸平三年〔原註〕咸平四年〔原註〕咸平五年〔原註〕

六年〔原註〕景德元年〔原註〕景德二年〔原註〕景德三年〔原註〕景德四年〔原註〕大中祥符元年〔原註〕

曰誌公記而不載其文此書不載年月日彼此可以參考

月五日。以天書降。改元。大中祥符二年。〔原註〕大中祥符三年。〔原註〕大中祥符四年。〔原註〕大中祥符五年。〔原註〕大中

祥符六年。〔原註〕大中祥符七年。〔原註〕大中祥符八年。〔原註〕大中祥符九年。〔原註〕天禧元年。〔原註〕丁巳。正月一日。改元。

天禧二年。〔原註〕戊午。天禧三年。〔原註〕己未。天禧四年。〔原註〕庚申。天禧五年。〔原註〕辛酉。乾興元年。〔原註〕壬戌。正月一日。改元。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乙丑。天書降。丙寅。上謂宰相王旦等。議降德音。改年號。丁卯。王旦以德音條目上進。上曰。朕再思之。奉承天意。當大赦天下。馮拯進曰。適中書樞密院。共議改元。莫若取神人所告。大中祥符之言。以爲年號。上悅。曰。美名也。先是景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上方就寢。夢神人星冠絳袍。告上曰。宜于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結壇齋戒。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至是以紀元。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乙卯。詔曰。朕以獻歲肇春。元辛叶吉。請真君而致潔。奉寶冊以陳儀。將仲薦信之辭。式舉建元之典。其改來年爲天禧元年。乾興元年。正月一日。御札內。外文武臣僚等。朕祇荷慶靈。嗣守洪業。顧涉道之猶淺。念守文之惟難。曷嘗不未明求衣。旣晨忘食。兢兢業業。罔敢怠荒。而天地儲休。宗社垂祐。嘉祥屢降。庶政允釐。民俗阜康。邊垂靖謐。臻於至治。益用愧懷。屬歲律之肇新。慶春祺之紛委。式改紀年之號。併伸及物之恩。宜自正月一日。改天禧六年爲乾興元年。重念類帝薦誠。尙賒于亞歲。先庚施令。俾告于門庭。其今年冬。合行南郊。諸般恩澤。並特移就正月一日。庶茲惠渥。亟洽羣倫。所有覃慶及賞賚等。一依自來南郊。

體例施行。至日。朕親御正陽門宣制。仍令有司草具儀注以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仁宗朝 天聖元年〔原註〕癸亥上 天聖二年〔原註〕甲子 天聖三年〔原註〕乙丑 天聖四年〔原註〕丙寅 天聖五年〔原註〕丁卯 天聖

六年〔原註〕戊辰 天聖七年〔原註〕己巳 天聖八年〔原註〕庚午 天聖九年〔原註〕辛未 天聖十年〔原註〕壬申十一月六日改明道元年

〔案〕十一月原本誤作十二月今據東都 事略 明道二年〔原註〕癸酉十二月 景祐元年〔原註〕甲戌 景祐二年〔原註〕乙亥 景祐三年〔原註〕丙子 景祐四年〔原註〕丁丑 景祐

五年〔原註〕戊寅十一月十日南郊改寶元元年 寶元二年〔原註〕己卯 寶元三年〔原註〕庚辰二月二日南郊改慶曆元年 慶曆二

年〔原註〕壬午 慶曆三年〔原註〕癸未 慶曆四年〔原註〕甲申 慶曆五年〔原註〕乙酉 慶曆六年〔原註〕丙戌 慶曆七年〔原註〕丁亥 慶曆八

年〔原註〕戊子 皇祐元年〔原註〕己丑正月一日改元 皇祐二年〔原註〕庚寅 皇祐三年〔原註〕辛卯 皇祐四年〔原註〕壬辰 皇祐五年〔原註〕癸巳 皇祐

六年〔原註〕甲午三月十七日改至和元年 至和二年〔原註〕乙未 至和三年〔原註〕丙申九月十日改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原註〕丁酉 嘉祐三年〔原註〕戊戌 嘉祐

四年〔原註〕己亥 嘉祐五年〔原註〕庚子 嘉祐六年〔原註〕辛丑 嘉祐七年〔原註〕壬寅 嘉祐八年〔原註〕癸卯

上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撰號者取天字于文爲二人以謂二人聖者以尊太后也。至十

年改元明道又以謂于文日月並也與二人之意同後以犯契丹主耶律明記諱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大旱改元詔意冀以導迎和氣也

〔案〕遼史景宗本紀諱寧字賢寧小字明辰與此及李巖長編作明記者有異又長編謂改元因歲旱蝗宜有變改而以歐陽修歸田錄所云犯契丹諱為誤此書則犯諱歲旱兩說並

見正與歸田錄原文相符附注備攷

五年因郊又改曰寶元自景祐初慕明皇以開元加尊號遂加景祐于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曰康定而不復加于尊號而好事者以謂康定乃謚號也明年又改曰慶歷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于是又改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四月朔日食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曰至和三年上不豫久之康復又改曰嘉祐蓋自天聖至此凡改元者九皆有謂也。

英宗朝 治平元年〔原註〕 治平二年〔原註〕 治平三年〔原註〕 治平四年〔原註〕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神宗朝 熙寧元年〔原註〕 熙寧二年〔原註〕 熙寧三年〔原註〕 熙寧四年〔原註〕 熙寧五年〔原註〕
即位初改元 戊申上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六年〔原註〕 熙寧七年〔原註〕 熙寧八年〔原註〕 熙寧九年〔原註〕 熙寧十年〔原註〕 元豐元年〔原註〕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正月一日改元

豐二年〔原註〕 元豐三年〔原註〕 元豐四年〔原註〕 元豐五年〔原註〕 元豐六年〔原註〕 元豐七年〔原註〕 元豐八年〔原註〕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年〔原註〕
乙丑

哲宗朝

元祐元年〔原註〕丙寅上
元祐二年〔原註〕丁卯
元祐三年〔原註〕戊辰
元祐四年〔原註〕己巳
元祐五年〔原註〕庚午
元祐

六年〔原註〕辛未
元祐七年〔原註〕壬申
元祐八年〔原註〕癸酉
元祐九年〔原註〕甲戌四月十日改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原註〕乙亥
紹聖三年〔原註〕丙子

紹聖四年〔原註〕丁丑
紹聖五年〔原註〕戊寅六月朔改元元符元年〔案〕
元符元年四字原本誤作大字今改正
元符二年〔原註〕己卯
元符三年〔原註〕庚辰

徽宗朝 建中靖國元年〔原註〕辛巳上即位初改
元其年南郊又改明年元
崇寧元年〔原註〕壬午正
崇寧二年〔原註〕癸未
崇寧三年〔原註〕甲申 崇

寧四年〔原註〕乙酉
崇寧五年〔原註〕丙戌
大觀元年〔原註〕丁亥正
大觀二年〔原註〕戊子
大觀三年〔原註〕己丑
大觀四年〔原註〕庚寅

政和元年〔原註〕辛卯正
政和二年〔原註〕壬辰
政和三年〔原註〕癸巳
政和四年〔原註〕甲午
政和五年〔原註〕乙未
政和六年

〔原註〕政和七年〔原註〕丁酉
政和八年〔原註〕戊戌十一月一日改重和元年
重和二年〔原註〕己亥二月三日改宣和元年〔案〕宋史重和二年
丙申 二月庚辰改元改是年正月戊申朔則庚辰為二月三日

原本誤作三月
宣和二年〔原註〕庚子
宣和三年〔原註〕辛丑
宣和四年〔原註〕壬寅
宣和五年〔原註〕癸卯
宣和六年〔原註〕甲辰
宣和
一日今改正

七年〔原註〕
乙巳

欽宗朝 靖康元年〔原註〕丙午上
即位初改元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朝 建炎元年〔原註〕丁未五月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案〕此書紀元非正月朔日改元者皆作分註至次年直書為二年高宗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即位改元此特書建炎

元年者蓋以建炎中與故製例書此 建炎二年〔原註〕戊申 建炎三年〔原註〕己酉 建炎四年〔原註〕庚戌 紹興元年〔原註〕辛亥〔案〕宋史紹興元年正月一日改元此處原註有闕文紹

興二年〔原註〕壬子 紹興三年〔原註〕癸丑 紹興四年〔原註〕甲寅 紹興五年〔原註〕乙卯 紹興六年〔原註〕丙辰 紹興七年〔原註〕丁巳 紹興八

年〔原註〕戊午 紹興九年〔原註〕己未 紹興十年〔原註〕庚申 紹興十一年〔原註〕辛酉 紹興十二年〔原註〕壬戌 紹興十三年〔原註〕癸亥 紹興

十四年〔原註〕甲子 紹興十五年〔原註〕乙丑 紹興十六年〔原註〕丙寅 紹興十七年〔原註〕丁卯 紹興十八年〔原註〕戊辰 紹興十九

年〔原註〕己巳 紹興二十年〔原註〕庚午 紹興二十一年〔原註〕辛未 紹興二十二年〔原註〕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原註〕癸酉 紹興二十

四年〔原註〕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原註〕乙亥 紹興二十六年〔原註〕丙子 紹興二十七年〔原註〕丁丑 紹興二十八年〔原註〕戊寅 紹興

二十九年。〔原註〕

己卯

紹興三十年。

庚辰

紹興三十一年。

辛巳

紹興三十二年。

壬午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赦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致光武紀元之制紹建隆開國之基用赫丕圖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爲建炎元年。

宋朝事實卷三

詔書

太宗嘗爲手詔戒陳王元僖等

〔案〕詔稱卽位十三年是爲端拱元年。攷元僖以是年三月進封許王。此詔尙稱陳王。則當在是年二月以前也。

曰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

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戰軍屯揚泰等州。數與交戰。朕雖年少。擐甲習弓馬。屢與賊軍交鋒。應弦而踏者甚衆。行伍皆見太祖駐兵六合。得知其事。拊髀大喜。十八從周世宗及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亦在行陣。洎太祖卽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鎮撫都城。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授開封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無不更諳。卽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遊田之樂。內鄙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等生于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是未曉。略說其本。豈盡予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誨。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于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于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于啓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眞宗初爲開封尹。旣入對。上諭以理民之道。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欲得人心。莫若示之以

誠信欲不擾。莫若鎮之以清淨。先聖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無越于此。苟撫養得宜。雖虎狼亦當馴。擾況于民乎。文王語太子發曰。吾所以得民心者。蓋童羊不殺。童牛不使。以是仁愛。四海歸心。祚延八百。他日復對宰相語其事。呂蒙正曰。晉漢之世。君臣疑問。封疆狹隘。民苦殘暴。史弘肇輩。非理殺戮。都市之內。橫尸流血。當時議者曰。如是爲國。其能久乎。果連祚短促。姦臣窺伺。清淨爲理。誠如聖旨。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

〔案〕宋史仁宗本紀作五月。丁卯。此作四月。與史互異。

詔曰。織文之奢。不鬻于國市。纂組之作。實害于女工。朕稽若

令獸。務先儉化。深維抑末。緬冀還淳。然猶杼軸之家。相矜于靡麗。衣服之制。弗戒于紛華。浮費居多。踰侈斯甚。宜懲俗尙。用謹邦彝。內自掖庭。外及宗戚。當奉循于明令。無因習于媮風。其錦背繡背。及遍地密花。透背段子。並宜禁斷。西川歲織上供者。亦罷之。

上嘗謂近臣曰。聖人治世。有一物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置諸死地。羽蟲不傷。則鳳凰來。毛獸不傷。則麒麟出。比聞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製造冠子。及有命婦。亦戴鹿胎冠子。入內者。以致諸處採捕。殺害生牲。宜嚴行禁絕。乃下詔曰。冠冕有制。蓋戒于侈心。麇卵無傷。用蕃于庶類。惟茲麇鹿。伏在中林。宜安濯濯之游。勿失呦呦之樂。而習俗所貴。獵捕居多。旣澆民風。且暴天物。特申明詔。仍立嚴科。絕其尙異之求。一此好生之德。宜令刑部。徧牒施行。應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後諸色人。不得採殺鹿胎。並製鹿

胎冠子。如有違犯，許人陳告。犯人嚴行斷遣。告事人如告獲捕鹿胎人，賞錢二十貫。告戴鹿胎冠子，並製造人，賞錢五十貫。以犯人家財充。自是鹿胎無用，而採捕者亦絕。

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御筆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自秦漢以來，禮壞不制，富人牆壁被文繡，倡優僭后飾。當時士之賢者，至于太息。時君世主，亦莫能興。卑得以踰尊，賤得以凌貴。欲安上治民，難矣。比哀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匱爵豆之類，凡五百餘，載之于圖，攷其制作，而所向之象，與今薦天地饗宗廟之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禮失其傳。夫祭以類而求之，其失若此，則豈能有格乎？已詔有司，悉從改造。若宮室車服冠冕之度，昏冠喪葬之節，多寡之數，等殺之別，雖嘗攷定，未能如古。秦漢之弊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今無禮以齊之，而刑施焉，朕甚憫之。可于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蔽自朕志，期在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

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奉御筆手詔。國家承祖宗積累之休，民物阜安之久，禮樂明備，法具令完。是宜嘉與四海之人，同臻逸樂。而邇歲僥倖，浮僞者衆，爵祿冗濫，政令猥并。竭天下賦入之常，殆不能給。當宁慨念宵旰不忘，屬攷先王立政立事之經，紹元豐詒謀之重。至于踰其名分，冒濫過甚者，稍加裁定。所以抑僥倖，澄浮僞，垂裕無窮。蓋非五季鑄削之計，而懷姦之士，尙敢造言惑衆，唱爲裁損之說，規欲動搖。夫以三省樞密院之近，綱紀所自出，而額外吏職，踰先帝官制者，幾四百員。冒帶階官，自朝奉大夫，至中奉大

夫者五十人保引入省院者。至千有餘員。神霄一司。無所責任。而置吏踰四百五十人。國用之匱。頭有自矣。雖欲不汰可乎。咨爾臣子。其體茲意。自今有敢妄議朝政。鼓惑衆聽。意在朋比爲姦。及奉承詔令。觀望稽滯。違戾者。有官職人。並以編置。餘杖脊流配。仰御史臺彈奏。開封府察治。仍出榜朝堂。故茲親加詔諭。師聽無渝。

詔三省。依元豐成憲。宣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御筆手詔。神考若稽古制。正名百官。以貽休于萬世。眷言三省。稽決政事。維持紀綱之地。凡命令之出。所以審議行者。必由此焉。是以有詔曰。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有不當者。自可論奏。事無巨細。遍經三省。無出一己。使擅其權。屬政和而建議者。遂以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應爲都廳。而領三省。則初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于權臣。自營之私。良用憮然。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夙夜于茲。大懼弗克。祇紹常謂。坐而論道于燕閒者。三公之事。作而相與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三省衆務。使宰輔丞弼。殆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可于尚書省。復置尚書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三公其任焉。三省並依元豐成憲。毋復侵紊。敢輒議者。以大不恭論。若昔大猷。是正邦典。朕庶幾無愧於前人。播告中外。咸知朕意。

太宗篤好儒學。嘗覽前代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門目繁雜。失其倫次。乃詔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右拾遺宋白等。參詳類次。分定門目。編爲太平總類一千卷。俄改爲太平御覽錄。(案)宋史及各家書目。皆作太平御覽。此多一

錢字與各書異。又謂稗官之說。或有可採。令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編爲五百卷。賜名太平廣記。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萬幾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剴裁。全倚于人。則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悖逆。及隋楊素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聳聽。蘇易簡曰。披覽舊史。安危治亂。盡在聖懷。社稷無窮之福也。

上覽兵法陰符經。歎曰。此詭詐奇巧。不足以訓善。姦雄之志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此言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興國八年。上顧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閭里間。每日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人之禱。宋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爲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

思公勤庶補萬一咸再拜謝。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爲自有常節晨間視事既罷便卽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盡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便就枕血脈凝滯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于攝養也。

眞宗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尙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傳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以爲常。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輪對儒術汗隆君臣難易之要上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意朕謹遵聖訓紹繼先烈庶警學者人君之所難由乎聽受人臣之所不易在于忠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于正上下之際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治猶指諸掌孰曰難哉因作二論示之。

上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測簡編素所耽玩古聖賢奧旨有未曉處不克廢忘昨置侍讀侍講學士自今令祕閣官每夕具名聞奏朕欲召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方退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文物制度聲名

參古今而適時用。莫若史漢。學者不可不盡心焉。且曰。孔子于周衰。歷聘諸國。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以五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誠欲以褒貶筆削。爲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子。觀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爲國家之大要。自司馬遷爲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繼。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懲勸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得其意。但詞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舍。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其惟尊堯而宗舜。所謂夫子之道。與堯舜無異也。

上嘗謂近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世子篇注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年。其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注皆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壽。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能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近理。安足爲之鑒戒。朕嘗與邢昺論之。昺不能對。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專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更改。自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詳議。其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幾張綱紀以絕分爭。上顧宰臣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報政之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攀

援重臣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輕爲釐革。初則皆以爲當。後則翻成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尤當執守。書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謂也。上又曰。泄官之人不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過求人之罪。務于煩擾。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奸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亟則民無所措手足。正爲此焉。上深然之。

治平元年。祖無擇知制誥。獻皇極箴。詔獎之。

治平三年二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煩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于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自上戰國。下訖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國家之興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王者所宜知。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久而無成。曩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一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穿。千有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韶州翁源縣令劉恕。

〔案〕宋史劉恕傳。恕爲鉅鹿主簿。和川令。光薦修通鑑。召爲局僚。不言爲翁源令也。此爲宋史互異。

將作監

主簿趙君錫。

〔案〕宋史司馬光趙君錫傳。均不載薦修通鑑事。本傳亦不載其爲將作監主簿。此可補宋史之闕。

皆有史學。爲衆所推。欲望差此二人。與臣同修。庶早

成書。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放代之。

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五代紀三十卷。自治平三年置局。

〔案〕宋史英宗治平三年置局。

在秘閣。

每修一代史畢。上之。至是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錄攷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

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范祖禹曰。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多與講讀之臣論政事于邇英。君臣傾盡。無有所隱。而帝天資好學。自強不息。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其勵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寧至元豐之末。間日御經筵。風雨不易。蓋一遵祖宗成憲。以爲後世子孫法也。可不念哉。

御製

太宗皇帝御製太師魏國公尙書令真定王神道碑。

〔案〕宋史趙普堯贈尙書令。追封真定王。太宗撰神道碑。親御八分書。以賜之。蓋卽此篇。但僅見錄于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而殘闕

不全。僅存十之三四。此書所載篇幅既完。且其事蹟年月多與東都事略及宋史趙普本傳相異同。

唐堯在位。聖賢謂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開泰。八方理定。千

載會昌。必旌柱石之材。以觀其壯節。鹽梅之寄。以濟其和平。是故應運握圖。明王聖帝。受天寶命。開國承

家無不用忠確間世之臣光輔基業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萬代通規一時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勳者其故真定王普之謂矣王姓趙氏字則平其先顓頊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謂柏翳帝堯賜姓曰嬴氏造父其後也有功于周穆王受封于趙周德下衰叔帶去周適晉六卿取晉遂開國焉今為常山人也〔案〕宋史

趙普傳本幽州薊人父迺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

王蘊人倫之風槩稟山嶽之儀型晦而不彰寬而無撓竭其誠志有始有終無善不

藏非義勿取頃自我太祖從周世宗南平淮甸水陸兼行龍虎震威號令始發捷如影響冥契神人是時

擒其偽將皇甫暉于滁上王時為郡之參佐斷事明敏獄無冤者太祖聞名召見與語深器之

〔案〕宋史太祖祖拔滁州普

為軍事判官宣祖臥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

宣祖待以宗分太祖與語奇之與碑稍異

洎後太祖仗鉞左馮因辟為同州節度推官歷華臺許田濰陽三鎮從

〔案〕宋史太祖移鎮宋州表為掌書記不載其為華臺許田濰陽三州從事與碑稍異

其在幕府也恭敬畏慎盡竭赤誠夜思晝行勿矜勿伐可謂龍吟虎

嘯雲起風從如懷萬頃之陂遭遇承平之會太祖光宅天下龍躍商丘知有佐時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擢為諫議大夫樞密學士仍頒金紫以榮之是歲上黨帥李筠叛太祖將議親征委之留守調發軍實王以

為聖上躬擐甲冑臣子宜效驅馳乃陳懇上言乞扈從鑾輅洎中途進策

〔案〕宋史西京留守向拱來朝獻策急攻而不載普中途進策云云據此可與

宋史
互參

曰陛下初登寶位。應天順人。將制驍雄。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尙迂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不戰而成。擒也。太祖深納其言。舉兵速進。未諳長平。李筠果擁衆出戰。于時靈旗指寇。勇士齊心。叛帥自焚。餘黨就戮。旋又維揚帥李重進。包藏禍心。阻抗王命。太祖便殿召對。問攻取之策。王等其繕修孤壘。倚恃長淮。而士卒離心。資糧乏絕。以順討逆。動必成功。太祖深然之。乃親御六師。長驅淮楚。不踰數月。果爾盪平。駕迴。酬其功賞。階授金紫。加太保。充樞密使。

(案)宋史。建隆元年。平李重進。建隆三年。普始拜樞密使。檢校太保。據此。則當在元年。平李重進之後。與宋史互異。

當以碑
文爲據

仍賜功臣之號。爰自累代以來。朝廷多故。諸侯專制。兵甲亂常。加以僭僞未平。

(案)名臣碑傳琬琰集。載此碑自首至加以僭僞未

平句止。以
下皆闕。

師旅未備。餘風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務草創。深惟遠圖。利害靡不言。纖微靡不達。忠盡其力。言無轉規。啓心不疑。振舉風俗。故得遐邇悅服。政令惟新。皆其功也。乾德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之大用。出于流品矣。我太祖觀其才智。凡事責成。既升近密之權。可觀立功之效。英聲爲之間出。文物爲之復興。戮力同心。如石投水。固已蕭張讓行。姚宋推功。魚水之歡。未足爲比。惟誠惟信。少是少非。敷歷艱難。上副弼諧之任。明哲兼濟。聿臻命世之才。忠順其言。純誠克著。恢張出之于人表。翊戴以助于康平。徇公滅私。不忘片善。用心合道。逆邪求知。開寶六年。太祖以王始佐創業。克志昇平。伐罪弔民。開

擴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吳會。來北戎。威德綏懷。無遠不至。雲龍際會。大通合符。十有餘年矣。知無不爲。甚煩神用。務均勞逸。以優蓋臣。尋授太傅。佩相印。持節河陽。洎朕嗣守丕圖。勤修庶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嶽宮。使相如故。乃陞并汾。民墜塗炭。戎車一駕。逆壘宵降。旣靜妖氛。爰覃爵賞。改太子太保。增加井賦。北連朔嶠。東盡海嶼。禹穴唐郊。盡爲王土。朕嘗念往年之舊德。褒賞輔弼之殊勳。帷幄之謀。明于果斷。思置之左右前後。任以耳目股肱。粵自藩垣。入居廊廟。久竭弼諧之道。更資調燮之能。遂徵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階已正。百度惟貞。憂國忘家。直亮在意。常誠諸弟諸子。以爲受寵逾分。富貴逼身。一領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許國。私家之後。吾弗預焉。嘗念頃自有密。升于宰輔。出人三十餘年。未嘗爲親屬而求恩澤。爾等各宜砥礪。無尙吾過。故自始至末。親黨無居清顯者。昔春秋美晉大夫羊舌肸。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王復有焉。八年以襄鄧之俗。獄訟攸煩。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車布政。鄉閭阜安。事有未便于民者。削而去之。利于民者。舉而行之。豪猾畏威。鰥寡懷惠。暨改轅襄漢。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時也。得病于南陽。經年未差。就移漢水。重鎮便藩。

(案)宋史太平興國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曾手疏諫。引姚元崇十事。雍熙四年。始移鎮山南東道節度。今據碑文則

移鎮在三年以前。當以碑爲據。

常思報主之誠。每懷憂國之忠。迺心王室。時有箴規。上表引唐姚元崇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極人臣獻納之意。興懷慷慨。詞甚激切。揣摩時事。居安慮危。此又其忠蓋也。朕以歷代藉田。其禮久廢。

勸農務本其可忽諸。乃命有司舉行舊典。改元布慶。帝載惟熙。造膝沃心。惠我耆德。而王久違宸扆。思拜闕庭。既累進于直言。宜載踐于寢廟。復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

〔案〕宋史。雍熙四年。下詔親耕。田普表求入覲。明年。端拱元年正月。耕田禮畢。拜

太保兼侍中。不載其兼昭文館大學士。此可補宋史之闕。

居雲霄之上位。擢列辟之崇資。燭幽明而無怠。無荒報恩榮而可大可久。刑政之

務。知無不爲。功績播于謀猷。羣庶謂之明哲。獻替之職。理事皆通。不憚劬勞。夙夜匪解。可以傳聞清世。書于簡編。而連歲之間。風疾頻發。願避賢者之路。乞歸閒散之官。朕以勳舊之臣。方深倚注。命駕臨問。涕泣與言。齒髮雖衰。痾瘵未退。荷天之寵。力所不任。特授太保兼中書令。洛陽留守。又經歲。疾勢轉深。上表堅乞退避。以禳災眚。勉強誨諭。志不可奪。乃册拜守太師。進封魏國公。就便頤養。太醫中使。不絕于路。顯望有瘳。別加殊渥。豈期美疢。王遽彌留。以淳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薨于洛陽之私第。

〔案〕普以淳化三年春致仕。七月薨。原本誤作二年。今據

宋史改正。

享年七十有一。朕覽表驚嗟。悲慟累日。不待巫祝。栲栳親臨其喪。賻服舉哀。輟視朝五日。遣右諫議

大夫范杲持節策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特賜諡曰忠獻。弔祭贈贈之數。並給加等。以盡君臣之禮焉。四

年二月。命有司備鹵簿。葬于洛陽北邙之原。而合祔焉。

〔案〕宋史本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不詳其年月。此云二月。則當在四年。原本誤作二年。今改正。

嗚呼。梁

木斯壞。哲人云萎。若濟巨川。予將安寄。王性本俊邁。幼不好學。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几案。

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既博達于今古。尤雅善于談諧。馬伏波詞辨分明。杜征南手不釋卷。見事而敏。抱器自然。壯志無窮。日新其德。許國常存于懷抱。令譽以至于名彰。其爲子也。孝養于親。動不違禮。友愛于昆弟。嚴慈于子孫。其仕于公也。奢儉酌中。貞忠許國。名器能守。謙卑益光。茂德崇勳。輝映朝列。寵遇之盛。古今罕聞。自再入廟堂。時陳規諫。負荷重寄。常懷啓沃之心。竭輸忠忱。以待公家之事。有萬石君之周慎。孔光之謹命。管葛之智略。房杜之經綸。舉而兼之。斯謂全德。朕于早歲。嘗與周旋。而節操有恆。始終無玷。荷台鉉之任。處輔弼之司。既集大勳。荐膺典冊。紀其功烈。宜在旂常。昔唐虞之得臯夔。夏商之任虺益。有周以閔散佐佑。炎漢以蕭曹弼諧。用能寅亮帝謨。緝熙庶績。儔庸比德。今其勝哉。天不憖遺。予何自律。迺跡其景行。勒之鼎彝。昭臣範于將來。庶令名之不朽。銘曰。應運開國。股肱任賢。委以心腹。操執彌堅。實猶令德。王猷周旋。裨贊明聖。厥位名傳。信任得人。方言柱礎。魚水同心。君臣盛美。夜寐夙興。有終有始。進思盡忠。見義從矣。退思補過。器識安閒。攀龍附鳳。備歷艱難。縱橫志大。接對溫顏。官崇薦陟。善惡之間。近密公朝。與奪非類。稟性懷柔。區別利害。踐揚貴職。綽有奇才。經綸宏異。學識通該。赫赫皇猷。恭恭近侍。任以機權。寵彰名器。啓沃王命。業茂勳崇。南征北伐。平盪姦雄。日侍冕旒。情僞明察。假仗天威。好生惡殺。若聞誼駭。事不忤怙。堪爲國重。制斷臨時。性直如繩。酌中如砥。孝悌于家。簡編信史。惟公之德。間代英靈。非義不理。庶務乃馨。積善夤緣。敦厚必顯。文教潛敷。聲聞自遠。殊勳表信。追思念功。素推臣

節澤被無窮。奇士挺生。民安俗阜。允洽克從。禮讓規矩。悲風颯颯。夜杳冥冥。咨嗟永隔。精魄長扃。喪此貞純。曷終暮景。魂影已沈。去路斯永。廟堂師傅。丘壟幽泉。勒銘翠琰。不勝潛然。

西京崇福宮記

〔原註〕真宗章獻神宗欽慈神御

嵩高之奠洛邑。望之巍然。峻極于天。號稱中嶽。夏之興也。祝融降焉。自三

代以來。罔不祀事。深林鉅谷。陽舒陰慘。有木有草。食者不昧。變化不測。厥惟福壤。昔我章聖。齊明寅畏。格于上下。文思武定。以底丕平。大中祥符間。天下無事。祠祀天地山川。舉典則以治神人。顧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者。非致隆備物。以昭崇極。則不足以稱。由是册尊嵩岳。曰中天崇聖帝。嵩旁觀曰太一。唐高宗所立。自唐迄今。歷歲數百。天禧中。章獻明肅皇后。斥奩具。葺而治之。更宮名曰崇福。且置殿曰會元。以嚴后土。元天大聖后之象。仁祖天聖景祐之際。永懷章聖皇帝。建寶祥之殿。以奉睟容。而塑章獻明肅皇后于殿之西閣。于是山川之嘉氣。爰聚爰宅。而王畿之西。琳宮真館。神聖所依。崇福爲之冠。元豐改元。歲在戊午。欽慈皇后。被遇神考。深惟繼承之重。天下之大本。夙聞嵩嶽。多神異之紀。而嵩旁之宮。得太室瀘澗之勝。有靈明胙蠻之寶。獨崇福爲第一。乃因阿保富氏。俾族子永和。齋持香幣。有禱于會元之神。神享其請。賜以吉卜。再卜。蓍吉。越四年。壬戌。冬十月。是生朕躬。明年三月。又遣永和。自京師。命羽流盛芳。薦以仲昭報。又十有七年。當元符之庚辰。朕入繼大統。獲承至尊。詢謀往昔。留戀祕宇。而增隆之典。廢缺弗講。圖

像之威黯昧就滅。棖桷之制腐剝撓折。殆非所以振顯神之。大庇而仰當我烈考。欽慈在天之靈。爰敕有司。于始生之辰。增度道侶。而本始之元。四序之首。候屆炎律。歲邁履端。衍寶籙之徽言。啓僊科之靜供者。閱月而後止。黃金之飾。瓊麗之器。皆尙方所作。百具用修。蓋元符庚辰之五月。崇寧癸未之九月也。〔案〕崇寧

二年爲癸未。原本誤作癸巳。今改正。

大觀元年丁亥。復詔洛師修宮楹而大之。革故取新。華潔完固。萬役不出于民。一費不取。

于官庀工。予財悉自內府。三年三月。工告訖。百辟卿士咸曰。休哉。必有金石刻以紀本末。而垂無窮。朕恭念欽慈皇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而不得致天下之養。茲用夙夜震悼于心。若乃儀式刑神考之訓。繼其志。述其事。以紹先烈。庶幾乎得四海之歡。以事宗廟。于以顯親。于以揚名。孝之本也。眷求慶源。想像嗣服。昭答靈貺。肇新寶構。以示無忘。朕亦安敢忽諸。初。新茲宮。靈芝拱穀。產于萬歲峰下。實會元殿之背。荐生嘉卉。貫芝同秀。世莫識其名者。凡三本。河南守上其事。宰臣率百官賀于闕門外。天下悉以爲瑞。應額天溥臨。於昭孝思。鋪張聲詩。傳之百世。非朕孰宜爲辭。曰。覆載定位。融結以類。維山巖巖。惟嵩中峙。爰有琳宮。在嵩之旁。〔案〕在嵩。原本作在宮。據此記。前有嵩旁觀。曰太一之文。則宮字當係嵩字之訛。今改正。佳氣萃止。福源穰穰。在昔章聖。衣冠出游。惟時仁宗。世德作求。睟儀穆穆。寶構奕奕。以安以寧。百神受職。於皇神考。克肖天德。既受帝祉。子孫千億。欽慈方幼。長發其祥。神斯顧享。錫羨用光。念茲皇祖。厥猷翼翼。以保以承。是荷是式。緬懷欽慈。永言孝思。凡我有今。

欽慈之爲。作茲新宇。以報以祈。孝奉神明。天且弗違。靈芝拱穀。異名同秀。於昭瑞應。自天之祐。追惟罔極。敢怠永久。刻文茲石。以昭厥後。

宋朝事實卷四

郊赦一

太祖乾德元年。

〔案〕東都事略十一月甲子合祭天地于圜丘。改元乾德。從張昭議。以宣祖配。攷宋史十一月甲子十六日也。此書失載月日。

南郊禮成。車駕將還宮。有司請乘金輅。

上顧侍臣曰。朕欲乘輦可乎。對曰。無爽典禮。乃改乘輦。還帝御明德門肆赦。前一日。有司設立文武百官。皇親及蕃國諸州朝貢使。僧道耆老。位于明德門外。太常設宮縣。置鉦鼓。其日。刑部錄御史臺。開封府。京城繫囚以俟。及車駕還。至明德門內。就幄次。改御常服。羣臣就位。皇帝登樓。卽御坐。樞密使。副宣徽使。分侍立。仗衛如儀。通事舍人引羣臣橫行。再拜訖。復位。侍臣宣曰。承旨。通事舍人詣樓前。侍臣宣敕。樹金雞。通事舍人退。詣班。宣付所司。訖。太常擊鼓集囚。少府監樹雞竿于樓東南隅。竿木伎人四面緣繩爭上。取雞口所銜絳幡。獲者呼萬歲。樓上以朱繩貫木鶴。仙人乘之。捧制書。循繩而下。至地。以畫臺承鶴。有司取制書置案上。閣門使承旨引制案。宣付中書門下。轉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羣官再拜。宣赦訖。還授中書門下。轉付刑部侍郎。承制釋囚。羣官稱賀。閣門使進詣樓前。承旨宣達。訖。百官又再拜。蹈舞而退。敕文門下。朕以三靈眚命。五讓興邦。躬親罔憚。于萬幾。德教將加於四海。屬歲時屢稔。華夏大同。干戈漸偃。

于靈臺。文軌皆通于象闕。俗阜而南薰風競。刑清而貫索星沈。仰觀則日月麗天。俯視而龜龍在沼。加以物無疵癘。民樂雍熙。蓋玄穹垂祐于皇家。非涼德自臻于昌運。由是攷百王之舊制。緝千古之憲章。墜典必修。無文咸秩。潔犧尊而謁清廟。被大裘以郊上玄。萬乘雲屯而在途。千官星拱而就列。公侯助祭。共江漢以朝宗。鐘鼓在懸。與風雷而相薄。百靈受職。羣后受釐。明德惟馨。神心有答。非烟塞望。以呈瑞。嘉氣浮空。而襲人。民具爾瞻。禮無違者。乃回金輅。乃御應門。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於甲子。順三元之更始。慶萬彙之咸亨。而又藩岳勳臣。宰衡庶尹。外達蠻貊。內暨緇黃。謂予歷數在躬。以應天廣運。順其美。謂予溫恭允塞。以仁聖文武成其功。兼至德之隆名。盡哲王之能事。物議斯允。予衷莫遑。宜覃曠蕩之恩。用慰黎元之望。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崇德報功。取天地無私之象。皆災肆赦。推雷雨作解之恩。更賴中外大臣。佐佑厥辟。必使萬邦黎獻。盡躋仁壽之鄉。百姓平章。用致勳華之上。布告億兆。咸使聞知。其後郊祀。遵用此制。改是年爲乾德元年。宣制畢。御崇元殿。百寮奉王册。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壬申。大宴于廣德殿。上壽。號曰飲福宴。

乾德六年。改開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南郊。赦文。門下。我國家受天景福。率土咸賓。聲明洞照于萬方。德教咸加于四海。風雨順而歲年豐稔。干戈戢而刑政澄清。域中共慶于小康。海外咸欣于至化。朕顧惟寡昧。祇奉玄穹。荷上帝之垂休。致中原之大定。遂發誠意。再舉舊章。恭陳告謝之儀。仰答自天之祐。羽衛

森羅而在野。王公肆覲而在庭。六樂無不調。五禮無不備。躬奠玉爵。陟配紫壇。具物薦誠。神心昭格。非煙塞望。以呈瑞。嘉氣浮空而降祥。宜與寰區同茲胥悅。象闕既還於綵仗。雞竿大舉于鴻恩。同玉歷之惟新。與蒼生而共慶。盡日月照臨之內。罔間幽遐。極車書混同之邦。咸均雨露。庶成瑞拱。永洽可封。可大赦天下。〔案〕宋史開寶元年南郊大赦十惡殺人官吏受職者不赦後凡郊赦俱大略倣此。改乾德六年爲開寶元年。自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云云。

於戲。皇王報本之義。乾坤助順之祥。既舉彝章。諒無闕政。更賴中外宣力。將相同心。保黎庶之乂安。致邊陲之寧靜。扶持景運。翊亮皇猷。長懷魚水之歡。共樂太平之化。布告億兆。咸使聞知。〔案〕宋史是年南郊禮成上尊號曰應天廣運大聖

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前乾德元年赦文載尊號此後多失載。

赦文門下。我國家膺上天之景命。洽四海之歡心。車書大同。聲教遐被。爰自塵清五嶺。浪靜南溟。開萬里之封疆。致兆民之蘇息。山川克復。日月光華。風雨順時。歲年大稔。朕君臨天下。道莅人寰。致率土之同情。自玄穹之垂貺。于是恭循典禮。親執豆籩。當愛日之選長。罄虔誠而告謝。羣后執圭而肆覲。神郊備物以陳儀。柴燎既升。乾光下燭。瑞氣浮空而不散。生民鼓舞以同歡。宜覃作解之恩。用洽自天之慶。可大赦天下。自開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戲。天地垂休。所以祚開泰。皇王報本。所以告成功。盛禮行而人神協和。慶澤流而寰海胥悅。文武列位。將相具寮。同心同德。以逢時。盡節盡忠而宣力。宜勤翊

亮共致太平。

九年。〔案〕宋史開寶九年四月庚子。祀園丘。此書失載年號并月日。

太祖將幸西京。正月十三日。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秦壇。國之大

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遙景靈。用伸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在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于陽位。朕今

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

〔案〕東都事略正月庚辰。詔後月幸西京。有事于南郊。幸西京當在二月。而此書載正月十三日。詔云。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攷宋史禮志。正月。詔以四月幸西京。而太祖本紀。復作三月丙

子幸西京。與此互異。

及赴齋宮。先時霖雨彌旬。是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咸相謂曰。我輩少屬亂離。不圖今

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赦文門下。我國家受命開基。化民育物。荷乾坤之垂佑。致文軌之大。同。內則朝政雍熙。外則武功振耀。洎兩川克復。五嶺蕩平。被聲教于寰瀛。納生靈于富壽。惟有江表。未息。妖塵。頃勞動于六師。尋廓清于一境。數千里氛妖既殄。百餘年生聚知歸。蘇其久困之民。布以惟新之化。非冲人之克乂。皆上帝之儲休。今者卜首夏之良辰。就西都之正位。備其燔燎。靖乃豆籩。躬伸告謝之誠。用達恭虔之志。奠玉之盛儀。既舉。普天之慶澤。方行。宜覃曠蕩之恩。用表混同之化。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牲牢報本。所以答天地之休。雷雨行恩。所以洽華夏之慶。御鳳樓而風雲助順。

〔案〕宋史開寶九年四月庚子。祀園丘。迴御五鳳樓。大赦。

揭雞竿而士庶同歡。瞻惟文武之具寮。並效忠勤之亮節。佐我隆平之運。實多翊亮之勞。方切注懷。更宜

宣力。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南郊赦文門下王者負扈居尊繼天垂統順三靈之眈命契萬國之懽心宵衣旰食以忘疲卹物愛民而爲念自臨宸極再易炎涼朝政允釐嘉穀屢稔四海盡同于文軌九州重正于封疆顧菲薄以何功賴穹旻之降祐爰循舊典親祀上玄獻琛而率士皆來執玉而諸侯畢會風雲助順羽衛增華慶皇祚之昌隆見禮容之繁盛而又王公庶尹中外具寮同傾愛戴之心奉我龐鴻之號億兆之願豈獨在予宜覃大賚之恩用洽可封之化可大赦天下自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戲郊天祀地牲牢已薦于至誠布惠行恩雨露均霑于萬彙灑渥澤而瑕疵盡滌出縲囚而囹圄皆空凡諸有位之臣體我無私之意更資忠力共贊皇圖寰宇克定于丕平竹帛永光于千古。

〔案〕宋史是年南郊

禮成上尊號曰應運統天
聖明文武皇帝此失載

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南郊赦文門下王者繼統居尊握圖臨極法二儀而行化親萬務以忘勞兢兢如涉于大川蕩蕩期臻于至化日慎一日于茲六年八紘之文軌大同四序之陰陽不忒兵鋒偃戢年穀順成蘇杭千里之士疆盡歸臨照汾晉一方之生聚頓愈瘡痍邊陲載息于煙塵宇宙俱凝于和氣願惟涼德享是豐功蓋穹昊之降靈兼祖宗之垂祐爰伸大報特備嚴禋被袞冕以陟園壇薦牲牢而饗

上帝而又中外列辟文武庶寮復以徽名加于眇質尊崇之號念何德以克堪億兆之心願抑情而從徇祇膺典禮良用兢慙宜覃作解之恩用洽普天之慶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玉帛薦誠已陳于盛禮雲雷覃慶成被于殊休効忠良者悉與旌酬負瑕釁者皆從滌蕩百神受職萬國來同當景運之昌隆嘉禮容之繁盛風雲薦瑞士庶同歡更資有位之臣共贊無私之化各宣忠力永輔皇家布告寰區咸令悉知

〔案〕宋史是年南郊禮成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此失載

赦文門下惟皇撫運樹鴻業于中區惟辟奉天表至誠于大報既謹就陽之禮宜覃及物之恩用慶昌期式符前典朕自虔膺寶運嗣守瑤圖九載于茲一心無怠雖寰區既乂敢忘于旰食宵衣而風雨弗迷屢親于年豐俗阜加以非煙甘露霧霏繼灑於人寰瑞獸珍禽馴擾咸歸于御苑四塞之干戈自息八方之文軌大同集是不休匪由涼德斯蓋玄穹之所降鑒清廟之所儲祥朕所以躬事禋燔告謝天地千官景從陪玉輅以供宸諸侯駿奔仰玄壇而助祭矧乃文物大備聲名孔修當六變以升聞荷百神之昭格純嘏之錫豈獨存予思與萬邦同茲大慶仍改紀元之號遐均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改太平興國九年爲雍熙元年自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戲景運方隆荷乾坤之眷祐彝倫式敘在刑政以交修更賴文武蓋臣方岳庶尹各伸乃力共泰吾民庶令擊壤之謠不獨唐堯之代可封之俗復追

虞舜之朝。凡爾合靈。知予至意。

四年正月二日。〔案〕宋史禮志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南郊赦文。門下我國家創業垂統。踰三十

宋琪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從之。即此正月二日辛卯也。

年。禮讓興行。車書混一。外則五侯九伯。立屏翰之奇功。內則三事庶僚。罄股肱之亮節。共贊無私之化。成茲不拔之基。加以紫壇屢饗于天宗。青輅早修于農事。既禮交而樂舉。致遠肅而邇安。內顧眇躬。享茲介

福。是用就上辛之良日。薦大報之至誠。乾坤既錫于鴻休。祖宗是崇于嚴配。〔案〕東都事略淳化四年南郊以宣祖太祖並配。八蠻景

附。咸伸助祭之儀。百辟靈從。盡展陪饗之禮。觀士民之繁盛。望羽衛之駢羅。思與普天同茲大慶。自淳化

四年正月二日。味爽以前。云云。於戲。郊天地以致誠明。咸尊典故。法陽春而施德澤。盡滌瑕疵。華夷遠播

于。懽聲宇宙。徧疑于和氣。更資有位。益勵乃誠。展安民濟物之謀。助盱食宵衣之化。庶俾照臨之內。俱躋

富壽之期。咨爾萬方。咸知朕意。南郊畢。御乾元門。下制曰。泰壇燔柴。國之大典。上辛祈穀。禮有舊章。祇見

上帝。祈福天宗。〔案〕此句下疑有脫文。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癸巳。上賦南郊宿齋五七言詩六首。賜近臣乙未雨雪。作立春日瑞雪

詩三首。秘書監李至言。自廟徂郊。纖旒不搖。羽衛如植。升壇而星象炳煥。訖事而雲氣鬱興。應門肆赦。非

燿可挹。〔案〕此句下疑亦有脫文。

赦文。

〔案〕宋史至道二年正月辛亥南郊。此書失載年月日。攷下原註。宋白爲禮儀使。及問呂端云云。按是年。宋白爲禮部侍郎。進翰林承旨。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制禮儀使。專命翰林學士爲之。白以翰林承旨爲禮儀使。故知此赦當在是年也。 門

下我國家千齡啓運。百世其昌。惟列聖之在天。介鴻休于下土。朕自祇膺眷命。嗣守皇圖。垂二十餘年。居億兆之上。域中四大。常師古聖之言。天下一家。幸接隆平之運。遠肅而蠻夷率服。時和而風雨弗迷。盡禹別之九州。來修厥貢。懋堯咨之四嶽。咸建庶官。刑政于是相宣。聲明以之大備。夫何涼德。集是不休。皆由九廟之儲靈。實荷二儀之降鑒。得不討論方策。博採乎禮經。祇奉郊丘。興崇于祀事。達孝思于清廟。祈景福于上玄。用薦精誠。斯爲大報。百神効祉。諸侯駿奔。羅羽衛于康莊。煙霞動色。設宮縣于兩觀。金石成文。千官扈蹕。以雲從。百姓歡呼。而雷動。禮終嚴祀。喜成昭事之心。候屬載陽。廣布惟新之慶。宜覃恩宥。溥洽寰區。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時當獻歲。禮畢嚴禋。祖宗之純嘏無疆。天地之祥符有耀。仰資玄貺。敷佑蒼生。更賴三事大臣。六師上將。炳人文而宣教化。揚我武以定疆場。逮夫庶邦冢君。凡百執事。咸有一德。永孚于休。俾我邦家。紹統前代。盡善盡美。不其偉歟。告示萬方。明知朕意。

〔原註〕先是禮儀使宋白奏曰。伏詳儀注。朝饗太廟。皇帝先詣盥洗。後奠饗。其祀天

地望。先詣盥洗。後奠玉幣。上以同呂端言得禮之中。遂從白議。

二年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於圓丘。

〔案〕宋史眞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南郊。此書失載咸平年號。今據詔中嗣業三年等語。攷之宋史。知在是年也。

以太祖太宗配。還御乾

元門下制曰。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惟景運之泰階。實昊穹之眷命。太祖皇帝以武功定亂。驅除八方。四登秦壇。親行大禮。太宗皇帝以文德柔服。混成一統。五奠玉爵。合祭二儀。粵以沖人。仰嗣丕業。三年無改。恭依典禮之文。百穀用成。亟獲豐年之瑞。退朝之暇。內省于懷。未熟化源。未成治定。夫何涼德。集是鴻休。上由天地之元符。人神協贊。復荷祖宗之餘慶。輔弼宣功。履春冰而常積戰兢。涉大川而詎知涯涘。非惕厲不能繼先業。非精虔何以答上蒼。必在乎假清廟而擁神休。舉皇儀而陳備物。于以示昭報。于以伸孝思。爰當亞歲之辰。躬展事天之禮。玉帛在筭。金石在縣。一陽生而寰海會同。九奏成而神祇下降。禮無違者。天必從之。宜覃作解之恩。共洽無疆之祐。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國容全盛。天仗旋班。非煙散朱雀之街。旭日麗蒼龍之闕。歡聲雷動。喜氣雲從。肆士庶之榮觀。賴皇家之大慶。更賴文武多士。將相盡臣。各竭忠規。順成元化。同心同德。咸罄于嘉猷。無怠無荒。不忘乎明戒。同底于道。不其偉歟。布告萬民。咸知朕意。咸平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門下禮莫大于事天。孝莫重于嚴父。因心崇陟配之義。垂訓懋翼子之規。自伯考建萬世之基。聖父纘重熙之業。莫不三年而郊上帝。九廟以饗神宗。用薦精誠。以伸昭報。顧予寡薄。獲荷慶靈。奉以周旋。焉敢廢墜。矧乃寰區底定。黎庶幾于小康。農畝豐登。稼穡呈于上瑞。皆玄穹之所降祐。繫列聖之所垂休。得不飭備物以告虔。升禋燎而報本。蠲吉之祀。廣至福于兆民。曠蕩之恩。宜大賚於四海。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天下之至大。萬物之至繁。雖勵力以自彊。願恭己而自治。更賴藩嶽。

列辟股肱元臣暨禦侮之羣才。迨盈廷之多士。咸盡忠而奉化。各無隱于厥誠。俾予垂拱而仰成。致俗一變而至道。共臻多福。永孚于休。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門下。朕自猥紹慶基。君臨寓縣。奉若天道。馴致時雍。常念守位維艱。纂圖斯重。納隍軫慮。旰食視朝。于今九年。罔敢逸豫。幸玄穹之降鑒。荷宗廟以垂休。農祥荐臻。邊候不警。屬天正上元之日。陳吉土享帝之儀。因得躬執豆籩。祇見祖考。牲牢備物。珪幣薦誠。四海九州。皆來助祭。六變三獻。斯用降神。仰景貺之自天。慶蒼生之蒙福。報本既行于盛禮。迴鑾乃御于應門。萬國來庭。集梯航而入貢。九賓就列。覩書軌之混同。宜大賚于中區。洽鴻恩于庶品。永言純嘏。豈獨在予。爰稽肆眚之文。式布維新之澤。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順天行慶。俾渙汗以維均。與物爲春。浹幽遐而廣被。偃革已臻。于開泰。垂衣方示于穆清。更賴文武具僚。中外列辟。體君臣之同德。罄金石之純誠。資政教于和平。納生民于福壽。共扶昌運。永享于休。

〔案〕景德二年郊赦以後。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壬申。以謫聖祖于鴻慶宮。恭謝南郊。大赦。又天禧元年正月辛亥。以上聖祖尊號于景靈宮南郊。大赦。今此書二次赦詔俱缺。無別本可攷。姑仍其舊。

天禧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門下。朕以仰欽皇緒。夙奉慶基。自列聖之詒謀。逮眇躬之繼統。兵戈銷偃。海域混同。何嘗不日慎居懷。時乘在御。絕畋游而育物。戒服玩以敦風。納民歸仁壽之區。涉道究希夷之際。撫安四極。賓延萬靈。表下風以丁辰。致彌文而熙載。講求典禮。肅恭神人。燕處穆清。聿懷沖粹。荷

太清之孚佑。示祕籙以降祥。靈運嘉亨。景輿臨暨。載聆諄誨。逃悟仙源。勵翼彌堅。欽修備至。攷古先之盛。則畢封禪之洪徽。崇尚真宗。登隆妙號。言念元良之嗣。生知至德之方。善訪名山。特開珍館。祝壽昌之介祉。見忠孝之存誠。疊委寶文。愈昭殊應。是用答顧懷于穹厚。成禋享于壇壝。薦玉幣以告虔。陳豆籩而蠲潔。金匏協奏。文物駢羅。九賓相儀。百神受職。天旂總集。旣彰祚國之休。王澤涵濡。宜洽均禧之慶。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展嚴恭之禮。獲擁神休。覃滂霈之恩。式符衆望。諒周隆于慶賜。增激勵于神明。更賴中外。信臣文武列辟。竭以忠勤之節。傾其愛戴之心。協贊重熙。永膺多福。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門下三載一郊。國朝茂典。蓋所以報貺天地。致虔祖宗。盡欽翼之心。膺錫禕之福。昊穹眷命。三聖重光。化無遠而不懷。惠無幽而不浹。肆予寡昧。纂是隆平。端辰永思。臨淵匪懼。幸賴母儀申誨。先烈在民。三事羣卿。裨我以公道。百工庶尹。贊我以遠圖。政常敦本。閑邪刑必。蠲苛懲善。邊陲撤候。方聘修歡。東南之畝。屢登陰陽之沴。不作是用。采甘泉之曩制。方委粟之前經。度土就陽。占辰亞歲。豫祠真館。虔饗太宮。乃陟嘉壇。肅陳量幣。羣司戒潔。工器協恭。瞻來格于窈冥。納降衷于高厚。天清日潤。禮備樂崇。克伸孚祐之文。實荷厯鴻之賜。宜均渙號。溥及含生。可大赦天下。於戲。積累之業存乎時。涵濡之澤加乎遠。邦家所著。憲度甚明。予惟遵行。罔敢失墜。班朝文武。有位忠賢。庶益蓋規。以弼涼德。勿休屢省。稱朕意焉。禮成。輔臣皆進官。宰相王欽若等固辭。上謂曰。郊祀慶成。朕爲卿等進官。懇辭何也。

欽若等對曰。臣等待罪近司。獲陪盛禮。幸甚。復遷官秩。益為忝冒。上懇諭久之。欽若等再拜稱謝而退。

〔案〕宋史。是年南郊禮成。上尊號曰。

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此失載。

是月甲辰。

〔案〕宋史。仁宗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南郊。此書失載年月。今以宋史及所載事跡攷之。當在是年也。

百官集尙書省。受薦饗景靈宮誓。乙巳。受朝饗太廟。

誓。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未。上謂輔臣曰。此三日。百官受誓禮。當然耶。王曾等對曰。宗廟告饗。皆沿郊祀

之事。止當一日受誓。今蓋循先朝舊制。請俟他日釐正之。庚戌。宿齋于天安殿。百官宿齋于朝堂。辛亥。薦

饗于景靈宮。宿齋于太廟。大禮使王曾言。

〔案〕宋史禮志。是年郊後。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云。云。今據此。則在郊前二日宿齋太廟時也。與宋史先後互異。

皇帝執圭。被

袞。酌獻七室。而每室奏樂章。恐陟降為勞。請節宮架之奏。上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卿勿復言。

〔原註〕其後

每親祀。至版位。必遣內侍。密諭樂。卿。令備其音節。又以戒樂工云。

壬子。朝饗七室。宿齋于南郊。癸丑。冬至。合祭天地于園丘。三獻終。增禮生七人。

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徹豆畢。赦文門下。朕以紹膺端命。祇服睿圖。六載于茲。萬幾在念。守大中之曩訓。遵

聖善之懿猷。被四表以宅心。浹羣倫而從乂。有祈必應。惟動斯和。歲事省成。河流順復。

〔案〕宋史。是年七月。塞滑州決河。故曰河流順復。

此皆鴻靈敷祐。列聖顧懷。乃底輯寧。愈增惕勵。奉先之道。固竭于精衷。報本之儀。聿循于舊典。既卜郊

而叶吉。粵定位之載嚴。沿襲有初。講求惟允。格太宮而裸獻。率迪肅雍。類上帝以燎熏。並昭妥侑。罄齋莊而備至。荷胼蠻以居歆。矧乃眞系垂謨。夙展欽崇之禮。玉虛攸館。將申哀對之文。回寶睭以博臨。介純禱而舉集。顯無疆之大慶。豈獨在予。霈作解之洪恩。式均有衆。可大赦天下。於戲。天人交感。緊默定之有孚。中外胥歡。諒寵綏而宣洽。尙賴既睦之宗戚。同體之忠良。暨諸邇臣。逮夫庶士。協一德以修輔。廣四聰而必聞。慎固基扃。振明紀律。無隱厥志。用恢永圖。主者施行。宣制畢。百官稱賀。上恭謝太后于會慶殿。〔案〕宋史

禮志是年郊後三日。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禮畢。恭謝皇太后。與此郊後卽日。恭謝皇太后。後三日齋長春殿。又一日謝玉清昭應宮。先後互異。當以此書爲據。內常侍贊引皇帝。皇帝自殿後幄。詣皇太后

后前。再拜跪奏曰。臣禎。虔遵舊典。郊祀禮成。中外協心。以歡以抃。皇太后宣答曰。

〔案〕宋史禮志是年皇太后宣答曰。皇帝德備孝恭。禮成

殿配萬國稱頌。權豫增添云云。與此互異。

郊祀之祉。與皇帝同之。皇帝還內。百官賀皇太后。垂簾。賜酒三行。丙辰宿齋于長春殿。百

官宿齋于朝堂。丁巳。恭謝于玉清昭應宮。

〔案〕宋史天聖五年。郊教以後。天聖八年。十一月戊辰。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此次教詔。無別本可攷。姑仍其舊。

是月壬辰。

〔案〕宋史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南郊大赦。此書失載。年月。今以乙未冬至。及三宗並配。攷之宋史。知在是年也。

上宿齋于大慶殿。百官宿齋于朝堂。癸巳。薦

享景靈宮。宿齋于太廟。甲午。饗七室。又饗奉慈廟。宿齋于南郊。乙未。冬至。合祭天地于園丘。以太祖太宗

真宗並配。〔案〕東都事略景祐二年詔以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皇帝親祀請以三聖並侑。赦文門下朕膺天地之丕貺紹祖宗之慶基政典咸融兆民

祇若休祥狎應大田屢兆于豐年髦俊並生多士協寧于景運熙平在旦燕翼有光諸侯盡賓納黎元于富庶三公論道升遺逸于簪紳豈惟冲人克致茂實必修報本之義以答上靈之心盛服展儀至日惟吉欽從謨訓率致精明清廟肅雍旣備陳于圭瓚闕宮靜恤復親薦于豆籩被袞就陽燔柴定位嚴配並饗昭格于至誠陟降交歡誕膺于純嘏念紹庭之垂裕願受福之永昌思與萬邦同茲大澤禮交樂舉旣明殿上之規雷動風行宜覃渙汗之號可大赦天下於戲大事在祀聿從哀對之文與物爲春用穆好生之化更賴良弼賢戚維藩文武蓋臣中外庶尹體恭肅以修輔本中和而在寬俾敦孝友之倫咸躋仁壽之域翼宣王度永播時雍主者施行太常禮院言南郊第一龕饗五方帝大明夜明神州地祇北極天皇大帝比歲上差司天監保章正攝事且五帝尊神而獻官秩卑饗接非稱今詣第一龕以少卿監或正郎爲獻官第二第三龕以員外郎壇下及內壇之外以京官或保章正分獻從之。〔案〕宋史禮志景祐二年詔神州皇

今命兩省歲九大祀宰臣攝事者參知政事尙書丞郎學士奉祠與此稍異

大禮使言宗室詣中書受誓戒不至者六十餘員詔停郊廟幄位太常禮

地祇舊常參官攝事非所以尊神自

院言皇帝行郊廟之禮故事止設更衣幄殿而未有小次是以薦獻之際皇帝立版位以至於禮成未有所以裕主尊究恭肅也謹按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朝覲會同亦如之鄭康成謂大次所往所止居

也。小次既按祭退俟之處也。引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疆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故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亦張大次小次。古者大次在壇壝之外。猶今更衣幄殿也。小次在壇之側。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廟令。降神禮訖。下陛。就藁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列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爾。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引設近次。與周官義符。今參驗前代。謂宜設小次于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則復就版位。至禮畢。如此。則奉神之意。在久益虔。執禮之容。有恭無闕。從之。禮畢。羣臣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三年七月己卯。孫奭子瑜上崇祀錄二十卷。詔送史館。

〔原註〕奭領太常。做唐王涇郊祀錄。紀國朝典禮。未奏而卒。

赦文。

〔案〕宋史神宗寶元元年十一月庚辰。南郊大赦。此書失載年月日。今攷之宋史。知在是年也。

門下。升陞陟配。誠孝所以兼申。擁休肆眚。神靈于是交豫。朕奉

承丕歷。欽率先謨。永惟置器之重。浩若涉川之廣。託在尊極。弗敢遑寧。幸席成規。寢尋至治。而疆陲賓款。歲物順繁。民罔時恫。政克用乂。斯皆昊穹開佑之貺。宗祏燕詒之謀。幽贊于茲。朕將何力。內循涼寡。期保頽存。是用圖講舊章。悉修大報。被飾壇兆。豐潔粢盛。虔會迎長之辰。躬陳合祭之典。至于前獻道祖。歷禋廟昭。

廟昭。

〔案〕自真宗以後。凡南郊前。必先饗景靈宮。及太廟。奉慈廟。寶元元年十一月戊申。享景靈宮。己酉。享太廟。及奉慈廟。故曰前獻道祖。歷禋廟昭。

蓋經禮必先之文。庶哲王能饗之義。措事

之日。備物有嚴。百執駿奔。二聖參侑。獲率強力。以底盛容。居歆在上。降鑒如答。迪拜胙之吉。敢曰余勤。沛

崇朝之澤。方思衆共。再念嚮徇羣議。許加徽稱。深揆浮實之華。如乖克己之訓。宜因冠號。俾易建元。願無專享之福。更示惟新之命。可大赦天下。於戲。逮下之慶。方與物而皆昌。屢省之思。冀後天而攸奉。尙賴三事庶尹。列辟衆司。交輸乃誠。躋格鴻化。茂對乾施。永孚于休。禮畢。宰臣張士遜等五人上表。加上尊號。寶元體天法道欽文烈武聖神英睿孝德皇帝。

〔案〕宋史是年南郊禮成。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不載去英睿二字。此書聰武作烈武。當以此爲正。可證宋史之闕訛。

上屢卻之。謂士遜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居我于無過之地。朕常愛斯言。卿等亦宜體此意。士遜等懇請不回。上不得已。至二十九日。下詔。惟不稱英睿二字。餘允其請。右司諫韓琦。以京城內逼郊祀數月。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暴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敕開封府。約束強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毋得以赦原其竊盜。贓重者。奏聽裁。從之。

康定二年。有獻議者。以西事未寧。欲權罷郊天。上以爲不可。至十一月二十日。南郊畢。肆赦。門下。朕誕膺寶命。嗣守鴻基。荷上靈降監之祥。奉列聖紹庭之憲。撫寧輿運。司牧黎元。慎保盈成之難。思隆久大之業。祇勤抑畏。垂二十年。何嘗不中昃勵精。幽微博聽。慮一夫之不獲。期百志之惟熙。務湯盤之日新。致禹疇之時若。至于秉慈儉之訓。絕游畋之娛。器物屏雕文之功。刑政革煩苛之弊。雖未臻于淳古。庶無怠于始初。幸以諸夏謐清。百嘉彙茂。民涵豐楙之樂。物遠疵癘之傷。玉燭四時。蕭勺羣祀。斯皆三神之所孚祐。九廟之所撫綏。豈繫眇眇之躬。克召穰穰之福。是用順攷聲名之典。寢尋禋燎之儀。祓飾壇壝。祇薦瑄幣。揆

天元景至之序。定國陽郊見之儀。皇穹后祇。勳降瞻饗之厚。藝祖文考。愆陳升侑之嚴。本陶結以致其誠。合羶鄉以達其氣。望秩羣祀。懷柔百神。冀精意之獲伸。奚備物之能稱。若乃首趨真館。前謁太宮。肅修禋獻之常。罄茲優渥之慕。所以因昭事之大。述追孝之恭。交集盛容。克成美報。禮由衆舉。慶靡專承。當天地並貺之仁。聿均大嘏。法雷雨作解之施。用霈醲恩。仍建號以紀元。美受釐而布度。可大赦天下。宜改康定二年爲慶歷元年。於戲。謹漢時之親祠。茲爲大事。體虞書之肆眚。所重好生。許清多辟之流。咸沐維新之澤。尙賴臣鄰同德。官尹修方。協進忠規。允釐庶績。丕格至平之治。共酬純錫之私。初設有小次壇下。又設褥爲黃道。屬之神位。至是上不御小次。徹黃道。改拜褥用緋。以盡恭肅之志。

慶歷四年。南郊御札。敕內外文武百僚等。朕荷祖宗之謀。託黎元之上。日慎夕惕。罔敢怠遑。故嘗六款圖丘。祇見上帝。今賴天之福。浹宇以和。雖右鄙留屯。南方薄稔。已加撫綏。期底靖安。匪云交修。思有昭報。聖則能饗。誠慚于寡德。祭不欲數。旣及于三年。通奉先規。講求多物。愼聞列聖之禘。哀對明靈之臻。況祈社下民。弗爲專美。在國大事。其敢憚行。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凡于供億。毋俾煩勞。應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別行科率。比者多緣嚴配。加上徽名。止循率籲之常。徒爲薦誠之累。且應神以實。何用虛文。與禮之奢。不如寧儉。其文武百官僧道父老等。不得因郊祀上表。請加尊號。永言有衆。宜喻先庚。共獎至虔。以副朕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郊祀赦文。門下。朕聞爲國莫重于祭。

報本莫尊于天。禮不欲至于煩。類當三歲。物無以稱其德。是竭至誠。比者原田有秋。辰緯澄晷。地數見寶。蝗弗爲災。關輔簡餉。與之調。羌夏露懷徠之請。問遣近輔。分慰三垂。

〔案〕東都事略。慶歷四年夏。元昊稱臣。命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

就

恤邊吏之勤。無重編氓之困。亦克用又方致小康。朕用欽荷。願存謹修。禮類抑止。貢奉之費。裁節供帳之勞。前敕攸司。毋加徵稱。雖微有善之讓。姑底事神之恭。且復稽參典文。改告茲諡。

〔案〕東都事略。是年十一月。改諡真宗五后尊諡。

從

真聖之尊統。貫乾德之舊章。既款殊庭。遂見清廟。叶長日之嘉會。祗靈壇而順享。皇穹后地之合。藝祖神宗之配。六變而樂備。三獻而禮成。煬蒿煙于太霄。達燼火于羣祀。兩儀洪洞。萬瑞紛綸。斯固足以表上帝之眷懷。罄沖人之明察。又念乃文乃武。有壬有林。或奉引掃除。或侍祠顯祖。八屯擁衛之格。九州獻力之常。共贊眇躬。克成愆祀。美不專饗。命則惟新。用推多福之祥。肆爲兆民之慶。可大赦天下。於戲。明德惟馨。已回蓋高之鑒。與衆更始。誠慕列辟之良。矧曰如台。敢云自暇。益當居降祥之地。而懼其咎。席已安之勢。而念其危。弗徇非彝。弗爲無益。建中道以臨總。渙大號而胥歡。嘉與羣元。共臻斯路。

慶歷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南郊赦文。門下。朕嘗博覽載籍。詳觀古今。每資取於典彝。用昭施於政教。且夫大事在祀。所期奉而益恭。讓德于天。必欲善不自處。斯皆垂芳簡策。作範邦家。歷世相因。百王不易。在沿革而雖異。諒稽參而靡渝。故假廟致虔。掃地尙質。實奉先而嚴配。取報本以貴誠。粵自纘承。逾茲二紀。

遵述詒謀之訓。企及欽明之風。慎特守于盈成。念懷柔于遠邇。萬幾之務。罔怠于旰宵。含生之倫。冀登于富壽。尙兢虞于譴戒。彌鑒省于昏荒。治格隆平。物無疵癘。制作禮樂。敢謂其時。協和人神。當成厥事。是用虔修茲祀。參講緝儀。抑非德之徽稱。增先皇之顯謚。〔案〕東都事略是年加上真宗尊謚。祇見覲德之室。嚴禋定位之方。園壇

載陞。長日協吉。順攷舊典。傾竭精衷。九州獻力以惟寅。百神受職而成秩。紛綸之貺。仰降於高穹。曠蕩之恩。宜覃於率土。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惟聖饗帝。益罄于齋莊。惟德動天。敢忘於惕勵。尙冀祖宗垂祐。輔弼協謀。繫維城親懿之賢。暨衛社忠勞之士。百工庶尹。咸一乃心。共贊昌期。永臻皇極。

十一月四日南郊赦文。〔案〕宋史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今以下太常禮院議三聖並侑。攷之宋史。知在是年也。門下燔柴報本。崇經禮之親郊。渙號

宣恩。廣春秋之大眚。朕肅膺統業。寅奉政機。未昭厥塗。猶涉淵水。荷乾祇之敷佑。賴宗社之擁全。治克用平。思無不服。茂息生齒。屢登康年。蓋先烈之累仁。省眇躬之何德。比舉秩于元祀。用答揚于靈休。三紀于茲。涓衷敢怠。自合宮之訖饗。卽陽位以薦誠。申命道司。詳稽舊典。卜日南之長晷。祠地上之圓丘。前詔諸儒。攷正雅樂。蓋以遵達孝之述事。昭盛德之流光。遙觀厥成。升奏羣祀。庶德音之致。相接于天人。沿豫象之辭。登配于祖考。率前期而戒誓。復先甲以潔齋。欽翼祖宮。款見于道祖。肅僊在廟。永懷于前人。懼饗弗能。臨禩惟惕。紫營未旦。赤霄在望。執事有恪。備物無違。蒙上帝以居歆。奉列聖之參侑。蒼壁旣奠。朱燎以

升。惠我無疆。肅然有感。欽惟天表之應。誕錫壽康。嘉興宇內之人。均承貺施。可大赦天下。於戲。合禘大祀。罔靡神之不宗。在宥羣方。思與物而更始。尙賴左右承弼。中外臣工。秉德輔予。竭忠圖治。惟休惟恤。永底康哉。太常禮院言。奉詔再詳定三聖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王而後或兼配。皆是變禮。彌文廣申。誠愛也。國朝景祐二年。曾下詔書。令次郊禋。三聖並侑。其後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明堂大禮。亦三后並侑。今陛下濬發德音。欽明大孝。況是本朝舊制。已再躬行。于義無爽。故下詔曰。王者因郊反始。無大於躬親。本孝奉先。莫尊于主侑。且明堂之配。已著于定儀。而景祐之文。蓋存于甲令。雖協事親之愛。猶慎緣情之舉。再詎羣議。述攷舊典。皆以謂祖宗功德。宜對越于上靈。文昭武烈。亦無嚴于祀位。息民昭德。定保永圖。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布告內外。宜體至懷。

三年罷南郊。九月十二日恭謝。

〔案〕宋史。仁宗至和三年。改元嘉祐。九月。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此書失載年號。以宋史攷之。知在是年也。

敕內外文武臣僚。執珪璧以

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願眇躬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于有司。卽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申昭謝。以格純休。宜用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于大慶殿

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卽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至九月十二日，恭謝畢，降赦門下。朕纘繩基緒，統御幅員，周視萬幾，僅成三紀。思守文之尤重，念居上之至難。或未明而衣，或旣盱迺食。惟正人是訪，惟公論是稽。恬然過勤，舉不知困。比春云始，平履成虧。荷高明之博臨，膺厚順之不擁。宗社降福，士民輸忠。眇眇之躬，遄臻于綏。又便便之政，率遂于講。修雖屬水潦遘災，河流移道。〔案〕宋史是年四月大水，河決商胡。眷言方國，咸克安安。邦經所繫，朕力何有。亶茲循省，彌用戰兢。秋廩戒期，農收畢務。誕詢故事，參繹前文。約郊壇之儀，嚴路廷之制。工師虔鞫，物品晏清。祇罄誠忱，潔清款見。上以答乾元之開佑，下以斬生聚之樂康。寢通明靈，大示肸鬻。宜與兆庶，共均休嘉。式覃渙汗之恩，仍易紀年之號。以孚神貺，以順物宜。可大赦天下。云云。初，仁宗得疾，議者以太宗至道年升遐，乃深惡其年號。趣詔中書改之。是歲以郊爲恭謝天地，改元曰嘉祐。四年十月，詔罷冬至祀南郊。十三日，祫享。

宋朝事實卷五

郊赦二

英宗治平二年。南郊。御札內外文武臣僚等。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始。故禮有報本反始。而祀天地尊先祖。于是乎致虔恭焉。國朝之制。郊以三歲。而自皇祐癸巳。一紀于今。變輿之行。不踵乎經涂。皇邸之設。不嚴乎大次。交神之道。豈不缺然也哉。朕以冲眇之資。荷顧託之重。巍乎王公士民之上。凜乎宗廟社稷之寄。日慎一日。惟恐弗任。而三靈眷懷。億姓禔福。天清日潤。雷動風行。嘉生汔臻。氛祲蕩定。固可以薦四時之和氣。總萬國之歡心。以報本乎天地。而反始乎先祖也。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攸司。務勤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行科率。必循其故。毋或煩民。故茲札示。想宜知悉。赦文門下。朕承祖宗之休。託王公之上。續嗣丕業。誕隆慶基。我仁考體道誠明。率仁高厚。躬履純儉。天俾壽臧。熙然億兆之懷。降于父母之愛。禮樂明備。制作成于百年。書軌大同。歡心達于四表。憲度著明。而可則軌。迹夷易而可遵。肆朕冲人。適當大寶。祇荷先訓。仰繫母慈。永念繼體之艱。居有涉水之懼。日慎一日。三歲于茲。曷嘗不究皇極之建中。順乾剛之正命。登籲賢俊。監循典刑。未明以求衣。中昃不暇食。宮室苑囿之

好。或弛以便民。鐘鼓管弦之音。固不以足欲。前日文武多士。中外羣臣。連上封章。求薦稱號。朕以繼志述事。未有以揚緝熙。持盈守成。未有以彰休烈。下之方以底百室之富。上之方以接神人之歡。義所未安。抑而不受。豈自以得勤民之意。蓋將以洪修己之誠。深惟就國陽郊。肇禋吉土。振古盛節。本朝上儀。儲精迓釐。欲止不敢。惟孝能饗。庶幾與焉。是以因黃宮之氣升。迨南極之景至。躬執圭幣。潔修粢盛。裸薦清廟之庭。燔燎泰壇之奠。侑以烈祖。對越上穹。于時祥景晏溫。大圓精粹。和氣充塞。積暘肅清。茲皆諸神受福于懷柔。有昊眷顧而饗答。發祥降祉。豈獨朕躬之敢專。洗心自新。嘉與海內之均慶。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崇大報之禮。有以達于誠心。覃渙汗之恩。是用孚于至信。期爾阜安之俗。旣臻恥格之風。尙賴忠藎揚庭。明謨在服。共勵敕天之志。永底無疆之休。主者施行。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韓琦曰。初服滿。恐未當出。琦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卽位。未嘗郊。見天地。力請行之。故事。郊廟讀祝册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回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册官毋起。及詣壇下。又詔百官勿回班迎向。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

四年。英宗手詔。放治平二年南郊赦前編管人。罷陝西衙前配買修河木植。而罷江淮近歲衙前復乞置村鄉酒場。強率人沽酒者。時上猶豫。猶勅輔臣。卽時施行之。英宗郊祀習儀。尙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肆赦。韓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

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類如此。〔案〕東都事略及宋史俱不載是詔，此可以補

其因。

赦文。〔案〕此爲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南郊大赦詔也。此書失載年月日。永樂大典舊與上英宗事連寫，合誤爲一。今以宋史考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崩，神宗卽位，踰年改元熙寧。詔中有「述遵無改」再葺于此等語，故知當在是年也。門下王

者祇遙聖緒，所以永無疆之休。對越顯穹，所以凝溥將之命。朕惟列聖垂統，盛德在天，積累熙洽，付畀冲眇。夫以制作大定之丕矩，在宥恥格之休風。夷易所存，燕翼維允。肆朕述遵而無改，恭默以仰成。再葺于茲，百度咸若。是以羣生蒙福，方內大寧。稽人有秋而屢豐，遠夷稽服而慕義。兵革靡試，疵癘莫興。蓋昭天之功，自上仁而已厚。故佑天之澤，迨下武而方深。乃眷太和，實荷隆慶。內惟寡德，懼不克任。粵稽拜覲之文，茲有就陽之祀。報本反始，事孰重焉。夫恭之所隆，不可以恩揜。禮之所闕，尙貴乎義。起矧乃真聖舊章，著爲成訓。搢紳頤論，折衷前經。斷自朕心，博觀輿議。是用因一陽長極之敍，舉三歲親見之儀。朝薦殊庭，賓禋清廟。而後升煙燎于泰時，合陰祀于柔祇。昭假上靈，配侑列祖。六樂備儻，萬玉旅庭。侯衛駿奔，蠻夷聳觀。至誠胥感，方交神而塞明。祥祉來臻，且日升而川至。顧予菲質，敢以專享。思與黎庶同底日新，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接三神之歡，惟禮可以致孝饗。均兆民之慶，惟刑可以示哀矜。茲朕一心，期底于道。尙賴股肱，頤輔陪側。蓋臣共勵協恭之誠，以格可封之俗。

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赦文。

〔案〕東都事略熙寧七年冬十月己未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作十一月己未。未。攷是年十月無己未。此作十一月二十五日與宋史合。可證東都事略之誤。

門下王者欽

崇神天。嚴奉宗祏。就郊以享。所以詔天下之恭。假廟而烝。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聖之烈。

〔案〕此書不載熙寧七年但詔

中有洪惟五聖之烈一語。其爲神宗無疑。神宗凡四郊。其前後赦文俱可攷見。故知此爲熙寧七年詔也。

誕輯百王之文。肆予冲人。昭事上帝。載念物無以稱。維一誠可

以展大報之儀。祭不欲煩。維三歲可以述躬行之典。協會康年之順。道迎至日之長。是用朝薦殊庭。裸將太室。乃進登于陽時。以哀對于皇穹。合祛柔祇。陟配文祖。祝燧告潔。贊犧尙純。大樂變音。舞奏而諸物至。二精揚燎。煙升而萬靈交。方丕事之獲成。敢蕃禱之專享。宜敷大號。以賚多邦。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意盡精禋。旣秩宗祈之舉。政施惠衍。亶昭慶宥之行。維時黎元。綏我德澤。尙賴謨明四近。忠蓋羣材。儀圖新美之功。勤相隆平之運。同底于治。永孚厥休。

熙寧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文。門下國莫重于祭。所以作民恭之先。禮無大于郊。所以報物生之始。朕懋建丕命。寵綏庶方。夙寤晨興。任大守重。惟文武之謨烈。心罔敢弗承。惟上下之神祇。志罔敢弗肅。聿修三歲之祀。稽用一陽之正。嚴大路以備儀。款殊庭而先享。於穆清廟。忱惕以見祖宗。爰熙紫壇。明察而事天地。推本陟配。升煙合禋。哀萬靈而誠交。變六樂而物至。顧迄成于鉅典。敢專享于蕃釐。渙揚予恩。敷錫爾衆。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答三才之奧。無以稱德產之微。均萬國之歡。有以知惠澤之至。尙賴左

右勵翼。內外交修。永孚厥休。同底于道。

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南郊赦文。門下。天者物生之始。非肇禋無以極其誠。親者民恭之先。非假廟無以致其孝。永惟五聖之烈。必躬三歲之祀。顧循沖人。嗣膺歷服。敢不祇率。以時飭修。然而禮意寢而不明。樂文雜而未正。故刺六經之說。攷諸儒之言。緝熙曠儀。是正鉅典。奉鬯以款真宇。裸鬯以享宗祊。齋戒乎端誠之宮。清肅乎禮神之囿。陟配烈祖。對越穹昊。于時維太常之旂。備金玉之駕。迺措大圭。以爲國之綴。迺服大裘。以放古之文。欽柴之燎。四施燭煬。泰一圓鍾之樂。六變。皦釋崇丘。孝奏而日月光。靈游而風馬下。顧獲成於熙事。敢專享于蕃禱。宜大澤之肆均。與羣生而共慶。可大赦天下。於戲。答三靈之介祉。旣秩于宗祈。格四海之歡心。在敷于惠術。尙賴秉文之輔。經武之臣。相協厥恭。同底于治。布告遠邇。使咸聞知。其年。遂罷合祭天地。〔案〕元豐四年四月。詔自今親祀北郊。並依南郊之儀。六年。太常禮院上親祀儀。並如南郊。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遂罷合祭。其北郊當時未行也。

十一月十四日南郊。〔原註〕蘇轍郊祀慶成詩注云。有司欲羔裘。度用百羔。上以其害物。以黑緇代之。〔案〕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詔中復舉熙寧故實。核之宋史。知在是年也。赦文。門下。朕

承六聖鴻烈之休。御千載不平之運。逖觀歷代之治。無右本朝之隆。充塞乎協氣之流。洋溢乎頌聲之作。然而重熙累洽。所以應之者。惟艱持盈守成。所以保之者。靡易顧茲。沖昧紹乃基圖。永惟幾深。罔敢逸豫。仰賴文母。維持我家。保佑八年之間。申錫九疇之敍。賓禮故老子。惠困窮。上順帝心。下從人欲。廣祖宗之

遺澤蒙天地之降康。欽言肇郊躬行大禮。念嘗再饗乎穹昊。未始祇事乎皇祇。是用推本建隆之舊章。復舉熙寧之故實。〔案〕自元豐六年罷合祭天地。雖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舉行。至是呂大防蘇轍等謂合祭天地為是。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遂復合祭。執鬯以裸八室。奠玉以合兩儀。

嚴烈祖以配天。洽百神而承宇。于時禮行而誠意格。樂變而祥光浮。誕受三神之釐。敢專四海之福。宜均博施。溥宥羣倫。可大赦天下。於戲。乾坤之元始生。仰俯之觀象法。以為羣臣之道。以成覆載之功。咨爾內外之庶工。咸罄文武之致用。惟新厥德。永孚于休。〔原註〕蘇轍詩注又云。上至太廟門。降輅郊壇止。百官回班。去黃道褥。皆祖宗故事。去繳。特出上意。

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文。〔案〕東都事略。哲宗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分祀南郊月日及赦文攷之。當在是年也。門下。朕保極以宅師。奉先

而繼統。駿惠先烈。慎懷永圖。躬攬萬幾。于茲五載。顧德不敏。賴天博臨。四夷咸賓。萬邦作乂。師于獻捷。

〔案〕東都事略。是年五月破夏人于大沙堆。農扈告豐。錫之珍符。〔案〕東都事略。是年三月。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授以神策。嘉瑞紹至。稜氛亟消。豈眇末之克堪。

實穹旻之眷祐。興言大報。莫重禋郊。是用遵昭考之詒謀。舉隆周之墜典。稽協彝制。發揮禋容。未奉皇祇

之祀。先嚴蒼昊之饗。〔案〕哲宗紹聖元年。以張商英言。合祭非古。三年詔罷合祭議。分祀南北郊。至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圜丘。遂罷合祭。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乘一陽之復。習三歲之

祥。卽路寢以齋居。至殊庭而朝獻。廣牡肆祀。初假廟以詔虔。欽柴宗祈。遂升壇而謁款。配侑烈祖。對越明神。樂成釋純。禮敬敕備。于時乾端澄霽。冬序晏溫。靈心嘉虔。精意昭格。師象山則孝。奏天儀申命之休。既

昭受于上帝。斂時之福。其敷錫厥庶民。揚于端闈。孚我大號。可大赦天下。於戲。告成大事。敢專享于蕃釐。申宥眚災。宜溥覃於曠澤。尙賴輔弼寅亮。官師協恭。共維太平之基。永底無疆之祚。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門下。朕紹膺寶命。祇遙洪圖。躬勤儉以御邦。本寬仁而敷政。維先訓是式。維師虞是從。永言繼序之艱。克謹持盈之戒。荷皇天之降佑。蒙列聖之詒謀。方夏又寧。蠻夷賓服。三時不害。六府孔修。建皇極而王道明。卽康功而民志愜。以迪純熙之運。以彰平富之風。豈朕德之能勝。緊帝臨之下。屬肇稱禋祀。祇答闕休。是用參酌上儀。鋪昭曠典。奉神考恭行之志。釋紹聖申講之文。將歲事于皇祇。先致饗乎穹昊。迺候景涓日。飭躬詔虔。裸清廟以肅將。款圓壇而拜享。侑我烈祖。秩于百神。禮嚴欽翼之容。樂備雖和之奏。蒼璧旣奠。紫煙具升。于時乾象潔清。靈心嘉饗。和氣洋溢。景光陸離。瑞慶大來。俾緝熙于純嘏。膏潤并受。用敷錫厥庶民。豫建新元。誕揚渙號。可大赦天下。於戲。潔誠拜貺。永祈申命之休。肆宥均釐。時乃配天而澤。尙賴成德之彥。正事之臣。率黎獻以協衷。欽庶明而懋績。贊我溥將之緒。迄茲仲兔之游。以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爲崇寧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郊赦文。

〔案〕東都事略。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園丘。此書失載年號。以月日及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裸獻清廟。所以承祖宗

之靈。禋祀紫壇。所以答乾坤之貺。朕駿膺寶命。龍受寵禧。不宣文武之光。盡緝熙豐之典。取士于學。稽古

建官亮采百工庶幾三代凡厥成王之式率由昭考之行而九廟垂休

〔案〕東都事略是年八月建九廟詔已祧聖祖宣祖廟並復

雨儀協

佑生民底乂年穀屢豐修德錫符上燦璣衡之政鑄金象物下隆鼎彝之基

〔案〕東都事略是年六月籍元祐黨人司馬光等刻石于文德殿之東

疵癘聿消雨暘咸若茲豈眇躬之能假時惟上帝之弗違是用奠玉陽丘莅牲泰時嚴配烈祖對越皇天于時圭景晏溫璇穹澄鑑二端立而禮無不洽六樂變而物罔不興靈心載嘉精意咸享受茲介福豈予一人之敢私錫厥庶民思汝萬邦而共慶我有渙號揚于端闈於戲作善降之百祥既茂膺于純嘏惟天佑于一德可共翼于丕平尚賴三事股肱百辟文武咸勵同寅之業永底無疆之休

〔案〕東都事略徽宗大觀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

上帝于園丘大赦天下此下

當別有敕文今無從攷補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南郊赦文門下朕承列聖之丕基奉至尊之休德繼志述事持盈守成躬攬萬幾茲踰一紀荷皇天之垂祐浹函夏以底寧年穀屢豐雨暘式敍羌夷請吏川岳效珍禹功無濫溢之災堯瑞告平成之治永惟多祐誕集冲人屬三歲之親祠刺六經而定制率時昭考欽修時祀之專若昔大猷盡正相沿之陋迺齋居于路寢迺朝獻于殊庭得四表之歡心讓假于廟乘一陽之至景大報于郊對越昊穹佑我烈祖陶匏象性犧犛貴誠奠蒼璧以禮神秉玄圭而拜貺器協商周之制樂兼韶濩之純

〔案〕宋史

是年十月，閱新樂器于崇德殿，出古器以示百官。

紫煙燎而燿火升，靈光屬而風馬下，禮儀既備，知帝顧之不違，福祿來崇，豈朕躬之

專享，宜孚渙號，溥洽羣倫，可大赦天下，於戲，申命用休，俾緝熙於純嘏，配天其澤，用敷錫厥庶民，尚賴同德，蓋臣秉文多士，克咸勵翼，永保隆平，壬午，上神宗哲宗諡號，是年十月三日，御筆手詔，朕若古之訓，惟天為大，觀天下物，無以稱之，故先王以類而求，祀于圜丘，象其形，奠以蒼璧，象其色，冬至之日，取其時，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體其道，夫天玄而地黃，玄，天道也，上天顧諟，錫以玄圭，內赤外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乎是，祇天之休，予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冬祀，可措大圭，執玄圭，庶格上帝之心，以孚祐于下民，永為定制。

〔案〕宋史：是年以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一日壬午，饗太廟，因上神宗哲宗諡號。

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徽宗政和六年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朕紹膺景命，嗣守丕基，尊臨九

有之師，親攬萬幾之務，翼翼敢忘，夫寅畏，兢兢常謹，于繼承，躬宵旰之勤，以圖天下之乂，軫淵冰之慮，以保天下之安，屬者百穀順成，五緯來敘，干戈載戢，囹圄屢空，元命之辰，九支占南極之瑞，誕彌之旦，三山紀黃流之清。

〔案〕是年冀州三山黃河清，宋史不紀其月日，攷徽宗以十月生，此云誕彌之旦，則當在此十月，可補宋史之闕。

樂作而羽鶴翔，鼎定而慶雲集，名山顯位，蘄封

禪者數萬人，絕域殊方，徠臣妾者十一國，有邦之應，于朕豈功，物生本乎天，唯聖人為能饗，人道先乎祖。

雖天子必有尊。迪惟古訓之循。實重國陽之報。罔嘗辨先王之吉禮。庶乎革合祭之非。奉上帝之徽稱。蓋以正異名之失。茲協豐年之屢。載迎至日之長。于時歌昊天成命之詩。奏圜鍾六變之樂。奠璧以致蠲潔。升烟以適高明。克禋克祀。而精意昭來。假來饗而珍符下。肆緝熙于純嘏。以敷錫于庶民。其播大猷。用推曠澤。可大赦天下。於戲。報本反始。得萬國之歡心。蕩垢滌瑕。對三靈之蕃祉。尙賴股肱良弼。屏翰舊臣。益殫忠藎之圖。光輔隆平之運。同底于道。永孚厥休。

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此條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當在是年。

門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允符昌運

之隆。美盛德而告于神明。茲迪精禋之饗。朕肇膺駿命。嗣守鴻業。撫九有之嘉師。開萬邦之壽域。兢業克艱于底乂。寅威罔怠于求端。聿承燕翼之謀。哀對博臨之貺。屬者道源闡教。帝祉凝釐。農扈載謠。黍稷報千倉之慶。明堂御歷。璣衡觀七政之齊。氏羌款塞以咸賓。

〔案〕宋史是年六月夏人納款。詔六路罷兵。

狴犴空圜而不式。滎河順紀。

喬嶽錫符。丹闕瓊臺。屢下叢霄之蹕。彤烏秀草。共昭炎德之祥。永惟奕世之休。罔匪自天之祐。爰申愬祀。比答真祺。是用測嶰籥以迎長。備鑾輿而展采。羽林綺列。闢五門象魏之嚴。法駕星陳。正六引旗章之度。夙祗清廟。恭禘崇壇。耨王藉以奉盛。載誕豐年之報。潔宮蠶而修幣。用端永命之祈。

〔案〕東都事略是年二月詔行藉田。三月皇后親蠶。

景鍾道和樂之音。嘉秬薦大尊之齊。純精昭格。肸蠁潛通。月璧星珠。紛燎煙而上徹。雲車風馬。欵颯馭以

來臨肆均拜胙之禮。式霈滌瑕之宥。誕揚渙號。敷告多方。可大赦天下。於戲。佑烈祖以格皇天。予惟克邁。乃訓綏多福。而熙純嘏。邦其永孚于休。尙賴輔弼同寅。官師勵翼。共浹無爲之化。茂隆累洽之圖。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徽宗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事上帝而懷多福。非禮

祀不足以昭報本之誠。紹大業以綏四方。非升侑不足以極奉先之孝。朕荷三靈之儲祉。奉列聖之詒謀。制治保邦。克懋持盈之訓。立政造事。敢忘繼緒之思。彌文監虞夏之隆。成憲復熙豐之舊。百度惟正。庶績其凝。士迪典常。盡革淫朋之習。民興淳樸。式符道紀之昌。人傒志以丕欽。天監誠而孚佑。清臺觀象。瑞占七政之齊。陽館頒常。運協四時之敍。雨澤應期而播潤。河宗聽命以回流。農扈奏功。黍稷嗣豐年之慶。燕民效順。封疆歸輿地之圖。

〔案〕九朝編年。是年八月。遼郭藥師。高鳳。以涿易二州來降。

刑清而囹圄屢空。物遂而動植咸若。驗諸福之畢至。

豈成功之敢居。恭念祭不欲疏者。禮之經。物無以稱者。天之德。肇卜迎長之旦。聿修肆類之儀。簠簋豆籩。秩九州之嘉薦。旂常罕畢。儼八衛之禋容。庶邦底貢以駿奔。多士秉文而顯相。稽魯人先事之義。以前饗於太宮。歌周王成命之詩。肆靈承於有昊。衍我烈祖。徧于羣神。禮三獻而精意昭。樂六奏而靈祇下。祥光旁燭。景貺備臻。修德錫符。已應克誠之享。行慶施惠。用均拜胙之禮。嘉與萬方。共膺純嘏。可大赦天下。於戲。百神受職。知帝命之不違。五福錫民。浹海隅而不冒。尙賴忠良修輔。文武協恭。益堅勵翼之心。永底輯

寧之治。爰咨爾衆。咸體朕懷。

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宣和七年十一月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日月及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皇武肇禋。是創萬年之業。大

明制禮。爰釐二至之祠。朕恭承休光。永念丕緒。衍我烈祖。實賴賢能之衆多。格于皇天。當由閭里之安樂。整飭百度。撫綏兆民。神明享持守之誠。華夏樂憂勤之政。屬者多稼徹燕雲之野。齊氓安海岱之區。遠人慕義而玉帛來。川后畏威而波濤弭。荷天休之震動。莫不率從。奉工業之艱難。庶無罪悔。是用誕舉豐年之報。肅迎景至之期。吉事有祥。先致殊庭之薦。大禮必簡。併嚴清廟之承。焜煌千乘萬騎之容。終始七戒三齋之德。迺潔誠于陽館。遂祇事於泰壇。風馬雲車。仰百靈之睠顧。星珠月璧。知四海之清明。兵錫蕃禧。用宏大賚。可大赦天下。於戲。薦馨香之治。益承九廟垂裕之休。施曠蕩之恩。更應一陽發生之候。尙賴官師協德。黎獻願忠。共扶不拔之基。永篤無疆之慶。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禮志。高宗建炎二年。駕至揚州。築壇于江都縣之東南。是年十一月壬寅。祀昊天上帝于園丘。大赦。以太祖配。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觀會

通以行典禮。莫嚴定位以交神。遠罪疾而弭戕兵。亦或因時而致禱。朕承大統。誕受多方。屬外患之相仍。爰省方面。臨幸念父母兄弟。尙屈于敵疆。惟甲冑干戈。再淹于歲序。問寢闕溫清之奉。在原深急難之情。信使屢馳。久猶未報。全師再遣。坐待底寧。復盜竊之無良。乘邊陲之多事。馮陵州縣。震擾民氓。衣冠傾仆。

于道塗未耜荒殘于本業行者未知所適居者莫獲其安傷閭里之疾苦則撫循之政尙愆閱行陣之勤勞則休息之期猶遠每撫心而及此累當食以興嗟險阻艱難固備嘗矣勞來還定孰安集之豈非德之敢圖惟上穹之悔禍永懷眷祐恭俟監臨雖丁多壘之辰適在當郊之歲惟祭之或祈或報必大時物之宜而禮之有儉有豐特視情文之稱是用講有虞東巡之制循建武二成之規新卷冕以嚴恭逮胥徒而齊沐蓋高在上聰明皆自于我民與善惟人治亂尤艱于天位既殫誠悃彌極戰兢仰覆冒之何心詎存時怨況顛危之已甚寧忍我遺疾呼反本而必聞精意默通而可動庶幾來假式燕多難新命舊邦協幽明而並祝此疆爾界一內外以均安其敷曠蕩之恩以廣厯鴻之施可大赦天下於戲爲斯民而請命敢忘庶戮之無辜置大器于復安實冀昊天之所子尙賴六服羣辟三事大夫共宏恢復之功亟底隆平之業

〔案〕宋史紹興十二年臣僚言南巡來三歲祀明堂而郊天大祀未舉來歲乞行之十三年二月築圜丘于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自是高宗凡六郊是年十一月庚申冬至合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此下當別有赦文今無從攷補

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

〔案〕宋史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丙子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朕以菲躬獲承大寶賴三靈之純

佑宏濟艱難遵列聖之詒謀紹隆基緒干戈載戢囹圄屢空田疇皆慶于豐穰華夏迄臻于綏靖緊神所眷豈朕克堪念物皆本乎天宜謹精禋之報而德無加于孝聿修並侑之儀豫飭司存肇新器用迎土圭之至景卽皇邸之齋居祇祓崇壇具嚴吉禮設陶匏而尙質肅繭栗以貢誠籩豆靜嘉璧琮華潤粢盛蠲

潔出于耕藉之藏。符虞周環。冠以景鍾之奏。〔案〕紹興十六年正月親饗先農于東郊。行耕田禮。五月作景鍾。十月帝觀新作禮器于射殿。撞景鍾。奏新樂。佩玉鏘鳴而羣心

肅。燎煙升舉而協氣充。惟鉅典之備成。敢蕃釐之專享。旋輿端闕。霈澤寰區。可大赦天下。於戲。降祉發祥。

既荷博臨之貺。赦過宥罪。誕昭敷錫之恩。更賴文武同寅。股肱修輔。益思懋勉。永底丕平。

十一月十四日南郊赦文。〔案〕宋史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號。以赦文考之。知當在是年也。門下。父天母地。報莫重于精禋。尊祖

欽宗。孝莫嚴于陟配。朕祇承駿命。纂紹丕圖。每念王業之難。所其無逸。矧茲神器之重。必置諸安。方撥亂

而興衰。惟履信而思順。上穹孚佑。列聖垂休。甘露降而風雨時。五穀熟而民人育。〔案〕宋史是年四月湖廣江西路建康府並降甘露。七月

頌農書於郡邑。邊鄙不聳。囹圄屢空。顧以眇躬。膺斯景貺。是用迎一陽之長至。舉合祭之上儀。先清廟以告虔。衍

我烈祖。升園壇而肆類。徧于羣神。禮三獻而肸蠁通。樂六變而風馬降。祥光旁燭。協氣橫流。載惟熙事之

成。實得歡心之助。上焉承祐。豈予一人之敢專。下以錫民。惟爾萬方之並受。於戲。易薦上帝。德崇而刑罰

清。詩美太平。神寧而福祿下。更賴忠良協贊。內外交修。共隆不拔之基。永底無爲之治。

十八日南郊赦文。〔案〕宋史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此書但稱十八日。失載年月。以十一月戊申推之。爲十八日。知當在是年也。門下。肅若古先。鋪開典制。蓋物

本乎天。而人本乎祖。肇郊廟之明禋。唯聖能饗帝。而孝能饗親。展皇王之高致。重循非德。獲履丕圖。體昊

穹率育之仁。每計安于黎庶。嗣列聖好生之訓。不輕用于干戈。陟降既孚。邇遐咸乂。九穀秀康年之畝。五
辰澄宣夜之躔。犴圜簡清。疆陲整服。祇荷博臨之眷。敢忘昭事之誠。爰修三歲之彌文。式歲一純之大報。
款真庭而朝獻。假太室以裸將。遂造雲陽之宮。以迎日至之景。合祛天地。升侑祖宗。踐豆薦芳。見會通之
行禮。鳴鐘應律。寫和樂以成音。佳氣焜于樵蒸。美光充於陔陞。高靈竝覲。熙事備成。濟濟駿奔。有同寅之
多士。穰穰山委。可專饗于蕃釐。發肆恩言。普施惠術。可大赦天下。於戲。惇將禮以秩祀。儀模日月之昭。受
厚福以漸民。號法風雷之布。更賴經邦公輔。服采臣工。永肩勵翼之衷。共托隆平之業。

赦文。

〔案〕宋史。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月日。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

門下。朕膺申命之休。履中興之運。惟發祥流慶之既遠。

敢昧靈承。念創業守文之爲難。每勤紹復。儲精神而聽斷。寶慈儉以化民。荷穹昊之降康。賴列聖之孚佑。
五兵不試。寰宇阜安。百穀用成。刑罰清省。靈芝連葉于廟柱。〔案〕宋史。是年五月。太廟仁宗室柱生芝九莖。昭朝饗之孝祥。嘉禾合穎。

於甸郊。備粢盛之潔薦。諸福畢至。豈朕敢當。是用敦報本反始之誠。備飭躬施教之義。維天神地祇之貴。
祭莫重于合祛。維祖功宗德之隆。孝尤先于升侑。迺備乘輿之駕。迺率侍祠之臣。謁款殊庭。裸將太室。候
黃鍾之初氣。奉紫時之明禋。禮三獻而有儀。樂六變而告備。神光並見。協氣橫流。賚我思成。既秩精能之
祀。配天其澤。爰施汪濊之恩。肆舉邦彝。誕敷渙號。可大赦天下。於戲。事上帝而懷多福。益堅不已之純。惠

中國以綏四方。宜有大賚之慶。更賴爽邦哲輔。服采羣工。共循宏遠之模。永保安強之治。

赦文。〔案〕宋史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此書失載年月日。以赦文攷之。知當在是年也。門下。朕欽紹慶基。肅遵昭式。謂因天事天。而因地事地。有

丘澤之合祠。惟以聖繼聖。而以明繼明。宜祖宗之並侑。每躬三歲之祀。茂輯百神之釐。既益厲精。更思圖又。體覆載無私之德。廓爾大公。奉燕詒有永之謀。丕釐庶政。中外闡懌。顯幽統和。靈臺申偃伯之占。砥路息鳴桴之警。象載昭察。甫田登成。既膺孚佑之休。當極濟明之報。是用躬飭鸞路。涓熙紫壇。斂帝藉以共

粢盛。裁天歌以序金石。〔案〕宋史是年七月。帝親製郊廟樂章。祇見恭館。裸將太宮。遂迎景至之長。載歲郊禋之吉。大宗祈而

宴饗。嚴陟配以宣延。實俎焚膏。旅令芳之嘉薦。展詩應律。鏘皦繹之和聲。精意洞乎九闕。祥光襲乎五瑞。清明鬯矣。事既底于備成。福履綏之。美敢矜于專享。誕受函蒙之祉。普施曠蕩之恩。於戲馨香。感于神明。哀對一純之祐。膏澤洽乎黎庶。並臻四極之熙。尙賴輔弼同寅。官師率職。協亮有邦之采。永恢長世之圖。

宋朝事實卷六

廟制

元符三年詔曰。藝祖順天應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代。底定寰宇。眞宗以聖繼聖。撫盈成之運。奉太平之業。登岱告成。文物典章。于斯大備。昔在仁祖。並尊千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治天下。在位四十二年。利澤之施。不冒山海。早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之重。措宗廟于泰山之安。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國日淺。未究施設。奄棄萬國。神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于天下。興學校。隆經術。勸農桑。寬徭役。禁暴以武。理財以義。凡政令法度。有未當于理。不便于時者。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何可勝紀。羣臣引舊典。數上徽號。然自謙挹。終抑而不居。規模宏遠。凜凜乎三代之風矣。而廟制之制。殊未議。所以尊崇之典。闕孰甚焉。朕夙興夜寢。所不敢忘也。宜令禮官。稽參商周兩漢故事。攷定仁祖神宗廟制。詳議以聞。十一月。權太常寺奏。少卿盛次仲等言。恭惟仁宗皇帝。承文明武定章聖之後。民庶物阜。咸底安樂。于是純以仁德。在宥天下。明慎庶獄。哀矜無辜。側席盡芻蕘之言。臨軒空巖穴之士。約侈玩之好。絕盤遊之娛。恭儉之意。無非爲民。夏羌猖狂。款塞則聽之。儂賊背誕。越疆則舍之。舞干兩階。

卒自請吏百越之長南夷之蠻聞至仁而來歸者梯航相屬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在覆幬無不丕冒草木之微昆蟲之細凡在生育無不成若肆享國四十二年至今田童野叟有聞遺老之言述當時之事者猶春風時雨沐浴膏澤咸有生意而遺澤猶在也至于蚤定大策授英廟以神器之重子孫相承克享天心此又爲宗社計立萬世之基也天祚有德是生神考以卓然天縱之德輔以緝熙光明之學慨然遠覽三墳五典之所載其詳旣不可復見然猶得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心者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尊經造士而舉世知道德之意弛力便民而終歲無煩擾之勞理財以義水旱有時而糴不加貴禁暴以武兵革以時而民不加賦循名責實而政事舉信賞必罰而勸沮行下至百工技巧咸有品式本末具舉小大畢張勵精垂御十有九年典章文物炳然與三代同風規模宏遠迄今四方向風蠻夷率服法令具而民不犯器械精而兵不試惟見農安于野男耕而女桑商賈于塗貫朽而粟腐內外晏如萬世永賴斯詒燕之效也譬如日月往來四時迭運人見其歲功自成物物咸遂不知帝王造化之所在故曰惟天爲大民無能名焉惟我神考實體之矣謹按禮記王制尙書咸有一德春秋穀梁傳荀卿之書皆言天子七廟則有天下事七世親盡則毀古今之通制也至于有功德者宗無常數故商有三宗周有二祧其來尙矣漢羣臣雜議論者不一惟大儒劉歆學術該洽謂宗無常數所以勸帝者之功德議者善之于是以高祖爲太祖孝文爲文太宗孝武爲武世宗司徒掾班彪世推儒宗亦

以敬之議爲得。及光武立廟睢陽，奉祀不改，與天無極。〔案〕此下似有闕文。于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治平熙寧僖祖順祖祧遷議。治平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禮院奏僖祖文獻睿和皇帝、文懿皇后神主祧藏于西夾室，今具合行典禮如右。臣等謹按禮記檀弓曰：舍故而諱新，注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唐會要永徽二年，左僕射于志寧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弘農府君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又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言：睿宗神主祧遷，其忌日准禮合廢。從之。今僖祖皇帝神主祧遷，伏請准禮不諱。其忌日亦請依禮不諱。詔恭依。熙寧五年，進呈兩制議僖祖廟事。惟韓維異議。神宗曰：昨日韓維上來說廟事，引文武之功起于后稷，以謂因其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王安石曰：經稱文武之功，非稱后稷之功，稱尊祖，非稱尊有功。言后稷，非文武之功，不能有天下，則不得行祭天之禮。文武非后稷焉出，故行祭天之禮，則以后稷配天，乃所謂尊祖也。上曰：韓維又引王不待大以爲亦待小國，而王安石曰：孟子自論湯文王不待大國，然後有天下，何關尊祖事？且夏禹郊鯀，禹非因鯀受封，然後有天下，前代固有不待有國而王天下者，禹是也。故揚雄以爲禹以舜作工，上曰：鯀治水，或有封國，亦不可知。安石曰：若據書傳所載，封于有夏，氏曰有姒者，禹也。無預鯀事，上曰：尊祖不計有功，此理無疑。安石曰：韓維言夾室在右，自爲尊位，此尤無理。今若子孫據正堂，使祖父在偏房，乃以偏房爲尊位，豈爲不悖？又言遇禘祫，卽令僖祖東嚮，如此卽是以遷祖東嚮，古無此理。上問配天如何，安石曰：以禹郊鯀言之，卽是當郊。

僖祖推太祖孝心。豈以郊僖祖爲憾。上令禮院集議。馮京進呈議僖祖事。安石曰。此事欲決自聖裁。如韓維議。西夾室在堂之右。似亦無嫌。譬之人家。若兒婦在正堂。祖父居兩偏房。乃謂兩偏房爲尊。計韓維家。必不如此安排。如何令宗廟乃如此。韓維又言。遇禘祫。卽僖祖東嚮。旣合東嚮。如何卻毀其廟。遷其主。所議止此兩事。分明不可行。上曰。韓維已屈服。只是疑郊配合如何。安石曰。前代郊配亦不一。如商則祖契而宗湯。周則祖文王而宗武王。然以理言之。若尊僖祖爲始祖。卽推以配天。于禮爲允。先王之制禮。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故推僖祖以配天。必當祖宗神靈之意。上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禮言之。太祖當宗祀。今太祖與太宗共一世。若迭配。亦于明堂事體爲允。上曰。今明堂配先帝。安石曰。此乃是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爲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歡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卽明非以考配明堂也。安石曰。韓維本欲御史諫官禮官集議。朝廷旣不從。乃獨議如此。初欲別爲僖祖立廟。兩制笑其議。改爲今議。上曰。韓維是要求衆人爲助。然且令禮官議。無妨。看他別有何說。後數日。進呈孫固等議僖祖事。上疑配天事。安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配天以祖。以祖非以功。若以有功。卽鯀以無功。殛死。豈得謂之有功。然夏后郊鯀。卽非有功可知也。上疑禹因鯀之功。安石曰。鯀逆洪水。禹順而道之。是革也。非因也。上又疑僖祖非始祖。安石曰。僖祖非始祖。誠是也。僖祖與稷契事。

卽不盡同。卽郊與不郊。裁之聖心。無所不可。緣無害逆順之理。故也。若藏其主于夾室。下附子孫。卽逆尊卑之序。不可不改也。上以爲然。乃下固議。令太常禮官併郊配議。奏上。因言。姜嫄廟。欲爲僖祖立別廟。安石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理。韓維初議如此。爲人所笑。故改議。姜嫄所以有別廟者。嫄。謀人也。以元妣故。盛其禮。歌舞皆序于先祖之上。不然。卽周不爲魯廟。而爲姬廟。無說也。進呈僖祖奏議。上曰。但議宗廟事。卽士大夫紛紛。蓋士大夫以禮文爲己任。故也。馮京曰。士大夫皆以太祖不得東嚮爲恨。安石曰。野人曰。父母何擇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祖矣。陛下奉宗廟。當擇學士大夫之髦俊。與之供祭祀。蓋詩人稱文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爲此故也。然則議宗廟事。要合于士大夫髦俊之心。豈可以合野人爲當。上又曰。本不合議配天。議者何以及此。安石曰。亦須議了。然本朝配天之禮。亦皆不合于禮經。但此事未嘗逆順大倫。有所未暇釐正。上曰。今如何議。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上曰。好。安石曰。此事須中書門下議定。乃降敕施行。馮京又言。禮官以祧爲疑。安石曰。此但改正僖祖。順祖合祧。于禮亦無可嫌。上曰。莫是爲忌諱無妨。是年十月。太常禮院言。奉聖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者。竊以聖王用禮。固有因循。逆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變古。請奉僖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萬物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無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

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于夾室。替祖宗之尊。而下附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之。攷合于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乞以所奏。使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答曰。廟祫之序。蓋有典彝。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予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敢不祇服。宜依所請。八年五月。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以僖祖居東嚮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爲序。自後如遇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

司馬光議英宗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臣光于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宗當遷夾室。當時議臣不以爲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于今日方議祫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于後世。臣愚以謂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于夾室。今英宗祔廟。順祖亦合遷于夾室。伏乞更賜詳擇。知諫院范鎮議。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鎮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哲宗卽位。鎮又言。乞遷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崇寧二年九月。詔朕寅奉宗祧。丕式古訓。廟室之制。厥有常典。於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于七世之外。遂成四穆于三昭之間。攷禮與書。會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神考聖學高明。以義斷恩。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當爲一世。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又詔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乎古先。尊爲不祧者。至于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渝。暨我元符。尊奉之文。又隆。而不可殺。博攷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推恩以稱情。而爲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爲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邦家之福。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太廟七室議。嘉祐八年八月乙酉。以修太廟成。命參知政事歐陽修。告七室。初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對。左右祭器填委。嘉祐親祫。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至是宗正丞趙觀。因修廟室。增廣檐陛。如親祫時。詔從其請。凡增廣二丈七尺。丙戌。太廟神主復歸于七室。初太常禮院奏。當以太祖太宗爲一世。神主祔廟。則增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謹按禮曰。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

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

〔案〕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句宋史禮志作不及其父，蓋小乙爲祖丁之子，轉以兄弟世次相及，遂云爲其太

祖，于稱名不順，故宋史易之。

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

而九世。中宗睿宗之于高宗，敬宗文宗武宗之于穆宗。

〔案〕唐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之子，敬宗原本作恭宗，以避翼祖諱，宋史因之不改，今從唐書改正。

同居穆位。

國朝太祖爲受命之祖，太宗爲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嚮，真宗居穆位，北嚮，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于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爲八室，以備天子之事。七世之禮，詔從之。于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尙三昭三穆之初，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于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故止三昭三穆。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

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神主于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于西夾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又詔抃等議。曰。先王之禮。自祖以下。隆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其說出于不見商書伊尹之言。而承用禮學之誤。蓋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者。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爲于禮當遷。如此。則是天下之尊。而所事止于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隆殺以兩之意。且議者言僖祖當遷者。以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于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臣等以爲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變。既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始。禮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攷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爲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于經傳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又從之。

太廟戟門。太常禮院言。天子宗廟。皆有常制。今太廟之南門立戟。卽廟正門也。又有外牆櫺星門。卽漢

時所謂墻垣乃廟之外門也。昨新建面西牆門，原在通衢，以止車馬之過廟者。其臣僚下馬，宜勿禁。從之。初，知宗正丞趙恭和言：「今廟墻短而去民居近，非所以嚴宗廟，請別爲復牆，以甃累之。故又設面西之門，然而非制也。」

滁州并州澶州三宗神御殿。仁宗謂輔臣曰：「朕覽自古帝王，凡起義及立功之地，皆崇建浮圖，以旌示後人。如唐太宗之詔是也。恭惟太祖擒皇甫暉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太宗取劉繼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統也。眞宗歸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功業若此，而神御缺然，是朕不能顯揚祖宗之盛美也。今于三州，因其舊寺，建殿以奉安神御。滁州曰端命，并州曰統平，澶州曰信武。神御告遷，上親奠辭。及太宗神御至并州，是歲四月二十二日也。上謂輔臣曰：「朕閱平晉記所載，太平興國四年親征至太原城下，亦此日也。事之相去，七十有五年。」〔案〕宋史：滁并澶三州神御殿，建在神宗皇祐五年。自太平興國四年，至是年凡七十五年。原本誤作十有五年，今改正。而日月符合如此，何其異也。宰

相龐籍等曰：「陛下孝德感通，故符合如此。請付其事史館。」

列聖神御殿。咸平初，眞宗始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聖容于啓聖後院。玉清昭應宮，范金以肖祖宗像，餘多塑像。其殿名在京奉先禪院曰慶基者，奉宣祖。在太平興國寺曰開先者，奉太祖。〔案〕宋史：開先作開元，與此互異。在

玉清昭應宮曰二聖者，奉太祖太宗。在啓聖院曰永隆者，奉太宗。在玉清昭應宮曰安聖，在景靈宮曰奉

眞在慈孝寺曰崇眞。在萬壽觀曰延聖。在崇先觀曰永崇者。並奉眞宗。在景靈宮曰孝嚴者。奉仁宗。曰英德者。奉英宗。而外郡在揚州建隆寺曰章武。在西京應天院曰興先。在滁州曰端命者。並奉太祖。在西京應天院曰常華。在太原府曰統平者。並奉太宗。在西京應天院曰昭孝。在澶州曰信武。在華陰雲臺觀曰集眞者。並奉眞宗。又鳳翔太平宮。有祖宗神御殿。南京鴻慶宮。有三聖神御殿。西京永安縣會聖宮。有五聖神御殿。今京師定力院有太祖御容。諸后影殿。在京奉先禪院曰重徽者。奉明德太后。章穆皇后。在慈孝寺曰章德者。奉章獻太后。在景靈宮曰廣孝者。奉章懿太后。在萬壽觀曰廣愛者。奉章惠太后。又曰神御殿。古原廟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宣祖昭憲皇后于資福寺慶基殿。太祖神御之殿七。太平興國寺開先殿。景靈宮。應天禪院西院。南京鴻慶宮。永安縣會聖宮。揚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慶寺端命殿。太宗神御之殿七。啓聖禪院。壽寧堂。景福殿。鳳翔上清太平宮。并州崇聖寺統平殿。及西院鴻慶宮。會聖宮。眞宗神御之殿十有四。景靈宮。奉眞殿。玉清昭應宮。安聖殿。洪福院。壽寧堂。福聖殿。崇先觀。永崇殿。萬壽觀。延聖殿。澶州信武殿。西京崇福宮。保祥殿。華州雲臺觀。集眞殿。及西院鴻慶宮。會聖宮。鳳翔太平宮。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神御于景靈宮。廣孝殿。應天院。章獻明肅皇后于慈孝寺。章德殿。章懿皇后于景靈宮。廣孝殿。明德章穆二后于普安院。重徽殿。章惠太后于萬壽觀。廣慶殿。紹興十五年秋。復營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之東。朔望節序。帝后生辰。皇帝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其殿名。徽宗曰承元。欽宗曰端慶。高

宗曰皇德。孝宗曰系隆。光宗曰美明。寧宗曰垂光。理宗曰章熙。度宗曰昭光。

〔案〕此條未有光寧理度四朝神御殿名。與宋史禮志略同。當是後人增

入。非李攸原本。

廣親宅神御殿。嘉祐三年罷修陸親宅祖宗神御殿。初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若授廣親宅例。當得興置。則是沿襲非禮之事。詔送兩制臺諫禮官詳定。上言。漢韋玄成奏議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諸侯。其後遂罷郡國廟。今陸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禮。悉宜罷。時上以廣親宅置已久。不欲毀之。〔案〕此下似有闕文。

范鎮乞罷修并州神御殿。鎮言。竊聞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火災。天意若告陛下。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近日又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以重困民力。非以答天意也。自太宗皇帝下并州。距今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陛下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皇帝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觀天意。下順人心。特賜停罷。臣不勝區區之懇。

景靈西宮記。臣謹按。景靈宮。實始大中祥符。以奉祠聖祖。逮天聖初。乃易其旁之萬壽殿。以爲真宗館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嚴。熙寧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藝祖太宗之殿。曰慶基。曰開先。曰永

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章德。廣孝皆舊。寓于老佛之祠。布在都邑。與夫郊野之外。歲時奠謁。或不克躬。行而清蹕所臨。動涉塗巷。百工執事。疲于奔走。陟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齋莊之誠。廣孝欽之本也。神宗天錫聖智。超然遠覽。功成治定之際。乃詔有司。度宮之東西。建六殿爲原廟。奉祖宗之靈。設以昭穆之次。列于左右。又爲別殿五于其北。以奉母后。其經營締構。規畫程度。靡不素定。按圖卽工。成不期月。觀者駭異。以謂非造化融結。孰能若是之壯麗神速也。又以宣祖潛真隱耀。實基王迹。歷數所鍾。自我流澤。故名其殿曰天元。藝祖膺命造邦。撥亂反正。兵不再試。五服來享。故曰皇武。太宗親執晉俘。混一區夏。覆載之內。莫不嚮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珍符上瑞。應圖合牒。故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濟天下。涵養覆露。四十二年。納斯民于仁壽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誕膺景命。以紹文祖。天人和同。遠邇綏靖。故曰治隆。〔案〕麗元英文昌雜錄云。景靈宮神御殿成。勝名皆上親製。宣祖曰天元。后殿曰太始。太祖曰皇武。后殿曰儲。極太宗曰大定。后殿曰輝極。真宗曰熙文。后殿曰衍慶。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繼仁。是記于五后殿名。皆未之及。事辭稱情。名實無爽。雲漢昭晰。揭諸門闕。四方摺紳。傳誦于今不絕。今皇帝踐祚之七月。哲宗復土秦陵。議廣原廟于顯承殿之左。一日。願謂輔臣曰。神考盛德大業。越冠古今。而原廟之制。實始元豐。惟顯承僻處一隅。日迫塵市。無以稱崇報之重。宜改營新宮于馳道之西。奉神考爲館御之首。詔示萬世尊異之意。羣臣踊躍。附合爲一。退而表請其事。詔曰。恭依曲士腐儒。有以爲不當遷者。皇帝持其說益堅。卒破浮議。計不中卻。無有內外。若臣若子。皆延頸企踵。知皇帝之繼志述事。如是其篤且至也。恭惟神宗皇帝。聖神文武。

有不世出之資。仁孝勤儉。著無能名之德。內無聲色便嬖之惑。外無游宴玩好之累。正心修身。以先天下。而奮然大有爲于世。引見多士。無間疎遠。日昃不倦。省閱幾務。無憚寒暑。夜分不寐。孜孜焉。以招徠俊乂。綜覈名實。詢求民瘼。修飭治具。故興學校。擇師儒。建三舍。崇經術。以養人材。發倉廩。時賑貸。募卓隸。絕繇役。以寬民力。修水土之政。以敦本業。而盡地利。嚴保伍之法。以察姦宄。而寓軍令。宗子疎屬。裁祿秩之濫。而誘掖以宮學。禁衛冗兵。攷尺籍之實。而銷併其名額。重祿責吏。以杜苞苴。請託之私。限員入流。以懲胥徒。仕進之濫。理財賦以待邦國之用。修武衛以固封疆之守。凡可舉之事。世以爲難濟。而不敢建者。必爲可革之弊。衆之所甚願。而不能改者。必革。有勞者必賞。有罪者必罰。號令風采。凜然更新。方是時。士以緣飾表彰盜名。吏以便文苟偷玩令。積習既久。寢以成風。在廷之臣。議論蠶起。挾衆尙異。更訕迭毀。而不能惑。乘機伺隙。危言巧中。而不能搖。固守而力行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焦勞惻怛。夙夜以之。一時同事之人。聚精會神。叶謀并力。以趨上之所嚮。而上之所措。縱橫泛應。雖匠石之斲輪。庖丁之解牛。不足以喻。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典章區式。纖悉備具。乃至尙方武庫之兵。犀利堅勁。期門羽林之士。簡鍊精銳。皆昔者之所未有。外則郡縣五溪。授以冠帶。開拓洮隴。建之旌節。嶺梅絕域。重譯請吏。天地順紀。風雨以時。年穀屢登。閭里安悅。英聲茂實。充塞宇宙。非至神大智。誰能與于此乎。中更元祐之變。政之已改者。人必病之。已廢者。人必思之。然後益知其所設爲良法善政。雖偏言橫議。亦莫之能易也。今皇帝睿哲溫恭。躬

有聖質。上帝眷顧。駿命所集。孝悌慈仁。聞于海內。遠識獨見。明並日月。沈幾剛斷。堅若金石。固足以紹庭緒業。克成厥功。然猶兢兢業業。恭慎約戒。毀臺榭。卻珠珍。罷土木不急之役。而必以繕治太室。建原廟爲先。既崇飭太宮。以爲斯宮之首。遂奉宗祏。上配烈祖。世世獻享。不遷不毀。以爲郊祀社稷。並列無窮。致孝寧神之道。可謂盡矣。蓋西宮之地。東與故宮相直。其棟宇之制。供張之具。一視故宮。無有損益。大明之南。有門曰燕昌。北有殿曰欽儀。實母后之所御也。西則爲寶慶殿。以奉哲宗。而南有門曰世德。東則有皇帝齋祓之館。門曰昭德。殿曰潔誠。庖廚次舍。各以其序。凡爲屋六百四十區。經始于元符三年十月之甲子。

〔案〕東都事略及宋史。建景靈西宮。在元符三年八月。據此在十月。與各書互異。

功不架歲。役不告勞。行者不聞斧斤之聲。居者不見追胥之擾。而崇墉

廣廈。屹然特起于端門百步之外。象魏之下。俯視二宮。樓觀崢嶸。高切辰極。金碧焜耀。上薄光景。都人士女。與夫要荒廣莫之來庭者。肩摩足接。卻立歧望。排衆爭前。以快先覩。歡欣嘆悅。洋溢道路。非皇帝睿哲至誠。出于天性。而不忱于卑近之說。又何以臻此哉。周之文武。世有明德。以儀刑于天下。成王率時昭考。以緝熙于純嘏。故鳧鷖之詩。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之始曰。福祿來成。終曰。無有後艱。皇帝嗣宅神器。祇率天下。不愆不忘。乃作斯宮。以顯異先烈。是似是續。以追配乎前人。方之成王。何慊之有。宰臣姓名謹記。

〔案〕此所云宰臣姓名。未著何人。據宋史。元符三年十月。韓忠彥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曾布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又攷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曾紆字公衮。布之子。建中靖國中。

布在相位奉詔撰景
靈西宮碑紆之筆也

復廢后制。景祐二年廢皇后郭氏薨。詔復后號。制曰。生而有貴秩于朝。歿則申卹典于第。矧蚤嬪于天。極而奄謝于人寰。不舉徽章。曷旌遺躅。故金庭教主。沖靜元師。郭氏鍾層沙之慶。分寶婺之輝。動鑿圖史之規。居服組紉之事。自玉衣叶兆。金屋承榮。夙施輔佐之勤。益懋閑和之則。而乃遺情物表。探味淵宗。獨抗出塵之心。遂厭塗椒之地。靈期遽迫。朝露易晞。良增悼往之懷。載厚飾終之典。嗚呼。柔儀永隔。內範如存。躡三景之蹤。倏同于萬化。應四星之象。復正于尊名。芳魂有知。歆我渥命。可特追冊爲皇后。停諡冊祔廟之禮。其鹵簿儀物。皆用孝章皇后故事。

溫成后祔廟議

〔原註〕石揚休上言封香書名事附。

溫成皇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

中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祭事。內出圭瓚以灌鬯。充言于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是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卽改用璋瓚。

〔案〕宋史吳充傳云。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式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不載請奏易圭瓚事。此書足補其闕。

天章閣待制何郟奏曰。臣伏見

故貴妃張氏。自始沒贈后。仍于墳所置廟。不稱制度。人言紛紜。譏議至今不已。稽其本末。其有由然。夫國

有嬪妃。蓋是常制。必有賢德。乃可備位。蓋聞張氏之存也。諫官王贇倡始建議。策進加位。因結託以固恩寵。廟室之設。並行定數。前代之建別廟。皆是不經。張氏之歿也。禮官王洙專用失禮。講成廟議。不守舊章。敗亂典法。二人者不正之心。深可誅也。況開始謀葬之時。禮臣按故事上議。惟當于墓所置祠室。本無立廟之說。而王洙不顧。歸過于上。與當時執政合力。務爲將迎。寢長其事。以成黷禮之失。春秋載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蓋仲子非嫡。而立廟獻舞。故聖人譏之。張氏亦非嫡。又母后在宮。而追冊后號。仍建廟焉。是尤不可也。若遂而不改。其招萬世之譏。固無窮矣。今欲正其失。莫若改廟名爲祠室。歲時祀享不差。祠官但委中官。或內人掌之。如此。則其事初爲姦臣所誤。而改之。則過在下。而不累聖德矣。臣近累爲祠官。親見禮物黷亂。所不忍視。故敢上縷陳述。伏望聖慈。下有司速更之。則足以追贖前失。上頗重其言。雖不盡行。然頗損其儀。舊制。每有祠祭。封香。稱臣書名。至是。祀溫成廟。內出封香。亦稱臣書名。知制誥石揚休上言曰。溫成本陛下妃妾。不當稱臣。此乃太廟之制。有司不以時聞。致有此失。上曰。朕見諸廟封香。一例進來。所以各爲書名。以表事宗廟之恭。豈可溫成之廟亦稱臣。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卽命改正。

〔案〕宋史。溫成皇后。祔廟時。吳充知太常禮院。石揚休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各詳見本傳。此書但云吳充監禮。知制誥石揚休。不著太常官守。似失之疎略。

宋朝事實卷七

道釋

建隆初太祖遣使詣真源祠老子于京城修建隆觀觀在閭闔門外周世宗建曰太清觀帝命重修賜今名自是齋修率就是觀自五代以來道流庸雜乾德五年右街道錄何自守坐事流配乃詔萊州道士劉若拙爲左街道錄〔案〕左街道錄原本闕街字今從李齋長編增入俾之肅正道流開寶五年閏二月詔曰冲妙之門清淨爲本逮于

末俗頗玷真風或竊服冠裳寓家宮觀所宜懲革以副欽崇兩京諸州士庶稱奇詭者一切禁斷其道流先有家屬同止者速遣出外自今如願入道者須本師與本觀知事同詣長吏陳牒請給公驗方許披度十月又令若拙與功德使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至而不修飭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養生九十餘歲不衰步履輕捷每水旱必召于禁中致禱其法精至上甚重之大中祥符元年增宮名曰玉清昭應凡役工日三四萬發京東西河北淮南州軍禁軍調諸州工匠每季代之兵卒歲一代並優其口糧資值選四廂都指揮使忠佐二員董役〔案〕宋初有軍頭司引見司端拱元年並冠稱御前忠佐詳見文獻通攷此云忠佐從省文立賞格以勸其所

用木石。則有秦隴岐同之松。嵐州汾陰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杉。松桐楮。溫台衢婺之豫章。明越之松杉。其石則淄鄭之青石。衛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玉石。其采色則宜聖唐之銀硃。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州之石青石綠。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槐花。虢州之鉛丹。信州之黃土。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螺粉。兗澤之墨。宣歙之漆。賈谷之望石。萊蕪興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押兵民入山谷伐取。挽輜車泛舟航以至。餘皆分布部綱輸送。又于京師置務。化銅爲鉛。冶金箔。鍛鐵以給用。凡宮之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地多黑土。疏惡于京東。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上以負擔之勞。令自新城濠。由廣濟濠。入舊城濠。抵宮門。

〔案〕李燾長編。上以道里稍遠。令丁謂等議。謂等請用車載土。上曰。挽舟止役十人。而土可速致。令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土。浚治渠道。自新城北濠入。與此所載詳略互異。

兵匠供茶酒飲食。綱卒皆給鞋錢。

衣履口糧。民以材木鬻于官者。蠲其算。或有獻良木者。優賜其值。車駕時來省視。必有賜賚。遇節序日。別賜燕會。及宮成。令長吏于采木石處。建道場以謝。五年。聖祖司命天尊降臨。改奉尊像于玉皇後殿。東建司命殿。爲治事之所。十一月。詔名玉皇殿曰太初。聖祖殿曰明慶。天書閣曰寶符。凡宮殿門名。無慮五十餘所。皆御製賜名。親書填金。有司具黃麾仗。道門威儀。奉迎至宮奉安。東西山院。在集靈凝命之旁。皆累石爲山。引流水爲池。東有昆玉亭。澄虛閣。昭德殿。西有瑤峯亭。涵暉閣。昭信殿。

〔原註〕山院常局鑄中設茵褥屏風棊枰琴阮之屬。

北門

內二宴殿曰迎禧迎祥。後二殿曰崇慶崇福。太初殿。楚石爲丹墀。龍墀前置日月樓。畫太陽太陰像。及環殿圖八十一。太一東西廊。圖五百靈官。前置石壇。鐘樓。經樓。

〔原註〕上聞江四有鐘洪大。遣使取之。既而不堪用。令李溥就杭州別鑄。重三萬斤。

四隅置樓。

闕其外。累甃爲牆。引金水爲甃渠。環宮垣。又分爲二石渠貫宮中。六年四月。上望拜奉迎。丙午。奉安肆赦。門下國家重熙鼎盛。席慶善之鴻基。百祿惟新。承昊穹之蕃錫。爰自綿區底定。寶籙荐臻。叶千歲之昌辰。舉一王之茂典。肇營恭館。式耀丕圖。偉嘉會以元亨。荷太靈之昭格。昔者九龍垂馭。啓道德之仙源。五老告期。顯唐虞之瑞命。天人交應。古今同符。昨以鍊楚越之良金。法紫清之妙像。肅陳仗衛。迎至國都。榮觀煇耀。權聲沸嘒。上真高聖。凝三氣之殊姿。英祖神宗。儼重瞳之粹質。屬朝修之禮畢。罄恪謹之誠深。動色相趨。降祥允集。宅靈祕宇。永申崇奉之宜。賜福羣倫。宜霈覃延之澤。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昭事上帝。惟懷永圖。克己彌恭。務守盈成之業。保民在念。庶躋仁壽之鄉。更資同德之臣。叶贊承平之治。建安軍升爲眞州。鎔範之地。建爲儀眞觀。玉清昭應宮。作于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十一月。宮成。

〔案〕宋史紀事本末。十一月乙酉。玉清昭應宮成。初

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稍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所載較此爲詳。附錄備攷。

大中祥符元年。建玉清昭應宮。太初紫微殿。寶符閣。上梁日。上皆親臨護。其日大合樂。工人以文綰裹梁。金飾木。寓龍負之輅。以昇。伶官讀文。其上設機木。散擲金錢餅果。修宮使以下。及營繕掌事者。賜以衣帶。

金帛有差。從官咸賜衣服金犀帶。

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建玉清昭應宮。又奉四像。御大舟。上設幄殿。皆內侍主供具。夾岸設黃麾仗三千人。騎吹四百。別列舟十艘。載門旗弓矢。青衣弓矢。又道衆幢節。經過州縣。道門聲讚。鼓吹振作。官吏出城十里。具道釋威儀音樂迎拜。所過禁屠宰。止刑。京師禁屠宰七日。止行刑二日。甲辰。聖像至上齋于長春殿。百官齋宿朝堂。乙巳。上袞服朝拜。羣臣朝服。陳玉幣。册文。酌獻。具大駕鹵簿。自宮城東出景龍門。五使前導。上望拜奉迎。丙午。奉安。肆赦。

真宗建天慶觀。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曰。朕欽崇至道。誕受元符。庶敦清淨之風。永洽淳熙之化。式營仙館。以介民禱。宜令諸路州府軍縣。開擇官地。建道觀。或改舊宮觀名。題而崇葺之。以奉三清玉皇。並以天慶爲額。五年閏十月。詔增設聖祖殿。惟西京謂之天慶宮。天禧中。各賜金寶牌。

王捷者。汀州人。咸平初。賈販至南康軍。于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趙氏。是冬。再見于茅山。命捷市鉛汞鍊之。少頃。皆成金。捷卽隨至和州諸山。得其術。又授以小鑲神劍。密緘之。戒曰。非遇人主。慎勿輕言。捷詣闕求見。不得。乃謀以罪名自達。至信州。陽狂大呼。〔案〕陽狂。錦繡萬花谷引此作伴狂。遂坐配隸嶺南。未久。逃至京師。官司捕繫。閣

門祇候謝德權。知其有術。卽爲奏請。

〔案〕江少虞事實類苑。捷逃至京師。搗登聞鼓。自陳與此互異。

得釋。乃解軍籍。劉承珪聞其異。爲改名中。

正得對龍圖閣。具陳靈應。特授許州參軍。留止皇城廨舍。時出遊廛市。常有道人與之偶語。云卽向來授法司命真君也。其語祕不傳。承珪爲創新堂駐之。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于堂之紗幘中。戴冠佩劍。服皆青色。自是屢降。中正傳達其言。凡有瑞異。必先告之。東封畢。加號司命天尊。及司命降臨。延恩殿。乃上聖祖之號。每舉大禮。及有營繕。中正必達靈命。以藥金銀來獻。後改皇城新堂爲元符觀。中正累官至左神武軍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後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其像于景靈宮。

〔案〕事實類苑。捷卒贈鎮南節度使。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元寧院西。與此互

異。

上爲製靈遇贊。紀其始終。九年十月。內出所進金。命鑄爲寶牌。分給在京宮觀。及外路名山聖迹。并天

慶觀。〔原註〕寶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歲。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龍蛇華苗之狀。藥銀命鑄大錢。大會道釋于天安殿。賜之。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其後著令。凡官吏之官罷任。

並詣觀朝拜聖祖。禁乘馬轎入門。及不得食葷茹厭。遇天慶節。許士庶焚香庭中。八年四月。上命禮儀院。備錄聖祖降臨置節建觀事狀。咸命刻石觀中。

〔案〕錦繡萬花谷。引此書云。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聖祖降于延恩殿。先是有汀州人王捷者。咸平初。買販于南康軍。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趙。是冬再

見于茅山。命捷市鉛汞。鍊之成金。捷卽隨至和州諸山。又授以小鏡神劍。曰。非遇人主。勿輕言。捷詣闕求見。不得。乃謀以罪名自達。至信州。佯狂大呼。遂坐配缺嶺南。未久。逃至京師。闕門祇候。謝德懣。知其有術。卽爲奏請。釋軍籍。劉承珪聞其異。爲改名中正。得對龍圖閣。具陳靈異。特授許州參軍。留止皇城舍。時出遊市。嘗有道人與之偶語。云卽向來授法司命真君也。承珪爲創新堂駐之。景德四年五月。降于堂之紗幘中。戴冠佩劍。服皆青色。凡有瑞異。必先告中正。傳達其言。既降。延恩殿。前八日。上夢景德中所觀神人。傳玉皇之命。是夕五

鼓殿廷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燈燭失光。俄見靈僊儀仗。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一如元始天尊之像。旁有六人。乘圭僊衣。上再拜于塔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坐。上升西塔。僊童捧湯飲一器。器類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是汝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赤電。夢天人。生于壽丘。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坐乘雲而去。及曉。以語宰相等。仍召至殿上。觀降臨之所。先東封畢。加封司命天尊。及此降廷恩殿。恭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名玄朗。詔中外毋斥犯。遂以聖祖降臨之地。建新宮。名曰景靈宮。琢玉石爲聖祖像。初聖祖述感電降生之地。改兗州曲阜縣爲僊源壽丘。建道宮。以景靈爲名。命宰相王曾。紀述其事。云云。與下條誤合爲一條。且多闕略。不若此書原本爲詳明足據也。

聖祖以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降于禁中延恩殿。前八日辛亥。上夢景德中所覩神人。傳玉皇之命。卽命內侍于延恩殿。大設道場。是夕五鼓一籌。殿庭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燈燭失光。俄見靈僊儀仗。執香爐扇拂華盃之類。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一如元始天尊之像。旁有六人。四人乘圭。僊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

〔案〕李燾長編云。又六人皆乘圭。四人僊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與此小異。

上再拜于塔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

侍從在東塔。上升西塔。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上坐。僊童奉湯飲一器。器類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是汝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赤電。夢天人。生于壽丘。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坐乘雲而去。及曉。以語宰相等。仍召至殿上。觀降臨之所。十月二十五日。大赦天下。門下衆

妙之宗。蘊道樞而斯秘。非常之應。稽天眷以有孚。事覈絕于前聞。理克彰于合契。洪惟偉兆。實煥祥經。朕
猥以眇冲。嗣承基業。荷九清之眷命。遵二聖之詒謀。不敢怠遑。粗臻嘉靖。頃以上真告貺。祕檢垂文。祇膺
元命之符。申錫無疆之祚。間歲之內。盛典交修。秩衆祀以咸禋。感靈心之允答。彌懷惕厲。愈務欽崇。而穹
昊顧懷。不忘于涼德。神祇鑒燭。荐發于休祥。粵以冬初。警于宵寐。戒先期而誕告。約真馭以下臨。宿設靈
壇。仰祈鴻應。果于穀旦。肅奉睟儀。僊霧鬱蔥。異香芬郁。衆真列侍。寶訓躬聞。示基緒長發之祥。見希夷交
感之盛。久留扃禁。倏返虛無。惟瑞異之親逢。曠古今而罕記。載循寡昧。奚以奉承。蓋祖宗在天。永錫爾類。
而雷雨作解。恩及于民用。均純嘏之休。普浹龐鴻之慶。可大赦天下。於戲。至神善應。既本于無方。王澤誕
敷。俾周于有截。匪獨在予之慶。式均與物之春。內省匪躬。荷茲殊貺。彌增抑畏。罔敢遑寧。更賴文武蓋臣。
中外列辟。共欽元誥。各勵乃誠。叶宣永圖。同底于道。閏十月癸巳。

〔案〕李燾長編載閏十月己巳。上天尊號。乙亥。上
聖祖母懿號。是月乙丑朔。則己巳係五日。乙亥十

一日也。此云癸巳。乃二十九日。
又併二事爲一事。與長編異。

恭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又上

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車駕詣宮。酌獻聖祖母玉册文。維天禧元年。歲次丁巳。三月庚子朔。六日乙巳。
嗣皇帝臣德昌。再拜稽首。上言曰。恭以大道無形。爲一氣之祖。至神毓粹。居二儀之先。洪惟靈懿。無方柔
明有赫。總妙本而貴始。啓真緒以肇基。顧以冲人。嗣守鴻業。夙持勵翼。思致治平。乃者穹昊監觀。祕符申

錫祐綿長之祚。曷清淨之風。瑞命殊尤。景貺紛屬。繇是勒封嶽岱。展事汾睢。旣明察以交修。復祺祥而荐至。僊馭告期於中禁。晬儀來自于太霄。法從儼其音容。諄誨受于清密。諭感祥于大電。聆毓聖于高丘。厚德孚先。濬源長發。猥紹貽謀之慶。敢忘克荷之艱。享是休嘉。永懷欽奉。仰惟祖德之盛。爰上不稱。而母儀之尊。未崇顯號。斯所以順稽鉅禮。式耀徽章。允罄精衷。肅仲昭報。謹奉玉冊玉寶。恭上徽號曰。聖祖母元天太聖后。恭惟誕膺茂典。丕赫殊徵。垂祐後昆。永錫繁祉。謹言。聖祖名。

〔原註〕上玄下期。

詔中外不得斥犯。遂改

玄武。玄冥。玄枵之類。並爲眞字。玄聖文宣王爲至聖。七年詔曰。恭以感電發祥。合符御極。鴻靈累洽。盛德無疆。猥以眇姿。獲承大統。躬聞寶訓。逖示遐源。間覽庶僚。每形奏牘。或傍稽于文史。必上詣于名稱。雖歸美之可嘉。誠瀆尊之是懼。自今內外文字。並不得指斥黃帝名字。祥符五年十二月。遂以聖祖降臨之地。建宮崇奉。命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擇地。及令禮官攷制度以聞。司天少監王希元上言。謹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營建。于是得錫慶院吉壤。卽命丁謂與內侍鄧守恩等修建。初八年正月丁酉。聖祖述感電降生之地。卽以其年閏十月。改兗州曲阜縣爲僊源縣。壽丘建道觀奉聖祖。以景靈爲名。建道觀奉聖祖母。以太極爲名。九年四月。宮成。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觀北卽壽丘。東南有小丘。改名慶丘。以石增累壽丘。設天尊像。慶丘設壽星像。上命宰相王曾。紀述其事。爲書二十卷。賜名曰聖祖皇帝天源錄。藏于天下名山福地。

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丁酉始興太極觀工作七月丙辰詔曰朕恭延飄馭逖悟璿源載懷尊祖之心用建列真之宇願惟宗姓實兆靈僊遂命樞密使王欽若討閱道藏得趙氏神僊事迹四十八件宜令修宮使分畫廊廡庶昭懿範永耀遐宗五月宮成凡七百二十六區正殿曰天興琢玉石爲聖像仍刻真宗聖容立侍。

國初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號黑殺大將軍玉帝之輔帝命乘龍降世衛護宋朝但非棲真之士無以奉吾教守真有異骨吾故降之每守真齋戒祈請神必降之則室中冷風肅然聲如嬰兒獨守真能曉之具道其意所言禍福皆驗守真遂度爲道士卽所居創北帝宮神爲守真傳結壇之法曰結壇有九上三壇則爲國家設之其上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爲普天大醮旌旗鑑劍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建門戶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祚保生壇凡星位二千四百爲周天大醮法物儀範降壇一等

〔案〕上三壇中壇各載壇名星位醮名而下壇不載係原本脫略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倘非禱祀不及備此三壇亦當精潔辭章鮮異花果扣鼓

集神懇禱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應也中三壇則爲臣僚設之其上曰黃籙延壽壇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黃籙臻慶壇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黃籙去邪壇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各有差降下三壇則爲士庶設之其上曰續命壇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壇凡星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卻災壇凡星位八十一所用儀範量有等差此九壇之外別有應物壇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

位。或二十四位。法物所須。各以差降。士民之類。可量力而爲之。如臣庶上爲帝王祈祐。當作祈穀福時壇。凡一千二百位。或爲父母師尊。禳災祈福。當爲醮設壇。隨宜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爾多有徵驗。不能備記。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齋信幣香燭。就宮致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靈異。敬備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敕賜宮名。真君曰。吾將來運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宮。建千二百座堂殿。儼三界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爲吾啓大王。言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者歸以聞。太宗驚異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召小黃門長嘯于側。謂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尙謂臣妖言。乞賜案驗。戮臣于市。勿以斯言褻瀆上聖。須臾。真君降言曰。安得使小兒呼嘯。以鄙吾言。斯爲不可。汝但說與官家。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鑰開。晉王有仁心。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尋召守真作延祚保生壇醮罷。真君降言于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爲吾奏之。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孽。猶閒事。縱橫整頓。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泰。兆民樂業。保天真。八方効貢。來稽首。萬靈震伏。自稱臣。親王祝壽。焚香禱。遞相虔潔。向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官。萬垓人。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賞罰行之。旣平等。天無紛穢。地無塵。愛民治國。勝前代。萬年基業。永長新。繼恩錄之以聞。太宗覽之。驚異。稽首謝曰。家國之幸。宗廟之慶。虔荷上聖。賜此格言。尋遣內供奉官王守節。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方卜地于終南鎮。真君忽降言于龜從曰。此地乃

修建上帝宮闕之地不可易也。于是乃定。凡二年宮成。宮中有通明殿。玉皇三十二天帝。大遊。小遊。五福。四太乙。紫微帝君。并二十八宿。七元殿。黑殺殿。并靈官童子。六丁神。歲星辰星。又有天蓬。九曜。東斗。三官。玄武。十二元辰。西斗。天曹殿。南斗。閣。靈官堂。龍堂。命常參官一人。主宮事。選道士焚修。軍士百人守衛。題曰。上清太平宮。一如真君豫言之制。命常參官一人監宮。擇道士焚修。每歲三元及誕節。皇帝本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或水旱。或國家將舉事。率致禱焉。初宮成。真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奉詔修宮。勤則至矣。然何爲不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塔埤甃。亦未嚴備。惟求速成。以冀恩寵。然上天亦不掩爾功。亦不赦汝罪。守節龜從頗切驚懼。然已奏訖。役不及增。惟稽首祈謝而去。至闕。皆獲增秩。賜白金千兩。旣而守節染疾而亡。龜從歿于兵刃。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親征太原。真君忽降言于守真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克復城池。汝當令監宮內臣等設醮。以謝勝捷于上帝。守真等曰。國家大事。乞俟捷音。真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踰旬而王師告捷。監宮等以聞。帝遣內臣盧文壽齋內。庫香藥。御書詞章。詣宮陳醮以謝。是夕。真君降言曰。官家設此大醮。上帝與諸天皆喜。國祚延遠。過于有唐。六年。守真以乾明節詣闕朝賀。召見。因面奏曰。聖真下降。俯爲昌朝。乞降詔加號。以答靈贖。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平宮神受命上穹。降靈下土。苾芬致薦。肸鬻有徵。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號。以答神休。其封神爲翊聖將軍。詔至宮。守真焚香以告。真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聖者。翊何聖。守真數日疑懼不

敢答。復降言曰：汝但馳奏，官家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聞。太宗覽之，召近臣謂之曰：玉帝輔臣，所翊者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真，令啓白也。既而內臣傳命到宮，守真詣殿焚香以告。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闕朝賀。真君忽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于官家。曰：大道興，陰謀滅，諸天聖衆皆欣悅。宋朝社稷甚延長。太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心顯明哲，愛民治國常須切。萬年基業永長新，金枝玉葉無休歇。守真得之以聞，詔賜紫衣，號崇元大師。至道初，忽降言謂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衛護宋朝社稷。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將繼有明君。吾已有期，却歸上天。汝等不復聞吾言矣。倘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言，當授福衛護宗社。大中祥符七年，詔曰：誕敷寶命，仰荷于至神；昭報殊微，虔增于懿號。蓋爲邦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況翊宣元化，表式衆靈；司陰隲于含生，播明威于福地。當王基肇啓，固降治而已彰；洎文考纘承，復先期而斯應。繇是亟營珍館，備薦徽章；蒙介福于無垠，佐鴻圖于累盛。願惟眇質，紹撫緜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祥之沓委。緬懷幽贊，敢怠欽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則。式達至精之懇，庶申祗答之文。期克萃于寅恭，永保寧于品彙。爰頒成命，俯告宰司。深體予懷，共宣其事。翊聖將軍，宜加聖號。曰：翊聖保德真君。守真又嘗啓真君曰：道釋儒典，並垂于世。未審崇奉何者，即得獲其福。真君曰：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小無不納。修身鍊行，治家治國，世人若悟其旨，歸達其妙用，造次于是，信奉而行，豈惟增福，諒無所不至矣。釋氏之四十二章經，制心治性，去貪遠禍，垂慈訓戒，證以善惡，亦一

貫于道矣。奉之求福，固亦無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僊品，而五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雖諷讀，多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應，仁義信行，禮智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人事，長生久視之道，亦何遠矣。守真又嘗啓告曰：華山陳搏近卒，時人謂之尸解，未審其人，修何功行，證僊階乎。真君曰：搏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端拱中，知鳳翔府高凝祐，嘗詣宮致禮，卽去。真君忽降言于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虧忠信，死非久矣。秩滿還京，爲三司判官，數月而卒。自真君臨降，官吏民庶，不遠千里祈禱，乞聞誨言，大抵多隨其性習，加以訓勗。人臣依于忠，人子依于孝，清淳者示之格言，貪酷者警以要道，詞甚平易，頗叶音韻。開寶中，侍御史路沖，乞賜真語，真君曰：盡力事君，以爲忠臣，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爲吉人，積愆爲咎，必有沈淪。衆生本無形之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虛，杳冥同理。又曰：六合乾坤內，衆生多不會造孽，向前行，如盲慕江海，如將智慧觀，自越千里海，沖再拜錄而誦之。左補闕王龜從，焚香懇禱曰：如何修身，得獲遐壽。真君曰：勸汝修鍊，莫如精勤，精勤不息，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用文，則益君，食祿則不違王命，行吉善，但守清貧，清貧者響合天地，濁富者像火投冰，投冰者火緣漸滅，積惡者自貫其身，自貫者殃及七祖，地府下痛，害及親，吾懸千尺之索，提釣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一切物，衆生頭像天，足像地，中心空然，合真理，鑿戶牖以爲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影，亦無形。

杳杳冥冥人不識。若能識者得長生。陽在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謂。空中造化乃自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卑。大道混合虛無理。學道衆生審欲聞。此是修行崇妙門。丞相沈倫嘗連綿臥疾。遣使致告曰。如何修行得免茲患。真君曰。靈物不病。形軀自安。形軀有病。返照而看。倫驚喜曰。吾得之矣。後數日疾遂愈。王德淵因遊終南山。寓止其宮中。勤奉香火。好養生。而性褊多所悲怒。忽一日。真君降言。謂之曰。汝學道修真。先當調習其性。以順天和。忘諸有爲。勿耗心識。融怡凝湛。道乃可見。復見之日。莫管內。莫管外。來往真靈無罣礙。所居安樂是汝家。各自勤行莫相待。先達之人難滯礙。真空妙藥有天堂。與聖相同滅諸罪。德淵曰。上感真君降言教示。不曉前篇內。與聖相同滅諸罪。願垂誨諭。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真。積累其功。數盈之後。泥丸百節之神靈通。而自同于聖。天堂妙藥無所不至。豈更有諸罪也。故言與聖相同滅諸罪。太平興國中。駕部員外郎李鑄嘗知鳳翔府。備觀靈應。俄復奉詔監宮。凡十餘年。志頗嚴潔。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有錄者數首。一曰。建隆之初。方稟希夷。上帝命吾。衆聖皆知。乘龍下降。列宿相隨。五岳受命。主張地祇。潛扶社稷。密佐明時。吾要李鑄。知吾降期。不得輕洩。免漏天機。又曰。與吾盡忠理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慈善理家。與吾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是延年益壽之法。吾勸府主記取。又曰。爲官求理在貞明。智慧俱通臨事清。觀天行道合陰德。食君爵祿常若驚。爲吾洗心復換骨。背凡入聖奔長生。天宮快樂勝凡世。不夜之鄉挂一名。又曰。府主累世爲人。降生中國。與吾清直。莫

行邪曲。與吾積善累功。與吾佐輔明主。與吾洗雪黎民。與吾挂心刑獄。上帝若知名。天官也剋取。捨住世輸流之財。但修取有形之像。獲隨身之功。得無量之福。與吾不得因循。不奈時光迅速。靈官賞汝功勳。天曹與汝添福。若一一依吾聖言。必得延年益壽。又曰。年登七十餘。住世不久。居饒君壽百歲。問汝得幾秋。地府直須怕。冥司難請求。有功無驚懼。積罪必遭誅。子孫難替代。早覺莫癡愚。淳化中。西京留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致醮。虔祈願聞休咎。真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勳。上天所知。賜汝福壽。以大妨小。幽府亦有冤對。當啓誦真經。告祈天地。首懺前非。吾亦與汝達于上帝。庶解茲咎。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錄之而去。普跪讀感涕。因焚詞謝過。遣人詣宮設醮。殿中丞張卓。嘗乞聖言。真君曰。大道養汝性。陰陽生汝身。爲吾勤行道。爲吾勤修真。公廉當用意。憂恤在乎民。遇時佐明主。清濁上帝聞。濁富終不久。清貧爲天人。莫教人道富。從他人笑貧。自有真家福。清高不愧貧。又曰。形凡性不凡。爲國顯清廉。家積千餘口。有罪自家擔。真君又嘗戒宮吏等曰。每存忠信。齊其天。文武班行。自有賢。爲主萬年安基業。常憂黎庶恐饑寒。長行德行合其道。燒香虔祝告虛玄。但願國安君長久。齊心輔佐太平年。凡真君所降語。帝命宰相王欽若編次之。爲三卷。藏于祕閣。仍賜本宮。

真宗咸平間。知揚州魏羽。上雩祀五龍祈雨法。詔頒諸路。其法以甲乙日擇東地作壇。取土造青龍。土器之大小。龍之修短。餘方皆如之。凡旱。建壇取五行生成之數焉。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茗果。率

官屬日再至祝醑不用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中。

擇潭洞或湫澗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先齋戒。以酒脯告社令。築方壇三級。高一尺。闊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杖。張畫龍。其圖以縑素。畫黑魚左顧。環以天黿十星。中爲白雲。龍黑色。其下畫水波。有龜亦左顧。吐黑氣如線。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阜。旛。刳鵝頸。取血致盤中。楊枝灑水龍上。羣官再至祝醑。雨足。取龍投水中。

神宗建中太一宮衣冠之制。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中太一衣冠。禮院乃具狀。請如東西二宮之制。太一盡服通天絳紗。有言亳州大清真宮有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延祥觀。紹興十四年建。以奉四聖真君。初靖康末。上自康邸北使。將就馬。小婢招兒。見四金甲人。各執弓劍以衛上。指示衆。皆云不見。憲仁后聞之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及陷北庭。每夕夜深。必四十年拜。及曹勛南歸。后令奏上。宜加崇奉。以答景貺云。觀今在西湖上。極壯麗。其像以沈香斲之。修繕之費。皆出慈寧宮。有司不預。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尙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爲僧者。蓋備稼穡。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繫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

〔案〕此條見江少虞事實類苑採錄補入。

太平興國中始置譯經院于太平興國寺延梵僧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

〔案〕李蕙長編太平興國七年建譯經院詔天竺國僧天

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以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潤色之湯悅原本誤作陽悅今改正

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元李尙書維皆

爲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爲使天聖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爲使自後元宰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又以參政樞密爲潤文其事寔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閉堂慶歷三年呂許公罷相以司徒爲譯經潤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乃降麻入銜

國家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三人歲度千人自後削平諸國其籍彌廣

祖宗憫五代之亂民墜塗炭常布恩旨錫福天下太平興國七年九月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念天下之度人拘有司之制度俾申素願式表殊恩應內外繫籍童行長髮並特與剃度

景德三年詔曰老氏立言實宗于衆妙能仁垂教蓋誘夫羣迷用廣化樞式資善利兩京諸州道釋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取經業祥符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宮觀寺院內十人度一人不滿十人者亦度一人三年天慶節兩京諸路宮觀每十人度一人不及十人者亦如之天禧三年八月詔普度天下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天禧末天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

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

〔案〕錦繡萬花谷引此書云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人與此數不符又攷文昌雜錄元豐間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然死者亦常萬人據此書所載真宗天禧時僧尼已

至四十五萬八千八百餘人道士更不在此數况至神宗元豐時耶龐元英殆據當時案牘之文未足信也

天聖三年判都省馬亮上言天下僧以數十萬計間或為盜而

民頗患之請除每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仍自今無得收曾犯刑及文身者詔並從之

禮部勘堂今欲將本部例冊內僧尼等師號頒降諸路州軍等處照會委所屬官司許于數內選擇書填者奉聖旨依下項

僧師號

法乘法真法照慧滿慧空慧海真悟真懿真戒妙空文慧普明慈懿慈濟真教明普宣祕慧照禪鑒淨因淨慧淨嚴淨悟普證圓證證悟慈覺慧覺密印崇辨通照

尼師號

妙清妙明妙滿妙果了慧了因了行了緣了真真懿真行真淨真戒真範慈懿慈媣慈悟慈願慈滿慈範慈因慧秀淨信圓照妙因崇智真寂勝因靖智登寂妙智真果寶勝

道士師號

真觀沖真沖清沖隱道清道空道安道成虛希虛安虛遠虛妙虛辨虛一虛濟虛應沖寂元觀元正明一

明素靈一明微洞元淵宗冲素冲寂崇道演道明素靈寶虛寂保寧洞淵

女冠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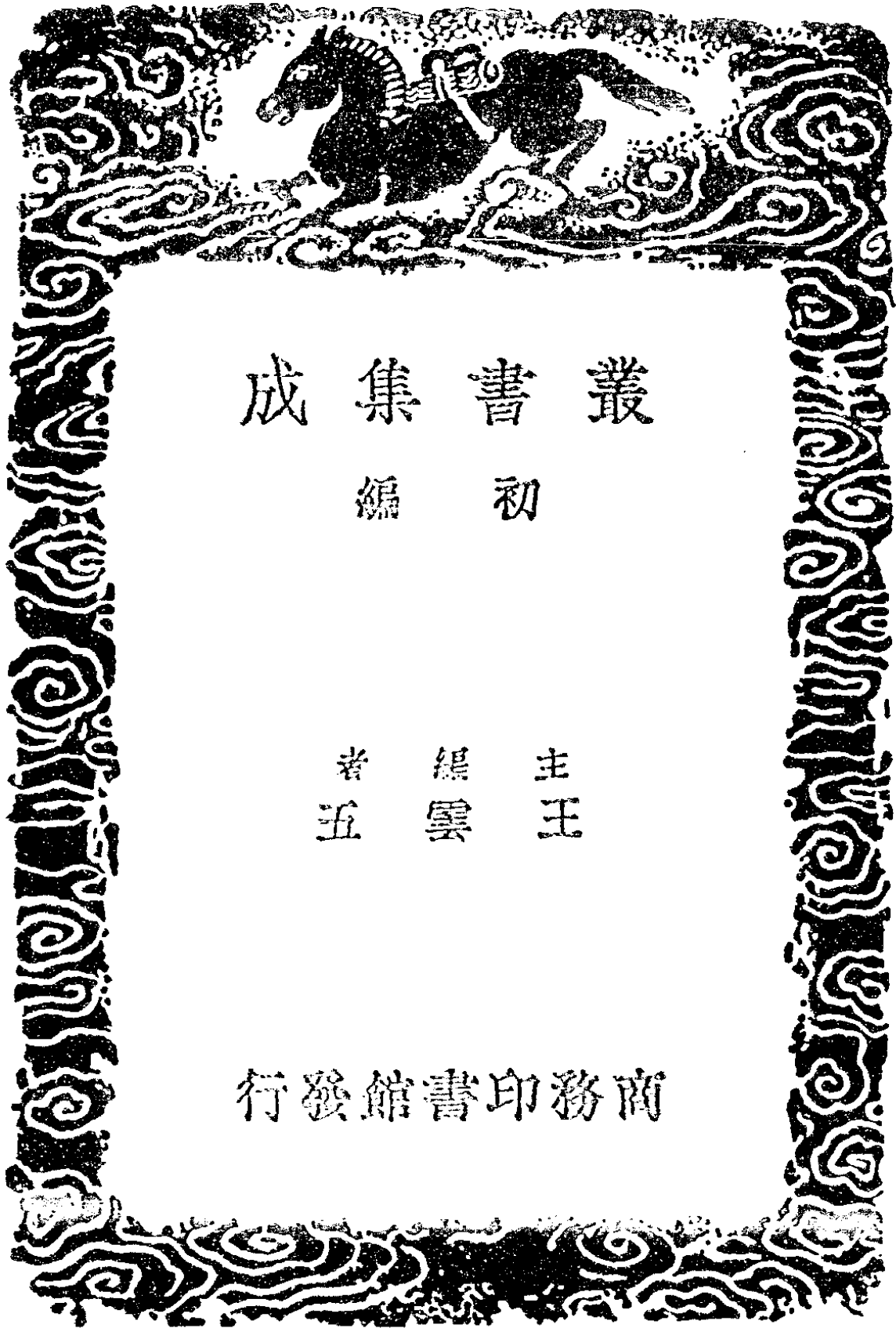
真寂真靜真懿真妙守一守白守真安素安教安常希妙希密希真虛範凝範棲雲棲月靈素靈懿冲秀
冲和通妙澄妙淵智淵妙通微希無真淨宣淨宗微澄秀宣真冲懿凝真元素冲真靈寂





3
4
333

宋朝事實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 朝 事 實

(二)



3 0649 0649 2

李 攸 撰

宋朝事實卷八

玉牒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共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
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
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

上嘗語及宗室多求外居者。宰相韓琦曰。臣請許親盡無服者外居。然後因之試以外官。上曰。宗子素未
諳民政。若補外官。但慮易致過失爾。琦曰。陛下若命宗室習律令。久之。何患其不能從政也。參知政事趙
槩曰。人臣子弟。未必皆有過人之才。使之從政。尙能粗了局事。蓋積習使然。宗室固多美才。若擇而任之。
庶幾漸知爲政之方也。上曰。五七年漸當以外官試之。

〔案〕此條但稱上語宰相云云。不指爲何代。攷宋史。韓琦于仁
宗嘉祐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趙槩于嘉祐七年三月除參知

政事。是時琦與槩並爲宰執。此
當爲仁宗嘉祐七年以後事也。

富弼議裁捐宗室授官。英宗問輔臣前代宗室樞密使富弼對曰。唐之名臣。多出宗室。樞密副使吳奎



083
1124

2:834

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于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爲無窮計。當有所裁損。上然之。

徽宗朝增神宗教養選舉法。尚書右僕射蔡京等言。伏攷宗室在祖宗朝。制祿蓋寡。至仁宗時。始除南

班官。自率府副率。凡五六遷。遂至正任。承平日久。皇支寢繁。神宗皇帝乃下詔書。別其親疎。異其等級。遂

斷自祖宗。祖免親。罷補環衛之官。盡除班行名目。祖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止許應舉。自熙寧至今。宗室

人無官者。已一千五百餘人。宗女之未嫁者。亦千五百有奇。皆宣祖太祖之裔。或有貧困失所者。臣等伏

攷神宗詔書。蓋爲祖免既已賜名授官。若願應舉者。自當依進士法。其非祖免。既不賜名授官。故止令量

試藝業。卽推恩數。非若應進士舉之難也。至于年長。累試不中。則又有特與推恩。量材錄用之制。則隨其

材器。收錄盡矣。至于世數稍遠。及貧無依者。則又賜田存恤。有差。逮元祐紛更。廢量試之法。改依進士科

舉之制。是以自熙寧至元符初。三十餘年。中科舉者才二十餘人。既廢量試之法。亦未嘗有以年長推恩

者。賜田之令。徒爲虛文。雖有量給錢米之法。未能周濟其乏。遂致宗室不能自給。臣等謹追攷神宗詔書。

推原本旨。稽之往者。增以當今所可行者。謹條具如右。一非祖免親。乃祖宗六世孫。伏請將上件服屬宗

室二十五以上者。今次許于禮部投狀。試經義。或律義一道。以文理稍通者爲合格。分爲兩等。候至來春。

附進士榜推恩內。文藝優長者。臨時取旨。其不能試。或試不中者。並赴禮部書家狀。讀律。列作一項。奏名。

今來止爲前此未曾推廣補攷量試推恩之令。致使宗室無官者遂衆。有此陳請。只作一時指揮。不爲永法。今後自依熙寧詔書。賜田。并于兩京近輔。沿流州軍。取應未賣官田物業。撥充每州府。各置宗室官莊。專差文武官各一員。與逐州通判同行管幹。逐縣兼管。仍置指揮使二員。每歲量入爲出。宗女量給嫁資。仍立定則例。量支嫁娶喪葬之費。其逐州自今後。有沒官田產物業。更不出賣。並撥入官莊。仍先于京西北路。撥田一萬頃。一熙寧詔書。袒免以下。許隨處置產業。其出官卽置田宅。一如外官之法。蓋以宗支寢廣。其疎屬理當聽其外居。勘會宗室。舊來在宮有出入之限。有不許外交之禁。宮門有譏察之令。今疎屬外居。僅逼都下。出入無禁。交遊不節。往往冒犯法禁。伏請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子西京。南京。近輔。或沿流。便近居止。各隨州郡大小。創置屋宇。仍先自西京爲始。每處置敦宗院。差文臣一員。武臣一員。管幹參酌在京院法。禁可施行者。頒下。應無父母兄弟。見任將軍副使以上官者。許令前去。若有父母兄弟而願去。或無而不願者。聽從便。依外官赴任立法。量給舟船接人。一乞依神宗詔書。不拘世數。應宗子宗女。尤貧失所者。伏請委所在州郡報明。量加存恤。訖奏。一乞于兩京。置外宗正司官。掌業所在宗室。擇宗室之賢者。管勾外宗正事。仍自朝廷。于本州通判職官內。選差二人。兼領丞簿。以主其事。一乞隨所在諸宮。置學。添教授。立法教養。量試宗室。依熙寧文武官試出官法。策試經義。中選者。許令出官。若再試不中者。止許在宮院。使食其祿。一神考釐正宗室。袒免非袒免。各立奏補子孫之法。獨總麻親。舊用國蔭。自來未

有蔭孫以下明文。伏請依外官例得補蔭孫一。舊制宗室祖免親。參選常許不拘名次。陳乞指名差遣。非祖免親。初選依條添差外。更不拘名次。陳乞指名差遣一次。以後每到部。與陞一年。名次陳乞。今後宗室非祖免以下親。量試出官者。並各于員闕外。添差每大郡通屬縣。不得過十人。中郡不得過七人。小郡不得過四人。候到任。不簽書本職公事。如有本轄長貳。或監司二人保奏。堪任釐務。方得供職。未釐務者。添支驛券。供給入從。從之。

宗室賜名授官。孝字親王之子。授武衛將軍。其餘宗室不用此例。○祖宗總麻親賜名。○承字男賜名。克字。○宗字男賜名。仲字。○從字男賜名。世字。○授官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祖宗祖免親賜名。○克字男賜名。叔字。○仲字男賜名。士字。○世字男賜名。令字。○授官右班殿直。○祖宗非祖免親不賜。〔原註〕

〔原註〕熙寧二年以前。年以前。叔字男賜名之字。士字。男賜名不字。令字男賜名。子字。奏薦。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上。承字宗字。磨勘至使相止。從字仲字。世字至觀察使止。叔字士字。令字授副率者。至遙郡防禦使止。之字不字。子字賜名授官者。至遙郡刺史止。

襲封。〔原註〕國朝舊制。諸王之後。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熙寧二年十一月。敕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蓋故殺其恩禮。〔案〕宋史。秦王廷美傳。熙寧二年。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後。擇一人封公。世襲。無補環

衛官之句。而神宗本紀。是年十一月甲戌。詔祖宗之後。世襲補外官。與此環衛之官亦異。存此備考。祖宗之子。並傳嫡襲封。〔原註〕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五日。聖旨。祖宗之子。並令傳嫡襲封。〔案〕宋史。秦王廷美傳。熙寧三年。以太

常禮院言令祖宗之子傳嫡襲封神宗本紀亦作三年七月詳定宗室襲封制度此書作二年與宋史互異

漢安懿王諸子〔案〕熙寧十年十月詔漢王子以次襲封奉祀此條漢安懿王諸子句下有闕文並脫去小註

宗室轉官資級圖〔原註〕并料錢

節度使兼侍中

〔案〕宋史宗室敘遷之制由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節度使兼侍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使相也原本使字上脫節度二字侍中字上脫兼字

今從宋史補正

○使相○左衛上將軍○右衛上將軍節度使○三級〔原註〕四百貫

○節度觀察留後〔案〕宋制節度觀察留後月俸三百貫觀察使

防禦使並二百貫此書誤以觀察留後為留後觀察而于防禦使之上脫觀察使三字將觀察留後及觀察使二職混而為一今從宋史改正

二級〔原註〕三百貫○觀察使○防禦使○一級〔原註〕二百貫

團練使○遙郡防禦使○一級〔原註〕一百五十貫

○刺史○遙郡團練使○一級〔原註〕一百貫○遙郡刺史〔案〕自此遙郡刺史以下至衛將軍

月俸若干貫各有不同攷宋史職官志皇親任諸衛大將軍領刺史八十千將軍領刺史六十千將軍三十千率府率二十千副率十五千蓋宗室俸祿之制與敘遷之制不同故諸衛大將軍本六十千兼領刺史則增為八十千將軍本三十千兼領刺史則增為六十千矣此書俱闕註附議備攷

一級○左右衛大將軍○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左右神武軍大將軍○左右驍衛大將軍○左右屯田衛大將軍○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左右千牛衛大將軍○一級○左右衛將軍○左右金吾衛將軍○左右龍武軍將軍○左右羽林軍將軍○左右神武軍將軍○左右驍衛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左右千牛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一級○太子左右衛率府率○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率○太子左右

清道率府率。○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太子左右內率府副率。○一級。〔原註〕十五貫。

宗室換官。〔案〕宋制有文臣換右職武臣換文資俱見宋史職官志至宗室換官之制則略而不書此足補其闕。

諸衛將軍。〔原註〕就文官者換太常丞就武官者換率府率。率府率。〔原註〕就文官者換太子中允。

就武官者換內殿崇班。率府副率。〔原註〕就文官者換大理評事就武官者換西頭供奉官。

左右班殿直。〔原註〕換試衛知縣。三班奉職借職。〔原註〕無專條。以上須祖免親

將軍以下方許換出外官其大將軍以上願換外官者並臨時取旨。

宗室轉官資級。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原註〕轉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原註〕轉右千牛衛將軍。右千牛衛將軍。〔原註〕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門衛大將軍。〔案〕宋史職官志千牛衛將軍當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轉遙郡刺史原本右千牛衛將軍下脫小註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并大字右監門衛大將軍十五字今從宋史增入。右監門衛大將軍。〔原註〕轉遙郡

刺史。〔原註〕轉遙郡團練使繼諸王後見封國公及特旨即轉團練使。遙郡團練使。〔案〕轉遙郡防禦使原本誤作團練使今從宋史職官志攷正。刺

史。〔原註〕轉團練使。團練使。〔原註〕轉防禦使。宗室敘遷之制團練使轉防禦使。〔原註〕轉觀察使。觀察使。〔原註〕轉節度觀察使。節度觀察使。〔原註〕轉節度觀察使。

察留後。〔原註〕轉節度使特旨轉左右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節度使。〔原註〕轉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原註〕轉節度使兼侍中。

宣祖五子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邕王光濟。○秦王廷美。〔原註〕本名光美。○夔王光贊。〔案〕光濟早亡。宋初追封邕王。徽宗時改封國七年。降涪縣公。九年追封涪王。真宗復秦王。徽宗改封魏王。光贊幼亡。宋初追封夔王。徽宗改封岐王。攷東都事略及宋史皆書其最後徽宗時封國。故光濟稱曹王。廷美稱魏王。光贊稱岐王。而此書則書太祖時封國為號。體例與各書不同。

太祖四子

楚王德秀。○燕王德昭。○舒王德林。○秦王德芳。〔原註〕太宗嘗謂宰相曰。德昭德芳。先帝之子。朕篤愛之。猶子也。不欲秀早亡。徽宗追賜名封滕王。德昭初封武功郡王。太平興國四年追封魏王。英宗改封越王。徽宗改封吳王。德芳太宗追封岐王。楚王。徽宗改封秦王。宋史並同。攷德秀未嘗封楚王。德昭未嘗封燕王。于德芳則又書其最後封國為號。與本書體例復不合。疑有訛誤。

太宗九子

楚王元佐。○真宗皇帝。〔案〕東都事略及宋史。太宗九子長漢王。次昭成太子。次真宗。今此書列真宗于昭成太子之前。與各書互異。○昭成太子元僖。○陳王元份。○安

王元傑。○密王元偓。○曹王元偁。○涇王元儼。○代國公元億。〔案〕宋史。元佐原名德崇。初封衛王。進封楚王。改今名。雍熙二年廢為庶人。真宗即位復楚王。追封齊王。

潞王。英宗封魏王。徽宗改封漢王。昭成太子初名德明。封廣平郡王。進封陳王。改名元佑。後改今名。進許王。追贈太子。諡恭孝。改諡昭成。元份初名德殿。改名元俊。封冀王。又改今名。封越王。真宗改雍王。追封陳王。潤王。英宗改魯王。徽宗改封商王。元傑初名德保。後改今名。封益王。真宗封兗王。追封安王。邢王。英宗改封陳王。徽宗封越王。元偓初封徐國公。真宗封彭城郡王。進寧王。徐王。追封鄧王。密王。英宗封韓王。徽宗封鎮王。元偁初封安定郡王。進舒王。追封曹王。華王。英宗封蔡王。徽宗封楚王。元儼初封曹國公。真宗封廣陵郡王。進封榮

王尋降端王。改彭王通王。涇王仁宗封定王。荆王追封燕王。英宗封吳王。徽宗改封周王。元億早亡。追賜名。封代國公。英宗封安定郡王。徽宗改封崇王。此書于太宗諸子。皆書其始沒時。追贈封國為號。而于元偃不書鄧王。而書密王。于元儼不書燕王。而書涇王。則又自亂其例矣。

仁宗四子

襄王昉。○豫王昕。○鄂王曦。○英宗皇帝。

〔案〕太宗諸子以後。應繼以真宗諸子。永樂大典原本。附玉牒于祖。宗世次之後。自真宗及英宗以下。世次既闕。而諸子玉牒亦復不詳。

公主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莊宅使世隆求正刺史。

〔案〕宋史。秦國長公主。即太祖女昭慶公主。太宗改封秦國。真宗時。進長公主。下嫁王承衍子世隆。為如京副使。歷洛苑六宅二使。不言其為莊宅使。此足補

宋史之闕。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

〔案〕宋史。魯國長公主。即太祖女。延慶公主。至元符初。追封魯國。

為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求

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為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案〕此條見江少虞事實類苑。今採錄補入。

胡宿上仁宗。論堯國公主議行冊禮劄子。今日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進堯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冊

禮然于事體。頗有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公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于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爲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卽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冊禮。今施于兗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諭告。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于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于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不言。

除皇女福康公主。進封兗國公主制。

〔案〕宋史福康公主仁宗長女嘉祐二年進封兗國。

門下。天道之美。濟下而光明。王化之行。由中而洽。被唐堯有釐降之典。召南載肅雍之詩。範俗崇風。于是乎在。國家慶靈。憑厚德教。深長迪厥真源。育茲懿主。儀我皇室。繫于舅門。待年及于有行。消日申于誕告。皇女福康公主。閑和居德。秀映棲神。聰悟之姿。非由于外獎。徽柔之性。乃蹈于自然。朕懷先后之慈。篤外家之愛。將敦美化。是選密親。教著沁園。導人倫之婦順。思加渭水。廣天下之孝思。是用詳按舊章。稽合嘉禮。爰築其館。載肅之車。卜以仲秋。祉茲元吉。向班初冊。嘗擇美名。未拓膏腴。尙闕湯沐。進開曲阜之國。衍食龜陰之田。儀服有光。號名增重。於戲。貴宜思

降富勿期驕。尙懷國史之言。緬念衿襦之戒。往服休寵。永綏壽昌。

韋驥代陳少卿賀福康公主進封堯國表。中宸有命。美化務先于族親。貴主進封。優恩不奪于典禮。風聲

遐被。中外交忻。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配天地之德。紹祖宗之基。守無逸于持盈。槩

至公于立極。御遠以近。齊邦以家。治宮等周官之規。訓女借堯舜之法。罔愧前躅。克成令猷。公主分乾之

英。體巽之順。雖曰愛之欲其富。不以生而榮。〔案〕愛之欲其富以下疑有脫誤。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豈湯沐不可一而充。印綬不可一而

足。蓋誨育之存節。故寵私之有階。龍光一宣。慈孝兩得。教其有素。下嫁豈忘其矩度。澤非不隆。四方孰謂

之偏黨。朝野歡浹。人神氣和。邁治古之休光。增太平之盛事。臣限以官守。不獲奔走闕庭。稱慶無任瞻天

踴躍之至。

德寧公主將出降。上謂輔臣曰。公主第及房從之物。比福康公主皆減三之一。又對羣臣。數稱唐公主多

適名人。而近世士人。乃畏尙主。命擇士人。得尙書職方員外郎王克臣之子孝莊者。故駙馬都尉承衍曾

孫。而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而并其所業一編以進。上召見清居殿。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

賜名師約。又命以毋廢學。後又出經籍及紙筆墨賜之。〔案〕德寧公主。英宗長女。進封徐國。宋史載王師約字君授。英宗命宰相諭旨。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卽坐山

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尙公主。面賜玉帶及九經筆硯。勉之進學。與此書所載詳略不同。史亦不載其本名孝莊。賜名師約。據此可補宋史之闕。

宣祖女

陳國長公主。

〔案〕宋史太祖有姊一人，未笄而夭。建隆三年，追封陳國長公主。又案太祖同母妹，初適米福德。建隆三年，封燕國長公主，再適高懷德。元符三年，改封秦國。宋史但爲秦國立傳，而附陳國于傳末，以其早夭，未及下降也。涑水紀聞，太祖將北征，京師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太祖懼，密以告家人。太祖姊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或云卽魏國長公主。攷魏國長公主，太祖女，卽昭慶公主，非太祖姊也。據史云：太祖姊早夭，則引麪杖逐太祖者，當爲太祖妹秦國長公主。可知涑水紀聞屬傳聞之誤。而此書于宣祖女，止載陳國長公主，不載秦國長公主，意陳國必秦國之誤。蓋此書于公主早亡，及未下嫁者，俱削而不書。如太祖六女，申國、成國、永國三公主，早亡不載，止載秦國、晉國、許國三公主。太宗七女，滕國早亡，邠國爲尼，沒後始有封號，故不載。其體例與宋史互異。

太祖女

秦國大長公主。○晉國大長公主。○許國大長公主。

太宗女

燕國長公主。○曹國長公主。○晉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申國大長公主。

〔案〕太宗女以下，應繼以眞宗以下公主。永樂大典原本

俱失載。

宋朝事實卷九

官職

乾德四年，詔御史臺、吏部、流內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少卿、郎中、員外郎、知雜、侍御史以下，及丞、簿、司直、評事等，並以三周年爲滿，須常在本司莅事者，至日限滿，卽與轉官。

〔案〕此與下二條俱見江少虞事實類苑，今採錄補入，攷李燾長編乾德四年八月壬寅詔以

憲府編好，天官選吏，秋曹讞獄，俱爲難才，理宜優異，故詔御史臺、吏部、刑部、大理寺等官，並在事滿三歲者，卽遷其秩，此書刪去上數語，于詔意未能明晰。

詔京朝官將命出入，及受代歸闕者，宜令中書舍人郭贄、膳部知雜事滕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驥同攷校勞績，及銓量材器，候有闕，中書類能以授之。先是常參官自一品以下，皆謂之京官，未常參官謂之未常參官，近代以常參官爲朝官，未常參官爲京官，故有朝官之目。

淳化五年十一月，詔吏部選人赴調，並須于京朝官內求一人爲職目，用府縣諸司監印。

太平興國之初，朝臣班簿才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人，天聖元年，乃踰千人。

〔原註〕李淑疏。

真宗初卽位，以工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戀闕下不肯去，真宗曰：「全魏重地，委任于卿，亦非輕也。」宜

去。贊退。召輔臣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復留者。曰。朕初嗣位。命贊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羣臣皆畏服。〔案〕此與下一條據江少虞事實類苑補入。

諫官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張弛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爲定員。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卽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爲衆所推者。取旨召試。詔從之。

景祐四年三月。詔自今尙書省議事。應帶職官三司副使以上。並不赴。如集議大事。詔特赴者。卽別設坐。初。明道中。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國家每有大事。必集議于尙書省。而本省官自三司副使已帶職者。多移牒不赴。請凡託故不集者。以違制論。旣而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兼宗正丞趙良規言。都省集官議諡。用段少連請。應本省官帶學士知制誥待制。臣謹按國朝故事。及令敕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視品。卽與前朝制度不同。固無在朝敍職。入省敍官之理。今若全不論職。假有中後行郎中兼學士。〔案〕中後行郎中兼學士。長編作員外郎兼學士。與此小異。在朝立丞郎以上。入省綴駕庫之次。知制誥待制入朝。與六行侍郎同行。入

省卽位郎官之下。又如員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爲判官者。在三司爲參佐。入省卻位其上。所以舊來議事。除別詔三省悉集。則中書舍人知制誥與常侍給諫。至左右正言皆赴。若內朝官悉集。則學士待制三司副使皆赴。若更集他官。則諸司三品武臣三品。各在本司長官之次。若止是集尙書省官。其帶職者並

合不赴。按閣門儀制，大宴，學士坐殿上，與僕射同行。知制誥與尙書丞郎同行。若曲宴，則三司副使在知制誥之後，重行異位，豈有親奉至尊于殿上，其禮如此，暫入都省，而卻降損著位？又按故事，尙書省官帶知制誥者，並中書奏班簿，卽是于尙書省御史臺，並不著籍，故有絕曹之語。又國朝以來，凡定學士舍人兩省以上著位，除先後入外，若有升降，皆是特奉朝旨，豈有在朝入省，迭爲高下？又郎中員外兼侍御史，及任裏行者，皆稱臺官，不赴都省集議。臣以謂本省官兼佐臺職，卽是與帶知制誥待制等事體無異。又按唐翰林學士，有不知制誥者，只是與今直館事體相類。若國朝學士知制誥待制，則顯有著位，與唐不同。其侍讀侍講龍圖閣樞密等學士，及三司副使，卽是國朝新制。唐朝三司自是尙書之職，自後別置使額，而與今不同。請自今除集三省官議事，卽如舊外，若是本省議事，其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更不赴議。詔御史臺與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言：按唐李肇翰林志，凡學士無定員，皆兼它官，下自校書郎，至諸曹尙書，皆得爲之。旣入院，與班行絕跡，亦不繫常參類。守官三歲，則遷知制誥。五代職官志，翰林學士入院，並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上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國朝儀制，令敕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直學士，並在丞郎之上。龍圖閣待制及知制誥三司副使，在少卿監之上。自唐至國朝，翰林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與本官絕曹，不屬南省官之例。載詳會議之文，由來非一，或出朝廷別旨，成循官司舊規，故言集本省卽南省官也。集學士兩省臺官者，容有內制，給

舍中丞之屬。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監之屬。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諸衛之屬。故謀事有大小。集官有等降。率繫詔文。昨因段少連以覆謚小事。謂羣牧普會議列爲具奏。嬰以嚴科。遂使絕曹清列。還入本行。而良規援求故實。理當難奪。請自今。有臣僚擬謚者。止令集南省官屬。或緣事體大。臨事敕判。兼召三省臺寺。卽並依國朝舊例施行。御史臺別奏云。良規稱尙書省官。任外制者。不著臺省之籍。故有絕曹之語。而以爲重。則今尙書省官。任內制者。並係臺省之籍。寧有坐曹之實。而可輕乎。然則論職官之言。正爲絕曹者設。豈有受祿則繫官。定俸議事則絕曹爲辭。況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楊億。皆時之重望。嘗集議于尙書省。而無變古之論。故相李昉。爲主客郎中。知制誥。日。屢經都省議事。與散騎常侍徐鉉。言見江南舊儒。所說議事次第。與此略同。又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于今行之。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張。恐非通理。請自今。但係本省官帶職。令赴議。而輒不集者。如議國家典禮。卽從違制論施行。若議常事。止依律文處分。又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吳育。言。若從本省敍官之議。有不可者二。且自朝廷至臺省。以及郡縣。上下有次。輕重有倫。至上莫若君父之前。至重莫若朝廷之內。上可以統下。重可以臨輕。舉重則不可以輕者干。舉上則不可以下者撓。夫尙書省。雖制度尊大。亦天子之有司。官繫其中。謂之本省。本省相會。須有朝廷。豈有君父之前。朝廷之內。列班殊隔。一入有司。輒易尊卑。而云在朝敍職。入省敍官。以一體爲二家。以朝省爲

彼我上下異貫。輕重不倫。此其不可一也。官職之名。本非二體。官主其號。職供其職。名實相繫。豈有殊途。只如庖人是官。供庖是職。祝人是官。致祝是職。以何隔絕。分官職爲兩事。蓋自唐室以來。臨事雜置。遂有別帶職事之名。厥後因循。未歸本務。卽今而言。須以隸名爲輕。供職爲重。倘云入朝敍職。入省敍官。則是官職相離。遂爲限絕。推之于古。蓋紊源流。此其不可二也。若從絕班不赴之議。有不可者三。古者尙書爲天下綱轄喉舌之地。故其官皆材識之士。凡國有謀議。取決其中。今則不然。惟以敍遷。而其間拔擢英異。又多歸侍從之中。若絕班不赴。則朝事諮決。未盡其人。此不可一也。知制誥稱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絕班。可以不赴。本省如翰林學士。亦知制誥。而不絕班簿。此皆因循之制。參差不倫。未可取爲確據。縱絕班有例。而絕曹無聞。謹按唐六典。中書舍人以他官兼者。謂之兼制誥。故白居易草楊嗣復授庫部郎中知制誥辭云。前代制誥。中書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國朝以來。或以它官兼領。又授元稹中書省舍人辭云。元稹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謂之兼。則豈絕本官。謂之試。則明未正職。斯皆章灼不疑之事也。今縱有明文。絕其官。若遇定事。猶當以事體追而正之。況無明文。但引因循參差之事爲據。此不可二也。今兩制遷改。其告身命辭。必舉本曹之務。爲之訓諭。凡受一敕牒。則下至府寺冗局。猶供其職。豈有一人命書。三省連判。而都無所繫。若止爲俸錢。徒加官號。命官之理。豈若是乎。惟兩府大臣。不可更親有司之事。況其俸祿。亦不繫其官。自餘縉紳遷次。所主者官名。俸給盡從本省。居常既不復至。會議又不一來。則是自絕其官矣。

仲尼不去餼羊。粗存告朔之禮。若并羊亦去。寄禮無地。則一省之制。自此盡墜。縱以班絕。皆可不赴。若有詔兩制臺省百官諸司畢會。則坐次又如何爲定。此其不可三也。臣伏謂是非之議。至當歸一。若又廣爲採摭。適足爲煩。今于國朝典故中。取一最明之事。足以質定。大中祥符五年。敕新授僕射于都省上事曰。僕射尙書丞郎郎中員外三司使副學士兩省御史臺文武諸司常參官。並集省內幕次。以俟僕射自正衙退。將至都省堂門外下馬。朝廷差人前導。諸行尙書丞郎郎中員外郎。并于都堂門內分左右列班迎候。俟僕射判案訖。知班引贊官報班次。定禮生贊三司使次學士次兩省待制次三司副使賀。此則雖赴本省自有次序之別。臣切詳禮院御史臺兩奏各有未安。請自今凡尙書省會議。如止集本省官。則帶職者皆赴。依在朝兩制班列。別作一行而坐。春秋之義。王人雖賤。必敘乎諸侯之上。所以尊王命而廣臣恭也。今兩制侍從之職。皆朝廷拔擢殊才。王命所旌。禮當表異。況又自分行列。非以相壓。亦如僕射上事之儀。凡帶絕班之官並赴。而別班贊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顯合本朝之典章。亦非今日之臆斷。若詔兩制臺省諸司諸衛官畢集。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其書議亦如其坐次。上以羣議所執不同。故參用所宜而降是詔。

治平三年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切見嘉祐五年。諫院陳升之言。三班供奉官以下八千八百人。乞裁冗濫。立條制。于時定議事頗酌中。升之始言八千八百餘員。及此又已五年。數當增倍。其濫如此。而不云

救何以立憲度。建治功。乞下兩府檢討前所奏議。早爲裁定頒行。亦振舉頽弊之一端。詔以付樞密院。而計三班使臣六千五百三十四人而已。遂無所更議。

元祐三年。詔文臣繫銜分左右。〔案〕九朝編年。詔文臣繫銜分左右。自朝議至金紫光祿進士爲左。餘人爲右。紹聖二年罷之。崇寧二年復分左右繫銜。原本誤作繫御。紹聖崇寧下俱失載。二年兩字。自朝議

以上進士爲左。餘人爲右。明年詔朝議以下並分左右。紹聖罷之。惟朝議以上如故。崇寧又詔朝議中散正議光祿分左右兩資。應轉者先右而後左。蓋元祐之分左右。所以別流品。崇寧之分左右。特以序官爵耳。

龍圖閣學士一員。〔原註〕大中祥符三年置。龍圖閣直學士七員。〔原註〕內一員。兼景德四年置。龍圖閣待制三員。〔原註〕景德元年置。直龍圖閣五員。

〔原註〕大中祥符九年置。

天章閣學士。〔原註〕慶歷七年置。侍講。〔原註〕自賈昌朝始。直天章閣。〔原註〕政和六年始置。

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曰。朕惟哲宗皇帝。英文睿武。神機獨運。道與時俱。沉潛無方。然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有位。攘卻四夷。則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攬庶政。始大有爲。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于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始終。比命有司。廣加裒輯。成書來上。本末粲然。

誠可傳無窮。施罔極矣。若昔祖宗述作，皆有寶藏之所，參列廣內，揭爲嘉名，擇儒臣以資訪納。今將祇率成憲，匹休前烈，則夫名出于信，不可無所攷也。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是爲論德之美，而觀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閣，以徽猷爲名，仍置學士直學士待制。政和六年，增置直閣。

紹興十年五月七日，詔門下，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時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翰，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作則萬世者，殆與詩書相表裏，特加哀輯，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于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迺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

直祕閣校理，自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後，平諸國，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爲三館，湫隘卑濕，纔蔽風雨，周廬微道，出于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卽移于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耶？」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其役，制度皆上所規畫。二年三月，書院成，盡徙舊館之書，以實之。凡八萬餘卷。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爲書庫，目曰祕閣，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

〔案〕吏部原本誤作禮部。攷東都事略，李至傳，至授禮部侍郎，遷吏部爲祕書監，長

爲亦作吏部。今據以改正。
始于此。

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祕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爲校理而直祕閣祕閣校理之官
祕書省監少監丞各一人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歷數之事少監爲之貳而丞參領之其屬
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歷祕書郎二人掌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圖籍以甲乙丙
丁爲部各分其類校書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讎典籍刊正訛謬各以其職隸于長貳惟日歷非編修官
不預歲于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尙書學士侍郎待制兩省諫官御史並赴遇庚伏則前期遣中使諭旨
聽以早歸大典禮則長貳預集議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宴設錫予率循故事宋初置三館長慶門北
謂之西館太平興國初于升龍門東北創立三館書院三年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東廊爲集賢書
庫西廊分四部爲史館書庫大中祥符八年創外院于右掖門外天禧初令以三館爲額置檢討校勘等
員檢討以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職至選人皆得備選以內侍二人爲勾當官通掌三館圖籍事孔目
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監書庫〔案〕監書庫原本誤作監內庫今據宋史改正內侍一人兼監祕閣圖籍孔目官一人祕閣係端
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閣以三館書籍真本并內出古畫墨蹟等藏之淳化元年詔次三館置直閣
〔原註〕以朝官充校理〔原註〕以京朝官充以諸司三品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閣事直閣校理通掌閣事掌繕寫祕閣所

藏供御人裝裁匠十二人。元豐五年職事官貼職悉罷。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官屬。始立為定員。分案四。置

吏八。〔原註〕崇文院太平興國三年置。端拱二年建祕閣于院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書庫寓于崇文院廡下。三館祕閣崇文院各置貼職官。又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校勘。通謂之館閣。初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雋材。比選數人出使。

無可者。豈乏材耶。歐陽修曰：今取材路狹。館閣止用選人。編校書籍。故進用稍遲。上曰：卿等各舉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于是宰相琦、公亮參知政事修、樂各薦五人。未及試。神宗登極。先召十人。試以詩賦。而開封府界提點陳汝義別以奏對稱旨。預試。于是御史吳申言：試

館職者。請策以經史及世務。毋用辭賦。遂詔自今試館職。專用策論。熙寧二年置崇文校書。始除河南府永安主簿邢恕。乃詔自今應選舉可用人。並除校書。候二年取旨。除館職官。五年以隸祕書省。

元祐初。復置直集賢院校

理。自校理而上。職有六等。內外官並許帶恩數。仍舊。又立試中人館職法。選人除正字。京官除校書郎。

〔原註〕校書郎供職二年。除集賢校理。祕書郎著作佐郎。比集賢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賢院直祕閣丞。及三年除祕閣校理。 三年二月。詔御試唱名日。祕書丞至正字。升殿侍立。九

月。復試賢良于閣下。五年。置集賢院學士。并校對黃本書籍官員。〔原註〕詔聖初。罷校對。以編修日歷。選本省易集賢院學士為修撰。直院為直祕閣。集賢校理為祕

書校理。〔案〕珍撰上。宋史有殿字。攷紹聖二年。易集賢院學士為修撰。政和間。改為右文殿修撰。宋史因誤為殿修撰。其實宋時無此稱。當以此書為正。 十二月。詔禮部本省長貳。定校讎之課。月終

具奏。〔原註〕入伏午時減半。遇沒伏。依舊從蘇軾之請。〔案〕沒伏。宋史誤作渡伏。當從此書為正。 又罷本省官任滿除館職法。元符二年。詔職事官。罷帶館職。悉

復元豐官制。崇寧五年。詔館閣並除進士出身人。政和五年。四月。詔祕書省殿。以右文為名。〔案〕宋史置右文殿。在政和六

文殿在政和六

年此書作五年四月。攷九朝編年亦在五年四月。足證宋史之誤。

改集賢殿修撰爲右文殿修撰。

〔案〕集賢殿修撰下原本脫爲右文殿修撰六字。今據宋史增入。

是月。駕詣景靈宮朝

獻。還幸祕書省。詔曰。延見多士。歷覽藏書之府。祖宗遺文在焉。屋室淺狹。甚非稱太平右文之盛。宜重行修展。八月。詔祕書省移于新左藏庫。以其地爲堂。七年。詔類集所訪遺書。名曰祕書總目。宣和二年。立定祕書省員額。監少監丞。依元豐舊制。著作郎以四員爲額。校書郎二員。正字四員。渡江後。制作未遑。紹興元年。始詔置祕書省。權以祕監或少監一員。丞著作郎佐各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爲額。續又參酌舊制。校書郎正字。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自是探求闕文。補綴漏逸。四庫書略備。卽祕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待從官充修撰。五年。倣唐人十八學士之制。少監丞外。置著作郎。佐。祕書郎各二人。校書郎正字。通十二人。又移史館于省之側。別爲一所。以增重其事。九年。詔著作局。惟修日歷。遇修國史。修實錄。則開實錄院。以正名實。十三年。詔復每歲曝書。曾是冬新省成。少監游操。援政和故事。乞置提舉官。遂以授禮部侍郎秦熺。令掌求遺書。仍鑄印以賜。置編定書籍官二人。以校書郎正字充。孝宗卽位。詔館職儲養人才。不可定員。乾道九年。正字至六員。淳熙二年。少監並置。皆前所未有。除少監丞外。以七員爲額。尋復詔不立額。〔案〕乾道淳熙係孝宗年號。與江陽譜所云起建隆迄宣和者。已不合。至下文所記紹熙係光宗年號。非李攸所及。見當是後人所增。紹熙二年。館職闕人。上令召試二員。謹加審擇。取學問議論平正之人。自是少監丞外。多止除二員。是時陳傅良上言。

請以右文祕閣修撰并舊館閣校勘三等爲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祕閣修撰又遷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庶幾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時論譴之然不果行中興分案四曰經籍曰祝版曰知雜曰太史吏額都副孔目官二人四庫書官二人表奏官書庫官各一人守當官二人正名楷書五人守闕一人正貼司及守闕各六人監門官一人以武臣充專知官一人

日歷所隸祕書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執時政記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會集修撰爲一代之典舊于門下省置編修院專掌國史實錄修纂日歷元豐三年詔宣徽院等供報修注事自今更不供起居院直供編修院日歷所四年十一月廢編修院歸史館官制行屬祕書省國史案六年詔祕書省長貳毋得預著作修纂日歷事進書卽繫銜以防漏洩如舊編修院法焉八年詔吏部郎中曾鞏禮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職事官兼職自此始元祐五年移國史案置局專掌國史實錄編修日歷以國史院爲名隸門下省更不隸祕書省紹聖二年詔日歷還祕書省宣和二年詔罷在京修書諸局惟祕書省日歷所係元豐國史案除著作官專管修纂日歷之事無定員外其餘案編修日歷書庫官吏並依元豐法紹興元年初修皇帝日歷詔依修日歷所爲名本省長貳通行修纂三年詔宰臣提舉侍從官修撰十一月詔以修國史日歷所爲名四年詔以史館爲名十年詔依舊制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佐郎修纂舊史館官罷歸元官尋復詔以國史日歷所爲名續併修神宗哲宗寶訓隆興元年詔編類聖政所併歸日歷所依舊

宰臣提領，仍令日歷所吏充行遣。

會要所以省官通任其事。紹興九年，詔祕書省官，讎校國朝會要，逐官添給茶湯錢。乾道四年，詔尚書右僕射陳俊卿兼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每遇提舉官開院過局，就本省道山堂聚呈文字，提舉諸司官承受官，主管諸司官，並令國史日歷所官兼。五年，令本省再加刪定，以續修國朝會要爲名。九年，祕書少監陳騏言，編類建炎以後會要成書，以中興會要爲名，並從之。其後接續修纂，並隸祕書省。

初，紹興三年，詔置國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以從官充修撰。續以左僕射呂頤浩提舉國史，右僕射朱勝非監修國史。四年，置直史館，及檢討校勘各一員。五年，置修撰官二員，校勘無定員。是時國史實錄皆寓史館，未有置此廢彼之分。九年，修徽宗實錄，詔以實錄院爲名，仍以宰臣提舉，以從官充修撰，同修撰。餘官充檢討，無定員。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官吏，併歸實錄院。二十八年，實錄書成，詔修三朝正史，復置國史院，以宰臣兼修，侍從官兼同修，餘官充編修。明年，詔國史院以宰臣提舉，置修國史，同修國史，共二員，編修官二員，又置都大提舉，諸司官，承受官，諸司官，各一員，以內侍省官充。隆興元年，以編類聖政所併歸國史院，命起居郎胡銓同修國史。二年，參政錢端禮權監修國史。乾道元年，參政虞允文權提舉國史，皆前所未有。二年，詔置實錄院，修欽宗實錄，其修撰檢討官，以史院官兼領。四年，實錄告成，詔修欽宗正史，以右僕射蔣芾提舉四朝國史，詔增置編修官二員，續又增置三員。淳熙三年，特命李燾以祕

書監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四年罷實錄院。專置史院。十五年四朝國史成書。詔罷史院。復開實錄院。修高宗實錄。

〔案〕此下所記慶元嘉泰係寧宗年號。且有修孝光兩朝實錄事。當亦後人所增。

慶元元年開實錄院。修纂孝宗實錄。六年詔實錄院

同修撰以四員。檢討官以六員。爲額。嘉泰元年開實錄院。修纂光宗實錄。二年復開國史院。自是國史與實錄院並置矣。實錄院吏兼行國史院事。點檢文字一人。書庫官八人。楷書四人。

太史局掌測驗天文。攷定歷法之事。日具所占以聞。歲頒歷于天下。則豫造進呈。祭祀冠昏。及大典禮。則選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秋官正有丞。有直長。有靈臺郎。郎有保章正。其判局及同判。則選五官正以上。業優攷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長。至令十年一遷。惟靈臺郎試中乃遷。而挈壺正無遷法。其別局有天文院。測驗渾儀。刻漏所。掌渾儀臺。晝夜刻驗辰象。鐘鼓院。掌文德殿鐘鼓樓。刻漏進牌之事。

印歷所掌雕印歷書。南渡後並同隸祕書省。長貳丞郎輪季點檢。

算學。元豐七年詔四選命官。通算學者許以吏部就試。其合格者。上等除博士。中次爲學論。元祐元年初議者謂本監雖準朝旨。造算學。元未興工。其試選學官亦未有應格。竊慮徒有煩費。乞罷修建。崇甯三年遂將元豐算學條制。修成敕令。五年罷算學。令附國子監。十一月從薛昂請。復置算學。大觀三年太常寺攷究以黃帝口先師。自常先力牧至周王朴以上。從祀。凡七十人。四年以算學生併入太史局。後入祕書

省。宣和二年，並罷官吏。

〔案〕自祕書省以下至此，俱見宋史職官志。永樂大典則以此爲宋朝事實內有光甯兩朝年號，當非原書。江陽譜稱攸書成，上之緘封副本啓奏，檢不報藏于家，則是書或爲其子孫所增，而宋史採之。

雍熙元年，改匭院爲登聞檢院，東延恩匭爲崇仁檢，南招諫匭爲思諫檢，西申冤匭爲申明檢，北通玄匭

爲招賢檢。

〔案〕此條見江少虞事實類苑，今採錄補入。攷九朝編年，匭院舊隸諫院，至是改爲登聞院，仍命諫院令司諫一人主判，此書載之未詳。

太宗時，始置磨勘差遣院，後改爲審官院。眞宗時，京朝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滿歲亦遷。

〔案〕九朝編年，景德四年七月，立京朝磨勘限，初令現任京朝官三年方得磨勘遷官，大中祥符九年初

令京朝官在外任滿三年，當攷課者，附驛上聞，是三年之制。京朝官及外任滿歲得遷，皆眞宗時事也。此書作大聖明道，當爲仁宗時事，與九朝編年互異。

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于

是朝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神宗卽位，因有恭謝之例。

〔原註〕一本云，太宗用趙普議，置攷課院，審官院以

分中書之權，是也。〔案〕宋史，趙普卒，在淳化三年七月，審官院攷課院，置在四年五月，攷九

朝編年云，從蘇易簡之請也。此書作趙普，或當時普先有此議，至是因易簡請始行之也。

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曰：國家分命羣官，外釐庶務，每代還于京輦，或寓止于客坊，雜處羈卑，頗罹瀆慢，稽信書于往載，有朝邸之舊規，爰飭攸居，用昭予眷，宜于京師置朝集院。

神宗置大理寺，以上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離合訊辯，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

官初置大理寺命李清臣爲記清臣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尙體要則書爲近迺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灑噩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案〕此句下疑有脫文以成上德意先教後刑之敍上曰卿言逼近經誥

內侍省大中祥符二年內臣冠以省號初補曰小黃門遷內侍黃門遷內侍高班遷內侍高品遷內侍殿頭其極爲都都知〔案〕宋史內侍省有都都知有副都知則其極當爲都都知原本誤作都知今據宋史改正國朝諸司使止于宣政真宗以內侍李神福有

功特置宣慶使以寵之又以劉承珪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各省使之上又以秦翰久在邊隅宣力勤蓋特置入內都都知以寵異之

唐自開元天寶以後藩鎮屯重兵皆自贍租賦所入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鮮矣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頗以入己太祖歷試艱難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略革弊以漸國初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詔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案〕長編趙普爲相勸上革去其弊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金帛悉送都下無得占留註云去年已有此詔故云申命與此詳略不同時藩鎮有闕稍命文

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一州之財置通判掌之爲節度防禦團練留後觀察刺史者皆不預簽書金穀之事于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其轉運使職位國初但曰

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五品以上則爲都轉運使。又置副使判官。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副使。止置使二員。明年復置副使。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都轉運使。或提點轉運事。及車駕巡狩。置隨軍轉運使。事畢卽停。真宗嘗曰。天下物宜。民間利病。惟轉運使得以周知。當召見訪問外事。上又嘗戒諸路轉運使曰。汝等所至。點檢公事。固是常職。若州郡相承弊事。但且改正。切勿亟行刑罰。致其滋蔓。害及無辜也。

景德元年。詔權三司使丁謂等。取戶稅條敕。及臣民所陳農田利害。刪定成農田敕五卷。上之。二年。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校戶口田土。僞濫等事。且言別置官。慮益繁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閣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同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事入銜。自此始。景德四年正月。詔諸路提點刑獄官。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以給之。

先是。軍巡及馬步院判官。皆用郡府吏。建隆元年。始詔兩京軍巡。諸州馬步院判官。台吏部流內銓擇選人。無遺省聽減兩選補之。始用文吏也。

乾德三年。詔諸州長吏。或有煩藉人代判者。卽于賓佐中。擇公幹者充。不得更任親從人。先是承五代以來。領節旄爲郡守者。多武人。皆不知書。所至必自置吏。謂之代判。正事一以委之。用權不法。太祖知其弊。

罷之。

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爲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穢迹萬狀。故天下優譚之言。多以長官爲笑。而祖宗深嫉貪吏。太祖嘗謂左右曰。晉漢之世。侯伯恣橫。非法掊斂。百姓田蠶所獲。未輸公稅。已入權豪之手。以至縣令將至。有年誅求百端。下無所訴。國朝以來。未革其弊。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爾。建隆初。始以朝官爲知縣。其後參用京官。或試銜幕職。三班爲之。

〔案〕九朝編年。乾德元年六月。命朝官知縣。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子繼微。知臨清。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此書作建隆初。與九朝編年五異。

自是懲五代弊政。尤重親民之官。民政稍稍修舉。凡縣事主簿爲之佐。尉掌盜賊殺傷之事。而自五代以來。藩侯補署親隨。爲諸藩鎮副鎮都虞候。同掌驚邏盜竊之事。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于州縣。多闕簿尉。建隆三年。復置縣尉主簿。掌鄉村盜賊。其鎮將所主郭內而已。自是稍統于縣。太平興國二年。始禁藩侯不得差親隨。其鎮將皆以本州將校爲之。縣尉專治賊盜。而民始無擾矣。開寶五年。縣令猶兼嶽廟令。尉兼廟丞。太平興國中。以令錄州官。老耄不治者爲廟令。判司簿尉老耄者爲廟主簿。

文武換官格。中大夫防禦使。中大夫團練使。中散大夫刺史。〔原註〕候通除七年除團練使。朝議大夫刺史。奉

直大夫武功大夫遙郡刺史。〔原註〕舊皇城使。朝請大夫武德大夫遙郡刺史。朝散大夫武德大夫遙郡刺史。

〔原註〕舊
內藏庫使
朝奉大夫武節大夫遙郡刺史
〔原註〕舊
朝請郎武略大夫
〔原註〕舊
朝散郎武義大夫
〔原註〕舊
舊西京

作坊
朝奉郎武義大夫
〔原註〕舊
承議郎武翼大夫
〔原註〕舊供
奉議郎武節郎
〔原註〕舊
通直郎武

義郎
〔原註〕舊
宣教郎敦武郎
〔原註〕無舊身未
宣義郎從義郎
承事郎秉義郎
承奉郎忠訓郎

承務郎忠翊郎
〔案〕此文武換官格不著何年所定據文獻通攷謂神宗以大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舊為祕書監殿中監之官中奉大夫大觀新置中散大夫朝議大夫係卿監奉直大夫亦大觀新置朝請大夫朝散大夫朝

奉大夫係正郎朝請郎朝散郎朝奉郎係員外郎承議郎奉議郎通直郎係朝官宣教郎宣義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務郎係京官皆元豐以後之文階也武階舊有正使副使政和易以新名自皇城使至供備庫使為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顯大夫武節大夫武略大夫武經大夫武義大夫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為武功郎武德郎武顯郎武節郎武略郎武經郎武義郎武翼郎自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為敦武郎修武郎從義郎秉義郎忠訓郎忠翊郎成忠郎保義郎承節郎承信郎十者並稱使臣宋史職官志載文臣換右職之制祕書監換防禦使太卿監換團練使祕書少監太常光祿少卿換刺史少卿監換皇城使遙郡刺史自帶職郎中至員外郎換諸司正使並帶遙郡刺史自帶職博士左右正言監察御史至太子左右贊善大夫中舍洗馬換諸司副使自祕書郎著作佐郎至判司簿尉換內殿承旨至三班奉職以所載與通攷互證文武之階悉合此書于文階不載中奉大夫武階不載武顯大夫武經大夫武功郎武德郎武顯郎武略郎武經郎武義郎武翼郎修武郎又武略大夫武義大夫武翼大夫不著帶遙郡刺史當並由傳寫遺闕

勳臣

太祖義社兄弟
保靜軍節度使楊光義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
昭義軍節度使

兼侍中李繼勳。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秦王王審琦。忠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劉慶義。

左驍衛上將軍劉守忠。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彰德軍節度使韓重斌。解州刺史王政忠。(案)太祖勳臣不止

九人。此九人中如楊光義、劉慶義、劉守忠、王政忠四人。東都事略及宋史俱無傳。石守信諸人傳內亦無義社兄弟之名。惟三槐王氏雜錄有云：太祖即位，方鎮多僭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可為此義社兄弟之證。

配享

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曹

瑋。(案)文獻通考載配享功臣自太祖至仁宗十一臣。與此同。復載英宗二臣、韓琦、曾公亮、神宗一臣、富弼、哲宗一臣、司馬光、徽宗一臣、韓忠彥、高宗四臣、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孝宗二臣、陳康伯、史浩、光宗一臣、葛郊。此書不載富弼、司馬光。似因南渡後始定議。

配享。故未之及。若韓琦、曾公亮之配享英宗，則早定自神宗時。不當失載。必由傳寫遺闕。

宋朝事實卷十

宰執拜罷

楚昭輔。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自右驍衛大將軍判三司副使。除檢校太保。左驍衛大將軍。充樞密使。

〔案〕李燾長編。楚昭輔爲樞密使。在是年十月庚申。與宋史同。此書作十一月。與各書互異。

柴禹錫。太平興國七年四月。自如京使除宣徽北院使副使。

〔案〕宋史。宰輔表。柴禹錫兼樞密副使。此書去樞密二字。專稱副使。蓋宋以樞密院爲執政。此書類紀樞密拜罷諸

人姓名年月。故不復載。如下文稱知樞密院爲知院。同知樞密院爲同知。簽書樞密院事爲簽書。同簽樞密院爲同簽書。皆從此例也。

雍熙二年。罷爲左驍衛將軍。

眞宗嘗幸澶淵。

〔案〕眞宗原本誤作太宗。澶淵下。原本脫宋湜爲樞密副使。扈從九字。攷宋史。湜以眞宗咸平元年拜樞密副使。二年從幸澶淵。三年正月。以疾卒于道。今從宋史改正。

宋湜爲樞密副使。扈從

遇疾。眞宗許其先歸。賜以衾褥。且曰。此朕所常御者。雖故敝。亦足以禦道途之寒也。又遣中使護送之。次澶州。卒。眞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尙書。諡忠定。湜秀穎有器識。又善引重。後進云。

咸平二年己亥。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彬卒。彬自至道三年八月。復爲樞密使。是年六月卒。居樞府。

三年。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博覽強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七月己丑。王顯樞密使。〔原註〕自橫海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依前檢校太尉充。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拜樞密使。淳化二年。罷。是年復

召拜樞密使。

咸平三年庚子。二月癸亥。王顯罷樞密使。〔原註〕自檢校太尉。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再入樞府。踰半年。從真宗伐契丹。

車駕還京。乃以使相罷之。四年五月。顯以定州駐泊都部署。兼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

同日。〔案〕宋史宰輔表。周瑩。王旦。同日拜除。皆在咸平三年二月。此云同日。蓋承上王顯二月罷樞密之文。上四年五月句。紀顯次年事也。長編咸平四年載王旦同知院事。與此互異。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

事。〔原註〕瑩自宣徽北院使。遷宣徽南院使。除。繼英自樞密都承旨。客省使。遷宣徽北院使。除。王旦同知樞密院事。〔原註〕自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除。瑩。瀛州人。繼英。開封祥符人。

旦。字子明。大名人。瑩少給事于晉邸。太宗即位。擢簽書樞密院事。宣徽院諸房公事。諸房自後不復置云。繼英事真宗于藩邸。至是。並知樞密院事。旦少好學。父祐器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真宗即位。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治天下。必此人也。是年。遂有此除。錢若

水名能知人嘗見且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且可大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

韓崇訓馬知節並簽書樞密院事崇訓自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遷檢校太傅除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閣門使遷檢校太保除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知節折節讀書至是並拜簽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知節每不然之言天下安不可存去兵忘戰之意景德四年丁未〔原註〕五年

改大中八月庚子韓崇訓罷簽書樞密院事爲齊州防禦使崇訓自景德三年二月召除簽書樞密院事祥符

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年崇訓以目疾累表求罷從之

王欽若大中祥符五年九月自吏部尙書知樞密院監修國史除檢校太傅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使十一月除檢校太尉七年六月罷權判都省

陳堯叟大中祥符五年九月自戶部尙書檢校太傅知樞密院修國史除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使七年六月罷

寇準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案〕大中下原本脫祥符二字今增入自兵部尙書除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使八年四

月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四月壬戌王欽若陳堯叟並樞相。

〔原註〕欽若自判尚書都省知通銀臺司兼中書門下封駁事依前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依前戶部尚書檢校

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

欽若與堯叟自祥符五年九月並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後與堯叟同罷至是復與堯叟並

命。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寇準罷樞密使。

〔原註〕自行兵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等使

準自大中祥符七年六月除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至是年四月罷再任樞密踰年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姦邪數與爭忿上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爲似更甚于疇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之未爲樞密也旦嘗得疾未愈上命肩輿入禁中見于偏殿問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又問曰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見莫若寇準上撫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辭退及準爲樞密使中書行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卽以聞上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則旦再拜謝曰此實等等過也中書吏旣坐罰樞密院吏皇皇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待罪旣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礙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卻送與樞密院白準準大慙翌日謂旦曰王同

年大度如此耶。且。不。答。且。每。對。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上。謂。且。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且。曰。理。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愈。賢。友。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于。且。求。為。使。相。且。大。驚。曰。使。相。安。可。求。也。且。吾。不。受。私。請。準。憾。之。既。而。上。問。且。準。罷。當。何。官。可。為。且。曰。準。年。未。三。十。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使。相。令。處。方。面。其。丰。采。亦。足。為。朝。廷。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流。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且。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

七月

〔案〕七月即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以上文見故不復載某年致宋史王嗣宗以是月罷副使與此書合

戊午王嗣宗罷樞密副使

〔原註〕為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嗣宗自大中祥

符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七月罷在樞府踰年嗣宗表求外郡故有是命後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為相惡之即以為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七十八歲贈侍中諡景莊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丙辰張旻樞密副使

〔原註〕自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成塞軍節度使檢校太保遷宣徽北院使除

旻開封人。事真宗于潛邸。及即

位。以殿前都虞候從祀東封。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丁謂王欽若主其事。無敢議者。旻毅然謂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是年正月。遂有此除。

八月甲申陳堯叟罷樞相

〔原註〕自樞密使行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罷為尚書右僕射

堯叟自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復為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至是年罷再執政。踰年久疾求領外任。上遣閣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且詢其意。堯叟辭意懇確。乃從之。命其子齋告牒。就第賜之。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叟力疾求入辭。肩輿至便殿。詔勿拜。賜坐。又作詩餞其行。卒贈侍中。諡文忠。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辯。多任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記之。父省華。終左諫議大夫。母馮氏。性嚴毅。弟堯佐。景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咨。舉進士第一。後以儒臣易武守。仕至武信軍節度使。

同日任中正樞密副使。

〔原註〕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遷工部侍郎。除。

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

同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

〔原註〕自穎州防禦使。知天雄軍。召除檢校太尉。兼宣徽南院使。除。〔案〕宋史宰相表。馬知節。曹利用等四人。同日除知樞密院事。在天禧元年九月。此書以年月載明本條。下文直以同日二字起。不載年。

月殊為闕略。

曹利用任中正。周起並同知樞密院事。

〔原註〕利用自檢校太傅。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除。兼羣牧制置使。中正自樞密副使。兼刑部侍郎。除。起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遷給

事。中。除。起字萬卿。淄州人。

四月。

〔案〕宋史宰相表。馬知節罷在天禧二年閏四月。月此書失載某年。直書四月。不言閏。殊為闕略。

癸卯。馬知節罷知樞密院事。

〔原註〕自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罷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知節自

天禧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是年四月罷。再入樞府。凡七月。恩顧極厚。素病足。特許內朝別為一班。省其舞蹈。未幾疾甚。賜告。上親臨其第。謂之曰。久不相見。思卿而來。病既久。乃罷為節度。留京師。卒。贈侍中。諡

正惠知節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天下至今稱其直云

六月〔案〕李燾長編曹利用知樞密院與丁謂並樞密使皆在天禧三年此六月上缺紀年乙未曹利用知樞密院事〔原註〕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兼羣牧制置使除十二月辛卯

曹利用丁謂並樞密使〔原註〕利用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兼羣牧制置使除謂自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除檢校太尉充時輔臣以郊恩俱進官故事嘗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為檢校太尉兼本官充使樞密使舊兼御史大夫自利用始去之再入政府一年至四月拜相〔原註〕樞密使不兼御史大夫自曹利用始

同日任中正周起並樞密院副使〔原註〕中正自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遷兵部侍郎除起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禮部侍郎除

天禧四年庚申正月乙丑曹瑋簽書樞密院事〔原註〕自華州觀察使郵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鳳等州沿邊巡檢安撫使宣徽北院使鎮國節度觀察留後充瑋字寶臣樞

密使彬之子李繼遷撥邊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任者是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召知渭州時年十九又知秦州秦州人立碑紀功有詔褒之至是遂有此命

錢惟演樞密副使〔原註〕自翰林學士刑部侍郎知制誥除〔案〕李燾長編天禧四年八月除錢惟演樞密副使副下九月周起曹瑋罷即是年九月也與宋史宰輔表合此書于錢惟演上闕載年月

宋 朝 事 實 卷 十

九月丙辰周起罷樞密副使。〔原註〕自禮部侍郎罷為戶部侍郎知青州。曹瑋罷簽書樞密院事。〔原註〕自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使觀感留後除罷為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馬步軍都

部起自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遷樞密副使是年九月罷在樞府三年丁謂用事

逐寇準而以周起為黨罷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謂得罪復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卒贈禮部尚書

諡安惠瑋自天禧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在樞府一年寇準謫道州丁謂惡瑋不附己

指為準黨出之未幾復降為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自知宿將為謂所忌恐益為謂中即日

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鞬矢箠自隨謂敗乃復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治平中配享仁宗廟庭瑋

好讀書通左氏春秋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收衄威震西部置勒斯贊。〔案〕置勒斯贊原本誤作唳嘶囉今改正每聞其名以手加額

而東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始置弓箭手其所措置後皆為法云子琮之

孫詩尚魯邠國大長公主。〔案〕宋史魯國大長公主仁宗女治平四年封邠國熙寧九年改魯國此書作魯邠國攷公主未嘗封邠國或即邠字之誤琮累官至馬軍副都指揮使

張士遜天禧五年正月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本官副使

任中正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樞密副使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樞密副使

四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案〕宋史任中正乾興元年六月以救丁謂調知鄆州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至是凡六年仁宗于是年二月戊午即位此書但云是年而不著乾興元年殊為闕略六月罷為

執政凡六年。事真宗五年。事仁宗纔數月。中正之貶。坐營救丁謂故也。後復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謚康懿。弟中師。仁宗時爲樞密副使。

張知白。乾興元年十一月。自翰林學士。尚書右丞。除本官副使。〔案〕宋史。張知白。乾興元年。自尚書右丞。除樞密副使。此書云本官者。卽指樞密而言也。天聖三年十二月拜相。

李稅。靖康元年正月。自正奉大夫。戶部尚書。除本官同知。三月。遷尚書右丞。

唐恪。靖康元年正月。自正議大夫。吏部尚書。除本官同知。三月。遷中書侍郎。

种師道。靖康元年正月。自靖難軍節度使。檢校少保。河東北路制置使。除同知。兼京畿河東路宣撫。二月。罷守本官中太一宮使。

李綱。靖康元年正月。自尚書右丞。兼同知。兼親征行營使。二月。罷。三月。復故。兼都提舉城壁守禦使。四月。遷知院。

許翰。靖康元年三月。自朝散郎。御史中丞。除大中大夫。同知。八月。罷。

孟忠厚。紹興十二年某月。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判紹興府。除充使。某月。罷。爲福建路安撫使。〔案〕宋史。宰輔表。孟忠厚。

以紹興十二年九月。自護國軍節度。除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爲少傅。知建康府。與此互異。

石熙載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樞密直學士兵部員外郎本官簽書院事四月遷副使

〔案〕自石熙載以下至湯思退止類紀簽書同

簽書發遣領院事諸職攷宋以簽書樞密院為執政其同簽書發遣領院事特以類附載

王沔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自樞密直學士除右諫議大夫簽書院事雍熙元年十二月除左諫議大夫三年八月遷副使

張齊賢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樞密直學士除右諫議大夫簽書院事雍熙元年十二月除左諫議大夫三年七月罷為給事中

王守正端拱元年九月自內客省使除宣徽北院簽書院事

張遜端拱二年七月自鹽鐵使除宣徽北院使簽書院事淳化二年九月遷知院

〔案〕長編九月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

舒寇澤同知院事知院之名始此

向敏中咸平三年正月以參知政事權發遣

馮拯景德元年八月自給事中同知院改工部侍郎簽書二年四月遷參知政事

陳堯叟景德元年八月自給事中同知院改工部侍郎二年十一月除刑部侍郎三年二月遷知院

韓崇訓。景德三年二月。自樞密都承旨。除檢校太傅。簽書。四年八月。罷爲齊州防禦使。

馬知節。景德三年二月。自樞密都承旨。除檢校太保。簽書。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除檢校太傅。四年四月。

除宣徽北院使。五年九月。遷副使。

〔案〕長編景德三年二月。王欽若爲尙書左丞。簽樞密院事。陳堯叟知院事。韓崇訓馬知節。並簽書院事。四人同日視事。此書前已載。欽若大中祥符五年。與陳堯叟並知院事。八

年。復與堯叟並樞相。而此處自石熙載簽書院事以下。並記簽書院事。及同簽書。發遣領院事。諸人姓名。及除罷年月。獨不載。王欽若簽院事。似有闕佚。

向敏中。大中祥符七年。以宰相權發遣。

曹瑋。天禧四年正月。自華州觀察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宣徽北院使。簽書。九月。罷爲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

王德用。明道二年四月。自侍衛步軍副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除檢校太保。同簽書。十一月。遷副使。

郭遠。治平三年四月。自容州觀察使。檢校太保。除同簽書。九月。安撫陝西。四年正月。加靖難軍節度使。四月。還自陝西。九月。罷爲宣徽南院使。判鄆州。

曾孝寬。熙寧八年十二月。自龍圖閣學士。起居舍人。樞密都承旨。除樞密直學士。同簽書。元豐元年丁父憂。

趙瞻。元祐三年四月。自中散大夫。戶部侍郎。除樞密院直學士。本官簽書。四年六月。遷同知院。

王富叟。元祐六年二月。自龍圖閣待制。權開封府。除樞密學士。簽書。七年五月。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劉奉世。元祐七年五月。自朝請郎。寶文閣待制。除樞密直學士。本官簽書。紹聖元年五月。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

童貫。政和六年二月。自少保。護國軍節度使。陝西河東路宣撫使。簽書。五月。除檢校少傅。威武節度使。權領院事。十二月。除檢校少師。寧江軍節度使。領院事。重和元年八月。除太保。河中節度使。宣和元年八月。除太保。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十二月。加劍南西川節度使。三年八月。除太師。封楚國公。四年七月。以太師改豫國公。致仕。

鄭居中。宣和二年十二月。自少傅。威武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權領院事。三年五月。落權字。六年六月。除太保。威勝軍節度使。燕國公。致仕。

童貫。宣和四年五月。落致仕。前太師。進封徐國公。領院事。陝西河北路宣撫使。七年。封廣陽郡王。靖康元年二月。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蔡攸。宣和六年六月。自少師。安遠軍節度使。寶籙宮使。侍讀。河東北路宣撫使。除前少師。領院事。七年。除太保。燕國公。靖康元年。責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耿南仲。宣和七年二月。自徽猷閣學士。朝散郎。太子詹事。除資政殿學士。簽書。靖康元年。遷尙書左丞。

路允迪。靖康元年正月。自朝散郎。兵部尚書。除資政殿學士。簽書。二月。使河東。建炎元年。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宇文虛中。靖康元年二月。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除本官簽書。其月改資政殿學士。四月罷落職。

李回。靖康元年八月。自朝議大夫。御史中丞。除延康殿學士。簽書。十一月罷。提舉萬壽觀。

曹輔。靖康元年十一月。自承議郎。御史中丞。除延康殿學士。簽書。建炎元年五月卒。

張叔夜。靖康元年閏十一月。自延康殿學士。南道都總管。除簽書。建炎元年四月。扈從北狩。

路允迪。建炎三年二月。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除本官簽書。四月。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呂頤浩。建炎三年。自大中大夫。吏部尚書。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江淮兩浙制置使。四月。拜相。

王淵。建炎三年。自嚮德軍節度使。御營都統制。除本鎮簽書。四月。遇害。

李邴。建炎三年三月。自翰林學士承旨。〔案〕宋史。建炎三年。李邴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除簽書。此書作承旨。與宋史互異。朝奉郎。除端明殿學士。本官同

簽書。四月。遷尚書右丞。

鄭穀。建炎三年二月。自朝散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四月。落同字。七月卒。

滕康建炎三年五月自翰林學士承旨朝散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七月除資政殿學士同權三省樞密院從隆祐太后幸洪州

周望建炎三年七月自朝奉大夫兵部尙書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九月宣撫荆湖江浙十二月遷同知

張守建炎三年七月自翰林學士承旨朝奉郎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四年四月遷參知政事〔案〕宋史張守自翰林學

士知制誥同簽書在九月參知政事在四年五月此書作承旨除同簽書在七月參政在四月與宋史互異

趙鼎建炎四年五月自翰林學士承旨朝奉大夫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十一月罷提舉洞霄宮〔案〕宋史趙鼎自翰林學

士承旨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十一月罷提舉洞霄宮原本學士下脫簽書十一月罷六字今據宋史增入

富直柔建炎四年十一月自奉議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朝奉郎簽書紹興元年遷同知

權邦彥紹興二年五月朝議大夫兵部尙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八月兼權參知政事三年二月卒

徐俯紹興三年二月自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四年五月罷〔案〕宋史徐俯以紹興四年四月罷簽事此作五月與宋

史互異提舉洞霄宮

韓肖胄紹興三年七月自中大夫吏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四年五月罷知

温州。〔案〕宋史韓肖胄同簽書在紹興三年五月此作七月罷在四年正月此作五月與宋史互異。

胡松年紹興四年七月自朝奉大夫吏部尙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遷罷年月闕。〔案〕宋史胡松年罷簽書在紹興五年閏二月。
折彥質紹興六年二月自朝議大夫兵部尙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十二月罷提舉洞霄宮。

韓肖胄紹興八年十二月自端明殿學士知常州除本職簽書使大金十年使還罷知紹興府。

王倫紹興八年十二月自龍圖閣學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其月罷以本官職留守東京。

樓炤紹興九年三月自翰林學士承旨朝奉郎知制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十年六月丁母憂。

何鑄紹興十年六月自御史中丞朝奉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尋出使。〔案〕宋史何鑄以紹興十一年十一月除簽書遂出使金此作十年六月與宋史互異。

十二年五月使還七月兼權參知政事八月罷提舉江州太平觀。

程克俊紹興十二年自翰林學士承旨朝奉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十三年二月罷兼權。

七月罷提舉江州太平觀。

樓炤紹興十四年二月自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移知建康府過闕以本官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四月罷。

提舉江州太平觀。

李文會紹興十四年五月自奉議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本官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十一月罷。〔案〕宋史

李文會罷簽書在十二月此作十一月與宋史互異。落職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

楊愿紹興十四年十一月自通直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朝奉郎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十五年罷。

〔案〕宋史楊愿除簽書在十二月此作十一月與宋史互異罷在十五年十月此失載某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李若谷紹興十五年九月自敷文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樞密都承旨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案〕宋史李若谷除簽書在紹興十

五年十月此作九月與宋史互異。十七年正月遷參知政事。

何若紹興十七年正月自奉議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朝奉郎簽書三月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詹大方紹興十八年八月自朝奉郎工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本官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十一月卒。〔案〕宋史

詹大方以紹興十八年九月卒以余堯弼代之即在是年十月此俱作十一月與宋史互異。

余堯弼紹興十八年十一月自朝散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本官簽書兼權參知政事二十年三月。

遷參知政事。

巫伋紹興二十年三月自朝奉郎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本官簽書兼權參知政事二十一年四月使大金爲祈請使是歲還仍兼權參知政事二十二年二月罷落職。〔案〕巫伋除簽書在紹興二十年二月此作三月罷在二十二年四月此作二月與宋史互異。提舉太平興國宮。

章復紹興二十二年四月自朝散郎諫議大夫除端明殿學士本官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十月罷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宋樸紹興二十二年十月自奉議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朝奉郎簽書兼權參知政事二十三年十月罷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史才紹興二十三年十月自朝奉郎諫議大夫除端明殿學士本官簽書兼權參知政事二十四年六月罷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魏師遜紹興二十四年自奉議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朝奉郎簽書參知政事十一月罷提舉太平興國宮。

鄭仲熊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自承議郎諫議大夫除端明殿學士朝奉郎簽書二十五年四月兼權參知政事五月罷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湯思退。紹興二十五年五月。自承議郎。禮部侍郎。直學士院。除端明殿學士。朝奉郎。簽書。兼權參知政事。八月罷。

蔡懋。宣和六年九月。自朝議大夫。開封尹。除中大夫。同知。靖康元年。遷尙書左丞。

〔案〕自蔡懋以下。至張慤。皆紀宣和以後。尙書左右丞諸

人姓名。及除罷年月。而自宣和六年以前。皆闕。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官至尙書左丞。在鎮。以其子模。將數千人。守馬家渡。金人果使叛將酈瓊。將輕兵來襲。見有備。乃去。時以屯兵衆。歲費米八十萬斛。錢八百萬緡。權貨務所入。不足以贍。且命夢得兼總四路漕運。時江淮多難。甚賴之。以勞進觀文殿學士。

蔡仲熊。濟陽人。好學博聞。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不改操。求同。歷年方至尙書右丞。當時憾其不遇。

王璠。以尙書右丞。爲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弛。姦豪寢不戢。璠頗修舉政治。有名。進左丞。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道人。宣和中。爲翰林學士。遷尙書右丞。安中文學稱于時。靖康中。坐累謫象州。館于謝氏之扶疎堂。又建炎間。貶道州司戶。避寇寓臨賀。有和李師中布水寺詩。及稽古閣墨蹟。

李綱。爲尙書右丞。上欲親征。命綱爲東京留守。以李梲副之。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綱建議守城。罷親征。辛未。上登宣德門。親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撰數十語。示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

俾閣下官宣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于是固守之議始決。乃以綱爲親軍行營使。二月。罷。後三日。士庶伏闕言。綱不當罷。復除尙書右丞。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

張慤。建炎元年。六月。自中大夫。戶部尙書。除本官同知。至十一月。遷尙書右丞。

忻州地震。災異數見。時陳堯佐與王隨同在相位。諫官論政事錯繆。由宰相不得人。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數上章請行策免。下制曰。適因災異。繼有奏陳。慮煩宰制之勤。宜錫都俞之命。從優禮云。

曾布與韓忠彥同輔政。忠彥旣罷相。而布亦力請去位。乃有是命。未幾。臣僚論列。布與宦官閤守勲等相交結。使門人李士京。通道京語。暨陛下發揮睿斷。斥逐守勲。是時。布在公堂。忽覺驚駭失色曰。昨日見李士京來。不言及今日。何遽如此。又聞金山登雲門外。下鼻唐地。嘗有讖記。遂諷金山寺僧。獻其地。又以常住地。不可買。遂面欺。乞令潤州估價買之。王防獻賄于其子紆。納妾以事之。布亦薦用。朱彥任府界提點。日。朝廷便錢。往京西。紆與布之婿吳則。禮攬客人便錢。所得息錢甚多。彥以此速進。陛下深察其奸。終以必去而不疑。可謂有人主之英斷矣。及其旣去。則譽以美詞。寵以要職。罪狀未著。天下惘然。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太平州居住。又責授賀州別駕。衡州安置。二年。又責授廉州司戶參軍。

〔案〕則條不著年月。此條首云。乃有是命。末云。

二年。又責授。則原本必有元年罷相之文。而傳寫脫去。且陳堯佐王隨罷相。在景祐五年三月。韓忠彥曾布罷相。在崇寧元年五月。乃錯置建炎後。皆由傳寫淆亂。

興化軍仙遊人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瓘。瓘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不得自己也。于是攻之愈力。草四章將上。會聞隔對不得見。乃悉繳而奏之。

〔案〕宋史瓘以論皇太后預政。囚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上之。與此互異。

其奏曰。紹聖之初。哲宗之

意本無適莫。章惇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說自役法始。從大改役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壘篋相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不以所聞神考聖訓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錄。以爲證驗。唱爲不經之論。而欲遷神考于西宮。其爲矯誣。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錄之事。以矯誣之舌。僞造神考之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信矯誣之說。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矣。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公議洶洶。人不敢言。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于繼述。一于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于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于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于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

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國。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陛下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尙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宗患之。于是自安石旣退。惠卿旣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于朝廷者。用此術耳。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若京去朝廷。則私門之士。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矣。京在朝廷。則皆蔡氏之黨也。然則消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年矣。至于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璣又論哲宗實錄。不當止以蔡京兼修。疏奏。上甚感其言。密賜璣黃金百兩。〔案〕宋史璣以上書明宣仁謬謗事。賜黃金百兩。后亦令勿遽去。昇十僧牒爲行裝。改無爲軍。與此所載詳略互異。上謂輔臣曰。璣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以金百兩賜之。璣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元符三年十月。京遂以翰林學士承旨。出知永興軍。至是除尙書左丞。京執政凡二月而相。王黼上章乞骸骨曰。陛下用臣不爲不盡。任臣不爲不專。緣臣薄祜。取戾陰陽。內積憂虞。外傷疲弊。捫心自悼。弔影興嗟。獲戾天人。莫之可道。儻許盡還印綬。退卽里居。脫身于風波洶湧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

之域。人非鬼責。少緩顛隳。永言此恩。是爲終惠。詔依所乞。守本官致仕。應得恩禮。朝謁人從等。並依蔡京例。仍給節度使俸。從優禮也。黼當國之久。專權稔惡。中外畏之。無敢言者。及是太上皇覺悟。罷其政事。天下稱快。

宋朝事實卷十一

儀注一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爲壇于城南南薰門外徑五丈高九尺四成

〔案〕四成原本誤作四出攷宋史禮志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

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此書言徑五丈指一成而言徑爲五丈則四圍爲二十丈然不及宋史之詳又高九尺與宋史言八尺一寸者不合附註備攷

帝致齋于便殿屏葦茹前一日上服袞

冕備大駕鹵簿宿齋于青城上御青城門觀奏嚴夜設警場用鼓吹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鉦大角大鼓樂用大小橫吹觱篥笳笛角手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

導引二首和調玉燭睿化著鴻明緹管一陽生郊禋盛禮燔柴畢旋軫鳳皇城森羅儀衛振華纓載路溢歡聲皇圖大業超前古垂象泰階平歲時豐衍九土樂升平當寰海澄清道高堯舜垂衣治日月並文明嘉禾甘露登歌薦雲物煥祥經兢兢夕惕持謙德未許禪云亭

六州嚴夜警銅史漏遲遲清禁肅森陛戟羽衛儼皇闈角聲厲鉦鼓收宜金管成雅奏逐次逶迤薦蒼璧郊祀神祇屬景運純熙京坻豐衍羣材樂育諸侯述職盛德服蠻夷

〔原註〕和聲

殊祥萃九苞丹鳳來儀爲

膏露降。和氣洽。三秀煥靈芝。鴻猷播史冊。相輝張四維。卜世永固丕基。敷玄化。蕩蕩無爲。合堯舜文思。混并寰宇。休牛歸馬。咸偃革。蹈詠慶昌期。

十二時。承寶運。馴致隆平。鴻慶被寰瀛。時清俗阜。治定功成。遐邇詠由庚。儼郊祀文物聲明。天正星拱。奉嚴蹕。布羽儀簪纓。宸心虔潔。明德播惟馨。動蒼冥。神降享精誠。

〔原註〕

燔柴半。萬乘移。天仗肅。鸞輅旋。

衡。千官雲擁。羣后輸誠。玉帛旅明庭。韶濩薦金奏。諧聲集休享。皇澤浹黎庶。普率洽恩榮。仰欽元后睿聖。貫三靈。萬邦寧。景貺愈駢臻。

鹵簿使張昭又上言。準舊儀。鑾駕將出宮。入朝。赴南郊宿齋之辰。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理與作樂全殊。況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于儀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徼巡。何警衆多之耳目。其宮門。廟門。南郊。夜警晨嚴之制。望依舊制施行。詔從之。

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太常禮院言。南郊壇衆星位版。并刻漏時辰。司天臺。應奉豫申嚴辦。從之。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吏部侍郎陳恕言。郊壇祭祀。其神位席褥。望自今並委逐司長官封送祀所。禮畢。監祭使封還。從之。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司天監新定從祀星辰圖。上之中書門下。詳定祀昊天上帝儀。設皇地祇之位。從祀五方五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總六百八十七位。

〔案〕原本五帝下。脫日月二字。五星下。脫中官外官四字。今據宋史禮志增入。

有司議請以

僖祖升配昊天上帝。太常少卿張昭請以宣祖崇配。詔從之。

〔案〕宋史禮志張昭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偏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

北齊園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園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園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此書不載其議。

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大角攝提列星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于時有貢黃鸚鵡。白兔。及馴象。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帝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黃龍負圖旗一。

〔案〕宋史禮志無黃龍負圖旗一六字。但以下二十一旗數之。則大黃龍負圖旗外。又有黃龍負圖旗。觀下文云。大黃龍負圖

旗。陳于明德門前。餘二十旗。悉立于宿頓宮。則此本二旗。而宋史刪去。可以證其闕。

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獅子旗二。金

鑾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于明德門前。餘二十旗。悉立于宿頓宮前。遇朝會冊禮。亦皆陳于殿庭。牙門旗。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金節制。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幢制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四神。隨方色。朱漆柄。取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之義。絳麾如幢。止三層。紫羅囊蒙之。黃麾。古有黃朱纁三色。所以指麾也。漢鹵簿。有前黃麾。護駕御史。宋制。絳帛爲之。如幡。錯采成黃麾字。下繡交龍。朱漆竿。金龍首。上垂朱絲小蓋。幡本幟也。貌幡幡然。有告止。傳教信幡。

〔案〕原本脫教字。今據宋史儀衛志增入。

皆絳帛錯采爲字。

上有朱絲小蓋。四角垂羅文佩。繫龍頭竿上。有錯采。字下。告止為雙鳳。傳教為雙白虎。信幡為雙龍。又有絳引幡。制頗同。此作五色間暈無字。兩角垂佩。斨為四角小蓋。每角垂朱佩。間以朱絲。周綴五色帶。繡雲龍。孔雀。白鵝。有三色之別。繫龍頭竿。竿制如戟。

〔案〕宋史儀衛志。斨本緝鳥毛為之。唐有六色。孔雀。大小鵝毛。雞毛之制。後志云。今制有青。緋。皂。白。黃。五色。上有朱蓋。下垂帶。帶繡禽羽。末綴金鈴。

青則繡以孔雀。五角蓋。緋則繡以鳳。六角蓋。皂則繡以鵝。六角蓋。白亦以鵝。四角蓋。黃則以雞。四角蓋。每角綴垂佩。揭以朱竿。上如戟。加橫木。龍首以繫之。與此書互有詳略。

王公所給幢。黑漆柄。紫綾袋。節。韜以

碧玉。麾以紫綾袋。餘制同。范質與禮官議

〔案〕宋史范質與禮官議郊祀輿服之制。在建隆四年。此書失載年月。

道駕官服袴褶之衣。按袴褶衣。其

制度所起。先儒皆無其說。惟開元雜禮。五品以上。通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服小綾褶衣。其色隨本品綬

色。〔原註〕褶衣。即複衣也。

又按諸王朱綬。四采。赤。黃。縹。紺。赤。即朱也。以純朱為地。更次第輕入黃。白。青。汁。內染之。共為

四采。亦謂之朱褶。一品綠。縵。綬。四采。綠。紫。黃。赤。

〔原註〕縵。即綠也。是草之綠色。

以綠為地。亦謂之綠縵綬褶。二品。三品。紫。綬。

三采。紫。黃。赤。謂之紫褶。其衣身領袖。請依今制。又按令文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鞞。騎馬服之。金飾。即金附蟬也。附蟬之數。一品九蟬。二品八蟬。三品七蟬。四品六蟬。五品五蟬。又令文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散騎常侍。加貂蟬。侍左者。右珥。侍右者。左珥。

〔案〕宋史輿服志。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與此互異。

又開元

雜禮。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朱衣。今之朝服也。然自一品至三品。並用四入之朱為衣。乃協上下之

文異絳繒之色。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鞋。看詳籠巾。籠冠。平巾。與武弁大冠。其名雖殊。本是一物。製同而飾別。蓋以官品爲差。其幘戴在籠冠下。今請造袴褶。如今制。其起梁帶形制。檢尋未獲。欲乞以革帶代之。奏可。又令博士檢緋紫柄襜制度。按開元禮。武臣陪位。大仗加蟻蛇柄襜。如袖無身。以覆其膊。胛。〔原註〕胛音各。蓋掖下縫也。從肩領覆臂膊。共一尺二

寸。又按釋文玉篇云。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謂之兩當。今詳柄襜之制。其領連所覆膊。其一當左膊。其一當右膊。故謂之起膊。今請兼存兩說。擇而用之。是歲造柄襜。遂用當胸背之制。

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于是范質上言。三公祭服。舊皆畫升龍。請令禮官檢尋故事。按三禮。三公毳冕。無龍章。上公衮冕。二品鷩冕。又周禮。言上公衮冕九旒。以五采繩。貫五采珠。旒長九寸。每寸以珠玉瑱。其衣玄色。五章。山。龍。華蟲。火。宗彝。畫于衣。其裳朱色。四章。藻。粉。米。黼。黻。繡于裳。又按令文。旒並貫青色珠。青纁。其珠及充纁。今請依令文。青色之制。詔從之。遂改製焉。

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合祭天地圜丘。以宣祖太祖皇帝同配。有司因請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季秋大饗明堂。請以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請以太祖配。從之。〔案〕宋史。淳化四年。以宣祖太祖並配圜丘。禮儀使蘇易簡請郊祀。

圜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地祇。明堂。以宣祖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配。奏可。此以下三條。從事實類苑採出。而字句多訛缺。復據宋史訂正。

太宗將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曰。當祭日食猶廢祭。鎬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至熙寧五年。將郊而河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河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八蜡小祭。或可以變異廢。上帝之祭。乃祭之大者。恐不宜如此。上亦以爲然。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上德。聖朝火德。合以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爲宜。下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同用戌臘日。〔案〕以上各條皆郊祀之儀。此係蜡臘擇日。故以類從。不復以時代爲先後。

仁宗慶歷四年。十月壬辰。太常禮院言。新修禮儀。並據通禮。而郊廟舊儀。所設罇罍之數。乃與通禮不同。南郊配帝位。舊誤著罇二。山罍二。今宜如通禮。犧罇之次。益以象罇二。其下壇午階之東。舊設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今宜如通禮。增山罍爲四。每太廟室。舊設罍彝一。黃彝著尊二。今宜如通禮。用罍彝一。黃彝一。犧罇一。象罇二。山罍二。仍于堂下階間。及設壺罇二。山罍二。從之。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詔訪問祀天地社稷宗廟。簠簋籩豆祭器。多是損壞。收掌不得嚴潔。令太常禮院相度修整。不堪者。別引創造。淨潔處。置庫收盛。

封禪。帝每道經險峻。必降輦徒步。所司議增侍衛。皆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帝辭氣益壯。侍臣莫不瞻棟。至回馬嶺。以天門斗絕。給從官橫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

〔原註〕板之制。長三尺許。兩端施探。席上則施于背。下則施于臆。

衛士皆給釘

鞞。上至御幄。命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氣溫和。織羅不動。祥光瑞雲。交相輝映。辛亥。設昊天上帝位于山上圓臺。太祖太宗配帝位于東方。西向。北上側向。以申祖宗恭事之意。設五方帝。日月。天皇大帝。北極神座于山下。封祀壇之第一等。青帝于卯陞之北。赤帝于午陞之東。黃帝于午陞之西。白帝于酉陞之南。黑帝于子陞之西。大明于卯陞之南。夜明于酉陞之北。天皇大帝于戌陞之北。北極于丑陞之東。席皆以藁秸。上加席褥。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四座。于第十有二陞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北斗。于未陞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在亥陞之西。帝座在卯陞之北。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宮。一百五十八座。于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一十六座。並差在外位前。又設外官一百六座。席位于內壇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席位于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陞之間。席皆以莞。所司陳寶。及嘉瑞等。于樂縣之北。東西廂。玉。昊天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黃帝以黃琮。日月以珪。幣。昊。天上帝幣以蒼。地祇幣以黃。配帝幣以白。五天帝日月內官以下。各從其方之色。各長一丈八尺。又方丘。玉幣。皇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神州以兩圭。有邸。其幣以玄。配帝之幣以白。封祀壇內官五十四座。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外官一百六座。社壇。嶽。鎮。海。濱。以下。一十八座。依南郊隨方色用幣。正位配位依南郊。各位。犢一。羊一。豕一。五方帝每位羊一。豕一。日月神州每位羊一。豕一。

二從祀七百三十七位。羊豕每位使肉二段。計使一千四百七十四段。上服袞冕。侍中奏中殿。少頃。又奏殿中監進鎮圭。皇帝出次。盡屏導衛。減去拂翟。燭籠前導亦徹去。上至幄殿。登歌樂作。用高安之曲。禮儀使引皇帝就褥位。西向。樂止。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拜訖。禮生贊拜。在位羣臣皆再拜。次禮儀使引皇帝詣盥洗。樂作。侍中跪取匱盥沃水。皇帝搯圭。盥手。門下侍郎進帨巾。皇帝帨手。訖。樂作。解劍。脫烏。如常儀。禮儀使贊引皇帝升幄殿。樂作。降神。用禮安之曲。皇帝自午陞升。詣昊天上帝正座前。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上香。進酒。貢幣。俯伏。興。再拜。中書侍郎讀玉冊。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二十四日。辛亥。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玄穹。昔太祖揖讓興邦。〔案〕興邦。宋史禮志作開基。太宗憂勤

致治。肅清寰海。〔案〕肅清。宋史作廓清。混一車書。升中告成。猥延積慶。〔案〕此二句。宋史作固抑升中。以延積慶。元符錫祚。衆寶效祥。異域咸懷。

豐年屢應。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燎。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皇考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尙饗。次

詣太祖皇帝配座前。行禮。玉冊文。〔案〕太祖太宗玉冊文。宋史禮志並失載。此足補其闕。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

四日辛亥。孝子嗣皇帝臣德昌。敢昭告于皇伯考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恭以在

昔昊穹顧懷。聖神開統。救衰五代。先德後刑。平亂四方。有征無戰。荆湘請覲。巴蜀知歸。海隅既同。江左亦服。臣猥以孱眇。祇荷慶靈。再炳元符。誕彰休應。封祀喬嶽。陟配上玄。虔舉典章。敢祈昭格。謹以制幣犧牲。粢盛庶品。式伸嚴配。侑神作主。尙饗。次詣太宗皇帝配座前行禮。玉册文。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孝子嗣皇帝臣德昌。敢昭告于皇考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恭以欽明御宇。玄德應天。撫泉浙之強雄。除并汾之負固。誕敷景化。聿致太平。儀抑升中。功遵不宰。臣猥承積慶。獲荷鴻休。時臻太和。屢惟稔歲。大錫遐祚。再炳元符。紀號名山。永揚徽烈。謹以制幣犧牲。粢盛庶品。式伸嚴配。侑神作主。尙饗。封祀玉牒文。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有宋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啓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案〕開階。宋史作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冲人。丕承列聖。〔案〕宋史此句下有寅。恭奉天。憂勤聽政。二語。一紀于茲。四隩來暨。玄貺殊尤。元符章示。〔案〕宋史此句下有儲慶發祥。清淨可致。二語。時和年豐。羣生成遂。〔案〕宋史此句下有仰。荷顧懷。敢忘繼志。二語。僉議大封。聿伸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玄。〔案〕宋史此句下有率禮祗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等語。祈福下民。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禮儀使贊引皇帝復褥位。亞獻終獻行事。宰臣以下。分祀羣神。訖。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天賜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永綏

兆民送神。上詣昊天上帝座前。封玉匱。太祖太宗座前。封金匱。還立石礮南。攝太尉王旦奉玉匱于礮中。有司徹饌。燔燎。將作監率工人封石礮。畢。禮儀使跪奏。禮畢。前導皇帝歸幄殿。佩劍。納鳥樂。作殿中監跪受鎮圭。皇帝至御幄。樂止。司天跪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即日還仗奉高宮。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禪祭皇地祇。玉册文。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子。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皇地祇。無私垂祐。有宋肇基。命惟天啓。慶賴坤儀。太祖神武。威震萬寓。太宗聖文。德綏九土。臣恭膺寶命。纘承丕緒。穹昊降祥。靈符下付。景祚延鴻。祕文昭著。八表以寧。五兵不試。九穀豐穰。百姓親比。方輿所資。涼德是愧。溥率同詞。縉紳叶議。因以時巡。亦旣肆類。躬陳典禮。祇事厚載。致孝祖宗。潔誠嚴配。以伸大報。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祀。式表至誠。皇伯考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皇考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尙饗。上至山下。服靴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險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邇。敢不徒行。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燃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寓澄霽。燭燄凝然不動。封石礮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萬歲之聲。震動山谷。配座金匱。迴日。奉置太廟本室。上作登泰山。謝天地述二聖功德銘。初。王欽若言。唐高宗玄宗二碑之東。石壁南丘平峭。欲卽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德。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敍祖宗盛美。是日幸仁聖天齊王炳靈公廟。岱嶽觀。王

母池。宜福寺。青帝君觀。天貺殿。靈液亭。改上泰山奉高宮。曰會真宮。增葺室宇。選道士住持焚修。仍給供放國朝以來。天下所獻珍禽奇獸。悉縱于山下。具物。

癸丑。御朝覲壇肆赦。〔案〕此敕文。東都事略及長編。宋史俱失載。門下。式觀邃古。眇覲前王。功成治定之餘。時和歲豐之際。三靈孚

佑。萬寓宅心。則攷登封降禪之文。率建顯垂鴻之禮。無懷而下。間封祀于崇巒。開元以來。曠講求于徽典。時更五代。連應千年。當聖祖之開基。肇平郊壘。暨神宗之制作。益固邦基。升喬嶽以未遑。謂沖人之克嗣。肆予纂紹。每務精勤。動經畫于永圖。庶奉承于先志。顧惟寡德。素昧王猷。遵奕世之貽謀。承慶靈之遠及。屬以五兵銷偃。四海澄清。良民合歸厚之風。嘉穀茂重華之歲。荷洪符之昭錫。示大歷以無疆。允叶昌期。實繁靈眷。威蕤絕瑞。覺倍輿情。是用承列聖之垂休。徇衆臣之勤請。聿崇大報。躬造神區。文物聲明。具陳于法駕。豆籩珪幣。悉奉于彝章。紫壇仲嚴配之儀。玉檢視封崇之制。諒三神之降鑒。伊百福以潛臻。輯瑞班朝。率從肆覲。省方問俗。用慰來蘇。遵王度以無愆。展國容而有耀。旣被紛綸之景貺。宜覃渙汗之洪恩。冀與羣生。共膺遐嘏。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升中展采。曠古之盛儀。尊祖配天。哲王之洪範。旣周旋而集事。諒中外以咸歡。載省眇躬。獲成大禮。猥當殊慶。愈勵深衷。思廣聽于嘉謀。貴同裨于闕政。更賴朝廷勳舊。藩輔親賢。逮諸文武之臣。共立忠勤之效。式扶昌運。永保丕休。

是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翊仗。是夕。次中牟縣。辛丑。過訾村。設幄殿。奉置三陵神主。上轉

袍拜哭奠獻。是夕晴霽。始就次。蒼煙白露。赴陵上。俄覆神幄。禮畢。乃散。咸以爲上哀慘所感。

〔案〕此以下爲真宗大中祥符

四年二月幸西京祀汾陰后土之儀原本不載年月今依宋史序訂

是日帝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宮至睢上。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帟幕。照耀郊次。帝眺覽久之。

先是睢上多風。及行禮頓止。黃氣遶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

上登鄴丘亭。視汾河。望梁。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一時之樂。垂于千古。卽日還奉祇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攜幼。不遠千里而至者。咸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爲戰場。今乃獲觀天子巡祭。實千載一時之幸。

赦文門下。爲人倫之紀律。禮曰天經。著王者之誠明。祀惟大事。凡致恭于禘。求介福于黎元。已建圓封。是崇方澤。攷乾元之設象。配乾健以同符。厚德無疆。柔祇定位。矧高睢之靈境。有前古之嚴祠。誕集祺祥。薦從禋瘞。登隆祭典。焜耀國容。歷五運以下衰。曠六飛之戾止。顧予菲德。叨纂慶基。欽燕翼之貽謀。荷豐融之敷祐。旣無文而咸秩。願墜典以交修。多愧眇冲。獲遵盛美。率由勤請。勉徇輿情。慰蒲津佇望之民。奉郊上親祠之事。百神幽贊。九服駿奔。嘉瑞必升。靈休允答。遂涓良日。式展鴻儀。務極洗心。以申精意。薦豆

籩而惟潔。奠琮帛以斯嚴。禮樂相資。神祇肯悅。集顧懷之殊貺。契茂育之玄功。是用周覽時風。肆覲西后。輯瑞圭而成列。羅琛貢以充庭。和氣沖融。頌聲洋溢。肇迎嘉慶。適鍾神賜之祥。均被華夷。宜廣雲行之施。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龐洪之慶。旣浹于八區。眷佑之靈。普臻于兆庶。更賴宗親勳舊。文武忠良。罄同德之端誠。贊卜年之景祚。庶期寰宇永洽。純熙是行。塗中屢有甘澤之應。皆夕降晨霽。從官衛兵。無沾濡之患。又農事方興。耕民懽抃相屬。

三月。駐蹕西京。陳堯叟。李宗諤來朝。堯叟奏曰。臣等供使職日。而奉宸旨。今之祀事。皆爲蒸民。如不擾人集事。卽副朕意。臣等自經度訖于禮成。凡土木工程三百九十萬餘。止役軍士。至于輦送芻糧。供億頓置。亦未嘗科率編民。上稱善久之。始雍熙初。議封禪。特命翰林學士扈蒙。宋白。賈黃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兵部員外郎張洎。太常丞呂端。殿中丞韓瑄。詳定儀注。眞宗東封。命翰林學士杜鎬。待制陳彭年。與禮官同撰儀注。至是祀汾陰。亦如之。

宋朝事實卷十二

儀注二

國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原註〕即文德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

二殿。〔原註〕崇德即紫宸長春即垂拱。中書門下為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率內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

先起居次客省閣門使以下。〔原註〕呈進目者。次三班使臣。〔原註〕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預內朝起居者。次內殿當直諸班

〔原註〕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候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金鎗班等。次長人祇候東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

揮次駙馬都尉。〔原註〕任刺史以上者綴本班。次諸王府僚次殿前都軍使都頭次皇親將軍以下至殿直次行門指揮使

率行門起居。〔原註〕以上並內侍贊喝。如傳宣前殿不坐即宰相樞密使文明殿學士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

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內監庫藏朝宮諸司使副內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醫官待詔等同

班入。次親王。次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都指揮使。次使相。次節度使。次統軍。次兩使留後。觀察使。次防禦團練使。刺史。次侍衛馬軍步軍使都頭。起居畢。見謝班入。如御崇德殿。卽樞密使以下。先就班。俟升坐。〔原註〕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東西對立。餘皆北向。宰相參知政事。最後入。〔原註〕以上並階門贊喝。日止再拜。朔望及三日假。卽樞密使以下。皆舞蹈。

建隆三年三月。重定合班儀。升六曹侍郎。在給事舍人之上。郎中在補闕之上。員外郎在拾遺之上。節使在六曹侍郎之上。中書侍郎之下。故事。京兆省官爲侍從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六品押南省。五品節使在諸司三品之下。至是改焉。〔案〕文獻通考載合班圖。于朝儀後。可與此互證。十月。賜文武常參官冬服。累朝止賜將相翰林學士諸軍大使。至是太祖曰。冬服不及百官。甚無謂也。故賜之。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詔一品致仕官。曾帶同平章事者。每遇朝會。宜綴中書門下班。是時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等來陪祀。故有是詔。

淳化二年十二月。太宗御文德殿。羣臣入閣。禮畢。賜百官廊下殮。唐制。朔望天子御宣政殿。受百官起居。諸司奏事。仗衛如式。敬宗始于紫宸。爲入閣之儀。五代以來。禮容多闕。至是始復舊。

三年正月。太宗御朝元殿。受賀禮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升殿。羣臣上壽。國朝以來。元正冬至朝賀。御正

殿卽以退御大明殿。羣臣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約開元禮。皆以法服。設宮懸萬舞。酒三行而罷。大宴羣臣于廣德殿。分設宰相使相三師三公參知政事東宮三師僕射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少尙書常侍賓客太常宗正卿丞郎給事諫舍節度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上將軍都指揮使坐于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于朵殿。餘升朝官諸軍頭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將以上分坐于兩廊。宰相使相坐以繡墩。〔原註〕曲宴行幸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花毯。〔原註〕曲宴樞密使副使

並同〔案〕花毯宋史禮志作罽毯。

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緋緣氈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

使以下先起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閣門。通唱致詞訖。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

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酌。卽皆措笏起飲。再拜。〔原註〕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

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舞蹈拜謝而出。太平興國後。止設春宴。雍熙三年後。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于苑中。三館之職皆預。淳化四年。令京官兼館職者。並預大宴。咸平三年。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十二月。詔凡內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又以翰林學士梁灝請。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爲四圍。頒下閣門遵守。〔案〕宋史禮志。春秋季仲。及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天聖後。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天禧四年。從

集賢院祖士衡言。大宴將更衣。羣臣下殿。然後更衣。更衣後再坐。則羣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案〕文獻通攷有大慶殿再坐上壽立班圖。

初入面西躬候。通銜位姓名訖。引當殿贊。喝兩拜。搯笏舞蹈。三拜不起。奏聖躬萬福。喏贊。又再拜。喝祇候出。如喝有勅。賜酒食。更兩拜。搯笏舞蹈。三拜訖。祇候差遣。見引當殿立。躬喝兩拜。隨拜山呼。奏聖躬萬福。喏喝祇候。平身立俟。喝謝恩。兩拜。隨拜山呼。〔案〕此條不著某年所定。某處儀注。與文獻通攷。宋史禮志所載。常朝起居入閣賜宴諸儀。互有異同。疑原本尙詳。傳寫闕之。

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太祖開寶九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朝憑玉几。猶在夜啓金縢。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真宗朝。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慶歷初。乃如舊。

諸蕃入朝皇朝之制。西北蕃部。及契丹。高麗。東南蠻。西南夷。及諸外蕃國來貢者。並對于崇德殿。契丹使捧書函入殿庭。北向。鞠躬。閣門使降受。升殿以進。內侍都知受而啓之。通事舍人導使者升殿。代其主跪。問聖躬。上令內侍都知報問之。皆通事傳譯畢。乃降階。西向。通名起居。舞蹈。賜冠帶。器幣。壺勒。馬上親宴。其使于內殿。他國使。或止就長春殿。皆于殿庭北向。跪奉表函。通事舍人受以進。南蠻。東夷。西南夷。海外。

國西北蕃部對訖復引對於崇政殿。〔案〕宋史禮志凡外國使至及君長來朝皆宴于內殿開寶八年宴契丹使于長春殿太平興國三年宴契丹使諸國蕃客于崇政殿以契丹使來賀故也景德澶淵會盟以來始定儀注引對於崇政殿宴使于長春殿至政和五禮新儀則朝見賜宴

朝辭皆于紫宸殿假日皆于崇政殿諸國不及也此書所載蓋據宋初之制有善本國歌舞者令奏之契丹高麗交趾使

歸赴內朝奉辭皆于崇政殿其契丹使召升殿授書他國書皆有司付之其賜物有差真宗景德後契丹

請盟每使至遣官為接伴館伴使副使舍于都亭驛班在上將軍之下宴賜加等餘蕃使分館諸驛高麗

使至遣閣門祇候接送直館一員館伴宴餞亦命近臣諸蕃夷奉朝貢四十三國。〔原註〕契丹夏州歲遣使入貢已載本門高麗

國。〔原註〕漢玄菟郡國境南北一千五百里東西三千里定安。〔原註〕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餘衆保于西女真。〔原註〕渤海之日本。〔原註〕倭奴國也以

交趾。〔原註〕本南越之地交州總管也後改安南都護府溪洞諸蠻。〔原註〕隋置辰州唐置錦州巫州欽州皆唐末蠻酋分據其地自置為南丹州。〔原註〕

種與宜撫水州。〔原註〕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唐隸黔南西南蕃。〔原註〕漢牂牁郡地唐置邛部州蠻。〔原註〕漢越蜀郡由黎州山

前山後蠻。〔原註〕西南夷之別種其酋長號都鬼主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瀾州又二程至建昌又千里至雲南雅州蠻。〔原註〕西風琶蠻。〔原註〕在建占城。〔原註〕在中

廣州便風半月程。〔原註〕南蠻之別三佛齊。〔原註〕南蠻之別閩婆。〔原註〕國勃泥。〔原註〕在中國注輦。〔原註〕其國水行至廣州蒲端。〔原註〕

上與占 丹流眉〔原註〕國在海上。水路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天竺〔原註〕舊名身毒。赤白摩伽陀。又曰婆羅門。大食〔原註〕本波斯之別種。于闐〔原註〕國在京師之西。九千九百餘里。西南帶葱嶺。與婆羅門接。相

去三千餘里。東接吐蕃。龜茲〔原註〕回鶻之別種。高昌〔原註〕漢車師前王之地。其國有高昌回鶻。〔原註〕匈奴之別裔。國在西北。婆羅

蕃〔原註〕本漢西戎之地。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後。以秃髮為國號。語訛吐蕃。族帳分處。各有首領。內屬者為熟戶。党項〔原註〕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部落分處。各有首領。內屬者為熟戶。西涼府〔原註〕西涼。即涼州也。唐末陷河西

之地。雖為吐蕃所隔。然其地亦自置牧守。東至靈武千里。西北去至甘州五百里。沙州〔原註〕瓜沙二州。本漢燉煌故地。達靺〔原註〕東方靺鞨之別部。音訛謂之達靺。置勒斯賚〔原註〕吐蕃餘種。董戩〔原註〕

資之子。為會州刺史。層檀〔原註〕國與占勿巡。〔原註〕南海上小國。大中祥符中。其國主蒲加心烏皇遣使來貢。伊州〔案〕原本闕註。龜元英文昌雜錄謂即漢之伊吾郡。賓同隴〔原註〕海南小國。其王室利波

庶稅。至道中來。甘州〔原註〕甘州回鶻可汗。舊隸沙州歸義軍。西州〔案〕自此以下五國。原本俱闕註。文昌雜錄謂西州本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貞觀中平其地為西州。大食〔案〕文昌雜錄謂西州

羅離。宋史大食國傳。作陞婆。俱無慈字。大食俞和盧地〔案〕文昌雜錄誤以俞盧和地為南荒之國。攷宋史謂大食國人入貢。路由沙州。涉夏國。抵秦州。天聖元年。恐為西人鈔略。乃詔自今取海路由廣州至京師。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

陞婆。有俞盧和地。有麻囉跋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則其為西方之國無疑。大理國〔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大理南詔國也。本唐小夷。自皮邏諸併五詔為一。受冊封

字異。未詳所始。西天大食國〔案〕文獻通攷。宋史俱不著西天之稱。惟于熙寧六年。載都蕃首蒲陞婆利慈表奉貢物事。據此書後篇所記。是年西天大食國來朝。疑係一事。附註備攷。

日本。淳化二年。貢方物。太平興國九年。獻銅鈴磬。景德元年。來朝。大中祥符二年。來朝。熙寧五年。來朝。元豐元年。來朝。

交趾。開寶元年。八月。來貢方物。太平興國二年。五年。七年。八年。來貢方物。雍熙二年。貢方物。三年。貢金器。牙犀。端拱元年。貢方物。淳化元年。貢龍鳳椅子。傘。握子。五年。貢方物。至道三年。貢七寶交椅。方物。咸平元年。獻馴象。四年。貢馴犀象。景德元年。遣其子明提來貢。四年。遣其弟明昶來貢。乞賜九經佛經。大中祥符二年。貢馴犀。三年。五年。七年。貢方物。天禧三年。遣弟鶴來貢方物。熙寧二年。六年。貢方物。元豐元年。貢方物。

溪洞。諸蠻。逐年。同天節。端午。貢方物。

南丹州。開寶七年。貢銀器馬。九年。求賜牌印。太平興國五年。貢銀。淳化元年。遣其子來貢銀。五年。貢方物。撫水州。咸平四年。正月。貢方物。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又來朝。天禧元年。貢方物。

西南蕃。乾德四年。五年。六年。貢方物。開寶二年。貢方物。八年。貢馬。太平興國三年。貢方物。五年。貢馬。雍熙二年。八年。貢方物。九年。貢馬。淳化元年。遣其弟漢興來朝。三年。貢方物。馬。至道元年。貢方物。咸平元年。貢方物。二年。五年。貢馬。景德元年。貢方物。大中祥符二年。貢賀東封馬。六年。八年。九年。貢方物。天禧四年。貢方物。天聖四年。貢方物。康定元年。貢馬。熙寧三年。貢方物。六年。四次貢方物。十年。貢方物。

邛州蠻。開寶二年。貢方物。太平興國四年。貢方物。雍熙二年。貢馬。端拱二年。貢御馬。淳化二年。貢方物。馬。至道三年。遣其子來朝賀。咸平二年。五年。貢方物。景德二年。貢象牙。大中祥符元年。貢馬。景祐五年。貢方物。

黎州山前山後兩林蠻。開寶二年。八年。貢方物。太平興國二年。四年。貢馬。雍熙二年。貢方物。端拱二年。貢馬。淳化元年。貢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貢方物。天禧二年。貢方物。

雅州蠻。太平興國二年。貢方物。大中祥符二年。貢馬。羣牛。三年。貢方物。馬。

風琶蠻。咸平元年。貢馬。景德二年。貢犀角。羣牛。青羊。

占城。建隆元年。貢方物。二年。來朝。三年。貢方物。乾德四年。三月。九月。貢方物。五年。貢方物。開寶二年。貢馴象。牙。四年。貢方物。六年。四月。貢方物。七年。九月。貢方物。太平興國二年。三年。四年。七年。貢方物。八年。貢馴象。淳化元年。貢馴犀。三年。貢方物。至道元年。三年。貢方物。咸平二年。來朝。景德元年。二年。四年。貢方物。大中祥符元年。三年。四年。七年。八年。二月。五月。貢方物。天禧二年。貢方物。天聖八年。貢方物。熙寧元年。九月。貢方物。元豐元年。貢方物。

三佛齊。建隆元年。二年。三年。三月。十一月。貢方物。開寶四年。五年。貢方物。七年。貢象牙。八年。貢方物。太平興國五年。八年。貢方物。雍熙二年。貢方物。端拱二年。貢方物。淳化元年。貢方物。咸平六年。貢方物。大中祥

符元年。貢方物。天禧元年。貢方物。天聖六年。貢方物。

閣婆。淳化三年。貢方物。

勃泥。太平興國二年。貢方物。

注輦。大中祥符八年。貢方物。天禧四年。貢方物。明道二年。貢真珠等。熙寧十年。貢方物。

蒲端。咸平六年。貢方物。景德元年。四年。貢方物。大中祥符四年。貢方物。

丹流眉。咸平四年。貢方物。

天竺。乾德三年。貢舍利。開寶五年。貢舍利。八年。貢方物。太平興國三年。貢舍利。五年。貢香藥。七年。貢佛頂

印。八年。貢經。犀角。淳化二年。貢舍利。至道元年。貢佛頂骨。三年。貢梵夾。咸平元年。四月。來朝。二年。貢梵夾。

四年。四月。來朝。七月。貢梵夾。舍利。六年。貢方物。景德元年。貢舍利。二年。貢梵夾。菩提葉。大中祥符三年。貢

金剛坐。四年。正月。貢金剛坐。六年。貢梵夾。佛骨。舍利。七年。貢梵經。九年。二月。貢佛骨。舍利。四月。五月。來

朝。天禧三年。四年。貢梵經。天聖二年。貢梵經。

大食。開寶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貢方物。太平興國二年。四年。貢方物。雍熙元年。貢花錦。淳化五

年。貢方物。至道元年。貢龍腦。三年。貢方物。咸平二年。閏三月。六月。三年。六年。貢方物。景德元年。二年。四年。

貢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貢玉圭。九年。貢方物。天禧三年。貢方物。熙寧三年。貢方物。

于闐建隆二年貢玉圭。乾德三年來朝。四年遣其子德從來朝。貢方物。大中祥符二年貢方物。天聖二年貢玉圭。玉帶。方物。嘉祐八年貢方物。熙寧四年六年十年貢方物。元豐元年貢方物。

龜茲太平興國九年貢方物。咸平四年貢玉馬。六月十一日貢方物。景德元年五月六月貢方物。大中祥符三年貢乳香。六年貢方物。天禧元年貢玉馬香藥。四年貢大尾白羊。天聖二年貢橐駝馬。玉。三年七年九年貢方物。景祐四年貢方物。熙寧五年貢方物。

高昌建隆三年貢方物。乾德三年貢佛牙。琉璃器。太平興國六年八年九年貢方物。景德元年貢玉馬等。回鶻建隆二年三年貢方物。乾德二年貢方物。三年四月貢馬。十二月貢馬。玉。開寶三年貢橐駝馬。太平興國五年貢方物。雍熙四年貢鑰石。至道二年貢方物。咸平元年三年貢方物。景德元年九月貢方物。閏九月貢戰馬。四年貢方物。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來朝。三年四年貢方物。五年五月八月貢寶貨。橐駝馬。六年貢御馬。八年十一月貢方物。九年十二月貢馬。玉。天禧二年四年三月十二月貢方物。天聖元年二年三年貢方物。馬。熙寧七年貢方物。

吐蕃建隆二年貢橐駝馬。三年獻伏羌地。太平興國八年貢馬。九年貢羊馬。淳化二年獻山林田畝。五年貢馬。咸平三年貢犛牛。六年貢馬。景德元年貢馬。又三月來朝。三年貢方物。大中祥符元年三年五年貢馬。八年二月貢馬。十月貢方物。九年三月貢馬。四月來朝。天聖二年貢馬。

党項建隆二年來朝。淳化四年三月十二月來貢馬。五年遣其子朝貢。至道三年貢馬。咸平元年三月十月來朝。七月貢馬。二年來朝貢。四年貢馬。五年四月十二月來朝貢。六年貢馬。景德二年貢馬。三年貢方物。大中祥符二年四月貢方物。

西涼府淳化二年貢方物。五年貢馬。至道元年二年貢馬。咸平元年貢馬二千匹。五年貢馬五千匹。十二月貢方物。六年四月貢方物。八月貢馬。景德元年貢六谷馬三千匹。二年四月貢馬。三年五月貢方物。六月十二月又貢馬。四年五月來朝。十二月貢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貢馬。二年二月貢方物。十一月貢馬。四年三月十月貢方物。五年其子來貢馬。七年四月十一月貢方物。八年五月十月貢馬來朝。天聖四年貢馬。

沙州建隆二年貢玉鞍。太平興國五年三月貢玉圭。八年貢方物。淳化二年貢良玉舍利。至道元年三月五月貢方物。咸平二年貢玉團。五年貢方物。景德元年貢玉馬。四年貢玉印。天聖元年貢乳香。皇祐三年貢方物。

遼靺乾德四年貢方物。開寶二年貢方物。太平興國六年八年貢方物。

置勒斯賚大中祥符八年九年來貢馬。天禧三年貢馬。景祐四年貢方物。寶元二年貢方物。慶歷四年六年七年貢方物。皇祐元年貢方物。至和元年貢方物。嘉祐三年四年貢方物。治平元年貢方物。

董戩。熙寧三年。十年。貢方物。元豐二年。貢方物。

層檀。熙寧四年。貢方物。

勿巡。大中祥符四年。貢方物。熙寧五年。貢方物。

賓同隴。至道二年。貢方物。

甘州。天聖三年。貢方物。

西州。皇祐二年。來朝。

大食。隋婆離慈。熙寧三年。貢方物。

大食。俞盧和地。熙寧六年。貢方物。

西天。大食國。熙寧六年。來朝。

大理國。熙寧九年。貢馬。

宋朝事實卷十三

儀注三

凡勘箭。皆左右金吾仗司主之。箭筈長二尺五寸。鵬羽金鼈筈。輸石鏃。闊二寸。方斜形。如匕。二箭合鏃。有繫柄。爲雄雌體。箭藏內中。一爲辟仗箭。藏本司。皆緝以絳羅銷金囊。每車駕至門。閣門使持鵲箭贊云。勘箭官來前。勘箭官稱喏。跪受箭。以左右箭相合。奏云。內外箭勘同。閣門使承制云。準勅行勘。勘箭官稱軍將門仗官前來。軍將門仗官二十八人。齊聲喏。勘箭官言呈箭。又聲喏。勘箭官云。某年月日。皇帝宿齋于某殿。某日。具天仗。迎鑾駕出入某門。詣某所。行禮。內出雄鵲箭一。外進辟仗箭一。準敕符。左右金吾仗行勘。勘箭官稱合不合。和箭門仗官皆稱合。如此再問對。又問同不同。和箭門仗。皆稱同。如此再問對。勘箭官乃伏奏云。左右金吾列駕仗。勾盡都知。具官臣姓名。對御勘同。其雄鵲箭。謹奉閣門使。進入諸司。準式勘箭官卽起居。三呼萬歲。開門進輅。凡宣德門出。左仗主之。景靈宮入。右仗主之。太廟入。左仗主之。南薰門入。則勘。出則否。

〔案〕宋史禮志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于郊祀。禮院亦言。于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箭。蓋自熙寧以後。罷勘

節。故史志不詳其儀，而東都事略及長編諸書亦不復載。

許立家廟，已賜門戟者，仍給官地修建。

〔案〕宋史禮志：慶歷元年，南郊赦書，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宋庠請下兩制禮官詳定，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以下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

立三廟，餘官祭于寢。凡立廟，聽于京師，或所居州縣。大觀間，議禮局言：有私第者，立廟于門內之左，如狹隘，聽于私第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詔製祭器給賜之，未嘗給以官地，修建也。自紹興十一年，詔臨安守臣爲秦檜營建家廟，後章淵、吳益、楊存中、樊璘、虞允文、韓世忠、史浩等，並請建家廟，賜以祭器，參用大

觀紹興故事，此書所載與宋史互異。

册公主儀制。太常禮院上封册，堯國公主儀注。前一日，有司設册使等幕次于內東門外，設內命婦次

于公主受册印本位門之外，又設公主受册印本位于庭階下，北向。又設册使位于內東門，副使及內給事于其南，差退，竝東向北上。又設册印案于册使之前，南向。又設內給事位于册使北，南向。其日，自文德殿奉册印，將至內東門，內給事詣本位，請公主服首飾，檢翟。册印至內東門外，褥位，置訖，捧册官少退。內臣引內命婦俱入就位，禮直官引册使、副使等俱就東向位，立定。內給事進，就南向位，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就內給事前，東向，稱册使某，副使某，奉制授公主册印，退，復位。內給事入，詣所設受册印本位，公主前言訖，退。內給事進詣册使前面，西，册使前跪，以册印授。內給事亦跪，以授。內謁者及主當內臣等持册印入內東門，內給事從本位庭中，內給事贊，公主降詣庭中，北向位，立定，跪取册，興立于公主之右，少前。

西向內給事。立于公主之左。少前。東向。又內給事稱有制。內給事贊。公主再拜。訖。內給事捧冊。跪授公主。公主受。以授內給事。內給事捧印授公主。如捧冊之儀。內給事贊。公主再拜。前引。公主升位。以次內臣引內命婦賀。內給事贊。言禮畢。內命婦退。遂引公主謝皇帝皇后。一用內中之儀。〔案〕宋史禮志載公主受封儀。謂自此遂爲定制。

太常禮院言。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尙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吉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至重。而夫婦之際有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自公主出降日。令李瑋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鴈帛玉馬等物。陳于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卽不入。從之。〔案〕此條脫去李瑋尙克國公主年月。

太平興國五年。令有司詳定打毬儀。三月。會鞠于大明殿。用其儀。有司于毬場東西。樹雙木爲毬門。高丈餘。首刻金龍。下施石蓮花座。加以綵繪。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門。內臣十二人。〔案〕內臣十二人。宋史作衛士二人。與此互異。持小紅旂。唱籌。御龍官衣錦繡服。持哥舒棒。以周衛毬場。殿階下。東西設日月旂。教坊設龜茲部鼓樂于兩廂。鼓各以五。又于兩毬門旂下。別各設五門。豫定分朋狀。取裁。親王近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錢俶。劉繼元。駙馬都尉。諸司使副。供奉官。殿直。悉預。其兩朋官。皇親及節度使以下。服異色繡衣。左朋黃。

欄右朋紫欄打毬供奉官左朋服紫繡右朋服緋繡烏皮鞮冠以花插腳折上巾天殿院擇馬之馴習者并供鞞勒上自禁中乘馬出教坊大合涼州曲諸司使以下前導從臣奉迎上降馬御殿羣臣謝宣召以次上馬馬皆結尾分朋乘馬自兩廂入序立于西廂上乘馬當庭西南駐內侍發金合出朱漆毬擲于御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東門上遂擊毬教坊作樂奏鼓毬既度颺旂叩鉦止鼓上迴馬從臣奉觴上壽貢物以賀賜以酒卽列拜飲畢上馬上再擊毬命諸王大臣馳馬爭擊旂下搥鼓將及門遂廂急鼓毬度殺鼓三通設繡旂二十四于毬門兩旁又設虛架于殿東西階下每朋得籌卽取旂一立架上以記之上得籌樂少止從官呼萬歲羣臣得籌卽唱好得籌者下馬稱謝凡三籌畢乃御殿召從臣飲又有步擊及跨驢驟擊者時令供奉分朋戲于御前以爲樂後以打毬驢驟務名不經改爲擊鞠院軍中之戲也

英宗葬永厚陵 英宗梓宮至永厚陵館于席屋從韓公下視宮有正殿置龍輅後置御座影殿置御容東幄臥神帛後置御衣數事齋殿旁皆守陵宮人所居其東有浣濯院有南廚廚南陵使廨舍殿西副使廨舍都知石全育爲陵使

〔原註〕次道曰陵使三年而罷其後惟置副使及都監

靈駕至儀仗轉趣園西殿中儀仗前導御容大升輿御

龍輅御前殿車輅各就幕屋方相儀棹漆梓宮等置于塋外各有方位司天監處之兵士各執儀仗分屯鞏縣偃師承安命使臣董之陵北有枯河河北原合抱三陵在青龍山下其西白虎澗青龍山西卽太室也少室西俗謂之冠子山陵前闕角謂之鵠臺門側臺曰乳臺陵臺三層高五十三尺上宮方百五十步

卷四重，共高八尺。厭木者二重，石椁高一丈，其鑿長一丈二尺，深闊七尺。蓋條石各長一丈，闊二尺，十四板。皇堂方三丈，深二丈三尺，麓巷長八十三尺，深闊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隧道長四百七十尺。石人物六十事。韓公曰：力士所得直，及賜予，人不過七緡而已。癸酉黎明，設遣奠于幄殿，有牲牢祝文。餘皆如朝臨禮。昌王

〔案〕宋史神宗封皇弟顥爲昌王。

及五使皆吉服，金帶，導龍輅，降隧道，抵木階，梓宮升石椁西首，御夷

牀，下不及地尺而止。巳時一刻，乃下，置珠網花結于上，布方木，及蓋條石，及設御座于蓋下，前置時果，及五十味食，別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于四壁，又設衣冠、劍佩、筆硯、弧矢、甲冑，凡平生玩好之物，又設繒帛、緡錢，然後設冊寶，乃然漆燈，閉柏門，置逍遙于麓巷，闔石門，缺其闔之中央，留人于內，搯拮畢，匍匐而出，鎖其門，投鑰于內。司徒復士九錘，立石柱于中央，繫以鐵索，乃以都護排防，累石以塞門，實隧以土。五使乃易凶服，設掩皇堂祭于隧外，哭。又于陵哭，人易吉服，黑帶，俟浴虞主畢，奏請降輿，升輅，卽下宮。又奏進發，五使前步，導至下宮，奏降輅，升輿，設第一虞哭。

〔原註〕仁宗之虞不哭，次道曰：唐室請陵，但置香樂，不設食，爲臭腐故也。

乙酉未明，百官

序立集英殿下，上自東南來，登殿，哭奠，拜，降就幄。宗正卿告遷酌獻畢，虞主乘腰輿，出兩府，前導，上步從。至宣德門，乘玉輅，上北面，再拜，辭。是日早，太祝浴粟主于廟門西幄，王禹玉題之。輅及廟門，百官拜迎于門外，虞主御腰輿，入就幄。辰時，百官又立于殿庭，內臣以腰輿迎粟主，置于中庭之褥子，又于褥西北面。

俛伏興。稱英宗憲文憲武宣孝皇帝。祔廟內。臣奉主于腰輿。升自阼階。詣真宗室。祔坐于東壁下。少頃。詣本席褥位。公卿以下。行禮奏樂。如時享之儀。畢。以腰輿奉桑主。埋于席北。百官入慰。乙酉。祔英宗于太廟。太宗詔天下。前後詔敕。並聽于敕書樓。著以籍。受代日。交相付。仍于印紙歷。及南曹歷內批書。

凡公家文書。謂之藁。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卽貞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

理宗用黃封東板。或以牙作號御槩。

〔案〕此記理宗事。疑非李攸原本。

至和元年。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雖無出身。亦聽佩魚。舊制。自選人入爲堂後。轉至五房提點。始得佩魚。提點五房。呂惟和。非選人。入授司天監五官正。求佩魚。特許之。

真宗仁宗兩朝。禁銷金縷金。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後苑匠爲民造銷金。開封府奏。罪當笞。帝以不足懲誠。刺面配中靖。

仁宗性節儉。不喜華侈。尤惜財用。景祐二年。五月九日。謂近臣曰。訪聞市肆。以縷金爲婦人首飾冠子及梳等。潛將貨賣。況先朝已有制條。禁銷金之作。今縷金之用。耗盡奢侈。與銷金無異。須議行斷絕。宰臣對以法嚴則令行。乃下詔曰。幣器之興。金縷爲重。理財藝貢。邦用賴焉。洪惟先朝。深鑒治本。特嚴塗鑠之禁。以杜奢僭之萌。而宵人末工。放利矜巧。深冒舊防。糜壞至寶。崇華首服。交相買鬻。陰長奇袤。官司因循。曾

未呵謫。宜申布于前令。俾大革其非心。倘或弗悛。罔有攸赦。敦風遠罪。當稱朕懷。檢會大中祥符元年。至天禧二年二月。編敕除大禮法物。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著之類。土木翫好之物。並不得以金爲飾。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其臣僚之家。罪在家長。皇親宮宅。只坐勾當使臣。并駙馬都尉。其充業匠人。不得輒便造作。罪當行處斬。如官司并隣人。不覺察造作者。亦當勘罪重斷。仍許人告。得實支賞錢一百貫。文至慶歷二年。又以銷金等物。未盡禁止。又下詔曰。朕欽遵聖猷。精求政治。務非躬而圖儉。庶率己以先民。眷乃良金。時爲上幣。何茲流俗。未穆醇風。侈麗相夸。蠹弊滋廣。銷燕珍寶。變尙服裝。增效魚龍之文。頗奸輿輦之制。寢踰法度。遂益僭差。頃在先朝。累頒深詔。爰重禁防之格。乃開購告之塗。肆朕纂承。亦嘗申飭。如聞近歲。違冒猶多。俾條舉于舊章。冀懋成于敦化。必驅衆正。宜自近初。上從宮掖之嚴。下暨臣民之伍。均行屏絕。用一等倫。除大禮。各有舊用。依前行用。內庭自中宮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纓金。間金。蹙金。解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闌金。蒙金等。但係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其外廷臣庶之家。不以有官無官封邑。並皆禁斷。宜令宰司申明前後條貫指揮。皇祐三年。殿中侍御史張澤行奏曰。臣聞真宗朝。已有衣明金銷金。一禁之後。無有犯者。其故何也。蓋聞先自宮中禁斷。然後知禁令必行。無敢犯之者。如開京師。近年頗不禁絕。此壞亂先帝舊法。又違陛下崇儉崇孝之德。夫先帝發一號。出一令。豈徒然哉。蓋欲後世師其儉也。況陛下動作皆法先訓。遂致治平。而世俗敢此冒禁者。風俗侈靡使然也。惟陛下可以

裁之抑之。無知之民。從其所好。如允臣所言。亦乞先自宮中禁斷。仍檢會舊敕。如有犯者。並從違制定斷。其工匠人。仍乞處斬。所貴知悉。上語輔臣。令舉行前後詔書。嚴行禁止。自是銷金之弊。遂止。

禁止奢僭制度。仁宗景祐三年。詔曰。儉守則固。約失則鮮。典籍之格訓也。貲不逼下。賤不擬上。臣庶之定分也。如聞輦轂之間。士民之衆。罔遵矩度。爭尙僭奢。服翫纖華。務極珠金之飾。室居宏麗。交窮土木之工。倘懲誠之弗嚴。恐因循而滋甚。況歷代之制。甲令備存。宜命攸司。參爲令式。庶幾成俗。靡蹈非彝。其令兩制。與太常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及羣臣議上。因詔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爲四鋪作及闢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間朱漆梁柱。牕牖。雕鏤柱礎。凡器用。毋得表裏用朱漆金漆。下毋得襯朱。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稜器。其用銀稜者。毋得鍍金。玳瑁酒食之器。非宮禁。毋得用純金之器。若經賜者。聽用之。凡命婦。許以金爲首飾。及爲小兒鈴鐲用。餘以爲釵簪釧纏珥環者。聽之。仍毋得爲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者。其用銀。仍毋得鍍金。非命婦之家。毋得以真珠裝綴首飾衣服。及項珠纓珞耳墜頭簪抹子之類。凡帳幔。複壁。承塵。柱衣。額道。架帕。簾牀裙。毋得用純錦。徧繡。宗室戚里。茶擔子。并食合。毋得以緋紅蓋覆。豪貴之族。所乘坐車子。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裝繪。若有黑漆。而間以五彩者。聽之。民間。毋得乘擔子。及以銀骨鏢。水罐子。引喝隨行。其用兜子。所舁。毋得過二人。非四品以上官。毋得服金帶。舊經賜者。聽之。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鬧裝銀鞍。其乘

金塗銀裝條子。促結鞍轡。自文武升朝官。及內職禁軍指揮使。諸班押廂軍都虞候。防團副使。以上聽之。仍無得以藍黃爲條。白皮爲鞵。民庶只許以氈皮絕紬爲鞵。京官爲通判以上職任者。許權依升朝官例。違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工匠仍刺配他州。有陳告者。賞錢五萬。其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宣徽院御史臺。閣門左右金吾衛司。開封府。覺察以聞。

禁止鋪翠銷金等服飾。太上皇帝紹興二十七年。〔原註〕手詔。朕惟崇尚儉素。實帝王之先務。祖宗之

闕月

盛德。比年以來。中外服飾。過爲侈靡。雖累行禁止。終未盡革。朕躬行敦樸。以先天下。近外國所貢翠羽。六百餘隻。可令焚之。通衢以視百姓行法。當自近始。自今後宮中首飾衣服。並不許鋪翠銷金。如犯此禁。重置于法。仰幹辦內東門司官。常切覺察。不得有違。若失覺察。以違制論。其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法。貴近之家。尤宜遵守。如有違犯。必無容貸。故茲詔諭。各宜知悉。

宋朝事實卷十四

科目

進士之舉。惟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太祖御講武殿覆試。

〔原註〕講武殿。即今崇政殿。覆

試自此始。

〔案〕此句疑有脫誤。據文獻通攷。宋史選舉志。命中書覆試。已行之。乾德中。御殿命題重試。則自開寶六年始。

賜詩。自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自太平

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大中祥符中。姚暉榜始。

〔案〕文獻通攷。賜袍笏。亦自呂蒙正榜始。

錫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

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灝榜始。封彌謄錄。覆攷編

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間。

〔案〕宋史選舉志。淳化元年。蘇易簡知貢舉。糊名攷校。遂爲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制。試卷內臣收之。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隱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攷官。定等。畢。復

封彌。送覆攷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攷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爲定。取鄉貫狀字號。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文。獻通攷。謂糊名攷校。淳化已用之。殿試。景德復用之。禮部。此書以封彌。與謄錄。覆攷。編排。並言。始于景德祥符間。似脫漏淳化糊名前事。蔡齊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一。真宗臨軒。見其舉止端重。願謂宰相寇準

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驕從，使傳呼道上，因以為例。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即詔貢部以入等進士，并終場經學人，並親覆于殿廷，內出未明求衣賦，懸爵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案〕文獻通攷云：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令籍下第人，召見擇之，并準等御試詩賦，黜昉所取武濟川一人，續取十六人，附後，共得進士二十六人，又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

學究、明法諸科，共一百有一人，恰合此書一百二十七人之數，惟初取十一人，與三十八人，後黜一人，與十人，彼此多寡懸殊，當是通攷專言進士，此書合諸科言之。

責授昉太常寺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案〕文獻通攷云：昉等皆坐貴，自茲殿試遂為常式，又云：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至八年，御試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

大中祥符元年，貢士萬二千人，真宗自擇太子少保晁迥知貢舉。

仁宗慶歷二年，詔罷殿試，時臣僚言：

〔案〕文獻通攷宋史選舉志並作知制誥富弼言。

國家沿隋唐之制，設進士科，取采賢俊，雖至公

之道，過于前代，而得人之實，或所未至，蓋自咸平景德後，條約漸密，然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省試主文者四五人，皆兩制辭學之臣，又選館閣官數人，以助攻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能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又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辭藝，策論可以見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又貢院凡兩月餘，日研究差次，必窮功悉力，然後奏號，三長也。殿試攷校之官，多不精慎，一短也。一日試

詩賦論三題。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攷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試放榜。則恩歸有司。殿試唱第。則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實。而務收恩之名也。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而上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安足法哉。往時未有糊名謄錄之制。主文者。尙可專取捨。今既無以容其私。則殿試未見所長。請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歸有司。則宜如天聖二年。貢舉先令。攷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後賜第。則與殿試無異矣。因降是詔。

〔案〕文獻通攷載是篇大略相同。其末云。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

其輕上恩。際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是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自謙空疎。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學問。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誨也。後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尙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

樂律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翰林學士竇儼。撰定樂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禮用隆安。奠玉幣用嘉安。奉俎用豐安。酌獻飲福並用禱安。亞獻終獻並用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

〔案〕宋史樂志載竇儼撰樂章。在建隆元年。此因乾德元年始南郊。故繫年互

異。

治平二年禮官李育言開寶通禮載圓丘宗廟大樂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陳于縣北武舞立于縣南今郊廟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禮時文舞既罷乃捨羽籥執干戚以爲武舞竊惟天子親執珪幣以事天地祖考可謂極嚴恭矣而舞者紛然旁午縱橫于下進退取捨蹙迫如此非所以稱嚴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廟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八佾自是二舞之數全矣

崇寧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時漢津取身爲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帝中指以爲黃鍾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漢津本剽員兵士爲范鎮虞候見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劉曷緣飾之〔原註〕以上見楊氏編年嘗攷劉曷大晟樂論云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

答乃命王朴審定制其規模鄙陋聲音焦急非惟朴之學識不能造微蓋焦急之音適與時應藝祖以其聲高近于哀思乃詔和峴減下一律仁祖朝詔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黍累尺成律審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樂聲之高而無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爲據是時樂工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實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詔天下知樂者亟以名聞逸瑗減下一律三年而樂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弁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神考肇新憲度將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探楊傑之論驛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下王朴樂二律用仁祖所制編鐘稽攷古制是正闕失煥然詳明

與出前世焉。然諸儒之議，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于西漢。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聖王爲師者也。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鼎樂之法。良惟以黃帝后夔爲法，餘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旣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其書行于世，漢津嘗陳其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逮崇寧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遠覽，將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詔宰臣置僚屬，令講議大政，願惟大樂之制，訛謬殘闕甚矣。太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籥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羆案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懵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于上焉。高世之舉，適契聖心，乃請以聖上中指三節，爲三寸，三三爲九，而黃鍾之律成焉。漢津得之于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稟賦，必與衆異，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旣壯，則其寸有餘，惟三八之數，爲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請指之年，適與時應，天其興之乎？前此以黍定律，遷就其數，曠歲月而不能決，今得指法，裁而爲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聲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濁不至下，焦急之聲，一朝頓革，聞者無不懽忻，調唱和氣，油然而生焉。越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樂成，詔罷舊樂，賜新樂名曰大晟。

明年冬致祠于帝鼎殿。有甘露自龍角鬣下降。

〔案〕崇寧四年，歸帝鼎九鼎成。大觀間，御製大晟樂記云：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後有雙鶴來儀，不言甘露降，則此特異之節說也。

詔

令樂府官屬排設宮架，備三獻九奏，以祇謝景貺。曲再作，有雙鶴迴旋于宮架之上。後再習樂，羣鶴屢至。黃帝大合樂，有玄鶴六舞于前。蓋和聲上達，而後鶴爲之應。傳曰：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鮮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聲和也。蓋聲音之和，上繫人君之壽考，下應化日之舒長。焦急之聲，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知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壽考舒長之應，豈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道形而下，先王體之。協于度數，播于聲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緒，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穀順成。南至夜郎牂牁，西踰積石青海，罔不率俾。禮樂之興，百年于此。然去聖逾遠，遺聲復存。迺者得隱逸之士于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蓋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歟！其舊樂勿用。實錄不載詔旨，亦不載本紀。于辛卯日，書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辛卯，大理卿曹調，少卿李孝稱，中書舍人張閣，許光凝，各以本職進對。上謂閣曰：昨日新樂如何？閣對曰：昨日所按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于樂莫不

皆應古制。竊聞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聞此和聲。但同鳥獸。踏舞而已。閣因奏。被旨以古州等處納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閣對曰。牂牁夜郎。接連南陸。最爲荒遠。所謂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緣征誅文告之煩。舉國內屬。非陛下文德誕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諸陵。在天之靈。亦當顧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樂。臣忝侍從之末。得遇榮觀。不勝幸甚。上曰。八音甚諧。光凝曰。此聖德所致。可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至如陛下收復青唐。趙懷德歸順。近古州二千餘里。盡內附。今正功成作樂之時。上曰。盡出詒謀。光凝曰。神考厲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繼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

大觀四年八月丁卯。御製大晟樂記云。在藝祖時。常詔和峴。在仁宗時。常詔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常詔范鎮劉凡。然老師俗儒。末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以奉承萬一。以迄于今。朕仰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勳未集。則簾業之聲。不可行于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則大武之聲。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三易。朕承累聖之謀。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奮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賴天之靈。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賤。獻黃帝后夔正聲中聲之法。宋成公之英莖。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之度。協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諸身。以指爲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樂出焉。爰命有司。庀

徒鳩工。一年制器。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備。以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越九月朔。百僚朝大慶殿稱慶。樂九成。羽物爲之應。有鶴十隻。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復有雙鶴來儀。自後樂作。則鶴至。形影之相召。于以薦壇廟。和萬邦。與天下共之。乃按習于宮掖。教之國子。用之大學。辟雍。頒之三京四輔。以及藩府焉。及親筆手詔。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蓋感人以聲。則無古今之異。四夷之樂。先王所不廢也。雖樂不同。而聲豈有二。古今參用。永爲一代之制。繼周勺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遺萬世。貽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記。

政和三年五月。御筆手詔。樂廢久矣。歷世之君。千有餘歲。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遠。循沿五季之舊。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後興。蓋在今日。崇寧之初。納漢津之說。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行于燕饗。夫今樂猶古樂也。知樂者。知其情而已。循聲以知音。循音以知樂。循樂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無古今之異。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于庭。五聲既具。八音始全。無怨滯焦急之聲。有純厚皦釋之美。朕奉承聖謨。立政造事。昭功繼志。一紀于茲。乃者玄圭告成。今則雅樂大備。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廟遂謀。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遺萬世。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並頒行天下。舊樂悉行禁止。仍令尙書省措置。立法行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揮。并大

晟府既頒降候頒行日禁止舊樂。

六年閏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乞令略加磨礪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于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

歷象

太宗詔新歷載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請于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六十儻爾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爲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論月蝕分刻。皇祐五年知制誥王洙言。

〔案〕宋史歷志不載是年月食事及王洙奏議此可補其闕。

據司天監李用晦等狀。

十一月望月蝕十分七。歷並同復圓在晝不辨刻惟驗起虧時刻內宣明算在丑正二刻儀天丑正三刻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後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強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後果不食大衍歷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歷議云假令理歷者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就之則所協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爲密緣歷算日交月食諸歷互有疎密不可常准的蓋月日豈不少有盈虧亦變常不定歷象必無全密所謂天道遠而人道邇。

古來撰歷名賢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等尙不能窮究況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爲指定日月所食疎密又據編修唐書官劉義叟狀據歷官等稱參校諸歷互有疎密及稱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歷准的參定者古聖人歷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時雖則豫攷定交會不必照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可盡設謂必可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爲疎闊又大衍等七歷所差不多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遞相因藉乘除積累漸失毫釐且辰刻更籌惟據漏刻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按隋歷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進退于正見前後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變常未爲乖謬又一行于開元中治歷以大衍及李淳風麟德劉焯皇極三歷校日食三十事大衍課第一所申纔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極得十以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人宜攷古今尙未能盡如淳風輩益以疎遠況聖朝崇天歷法願用踰三十年誕布海內熟民耳目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議改移詰其本原蓋亦出于大衍其景福歷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詔仍用崇天歷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賜新歷名曰明天命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序之初上卽位司天監奏崇天歷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詔判司天監周琮等七人同造新歷。

〔案〕宋史英宗卽位命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歷此書止

載琮等七人而官
職姓名俱未及詳

歷成而中官舒易簡監生石道李遵各獻其所造歷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放詳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歷遷琮等各兩官賜物有差然琮等歷後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得官

〔案〕宋史熙寧三年七月以琮等推驗月食不效乃詔復用崇天歷奪琮等所遷官與此可互證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之說或中或否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盛衰之理何其異也由是言之王者當祇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如何爾





3
4
834

宋朝事實三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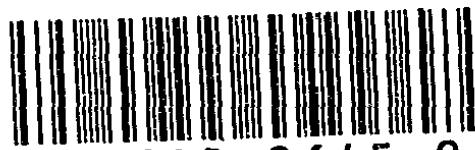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宋 朝 實 事

(三)



3 0649 0645 0

李 攸 撰

宋朝事實卷十五

藉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謂宰臣曰。朕觀古之興王。皆重農桑。以爲厚生之本。朕欲躬耕藉田。庶驅天下游食之民。盡歸南畝。宰臣賀曰。陛下親發德音。躬耕以勸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備位宰輔。不勝慶幸。乃下詔曰。庶政之本。蓋先于農。五禮之經。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茲道。朕祇若靈命。臨拊萬方。守積累之洪基。荷清寧之大德。然賴母儀訓助。衡宰輔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職。是致九圍靜謐。百姓康熙。內惟涼薄之姿。敢怠寅威之戒。園丘告類。雖屢展于國容。千畝躬耕。尙闕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行東郊執耒之儀。憲度具存。典章咸備。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規。申命攸司。因時歲事。恭惟皇太后。恢宣聖範。保佑冲人。于茲十年。克成丕業。亦未嘗親詣太室。祇薦嘉羞。仲昭事之誠。答眷懷之祉。復以歲時大順。宮寢肇新。元歷載更。休祥沓應。願茲緝禮。可舉而行。朕則躬稼穡之艱難。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則謝祖宗之貺祐。精意以告虔。信有合于經彝。庶永光于簡冊。爰仲誕告。用示先期。朕以來年二月內。擇日行藉田之禮。兼皇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未曾恭謝宗廟。朕已稟奉慈旨。于藉田前。

083
1124
2:835

宋朝事實 卷十五

二二九



50180

請皇太后恭謝宗廟。其來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耕田恭謝宗廟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廟，親享七室禮成，還宮。

〔案〕宋史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此書所載稍略。

上

御天安殿發冊，上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仁慈保壽皇太后。禮畢，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齋于朝堂。丙午，宿齋于東郊。日旁有黃雲如龍鳳。丁未，祀神農氏于壇，乃就耕位，執耜行耕田之禮。禮儀使

張士遜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將耕終千畝，以勸天下之力農。士遜固請，乃耕十二步而止。

〔案〕宋史禮志及本紀皆不載仁宗耕十

二步事，此可補其闕。

御親耕壇，公卿以下執耒，藉田令奉種，耒之種，司農卿受而灑之，率屬以終其事。還御正陽門，下制曰：朕欽承皇統，遵奉母儀，底定萬邦，勤勞一紀，陽郊嚴配，既屢展于孝思，儲駕躬耕，尙未遵于祖則，是用秩開元之遺事，述端拱之舊章，愆祀農壇，親臨帝藉，復慈闈之憲古，款清廟以謝成，圭瓚告虔，鞶珩從獻，樂崇九奏，禮備三犧，嘉夷夏之駿奔，感神靈之降格，威儀卒獲，福祿來同，可大赦天下。云云。宣制畢，百官稱賀。上御天安殿，攝太尉呂夷簡等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財用

仁宗寶元二年，陝西用兵，輔臣議節浮費，有議減百官及軍班等俸賜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輿服御，至于宮掖奢侈奇巧，無名之費，不急之用爾。國家當擇人以任職，至于俸賜，自有定制，何用紛紛裁減，以駭

中外乎。可下詔申諭之。六月壬戌。詔曰。朕猥奉鴻業。深惟永圖。恭己愛人。勵精求治。欲素樸形于天下。風化始于朝廷。專命近臣。議去浮費。爰自乘輿之所御。以至宮掖之所須。盡屏紛華。一敦簡儉。若夫設官置吏。分總事聯。經武制軍。參處營衛。惟其廩稍之給。具載等差之常。務從定規。無或過議。其文武百官。及軍班等俸賜。宜令詳定所。不得輒行裁減。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疾。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結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積。量諸縣大小。而均給之。六月。詔諸路轉運司。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也。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然則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亦承告之辭。而患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記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舒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絕之也。戰國之世。王道不絕。如綫。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

于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詔。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詔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卽寶勝壽聖禪院。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歲出內藏錢五千貫給之。

始益州豪民十餘萬戶。連保作交子。每年與官中出夏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糜棗堰。丁夫物料。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爲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萬百貫。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爲利。每歲絲蠶米麥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捷如鑄錢。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亦有詐僞者。興行詞訟不少。或人戶衆來要錢。聚頭取索。印關閉門戶不出。以至聚衆爭鬧。官爲差官攔約。每一貫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貧民。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令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還人上錢了當。其餘外縣。有交子戶。並皆訴納。將印卓毀棄訖。乞下益州。今後民間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奉聖旨。令轉運使張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奪。奏稱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卽難以攜持。自來交子之法。久爲民便。今街市並無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歸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係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別置一務。選差專副曹司。揀插子逐日侵早入務。委本州同判。專一提轄。其交子。一依自來百姓出給。

者闊狹大小仍使本州銅印印記。若民間僞造，許人陳告，支小錢五百貫，犯人決訖，配銅錢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繼明與薛田、張若谷同定奪聞，奏稱自住交子後，來市肆經營買賣寥索。今若廢私交子，官中置造甚爲穩便。仍乞鑄益州交子務銅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務行使。仍使益州觀察使印記，仍起置簿歷，逐道交子上書出錢數，自一貫至十貫文，合用印過上簿封押，逐旋納監官處收掌。候有人戶將到見錢，不拘大小鐵錢，依例準折交納置庫收鎖，據合同字號給付人戶，取便行使。每小鐵錢一貫文，依例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納交子，逐旋毀抹合同簿歷。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書旋一週年，共書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貫。景祐三年置監官二員輪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況奏自天聖元年薛田擘劃興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講求利害，乞行廢罷。然以行用既久，卒難改更，兼自秦州兩次借卻交子六十萬貫，並無見錢椿管，只是虛行刷印發往秦州入中糧草。今來散在民間，轉用艱阻，已是壞卻元法爲弊至深。轉運司雖收積餘錢撥還，更五七年未得了當。卻勅第十三界書造交子，兌換行用，憑虛無信。一至于此，乞今後更不許秦州借支。奉聖旨依奏。熙寧元年轉運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內紐定六分書造一貫文，四分書造五百文，重輕相權，易爲流轉。奉聖旨依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曰：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

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攷按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于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攷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于不足之中。而綽然常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于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蓄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于位。

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抹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于三司。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于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于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于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饋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

蘇轍民賦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于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鄉鄰。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于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斂民財。有租庸

調皆計之于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田少而稅多。富者利于避役，則田多而稅少。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債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于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萬餘，歲得錢數百萬緡，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于反掌。至于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

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于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于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攷焉。

宋朝事實卷十六

兵刑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太祖卽位。罷藩鎮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卽時聽命。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臣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令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奏案自此始。

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

五代時。鼎澧辰沅邵陽五州之境。〔案〕江少虞事實類苑作武陵辰澧邵陽爲五州。宋史作辰錦溪巫敘爲五州。與此互異。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

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迫辰沅二州。〔案〕宋史作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

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畏伏。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之事付之。再雄起蠻酋。除爲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

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感激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猴。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感恩。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乃成。〔案〕宋史作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安。由神機駕用一再雄而已。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如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上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日。近臣或以勞苦過甚爲言。上曰。不然。倘惠及無辜。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爲治人。如受任外官。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爲政。尙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亂。繫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

勞致治陰陽和順。寰海寧謐。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代興亡善惡之事。以法古成

憲。上資神聖。中外幸甚。〔案〕宋史刑法志。太宗親錄繫囚。至日。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朕深以爲適。因謂宰相云云。與此條大略相同。繫于雍熙二年十月。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案〕

書二年。則此上自必。繫年爲傳寫者脫去。二年。契丹入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中使誅之。既

行。謂之曰。此奏尙有疑。得無所部召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訊之。果乾寧軍。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邊釋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新案。多不識治體。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止閱案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得。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

上親錄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爲君勤政，卽得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旬浹月，每出大傷苗稼，及還，獨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弘曰：莊宗兼惑于音律，縱酒伶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君人以節儉爲本，仁恕爲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意音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鹽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眞誥所不許，朕嘗以此爲戒。

李繼隆討夏寇，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使，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運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退，上旣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葦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爾尙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

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若水由是知名天下。

真宗卽位。首下詔求言。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廷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僚章奏。多是自陳政績。過行鞭扑。以取幹辦之名。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斯爲善矣。豈可慘虐刻薄。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忘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曰。清遠失守。將相不才也。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真宗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有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仁宗天聖七年十月。詔諸軍班典賣官所給軍號法物。以違制論。自餘以不應爲。從重科之。先是樞密院言。御馬直于榮鸞自製紫衫。而開封府以軍號法物定罪。請下法官議。而審刑院言。捧日天武拱聖驍騎。寧朔龍猛神勇飛猛宣武虎翼衛聖服。緋紬衫。渤海神衛。捧節牀子弩。雄武飛山服。紫紬衫。吐渾貞寮直龍衛雲騎武騎龍衛帶甲刺員。紫紬衫。又皆有緋。小綾卓畫帶。甲背子一。以上爲軍號。殿前諸班直。馬軍諸班。殿前左右班。內殿直散員。散指揮。金鎗東西班。鈞容直。皆服錦襖背子。給塗金銀束帶。銀盞勒。謂之儀注。御龍直服錦襖背子。卓羅真珠頭巾。塗金銀帶。以上爲法物。犯者亦以軍號論。今于榮鸞自製紫衫。難從軍號法物定罪也。故降是詔。

平廣西蠻賊歐希範。歐希範，環州思恩縣人，嘗舉進士試。景祐五年，應募從官軍擊安化州叛蠻，既而詣登聞鼓求錄用。〔案〕宋史作擊登聞鼓求錄用。下宜州，而知州馮仲己言其妄，要賞。朝廷遂編管全州，未幾輒遁歸。其族百餘人謀爲亂，殺馮仲己，而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爲大唐國。」因問術士石太清，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也。」乃殺牛建壇，祭天神，推白崖山酋蒙趕爲帝，叔歐正辭爲奉天，開基建國，桂王。慶歷四年正月十三日，遂領衆二千餘人，破環州，劫州印，以環州爲武成軍。又破鎮寧州，及普義寨。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卻之，獲僞將崖盈、譚護二人。希範遂入保荔波洞，間出拒官軍。明年，轉運使杜杞大領兵至環州，使攝官歐暉、進士曾子華、宜州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花酒中，既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皆推于後廡下，盡擒殺之。後三日，得希範等十數人，剖其腹，繪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洞。殿中侍御史梅摯等言：「廣州轉運使杜杞誘降人歐希範等六百餘人，悉于會上殺之，失朝廷所以推信遠人之意，宜劾罪以聞。」上爲賜書申戒之。廣西捉殺歐希範兵官禮賓使陳拱等四十三人，並行賞有差。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杞，名家子，好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杞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杞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杞，見便殿，所對合意，卽除杞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杞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說其酋豪。杞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洞。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杞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獠。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又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爾。豈真降者耶。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疋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賜諸溪洞。于是叛蠻無噍類。而杞威震南海。言事者論杞殺降。爲國失信于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杞。賜以金帛。杞卽上書引咎。

仁宗平保州雲翼叛軍。慶歷四年八月壬寅。降敕榜招安保州叛軍。又詔保州兵亂。本路見領兵甲捉殺。慮恐北界緣邊人戶驚疑。可令知雄州王德基。牒報之。蔡襄言。保州兵士閉城爲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爲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臣修。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杲。引兵隨招榜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切以天下內外之兵。百有餘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于四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意。官司有觸事畏忌之勢。則姦何憚而不爲。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便于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爲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以

中國爲夷狄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勁兵入城。誅一二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況事機不可失。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丙辰。田況言保州緣邊人戶多煽言軍賊作亂。將引契丹軍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姦人。固欲搖動邊民。乞下沿邊安撫使。密令緝捕。法外施行。從之。又言保州累有人縋城不得。其造逆不肯開城門。軍士雲翼左第九指揮一十一人。招收第三指揮一十一人。第四指揮一十人。姓名已令用牀子弩射箭。射入城中。告示章貴。若能設畫擒戮得叛人。則當優遷官資。如軍中人能自相殺併一人以上。並與軍員高排三兩人。則不次擢之。丁巳。命內侍武繼隆。齎敕赴保州招安。令田況。李昭亮。劉渙。楊懷敏相度。如已開門。卽更不以敕敕示之。初。河北自五代以來。保州。廣信。安肅。別領兵萬人。爲三部。號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使二人。使鄰道相爲援。太祖嘗用此兵有功。因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出巡。惟巡檢司所領得給爲不均。通判祕書丞石待舉。乃建議于都轉運使張昷之。請領所部兵。更其出入。季一出巡。出則別給錢糧。餘悉罷之。至是。巡檢司雲翼等軍。悉揚言爲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不自安。乃悉令納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章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于衆辱之。貴憑酒慢詈曰。徒能以滅削軍糧爲己功。因激其衆。八月五日。給軍衣。衆遂劫持兵入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挈家至。與待舉列敵兵守關城。率神衛招收兵。卻入東門。以拒亂。旣而轉鬪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下城。繼宗墮城死。待舉

藏鹿角中。爲亂卒所害。衆怒待舉甚。揭其首。于是又疑走馬承受公事劉崇古。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賊平。旣降盃之等。又降知定州。

〔案〕前有知定州王杲之文。此當云

降知定州王杲。而傳寫脫去。

張盃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懸其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則以槍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脅監押韋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爲主。貴稍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遙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卽授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尙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妄誕耶。詞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卽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卽日開門。大軍入。收一指揮坑之。餘皆勿問。加閣門祇候。

〔案〕此卽指殿直者。

伏其姓名。

保州城未下時，有中貴人張懷敏與張盥之不協，在軍中密奏，賊云：得張盥之首，我即降。願賜盥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即軍中斬盥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爲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盥之落職，知虢州。〔案〕宋史不載富弼諫止斬張盥之事，此可補其闕。

平貝州妖賊王則。慶歷七年十二月，河北安撫使知北京賈昌朝奏：十一月二十八日，貝州宣毅軍大將王則據城叛，則本涿州人，以饑饉流亡，至貝州，始去涿時，母與之別，刺福字于其背，以爲記。恩冀之俗，

多尙妖術。〔案〕貝州以平王則改爲恩州，此云恩冀，已從改後之名。後因習妖法，謀爲亂，遂言背有福字，自然隱起，以惑衆，衆頗信事之，而

州吏張巒卜吉爲之主謀，會冬至，知州張得一與官屬俱謁聖祖于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保驍捷營，賊焚營門，執得一囚之，兵馬監押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門閉，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屬，縋城出，保南城，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不得，殺之，遂縱獄囚，囚有憾司理王獎者，遂殺獎，旣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湊皆被害，則僭號東平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廢庫，皆立號，改元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置破趙得聖等

軍百姓年十二以上。並刺爲軍。所用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上置四總管。各主一方。又列其徒爲知州。然絕城下者日衆。于是令守者五人爲保。一人絕。則四人悉斬之。貝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自城中爲書射出。約爲內應。夜以索引官軍數百人上城。焚敵棚。賊率衆拒。文慶等與官軍復自城而下。功雖不就。上曰。文慶等能嚮順。可嘉也。悉錄以官。三班奉職馬遂。爲北京指揮使。則叛。遂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自効。昌朝因使持招降榜入城。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不答。時知州事張得一侍側。遂目之。不應。乃起投杯于地。扼則喉。擊之流血。左右無助者。賊黨至。斷其一臂。殺之。將死。猶罵賊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上聞歎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仍賜冠帔。官其五子。及賊平。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上使其子剖心而祭之。則始與妖黨謀。以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橋。相應爲亂。會其黨潘方淨者。以書謁留守賈昌朝。昌朝執之。故未及期而發。所習妖書。有五龍經。滴淚經。始則之叛也。上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爲端明殿學士。河北體量安撫使。節制討賊。既屢攻未克。上憂賊熾。亟召高陽關總管王信。問貝州事。且戒信曰。凡軍營在關城內。與賊爲亂者家屬。悉羈管之。餘非是作亂者。常加曉諭。勿使之憂疑也。又曰。城中軍民來投者。毋得枉有殺戮。以來功賞。使諭河北安撫使賈昌朝。與言亟示之以約束。違者以軍法從事。上又曰。城下要害處。既多設寨柵。以防奔衝。卽陰晦雨雪。賊乘夜突出。以害吾主將。不可無備。軍中盛寒。凡係官材植。及河防物料。權許就取爲薪。上之憂恤軍民如此。一日。得賈昌朝奏貝州事。憂形

于色。悵然曰：相公樞密，日上殿來，無一人與國家了事者，何益？彥博早朝，忼慨請行，以破賊自任。上大喜。既而左右贊曰：官家無憂，貝加文則敗矣。上益喜。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戊寅，詔文彥博以便宜從事，仍以將作監主簿鞠眞卿試將作監主簿成偉進士李景元掌機宜文字。其明鎬所辟官吏，並仍舊。彥博行，上燕餞賜賚，榮盛傾一時。乙酉，降空名敕告，宣敕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功。是時明鎬功垂成，將士知上委任彥博隆重，人百其勇。待彥博之來，以自効。上亦曰：彥博必生擒此賊矣。至未踰月，閏正月辛丑，彥博等遣承受公事李繼和來告，貝州平。總管王信生捕獲王則，則自反至敗。凡六十六日，凱旋。戊申，以彥博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曰：膺重任者，必勵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之賞。其有早毗大政，夙負偉材，自奮臨戎之行，遂成盪寇之略，宜揚顯命，以告治廷；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輕騎都尉平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文彥博，器業異倫，智謀適用，有彊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溫裕，有周通敏洽之識，而輔之以端方，自班近途，寢發賢蘊，向以預政之地，深念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陪左右之機論，屬兇徒構孽，孤壘偷生，巢幕之勢雖危，拒轍之狂尙肆，始定恢于勝策，往卽殄夫妖氛，賞而緩功，庸何以勸，宜升台席之貴，更陟中臺之華，兼書殿之美資，衍轅田之眞賦，褒功馭賞，併示優崇，於戲，舍爵策勳，已奉謀于太室，代天理化，終濟治于王家，其懋迺猷，用祇攸訓，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

尙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上顧彥博曰卿朕之裴度也彥博歸功于明鎬讓位久之上屢詔不允詔以鎬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遂除參知政事以王信爲感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及選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二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王則檻送京師乙丑劄則于都市誅西上閣門使知貝州張得一于麗景門外得一太子太師耆之少子也視事八日而遇亂匿營中爲賊所得置其家屬于州廨之西廳日爲具飲食初賊取州二印猶語曰用訖卻見還後每見必呼則曰大王先揖而後坐坐必東向又爲則僭排儀衛以故得不害旣誅而兄弟悉降黜妻子論如律閏正月初五日降曲赦其文曰門下朕纂承寶緒導發化源思固本之在民每敦仁而修政仰遵先訓罔拂大猷刑審厥中處之以明決信孚無外示之以懷柔惟寧雖底于萬邦失所每矜于一物近以貝丘舊壤孽豎爲妖嘯聚郡城稽誅旬朔眷茲境土不無殘傷當與師之勦除且有衆之蹂踐而又枕戈衽甲暴露于夙宵輓粟飛芻疲勞于道路暨列盪平之效宜推優獎之恩念彼封疆並均渥澤可曲赦河北諸州軍云云於戲天道助順罔逆亂之無萌君德好生惟寬仁之可尙恩威並及善惡用分布告羣倫當體朕意

王則挾妖法爲亂。既敗。州郡大索妖黨。被繫者不可勝數。仁宗聞之。歎曰。如此得無濫及良民乎。命有司寬其禁。諸傳習妖法。非情涉不順者。毋得過有追捕。

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府參政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節制諸將。時樞密使夏竦惡明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知其如此。卽受命。乞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以獻。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門。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道以入。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畫匿穴中。城下不之見也。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悉登。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以槍刺牛。牛卻走。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戴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其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皆死于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賊于北京。夏竦尙忌其功。建言恐非真。乞令檻車送京師。董秀。劉炳。皆除內殿崇班。

〔案〕王則之叛。宋史附具始末于明鎬傳後。而于文彥博傳。僅云。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又攷東都事略。李巒

長編亦記之甚簡。如董秀。劉炳。楊遂。皆其時出死力。以破賊者。不一著其姓名。惟此書所載詳備。足補其闕。

平廣南蠻。賊儂智高。皇祐四年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橫山寨。五月。破邕州。又入橫州。貴州。

龔州。藤州。梧州。康州。端州。昭州。圍廣州。廣源州。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遂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竊據。而廣源等州多服役之。州在邕管西南。鬱江之源。其地巖險峭深。產黃金丹砂。俗尙椎髻左衽。善戰鬥。輕死好亂。初知儂猶州儂全福。殺其弟知萬涯州存祿。及其妻之弟知武勒州儂當道。而併有其地。交趾怒。興兵虜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而其妻阿儂。遂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與其母奔雷火洞。久之。復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歷國。阿儂僞稱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攻陷城邑。皆其謀也。交趾復伐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文火雷火頻婆四洞。又以思浪州附之。居四年。智高內怨交趾。攻安德州。據之。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原註〕一本云。自稱其巢爲天南。大理國名。其年爲天瑞。又曰啓歷。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廣西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揮使元贇往候之。而贇擅發兵。攻智高。爲其所執。且問中國虛實。贇頗爲陳大略。說智高內虜。由是遣贇還。并奉表。願歲貢方物。許之。遂齎金函書。請獻金銀朱砂。知邕州陳拱。以其事上聞。不報。智高旣不得請。又與交趾爲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弊衣易米。給言本洞饑。部落離散。拱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死于兵刃之下。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橫山寨。破之。又破邕州。自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內。

黃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相繼破沿江九郡。貴橫。襲潯。梧。封。康。端。所至殺官吏。焚府庫。進圍廣州。知英州蘇誠。〔案〕宋史作敵緘。屯兵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令蕭注募士丁。具戰艦。賊少懼。會張忠自京師至。不介馬

戰于白田。死之。賊圍廣州。凡五十三日。〔案〕宋史作五十七日。又再戰于皇渡村。七月壬戌。由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

而去。攻賀州。不克。殺蔣偕于太平場。破昭州。殺王正倫于館門驛。復據邕州。十二月壬申。又敗陳曉于金

城驛。〔案〕陳曉。宋史作陳昭。此書避英宗諱。改昭爲曉。自智高初叛。上擢狄青宣徽南院使。充京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賊

盜事。降空名宣頭一百道。付青以備賞功。明年正月。旦會兵于賓州。責斬廣西兵馬鈐轄崇儀使陳曉。及左班殿直袁用等三十二人于賓州。初曉遇智高于金城驛。令東頭供奉官王永吉將宜州勇敢兵五百爲先鋒。輕而失利。曉又素無威令。旣遇賊。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曉旣先受青節制。令不得輕進。恐青至成功。故徼倖一戰。以至覆軍。爲青所斬。軍中股票。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賊謀者旣去。詰旦遂行至歸仁鋪。遇賊迎戰。前鋒少卻。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幟。麾左右蕃落騎。馳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傷創重者三千三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儂志忠等五十七人。牛馬器用數萬。得賊所擄士女三千餘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萬。均給戰士。仍築京觀以志功。露布曰。臣青言。臣出身行伍。備位要樞。屬嶺表之虔劉。致聖情之宵旰。董師而出。承命不遑。受鉄鉞之初。皆親稟于睿算。當矢石之

際則全仗于天威。石投卵以何虛。竹迎刃而自解。臣戊辰自連州整兵。甲戌至潯州。遇寇。蕩平小蠹。若躡無人。度越重江。始逢大敵。戊寅儂賊領烏合之衆。帥蟻附之徒。親統全軍。結爲一陣。輕兵搏我。驕氣凌人。臣堅壁不爭。張翼而待。候其銳鋒稍挫。剛氣微衰。奮驍勇而斬將。舉旗侮敗。亡則追奔逐北。自旦至暄。殺獲無餘。旣梟兇獍之俘囚。遂舉甌城之降附。民歸慈母。氣廓遐陬。元兇已繫于檻。牢餘黨。合尸諸市肆。伏念濱潯之地。脅從者皆是吾民。僭偽之中。緣坐者不無非罪。今則重輕差罰。首級書功。續遣使臣。別具敷奏。謹先具露布馳驛以聞。云云。初。廣南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爲青所破。如謠言云。是時朝廷以承平之久。嶺外州縣。類不爲備。官吏狃以爲常。故寇至。如入無人之境。前後遣將。又不得人。以至暴踐一方。幾一年云。二月。班師。詔加青檢校太尉。河中尹。召爲樞密使。賜城南第一區。青始受命討賊。卽言于上曰。官軍征蠻。數敗走。士氣不振。請選馬步軍。及虎翼五指揮。嘗經禦邊者以往。庶于必勝。上悉選精銳而遣之。曰。此皆吾勁兵。累歷戰鬪。可用也。青果以此敗賊。始上以青爲宣撫使。付以廣南討賊。言者以青武人。不可專任以事。上以問大臣。宰相龐籍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彼視青爲何者。不如不遣。乃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旣行。上謂侍臣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之親信不可。雖飲食起臥。亦宜防竊發。乃特使以戒之。及捷至。上喜。顧左右曰。向非委青專制。豈能成功如是之速也。

二月十三日。曲赦廣南門下。朕膺穹昊之眷命。奉祖宗之貽謀。副億兆心。垂三十稔。何嘗不博稽教化之

大勤視蒸黎之繁。延登雋良。採納嘉謨。以補治具。以迎休風。肆惟宵旰。罔或暇逸。蠶茲蠻旅。敢冒典刑。驅馳犬羊。越去溪洞。陰窺守禦之間。寢生狡狂之謀。傷夷我版民。剽盜我州域。屬以夏秋屆候。潦霧交蒸。言涉險艱。遂稽平殄。朕託居人上。奄宅域中。豈朝經之未孚。將吏職之不舉。致是方國困于擾攘。慮焉及斯。嗟亦良甚。爰申命于將鉞。俾總臨于師干。鼓行而前。俘馘殆盡。今雖醜類正罰。既伏于天誅。尚念編氓何辜。久罹于寇虐。宜推渙宥之澤。曲示憂勞之懷。可曲赦廣南東西路云云。於戲。綏寧封疆。翦滅凶燄。下則賴兵戎之講律。上則繫廟社之垂靈。粵予統臨。益用祇率。眷爾官吏。參輸志誠。招懷流亡。勸勵種斂。亟復饒富。永臻治平。布告羣倫。庶體朕意。主者施行。

上以蠻賊彌年。逋誅鄰境。調發應副。亦推恩宥。二月十六日。降江西湖南德音。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

員。丕循燕翼之謀。慎固盈成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冀此蒸民。臻于至治。屬溪蠻之燬

孽。〔案〕新安文獻志作興孽。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釋騷生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蕞爾狡兇。尋抵擒殄。然念江湖之

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碁錯。或護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無勞煩。茲惟睠瞻。頗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云云。於戲。寇盜猖狂。既仗翦平之晝。生靈療弊。必資生養之方。咨爾庶官。體予深意。

儂智高入寇。廣南東西官吏。有棄城而逃者。大理將議法。上諭輔臣曰。官吏不能城守。可罪也。然朕聞南

方無城郭戰具。一旦有倉卒之變。而責人以死。朕不忍也。若兵備可以固禦。而棄者論如法。其無城與兵力不能敵者。當未減。由是免死者甚衆。

宋朝事實卷十七

削平僭僞

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是時契丹破晉。漢祖起并門。中原旱蝗連歲。昶益自大。君臣奢僭。及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王昭遠方總內外軍柄。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乃給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懼王師討伐。潛遣謀者孫遇等。間道齎蠟丸帛書。結太原劉鈞。爲朝廷所獲。其書云。蚤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于翰墨。歡盟已保于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于襄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云云。先是太祖已有西伐之意。而未發。及得書。笑曰。吾出師有名矣。十一月。詔曰。朕奄宅萬邦。于茲五稔。陳師鞠旅。出必有名。伐罪弔民。動非獲已。睠惟庸蜀。久限化風。舞階詎識于懷柔。干紀自貽于禍釁。近擒獲四川僞樞密大程官孫遇二人。搜得孟昶與河東劉鈞蠟書。潛相表裏。欲起寇戎。致姦謀之自彰。蓋天道之助順。將定一方之亂。難稽六月之師。爰命將臣。俾正戎律。建靈旗而西指。授成算以徂征。言念坤維。久沈汙俗。旣爲民而除害。必俟后以來蘇。式清全蜀之封。止正渠魁之罪。況西川將校。多是北人。所宜翻然改圖。轉禍爲福。苟執迷而不復。雖後悔以何追。如

能引導王師。供饋軍食。率衆歸順。舉城來降。咸推不次之恩。用啓自新之路。重念征行之際。宜申約束之文。已戒師徒。務遵法令。不得燔盪廬舍。毆掠吏民。開發丘墳。翦伐桑柘。共體救焚之意。以成不陣之功。凡彼烝黎。勿懷憂慮。故茲詔示。知朕意焉。于是命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充西川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儔。充壕寨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明。充壕寨都監。殿直。鄭璨。充先鋒都監。步軍頭目。向韜。充先鋒都軍頭目。全斌而下。率禁軍步騎二萬。諸道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給事中。沈義倫。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又以寧江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棹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廷翰。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充壕寨使。御廚副使。朱先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贊。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畧。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壕寨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正。充戰棹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棹右廂都監。自光義而下。率禁軍步騎一萬。諸道兵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均州刺史。曹翰。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寨城守之處。道里遠近。俾

畫工圖其險要。上以授全斌等。仍令所至之處。以前詔告諭僞將吏軍民等。上問全斌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力。到即平矣。上壯其言。喜曰。汝等果能如此。我何憂哉。帝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糗。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勿害良民。十二月。全斌等收復乾渠渡。萬仞燕子二寨。下興州。僞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官軍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乘勝連拔石鬪魚關。白水關。二十餘寨。二十八日。詔曰。命將出師。指期殄寇。今所向皆下。捷音繼來。方乘破竹之功。更示戰兵之令。如聞收復州縣。其僞署軍員兵士。或投竄山林。或散匿民舍。俾安疑懼。特用招懷。詔到限一月。許于逐處首身。更不問罪。是月。史延德等進軍至三泉寨。敗蜀軍數萬人。生獲僞招討使山南節度使韓保正。副使洋州節度李進等。又獲軍糧三千餘萬石。三年正月。劉光義等收復三會。巫山等寨。殺僞將南光海等三千餘人。〔案〕李燾長編。光義等收復三會。巫山等寨。在乾德二年冬十二月。此在三年正月。又宋史殺僞將南光海等八千。此作三千餘人。彼此互異。生擒戰棹都指揮使渝州刺史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殺水軍三千人。〔案〕長編作殺水軍六千人。拔夔州。僞節度高彥儔。縱火自焚。〔原註〕初光義等行。帝以地圖示之。指夔州鎮江處。謂光義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先。當先令步騎前行。出其不意而擊之。俟其稍卻。即以戰棹夾攻。敗之必矣。及捷奏至。帝問其狀。果如所料。詔蜀中僞將士。死于兵刃。暴露原野者。所在郡縣。速收瘞之。又詔行營兵。戰陣被傷者。等第給賜。繪帛八日。詔行營馬步兵士。及諸道義軍。

所經之處。長吏以牛酒犒之。王全斌進拔利州。得軍糧八十萬石。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兵過三泉。殺戮虜獲甚衆。遂至嘉州。進擊金山寨。不破。蜀人依小漫天寨。至深渡。旁江列陣。以待我師。彥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天暮。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以精銳來拒。又大破其衆。乘勝奪其寨。擒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又獲三泉監軍劉延祚。蜀將王昭遠引兵來救。遇我師。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浮橋。退守劍門。王師遂入利州。

〔原註〕先是官軍至嘉州。會蜀人斷閣道。未得進。王

全斌請欲取羅川路。遂入康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諸軍難進。不如督工修閣道。取大路。與全斌會于深渡。彥進然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軍。

全斌等既收復劍州。殺蜀兵萬餘人。生擒僞都

監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山南節度使王昭遠。

〔原註〕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壓境。對賓客援手言曰。此送死來爾。乘此追之。當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及此兵敗。奔匿官倉中。凡不

食數日。擒獲繫送京師。

馬步軍都指揮使前洋州節度使趙崇韜。

〔原註〕先是王師發利州。至益光。全斌會諸將。各陳進取之計。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進言。益光江東大山數

後歷諸衛大將軍卒。

重。有小路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寨。對岸可渡。路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即欲領兵赴之。康延澤曰。來蘇小路無煩。王師自往。蜀人已與官軍相遇。數戰數敗。今聞併兵守劍門。不知諸師協力。巧命偏將劫來蘇。直達青彊。北至劍門。與大兵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遂命史延德等分兵趨來蘇。造浮橋。于是蜀人見兵至來蘇。又見橋成。棄寨而遁。昭遠聞延德至青彊。即退兵。陳于漢源坡上。留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師直擊走破之。昭遠崇韜又遁走。全斌遣輕兵追之。皆生致焉。劉光義等收復萬施開忠四郡。至遂州。僞知州少府少監陳愈率其將吏出降。光義即日入城。安撫。盡出

府庫錢帛以給軍士。

〔原註〕初諸將入辭。帝戒曰：所復郡縣當發帑藏爲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士彊耳。至是人皆効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王師由劍門而入。昶益惶懼。問計

于左右。有老將石斌。

〔案〕石斌長編作石奉頌。此與宋史合。

對以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難曰：吾父子以

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與我東嚮發一箭。今若閉壘。何人與我効命。乃遣僞通奏使伊審證。齋表詣全斌請降。其表曰：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死亡。致興貔虎之師。實懼雷霆之怒。敢祈英睿。俯聽哀鳴。伏念臣生自并門。長于蜀土。幸以先臣之基業。獲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遷。不覺三靈之改卜。爰自大明出震。盛德居尊。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疑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園丘。曠執贊奉琛之義。素居遐僻。久阻聲明。曾無先覺之心。固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且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修甘旨。保此衰年。次望免子孫之睽離。守血食之祭祀。敢冀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厄辱。臣輒援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自歸款。盡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使先臣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闈。尙有問安之所。已令緘封府庫。肅靖軍資。用付典司。將期臨照。今則車書混其文範。正朔奉以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臣昶謹率

文武見任官。望闕再拜。上表歸命。披瀝肝膽以聞。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仁贊詣闕。上表曰。臣歷觀先覺。克奉忠區。竇融受累世之封。吳芮襲傳家之慶。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則臣在執迷以何多。致顛沛之如是。罪豈容于擢髮。形可寘于磔尸。既無遠慮之明。甘受後期之責。伏念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卽世。臣方幼年。猥以童蒙。謬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儉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神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敏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正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證。奉表歸降。以前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接送。至十一日。尙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料惟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于軍門。至于老母諸孫。延餘息于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于數年。所望全軀于今日。今蒙元戎慰卹。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自量過咎。尙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賜詔曰。朕以受命上蒼。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而佳兵。至于興戎。蓋非獲已。矧惟蜀郡。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且起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常中夜撫然。念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

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于多福。匿瑕舍垢。當盡滌于前非。朕不食言。爾其無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儼迎勞之。昶與母至襄陽。復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于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時乾德三年也。帝以昶來降。意嘉之。詔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約前代儀制。草定受降之禮。正月十六日。昶至前一日。有司設御座于崇元殿。陳仗衛于庭。如元會之儀。又爲昶及僞官屬。設次于明德門外。設表案于門橫街之北。是日大陳馬步諸軍于天街左右。昶及弟僞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通事舍人引昶于表案南序立。北向。僞官屬皆班于昶後。置待罪表于案。昶跪授閣門使持表人。昶等還位。序立以俟命。表至帝前。侍臣讀訖。閣門使承旨出宣。昶等悉俯伏于地。通事舍人二員掖昶起。僞官屬皆起。並鞠躬聽命。閣門使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使又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衣庫使導所賜陳于前。昶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乘馬。昶至升龍門下馬。官屬至啓運門下馬。就次。入見于崇元殿。帝袞服升座。軸簾卻扇。文武百官先入起居訖。分班東西相向。閣門使引昶等入。起居舞蹈。稱謝。宣徽使承旨喚昶升殿。昶等皆再拜。僞官屬依位序立。通事舍人引昶升自東階。宣徽使承旨安撫。至御座前。鞠躬。帝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官屬皆舞蹈再拜。三呼萬歲。昶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禮畢。御明德門。宣赦門下。伐罪弔民。所以昭宣王略。皆災肆赦。所以盪滌羣非。稽有國之舊章。蓋哲王之能事。朕飛龍撫運。躍馬興邦。雖禹別九州。盡爲王土。而蜀川一境。猶

隔華風。天兵飛渡于劍門。蜀主哀號而納款。念其生聚。曲爲保全。宜推曠蕩之恩。用慰傷殘之俗。易苛政以平恕。革重斂爲輕徭。用舉宏綱。正我王度。自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應僞蜀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自乾德二年終。所有殘欠租稅。並與除放。仍特放今年夏稅。及沿納諸雜物色等一半。兼令逐州子細分析。目前諸色稅賦。及科配煩重名目。聞奏當與等第。永遠減放。應收闕場務。仍各具事申奏。當議指揮。西川城內人戶食鹽。僞蜀估定。每斤一百六十文足陌。令每斤特減六十文足陌。今後只定一百文足陌。所有諸州鹽。各取逐處價例。三分中與減一分。應鄉村不濟人戶。闕少糧食者。委逐處官吏。開倉賑貸。候豐熟日。令人戶一斗只納一斗。昨者收復之際。亦已嚴切指揮。或慮諸軍虜得丁口。便仰各放還本主。不得更有隱藏。如敢固違。當行嚴斷。其僞蜀內外文武臣僚。及將校職員等。能奉其主歸我大朝。念茲通變之方。宜預旌酬之寵。各令分析名銜申奏。當與加恩。管內應有負罪逃竄之人。亡命山林之輩。限赦到一月內。許自陳首。並仰放罪。仍令逐處長吏。倍加安撫。如限滿不自陳首。復罪如初。乃睽劍南。比爲內地。自累朝之艱否。據千里之江山。豈無沈滯之人。宜下旁求之詔。所在州郡。及山林有懷才負藝。未霑寸祿者。委長吏聞奏。先賢丘壟。不得樵採。古來廟宇。咸與修崇。其餘節婦義夫。順孫孝子。有堪旌賞。當議舉明。官吏軍民。各勤職業。樂予景運。當慶新恩。告示一方。咸知朕意。是日宴近臣。及昶等于大明殿。昶奉觴上壽。是日又賜昶玉帶。金鞞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衣著萬匹。賜昶母

李氏。金器三百兩。銀器二千兩。錦綺千段。絹千匹。自仁贄。玄喆。李昊等。恩賜各有差。先是帝詔有司于右掖門街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僞官屬各營居第。翼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割裂于山河。競僭竊于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後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年以滋久。而能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于効順。盡率官吏。來降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關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汝瑕。度越彝章。升于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鶉首之奧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餘僞官除拜有差。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于大明殿。贈中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卽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醑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此。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旣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

傷之。賻贈加等。與昶俱葬洛陽。詔發奉義甲士七千人護送。七月。正衙備禮冊命昶。其文曰。維乾德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己未朔。二十四日戊子。

〔案〕朔日是己未。則二十四日是壬午。若二十四日是戊子。則朔日是乙丑。據宋史太祖本紀。七月壬辰。追封孟昶爲楚王。下書丁酉。又書八月戊戌朔。是七月己巳朔。

二十四日壬辰。附註備攷。

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孟昶。夫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

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承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于勳華。體深仁于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翦淮夷之兇。暨荆及衡。洗蕩通穢。以爲人君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致薄伐西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期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嗚呼。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奉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以同歸。斯朕所以當寧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飛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贊持節。冊贈爾爲尙書令。仍追封楚王。嗚呼。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曷超彝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尙冀英魂。歆茲盛禮。嗚呼。哀哉。禮畢。其冊載以犢車。設鹵簿。鼓吹。導至其第。冊及門。主人迎冊使入。是日。仍賜昶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十萬。

〔案〕宋史作五萬。

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寶溺器。他物

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韋寅遜撰詞以其非工昶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又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取贖其末年西川婦女競理髮爲高髻號朝天髻始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議討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自始伐至降凡六十六日昶父子據有二蜀三十一年至是國除王全斌旣平蜀部下多漁奪民財及凱旋太祖盡得其狀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詆諸將所爲奢縱不法冀以自解且曰清廉畏慎不辜陛下任使者惟有曹彬一人耳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奏曰征西諸將皆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苟若有纖芥之累王仁贍豈有爲卿隱耶勸懲國之常典可無讓也蜀平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縣漢資簡梓遂黎雅陵戎瀘維茂昌榮〔原註〕閬渠合龍普利〔原註〕渝涪黔施達洋〔原註〕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原註〕闕文〔案〕長編蜀十月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宋史載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此書大略與長編相合

李筠在鎮擅其征賦頗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責讓而已至是遂以建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叛太祖遣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歸德軍節度使石守信殿前副都指揮點檢義成軍節度使高懷德率諸軍進討五月二日又命宣徽南院使咎居潤赴澶州巡警詔殿前都點檢昭化軍節度

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前德州刺史曹翰前耀州刺史張暉並充行營壕寨使由東路與守信等合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帝乃下詔曰違天逆命不可以逋誅伐罪弔民式慰其僉望昭義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筠出于賤隸驟列通侯詭譎多端包藏有素朕以皇天眷命歷數在躬念同事于前朝每曲形于厚禮推赤心而示信指天日以申盟而不體予懷自隲爾節窺覷神器俶擾天常囚辱使臣虔劉民吏結劉鈞于并壘害張福于高平肆其兇謀干我大戮國有常憲人其舍諸將申齊斧之刑用致靈旗之討李筠宜削奪在身官爵令諸道會兵進擊宥其驅脅實前王之令猷示以招懷亦吾民之何罪黎城舊壤上黨名區俗本貞純人知節義豈私從亂必自改圖苟去危以就安可轉禍而爲福立功名于當世保富貴以終身勿成染汙之風自取覆亡之咎凡爾士庶當體朕懷五月十九日內降手詔親征朕仰膺天睠肇啓皇圖念可畏之非民敢無名而動衆李筠不知天命犯我王誅棄帶河礪嶽之恩爲干紀亂常之事已行攻討卽俟盪平當九夏之炎蒸念六師之勞苦深居宮闕情所難安當議省巡用仲慰撫朕取此月內暫幸軍前所司供頓務從儉約郡國長吏不得擅赴行在兩京留司官起居表章傳置以聞勿令勞擾以稱朕意以二十四日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河陽節度使趙晁來朝太祖召拱與語拱曰李筠逆節久露兵勢漸盛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平賊必矣若稽留浹旬臣恐賊鋒益熾攻之難力矣帝深然之其月石守信敗筠

軍于長平，斬首三千餘級，拔大會寨。十九日，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軍節度使韓令坤率兵屯河陽。石守信高懷德又破筠衆三萬于澤州，獲偽河東節度使范守圖，降河東援軍數千，皆殺之。〔原註〕初筠送款于河東劉鈞。

及王師至，筠求援于鈞，鈞遣守圖等赴之，至是并獲焉。帝以親駕，大赦天下，門下天生五材，武可以底寧，禍亂君有一德，恩所以輯睦，兆

民爰自瞻命自天，膺圖開國，繫朕寡昧，勉徇樂推，式造新邦，務求治道，郡縣小大之政，必切躬親，蕃宣勳舊之臣，敢忘禮遇，以四海樂康爲念，以一物失所爲憂，勿敢怠荒，庶期開泰，不謂壺關之地，分野繼災，守臣無事以生疑，同惡望風而相濟，朕推心勉諭，屈已俯從，和氣不能易豺狼之心，平地于是作荆榛之路，昨者長驅禁旅，直上太行，始戮賊軍，尋平澤潞，鋒交矢接，瓦解冰消，潞州旣逼危亡，尋輸降款，契我好生之意，各覃加等之恩，一境熙春，萬家安堵，旣豁黔黎之望，實憑宗社之靈，重念將士同心，服干戈而展効，官吏奉職，部力役以有勞，將同慶于域中，宜大賚于天下，應天下見禁罪人，自六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

云云。〔原註〕餘同本傳。

李重進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四將率禁兵討之，仍令友規護前軍。〔案〕仍令云云。

當是上文已載友規爲傳寫者脫佚，據長編揚州都監右屯將軍安友規知重進必反，踰城來奔，至是果反，故仍令護前軍討之。乃下詔曰：黃軒御極，嘗行中冀之誅，虞舜登庸，先正

四凶之罪。芑民靖亂。何莫由斯。朕以歷試艱難。肇膺眷命。務輯寧于華夏。思康濟于黎元。爰整銳師。濯征多壘。慰其後后。匪曰佳兵。新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重進。位列公侯。任隆藩翰。自皇家之起運。包異志以無君。朕法天無私。與物更始。特舍垢以宥罪。聽改行而自新。申撫諭于璽書。形誓言于金券。特遷大鎮。用保永圖。而敢固守孤城。拒違王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宜正彝章。用懲大愆。其李重進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上謂左右曰。朕于周室近臣。無所圖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大師在野。朕當自慰撫之。十月二十一日。內降手詔曰。朕以反臣負國。兇黨嬰城。勞將帥以征行。救生靈之塗炭。重念蒙犯霜露。跋涉山川。將親示于撫循。須暫離于京闕。朕取今月內。幸揚州。凡所供須。務令省約。方期靖亂。無至勞人。餘依征澤潞詔書從事。〔原註〕餘同本傳。

陳洪進入朝。以其地來歸。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五月一日。降德音。門下。朕纂紹基圖。臨御區宇。慶五兵之銷偃。致四海之混同。顧惟動植之間。悉被生成之澤。念清源之一境。隔朝化以多年。江山雖在于照臨。黎庶未霑于恩惠。節度使陳洪進。素懷明略。喜遇昌期。偃戎節以來朝。錄地圖而上進。今者川塗無壅。聲教大同。宜覃寬宥之恩。俾洽維新之化。應泉漳等州管內州縣。諸色罪人。限德音到日。並從釋放。云云。於戲。同文共軌。荷宗社之殊休。恤物愛民。乃帝王之常道。矧惟遠俗。初被皇風。用安歸嚮之心。倍注撫柔之意。降九天之雨露。蘇比屋之生靈。必令其

萬戶千門。永樂於輕徭薄賦。凡爾衆庶。當體朕懷。主者施行。

太宗征太原。次瀆淵。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姓名喜。以爲我師有必捷之兆。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置酒宴會于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太宗朝平蜀賊李順。

〔原註〕劉旰附。

淳化四年。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起而爲亂。謂其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

汝均之。貧民附者益衆。先是國家平孟氏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于內府。後來任事者競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羣衆起而爲亂。二月。殺彭山縣令齊元振。十二月。與巡檢張玘鬪于江原縣。玘死之。小波亦病創卒。衆推小波妻弟李順。以淳化五年正月。叛攻邛蜀二郡。官吏多被其害。又敗都巡檢郭允能于新津。賊勢益盛。衆附者數萬。永康軍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皆爲順所陷。縱火大掠。遂進攻成都。既陷成都。知府事郭載率官吏奔東川。賊遂據成都。上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以便宜決遣。又命樞密直學士張詠知成都府。〔案〕長編據成都志及宋祁所作墓誌。韓琦所作碑。謂詠知成都。乃是春除。既而留不行。至九月。代雷有終任。實錄及會要並于是春。卽書以張詠知成都。誤矣。此書亦仍實錄會要之誤。雷有終。裴莊。劉錫。周渭等。掌川峽隨軍漕運。馬步軍都軍頭王杲率兵趨劍門。崇儀使尹元率兵由峽路而進。並受繼恩節制。又命成都府監軍供奉官宿翰爲崇儀使。先是羣盜自成都分攻劍門。翰先自成都領兵投劍門。適與正兵

合。〔案〕長編李順分兵攻劍門。都監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禦之。會宿輪領兵至。破之上。喜。以正爲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爲崇儀使。昭州刺史。此云與正兵合。不載上官之姓。當是上文有脫佚。

因迎擊。大破賊衆數

千人。餘三百人奔歸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殺之。奏至上。嘉翰功。故有是命。三月。詔繼恩。朕以兇民嘯聚。蜀郡驚騷。俾卿舉于軍師。務速令于平盪。已聞虎旅。將覆梟巢。既顯戮于鯨鯢。慮俱焚于玉石。頃令分別。用振恩威。宜令王繼恩。候前軍所到處。其賊黨等。或敢恣兇頑。或輒行抗拒。卽盡加殺戮。不得存留。其有或先被脅從。或自能歸順。更不問罪。並與安存。不惟推好生惡殺之心。亦用舉懲惡勸善之典。諒爾將兵之意。知予及物之恩。四月。繼恩由小劍門路入研石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彊嶺。平劍州。進破賊五千衆于柳池驛。斬首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絲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級。獲順及僞官甚衆。及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議賞典。上深怒。責丞相等。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于昭宣使之上。以授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飲宴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翫寇。軍士亦無鬪志。餘賊竄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命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峽路兵馬都部署。自宣政使王繼恩以下。皆聽其節度。御札數幅。丁寧授以方略。姦黨悉平。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薄賞

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還。又有劉旸者。廣武指揮軍卒也。至道三年八月。都巡檢使韓景祐。至懷安軍。旸謀殺景祐而叛。是夜三鼓。嘯聚軍士。逐景祐。景祐踰垣遁逸。遂掠懷安。及漢蜀邛州。永康軍招安使上官正。卽與鈐轄馬知節。領兵趨新津。賊出邛州方井。擊敗之。斬旸。盡平其黨。九月。太宗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蓋地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上曰。儻官吏得人。善于綏撫。使其樂業。雖無城可也。昌言爲人辯智。于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旣行。時有峨眉山僧茂真。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額紋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會昌言至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以軍事付王繼恩。罷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知鳳翔。召寇準參知政事。西川招安使王繼恩。部送賊酉句。重榮等五輩詣闕。上曰。汝曹本非爲惡。但官吏失于撫御。致爾爲盜。及兵興。武人務在立功。肆行殺戮。爾輩懼死亡命耳。朕今諭以恩信。不忍誅也。皆釋甲。放之。太宗聞蜀賊起。顧侍臣曰。蜀土之民。近歲日益繁盛。但習俗囂浮。多事邀賞。物極必反。今小寇驚動。豈天意抑其浮華耶。呂蒙正曰。昔楚莊小國之君。常懼無災。今昇平之代。遠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警戒。呂端曰。蒙正之言。望陛下留意。上深納之。

宋朝事實卷十八

陞降州縣一

東京

開封府 大中祥符二年

〔案〕宋史地理志作三年

改浚儀縣為祥符縣。復後唐匡城縣為長垣縣。

〔原註〕梁名長垣。〔案〕宋史隋匡城縣。建隆元年改

為鶴丘。後乃改長垣。

建隆四年。陞東明鎮為東明縣。以濟陽鎮屬縣。

咸平五年。陞通許鎮為咸平縣。

〔案〕此書于各府州所領縣沿

自前代者皆不記。惟記自建隆迄紹興陞改者。據宋史。謂政和七年。改酸棗縣為延津。則事在宣和以前。此書不應闕載。然文獻通攷。仍存酸棗舊名。而不著延津。其互異未審所由。今就二書之顯與此書不同者。附註各條下。以備參證。

西京

河南府 熙寧八年

〔案〕宋史作五年

省洛陽縣。入河南縣。元祐二年復置。

熙寧八年。省緱氏縣。入偃師縣。

熙寧五年。省伊闕縣。入伊陽縣。

〔案〕文獻通攷。景德四年。升永安鎮為縣。屬京西路。此闕載。

南京

應天府。景德四年。〔案〕宋史作三年。陞歸德軍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陞南京。

北京

大名府。慶歷二年。陞大名為北京。〔案〕文獻通攷。熙寧六年。省經城縣為鎮。入宗城縣。省洹水縣為鎮。入成安縣。此闕載。

京東東路

青州。淳化五年。改為鎮海軍節度使。〔原註〕唐為平盧軍節度。政和元年。曰齊郡。

密州。開寶五年。陞為安化軍節度。〔案〕文獻通攷。元祐三年。以板橋鎮置膠西縣。此闕載。

拱州。崇寧四年。以開封府襄邑縣。建州名輔州。以為東輔。又改今名。〔案〕文獻通攷。大觀四年。廢拱州。復為襄邑縣。還隸開封。政和四年。復為州。此闕載。又通攷及宋史。並云屬京東西路。與此屬京東東路有異。

齊州。治平二年。陞為興德軍節度。咸平四年。省臨濟縣入章丘縣。〔案〕文獻通攷。政和六年。陞齊州為濟南府。又云。景德三年。以章丘置清平軍。熙寧三年。廢軍。復為縣。此皆闕載。

濰州。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置北海軍。乾德二年。陞為濰州。政和元年。曰北海郡。建隆三年。析北

濰州。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置北海軍。乾德二年。陞為濰州。政和元年。曰北海郡。建隆三年。析北

濰州。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置北海軍。乾德二年。陞為濰州。政和元年。曰北海郡。建隆三年。析北

海縣地置昌邑縣。乾德三年以營丘城置安仁縣尋改爲昌樂。

淮陽軍。太平興國七年置。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之宿遷縣屬淮陽軍。〔案〕文獻通攷云以徐州之下邳宿遷二縣建淮陽軍元豐初改屬京東

西路與此稍異。

京東西路

襲慶府。建隆元年復秦寧軍節度。〔案〕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元年陞秦寧軍節度爲大都督政和八年陞爲府。大中祥符元年改乾封縣爲奉符

縣。大中祥符元年。〔案〕文獻通攷作五年。改曲阜縣爲仙源縣。〔案〕宋史大觀四年以瑕丘縣爲瑕縣以襲丘縣爲襲縣此闕載。

興仁府。建中靖國元年改周彰信軍爲郡後陞府。〔案〕宋史作崇寧元年陞曹州爲興仁府。大觀三年陞都督府。大觀二

年改宛句縣爲宛亭縣。〔案〕宋史作元祐元年改宛句縣爲宛亭。

鄆州。大觀二年陞大都督府。〔案〕宋史作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宣和元年改爲東平府。

廣濟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定陶鎮置廣濟軍至熙寧四年廢屬曹州元祐元年復置。〔案〕文獻通攷云漢定陶縣唐爲鎮太平興國

二年建爲軍四年割曹澶濟濮四州地復置縣以隸焉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曹州元祐元年復爲軍視此所記覺更明晰。

鄧州。建隆初。省臨瀨縣入穰縣。

〔案〕宋史太平興國六年。陞順陽鎮為順陽縣。廢歷四年。廢方城縣入南陽縣。此皆闕載。

襄州。乾德三年。以陰城鎮置乾德縣。

〔案〕文獻通攷陰城鎮。宋初陞為光化軍。熙寧五年。廢軍。改為光化縣。隸襄陽。元祐初。復為軍。又宋史云。乾德二年。析穀城縣三鄉。置乾德縣。與此所記互異。

太

平興國元年。復改義清縣為中廬縣。

均州。乾德六年。省豐利縣入鄖鄉縣。

〔案〕宋史均州本防禦。宣和元年。為武當軍節度。此闕載。

隨州。乾德五年。陞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崇信軍。熙寧元年。省安化縣。

〔案〕宋史作熙寧元年。廢光化縣為鎮。入隨縣。與元

和郡縣志。隨州管縣有光化之文。相合。而與文獻通攷熙寧五年。改光化軍為光化縣。隸襄陽。及此作元年。省安化縣者。先後沿革。互有歧異。

金州。乾德五年。陞昭化軍節度。後為防禦。熙寧六年。省平利縣。

〔案〕宋史作者為鎮。入西城縣。

元祐二年。復置。

〔案〕宋史乾德

四年。廢洛陽縣。入洵陽縣。此闕載。

房州。雍熙三年。陞保康軍節度。開寶中。省永清縣。開寶中。省上庸縣。

京西北路

潁昌府。元豐三年。陞許州為府。〔原註〕唐為潁川郡。陞思武軍節度。梁為匡國軍。後唐復為忠武軍。崇寧四年。建為南輔。熙寧四年。省許田入

長社縣。崇寧四年以汝州之郟縣屬穎昌府。

鄭州。景祐元年陞奉寧軍節度。崇寧四年建為西輔。崇寧四年以河南府密縣屬鄭州。

滑州。太平興國四年改武成軍節度。〔原註〕唐為宣義軍節度。治平三年。〔案〕宋史作熙寧三年。省靈河縣入白馬縣。

孟州。大中祥符中改汜水縣汜水關為行慶關。慶歷三年以唐洛州王屋縣屬孟州。〔案〕宋史汜水縣熙寧五年省入河陰元

豐二年復置王屋縣熙寧五年自河南來隸此未詳。

蔡州。景祐二年陞淮康軍節度。〔案〕宋史大中祥符五年改朗山縣為確山縣此闕載。

陳州。〔案〕文獻通攷陳州宣和元年陞為淮寧府此未詳。建隆元年改澗水縣為商水縣。熙寧六年省南頓縣入商水。元祐元年復

置。

順昌府。元豐二年陞順昌軍節度。政和六年陞為穎州府。〔案〕文獻通攷作政和六年改為順昌府。

汝州。熙寧四年。〔案〕宋史作五年。省龍興縣入魯山縣。元祐二年。〔案〕宋史作元年。復置。〔案〕文獻通攷汝州政和中陞陸海軍節度又宋史魯山縣宣和二年改為寶豐縣。

此皆闕載。

信陽軍。唐義陽郡。開寶九年降為軍。太平興國元年改為信陽。開寶九年省鍾山縣屬義陽。開寶

九年以羅山縣屬信陽軍。〔案〕文獻通攷開寶九年廢羅山縣雍熙二年復置此未詳。

河北東路

開德府。大觀元年陞府。〔原註〕唐屬澶濮魏三州晉陞鎮寧軍節度。崇寧四年建為北輔。雍熙四年省臨黃縣入觀城縣。熙

寧四年。〔案〕宋史作六年。省頓丘縣入清豐縣。崇寧四年以大名府南樂縣屬開德府。〔案〕宋史崇寧四年以大名府之朝城縣來隸此闕載。

河間府。大觀二年陞府。〔原註〕唐為瀛州宋初陞瀛海軍節度。熙寧六年省東城縣入河間縣。熙寧六年省景城縣入

樂壽縣。〔案〕宋史樂壽縣至道三年自深州來隸熙寧六年省景城入焉又東城縣元祐元年復此未詳。

冀州。慶歷八年陞安武軍節度。皇祐四年省堂陽縣入南宮縣。

棣州。大中祥符八年徙州城及厭次縣于陽信縣地徙陽信縣于故厭次縣。

雄州。政和三年為易陽郡。太平興國元年改歸義縣為歸信。建隆四年復置容城縣。〔原註〕周顯德六年廢。

霸州。政和三年為永清郡。景祐元年。〔案〕宋史作二年。省永清縣入文安縣。

莫州。熙寧六年省長豐縣為鎮。又省鄭縣入任丘。元祐二年復鄭縣尋又罷為鎮。

濱州。大中祥符五年，省蒲臺縣入渤海縣。慶歷六年，析渤海縣地置招安縣。〔案〕宋史，慶歷三年，陞招安鎮爲縣。熙寧六年，省入渤海。元豐二年，

復爲縣，與此互異。

恩州。唐爲貝州。天寶初，曰清河郡。〔案〕宋史，宋初爲節度。慶歷八年，罷節度，以平王則改貝州爲恩州。至和元年，省漳南縣入歷亭縣。〔案〕宋史，熙寧四年，

省清陽縣入清河縣。此闕載。

清州。太平興國七年，以滄州永安縣置。〔原註〕周爲乾寧軍，後廢。大觀二年，河清七晝夜，因改爲清州。政和三年，爲

乾寧郡。太平興國七年，以永安縣之范橋鎮置乾寧縣。熙寧六年，省爲鎮。後復置縣。崇寧三年，又省之。

〔案〕宋史，乾寧縣，政和五年復置。此闕載。

永靜軍。慶歷七年，以將陵縣。〔原註〕周屬景州。屬永靜軍。淳化元年，以阜城縣。〔原註〕唐屬冀州。屬永靜軍。〔案〕宋史，將陵縣，景祐元年移

治長河鎮。阜城縣，嘉祐八年，省入東光。熙寧十年復置。與此詳略互異。

保定軍。太平興國六年，以涿州歸信縣新鎮置平戎軍。景德元年改今名。

河北西路

相州。天聖七年改永定縣曰永和。熙寧五年省入安陽。熙寧五年省鄴縣入臨鄆。

中山府。太平興國元年改定武軍節度。〔原註〕唐爲定州。義成軍節度。政和三年改中山府爲中山郡。康定元年省陘

邑縣入安喜縣。景德元年以祁州無極縣屬中山府。

洺州。建隆元年陞爲防禦。熙寧三年省曲周縣入雞澤縣。熙寧六年省臨洛縣入永年縣。〔案〕宋史元祐二年

曲周臨洛復爲縣。尋復爲鎮。四年曲周雞澤依舊別爲兩縣。此兩載。

祁州。景德元年徙治蒲陰縣。〔原註〕周景福二年置祁州于無極縣。端拱元年以恆州鼓城縣屬祁州。熙寧六年省深澤

縣入鼓城。元祐元年復置。

保州。政和三年爲清苑郡。〔案〕宋史保州本清苑縣。建隆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建爲州。政和三年爲清苑郡。太平興國六年改清苑爲保塞縣。〔案〕宋史

太平興國六年析易州滿城之南境入保塞。此未詳。

保州。崇寧四年陞爲慶源軍節度。開寶五年改昭慶縣爲隆平縣。熙寧六年省入臨城。元祐元年復

置。熙寧五年省柏鄉贊皇入高邑縣。

邢州。熙寧六年省平鄉縣入鉅鹿縣。元祐元年復置。熙寧六年省堯山縣入內丘縣。元祐元年復置。

熙寧五年省任縣入南和縣。元祐元年復置。大觀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詔遷趙州隆平縣。邢州鉅鹿縣于高地。以隆平地下濕。鉅鹿近爲黃河陷沒故也。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尙書省言邢州鉅鹿縣昨被黃河滄沒之事。今來水勢已退。乞興復舊縣。從之。

永寧軍。雍熙四年以博野縣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天聖四年改今名。
廣信軍。太平興國六年置爲威虜軍。景德元年改今名。

陝西路

永興軍路。京兆府。

〔案〕宋史永興軍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宣和二年詔守臣不用軍額。稱京兆府。此未詳。

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爲臨潼縣。大觀二

年復以清平鎮置終南縣。

〔原註〕唐爲縣鎮。〔案〕宋史清平鎮大觀元年陞爲清平軍。復置終南縣。隸京兆府。清平軍使兼知終南縣。與此紀年稍異。而原委較詳。

河中府。太平興國七年改護國軍節度。

〔原註〕唐爲河中節度。〔案〕宋史熙寧三年省西河縣。六年省永樂縣入河東。此闕載。

陝州。太平興國元年改保平軍節度。

〔原註〕唐爲保義軍節度。〔案〕宋史熙寧六年省硤石縣。並入陝縣。太平興國三年以魏州之湖城關鄉二縣屬陝州。此闕載。

延安府。唐延州。後唐彰武軍。皇朝陞府。

〔案〕宋史元祐四年陞府。熙寧五年省豐林縣。金明縣入膚施。八年省延水縣入延川縣。此闕載。

同州。太平興國七年陞爲定國軍節度。

〔案〕宋史熙寧四年省夏陽縣入郃陽。此闕載。

耀州。開寶五年為感義軍。太平興國元年改感德軍。淳化四年以雲陽縣之梨園鎮置淳化縣。〔案〕宋史

淳化縣宣和元年撥屬環慶路邠州此闕載

魏州。建隆元年改弘農縣為常農縣。至道三年改曰魏略。熙寧四年省王城縣入魏略。

銀州。唐銀川郡。〔案〕宋史五代以來為西夏所有熙寧三年收復尋棄元豐四年復旋被西夏陷沒崇寧四年復仍為銀州五年廢為銀川城此闕載

綏德軍。熙寧二年收復唐綏州又廢為綏德城後陞為軍。〔案〕宋史熙寧二年作三年元符二年陞綏德軍與此稍異

保安軍。太平興國二年以延州永安鎮置軍。天禧四年置建子城。天聖元年改為德靖寨。慶歷四年置

順寧寨。

環慶路

環州。淳化五年復周之通遠軍為環州。天聖四年復改方渠縣為通遠縣。

慶州。乾德二年復為安化郡。〔原註〕唐天寶元年曰安化郡至德元載曰順化郡陞安定軍節度後唐降乾德二年復順化縣為安化縣。乾德

二年省同川縣入安化縣。熙寧四年復置合水縣。省華池樂蟠兩縣入合水。熙寧三年以寧州彭原

縣屬慶州。

涇原路

涇州。太平興國元年改彰化軍節度。〔原註〕唐咸平四年陞長武鎮爲縣五年省爲寨屬保定縣。爲彰義軍。咸平四年置保定縣五年省爲寨大觀二年復置。〔案〕宋史

咸平四年陞長武鎮爲縣五年省爲寨屬保定縣。大觀二年復爲縣俱指長武言與此作保定有異。

渭州。熙寧五年儀州廢以安化縣來屬。乾德元年以舊崇信軍地置崇信縣屬鳳翔府淳化中屬儀

州熙寧五年州廢來屬。熙寧五年儀州廢以華亭縣來屬。〔案〕渭州宋史入秦鳳路與此入涇原路有異。

原州。太平興國元年改寧州豐義縣爲彭陽至道三年屬原州。

懷德軍。大觀二年陞平夏城爲軍以蕭關等寨。〔原註〕唐蕭關縣地。來屬。

鎮戎軍。至道元年。〔案〕宋史作三年。以故平高縣地置。

德順軍。慶歷三年以渭州隴千城置。元祐八年置隴千縣。

秦鳳路

鳳翔府。熙寧五年以好畤縣屬府。

隴州。開寶元年。〔案〕宋史作二年。析汧陽置隴安縣。

鳳州。河池縣。皇朝徙治固鎮。兩當縣。皇朝徙治廣鄉鎮。〔案〕宋史。徙河池。在開寶五年。徙兩當。在至道元年。

秦州。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為城。

鞏州。〔案〕文獻通考。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五年。改通遠軍。崇寧三年。改為鞏州。此未詳。崇寧四年。〔案〕宋史。作三年。陞寧遠寨為縣。〔案〕宋史。元祐五年。增置隴西縣。崇寧三年。陞永寧寨為縣。此

載。因

熙河路

熙州。熙寧五年收復吐蕃之武勝軍。置州。陞鎮洮軍節度。熙寧五年。置渭源堡。屬州。〔案〕宋史。熙寧六年。置狄道縣。九年。省。元

豐二年。復置此關載。

蘭州。元豐四年。收復金城縣。〔案〕宋史。蘭州金城郡。與此作金城縣。有異。又崇寧三年。置蘭泉縣。此關載。

河州。熙寧六年。收復鳳林縣。置枹罕縣。七年省。崇寧四年。陞寧河寨為縣。

岷州。熙寧六年收復。〔原註〕唐和政郡。陷吐蕃。崇寧四年。復置祐川縣。〔原註〕唐縣。後廢。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鎮。置大

潭縣。屬秦州。熙寧六年。屬岷州。熙寧六年。以長道縣屬岷州。〔案〕宋史。崇寧三年。復祐川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長道兩縣屬岷州。與此稍異。

會州。元符二年收復烏蘭縣。

〔案〕文獻通攷唐置會州領會寧烏蘭二縣廣德後沒吐蕃宋元符二年始進築修復割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崇寧三年置縣曰敷文此云收復烏蘭縣仍唐舊名似下文有脫佚

廓州。元符二年收復米川縣。

〔案〕文獻通攷廓州唐末陷吐蕃宋元符二年以廓州爲寧塞城崇寧三年棄之後收復仍爲廓州城下置一縣五年罷之大觀三年陞防禦又米川縣注云唐置廣德元年沒吐蕃宋元豐

收復與此作元符二年有異至宋史則僅載米川城注云舊米川縣

洮州。元符二年收復臨潭縣。

〔案〕文獻通攷洮州領縣一臨潭唐末陷吐蕃號臨洮城元符二年之尋棄不守大觀二年復仍爲洮州三年陞團練此云收復臨潭縣亦沿舊名

湟州。〔案〕文獻通攷元符二年收復舊遼川城建爲湟州此未詳

大觀三年賜嚮德軍額宣和元年改爲樂州。

河東路

太原府。太平興國四年克復降爲并州舊治太原晉陽二縣遂徙治陽曲。太平興國四年省太原縣

入榆次。建隆四年以晉陽縣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廢爲平晉縣熙寧三年省入陽曲政和五年復

潞州。太平興國元年改昭德軍節度。〔原註〕居昭義軍節度建中靖國元年改隆德軍節度。

慶祚軍。舊晉州趙城縣熙寧五年廢爲鎮隸洪洞縣元豐二年〔案〕宋史作三年復爲縣政和三年陞爲軍

麟州。乾德五年陞建寧軍節度端拱元年改鎮西軍節度。

嵐州。咸平五年以憲州樓煩縣來屬。

憲州。熙寧三年廢。十年復置。咸平五年以嵐州靜樂縣來屬。

慈州。熙寧五年廢入隰州。元祐元年復置。熙寧五年省文城縣入吉鄉縣。又省鄉寧縣。

豐州。嘉祐七年以府州羅泊川掌地置。東南接府州。西接麟州。不統縣。

遼州。熙寧七年廢為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熙寧七年省和順縣為鎮。入遼山。元豐元年復置。

〔案〕宋史

熙寧七年省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省榆社入武鄉。元祐元年復置三縣。與此有異。

岢嵐軍。太平興國四年析岢嵐州置軍。〔案〕宋史。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為軍。與此有異。

寧化軍。太平興國四年析嵐州地置寧化縣。五年于縣置軍。領寧化一縣。

威勝軍。太平興國二年置。併沁州入焉。太平興國二年以潞州武鄉縣來屬。太平興國六年廢沁

州。以沁源縣來屬。太平興國六年廢沁州。以綿上縣屬大通監。寶元二年來屬。〔案〕宋史。太平興國三年于潞州銅鞮縣亂。柳石圍中建

為軍。此作二年置。不載銅鞮縣。詳略互異。

平定軍。太平興國七年改上父縣為平定縣。置平定軍。〔案〕宋史。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寨建為軍。四年以并州平定樂平二縣來屬。改廣陽為平定。即在四年。與此有異。

保德軍。淳化四年。析嵐州。置定羌軍。景德二年。〔案〕宋史作元年。改曰保德。

火山軍。太平興國七年。以嵐州雄勇鎮。置軍。治平四年。置火山縣。熙寧四年。縣廢。

晉寧軍。元祐二年置。大觀三年。石州臨泉縣來屬。〔案〕宋史晉寧軍本葭蘆寨。元豐五年。收復。六年。隸石州。元祐四年。給賜西夏。紹聖四年。收復。元符二年。為晉寧軍。割石州之

臨泉隸焉。又大觀三年。以石州之定胡縣來屬。所載視此加詳。而紀年有異。

淮南東路

亳州。大中祥符七年。陞集慶軍節度。大中祥符七年。改真源縣為衛真縣。

泗州。乾德元年。以楚州盱眙縣來屬。州徙治此。建隆二年。省徐城縣入臨淮。乾德元年。以濠州招

義縣屬泗州。太平興國元年。改為招信。

真州。大中祥符六年。以聖像成功。陞為真州。〔案〕宋史。至道二年。以揚州之六合來屬。此闕載。

通州。天聖元年。改周通州為崇州。明道二年。復故名。

淮南西路

壽州。開寶四年。改盛唐縣為六安縣。

無為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巢縣之無為鎮置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廬州巢縣來屬。太平興國三年。

以廬州廬江縣來屬。無為縣。熙寧三年。析巢縣廬江縣地置。巢縣。太平興國三年。自廬州來隸。紹興五年。廢為鎮。六年。復。十一年。隸廬州。十二年。復隸。

〔原註〕紹興六年六月一日。知樞為軍呂雲叟言。本軍巢縣廢為巢鎮。之後。所收官錢。不丁。鎮寨官兵請給。又地里闊遠。見不住。招誘有歸業。

之民。內柘阜一鄉。隸廬江縣。往回五百餘里。隆城一鄉。往回廬江縣六百餘里。官司文移稽滯。人戶難以輸納。賊盜驚劫。官司難以緝捕。乞將巢鎮依舊為縣。從之。紹興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知廬州杜林言。巢縣舊隸本州。因置無為軍。遂割隸。近隸本州。賊馬毀壞城壁。見于巢縣寄治。雖有三縣。亦皆殘毀。欲將巢縣權隸本州。庶得就本縣財賦。贍養官兵。候將來稍見。就緒移入廬州。日。却撥還無為軍。從之。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知無為軍趙士榮言。本軍見今二稅未理。止有果子米麥。每場務酒稅官錢。應副官兵支遣。去年正月內。蒙朝廷將巢縣並柘阜鎮權隸廬州。雖存倚郭一縣。外縣一縣。日近窘乏。支遣不行。乞將巢縣撥還本軍。從之。

光州。建隆元年。改殷城縣為商城縣。後省為鎮。入固始。

兩浙路

〔案〕宋史。兩浙路。熙寧七年。分為兩路。尋合為一。南渡後復分。

臨安府。淳化五年。改寧海軍節度。〔原註〕唐為鎮海節度。六年。陞杭州為府。太平興國四年。改錢江縣為仁和縣。

太平興國三年。改安國縣。復曰臨安縣。〔原註〕晉武帝名曰臨安。太平興國四年。改新登縣為新城縣。〔案〕文獻通攷。杭州宋屬浙西。

路。淳化五年。陞南新場為縣。崇寧五年。省入新城。又宋史云。太平興國四年。改唐山縣為昌化縣。此皆未詳。

平江府。太平興國三年。改蘇州吳郡為平江軍。〔案〕文獻通攷。平江軍。屬浙西路。政和三年。陞為府。

潤州。開寶八年改鎮江軍節度。〔原註〕唐爲鎮海軍節度。熙寧五年省延陵縣入丹陽。〔案〕文獻通攷鎮江軍政和三年陞爲府屬浙西路。

常州。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興縣爲宜興縣。淳化元年江陰軍廢以江陰縣來屬。三年復置軍。熙寧四

年又廢來屬。〔案〕文獻通攷常州屬浙西路。

秀州。政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改秀州爲嘉禾郡。〔案〕文獻通攷屬浙西路。

湖州。景祐元年改爲昭慶軍節度。〔原註〕周爲定德節度。太平興國七年析烏程縣地置歸安縣。太平興國四

年。〔案〕宋史作三年。以杭武康縣來屬。〔案〕文獻通攷湖州屬浙西路。

睦州。宣和元年陞建德軍節度。三年改爲嚴州。〔案〕文獻通攷屬浙西路。

越州。大觀元年陞爲帥府。〔案〕文獻通攷屬浙東路。

明州。建隆二年。〔案〕宋史作元年。改奉國軍節度。〔原註〕梁爲望海軍節度。熙寧六年析鄞縣置昌國縣。〔案〕文獻通攷明州屬浙東路。

温州。石晉爲靜海軍節度。〔案〕宋史本永嘉郡。太平興國三年降爲軍。政和七年陞應道軍節度。〔案〕文獻通攷屬浙東路。

台州。

建隆元年復改台興縣為天台縣。

景德四年改永安縣為仙居縣。

〔案〕文獻通攷。台州屬浙東路。

處州。

咸平二年復改白龍縣為松陽縣。

〔原註〕吳置縣。朱梁改長松。又曰白龍。〔案〕文獻通攷。處州屬浙東路。

婺州。

淳化元年改寶寧軍節度。

〔原註〕吳置東陽郡。梁陳置金華郡。石晉為武勝軍節度。〔案〕文獻通攷。婺州屬浙東路。

衢州。

乾德四年以常山縣地置開化場。太平興國六年陞為縣。

〔案〕文獻通攷。衢州屬浙東路。

江南東路

建康府。

開寶八年降為昇州。

饒州。

開寶八年以餘干縣地置安仁場。端拱元年陞為縣。

池州。

開寶八年以江寧府銅陵縣來屬。

太平興國三年以江州東流縣來屬。

〔案〕宋史。開寶末以江寧青陽縣來屬。此闕載。

信州。

開寶八年陞寶豐鎮為縣。景祐二年省。

〔案〕宋史。作元年。

康定元年復置。慶歷三年又省入弋陽。開寶

八年。

〔案〕宋史作淳化五年。

以鉛山縣直隸京師。後屬信州。

熙寧七年復陞永豐鎮為縣。

〔原註〕唐置唐省。

太平州。

開寶八年改雄遠軍為平南軍。太平興國二年陞為太平州。

太平興國三年以宣州蕪湖縣

繁昌縣來屬。

南康軍。太平興國二年置。

〔案〕文獻通攷作七年。

太平興國七年以洪州建昌縣江州都昌縣來屬。

廣平軍。開寶八年置。

〔案〕文獻通攷作廣德軍太平興國四年建。

端拱元年以郎步鎮置建平縣。

寧國府。舊宣州。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孝宗潛藩陞為府。

江南西路

〔原註〕紹興元年以江洪筠袁虔吉州興國南康臨江南安軍為江南西路四年撥南康軍依舊隸江南東路。

洪州。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縣置新建縣。

〔案〕宋史崇寧二年陞南昌縣進賢鎮為進賢縣此闕載。

虔州。太平興國八年以險江鎮置興國縣以九州鎮置會昌縣。

吉州。太平興國九年置吉水縣。

〔原註〕本吳吉陽縣地。

至和元年以報恩鎮置永豐縣。

熙寧四年以萬安鎮置

萬安縣。

袁州。雍熙元年以宜春縣地置分宜縣。

撫州。開寶三年以宜黃場復置宜黃縣。

〔原註〕唐置縣後省。

開寶五年以金溪場置金溪縣。

筠州。太平興國三年

〔案〕文獻通攷作六年。

以高安監步鎮置新昌縣。

興國軍。太平興國二年置。乾德五年以大冶場置大冶縣屬鄂州。太平興國二年來屬。太平興國二年以鄂州通山縣來屬。

南安軍。淳化元年置。以虔州大庾縣建軍。以縣爲治所。以虔州南康縣上猶縣來屬。

臨江軍。淳化三年置。〔案〕文獻通攷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江縣建臨江軍。以吉州之新淦縣袁州之新喻縣來屬。永樂大典原本誤以上條以虔州大庾縣以下十三字繫在此條下。今改正。

建昌軍。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武軍爲建昌。淳化二年以撫州南豐縣來屬。

宋朝事實卷十九

陞降州縣二

荆湖南路

潭州。淳化四年以衡州衡山縣岳州湘陰縣來屬。熙寧六年以益陽縣地置安化縣。太平興國七

年。〔案〕文獻通考析長沙縣置寧鄉縣。〔案〕宋史載開寶中廢長豐縣入長沙元符元年以長沙五鄉湘潭縣兩鄉爲善化縣此闕載

衡州。乾德三年以安仁場置安仁縣析衡陽衡山二縣地入焉。

道州。熙寧五年省永明縣入營道縣元祐二年。〔案〕宋史復置。乾德三年改延唐縣爲寧遠縣省大歷

縣入寧遠。

永州。雍熙元年以零陵縣之東安場置東安縣。

郴州。太平興國元年改郴義縣爲桂陽縣改義章縣爲宜章縣。熙寧六年改高亭縣爲永興縣。

邵州。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新化縣。元豐四年以溪洞徽州爲蒔竹縣。崇寧四年以臨口寨爲臨岡縣。

武岡軍。崇寧五年。陞武岡縣為軍。以蒔竹縣分為綏寧臨岡二縣。隸焉。

桂陽軍。本桂陽監。景德元年。以郴州藍山縣來屬。

荆湖北路

江陵府。乾德三年。以江陵縣地置潛江縣。乾德三年。置建寧縣。熙寧六年。省入石首縣。元祐元年復

置。

鄂州。開寶八年。改臨江縣為崇陽縣。景德四年。改永安縣為咸寧縣。〔案〕文獻通攷。熙寧五年。陞通城鎮為通城縣。此闕載。

安州。熙寧二年。省雲夢縣入安陸縣。元祐元年復。〔案〕文獻通攷。安州。宣和元年。陞為德安府。此闕載。

復州。熙寧六年。廢。復置。熙寧六年。州廢。以景陵縣屬安州。省沔陽縣入監利縣。後置州。復來屬。乾

德二年。以白沙院置玉沙縣。屬江陵府。至道三年。以縣來屬。熙寧六年。省入監利。元祐元年復置。

鼎州。大中祥符五年。改武陵郡曰鼎州。乾德元年。析武陵縣。置桃源縣。

峽州。開寶八年。省巴山寨入夷陵縣。

岳州。淳化五年。陞王朝場為縣。至道二年。改為臨湘縣。乾德元年。復朗州橋江縣為沅江縣。來屬。

歸州。熙寧五年。省興山縣入秭歸。後復置。〔案〕宋史。元祐元年。復置。

沅州。熙寧七年平溪洞地置沅州以潭陽縣地〔原註〕唐置盧陽縣爲州治熙寧五年以龍標縣地置

鎮江寨元豐三年廢爲鋪熙寧七年以龍門縣地置龍門鋪元豐三年陞黔江城置黔陽縣

靖州熙寧九年平溪洞復置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三年廢爲寨屬沅州紹聖中復置誠州崇

寧二年改靖州元豐六年置渠陽縣爲誠州治改羅蒙縣爲通道縣

漢陽軍熙寧四年廢屬鄂州元祐元年復置太平興國二年改汝川縣爲漢川縣

荆門軍開寶五年置熙寧六年廢元祐元年〔案〕宋史作三年復置初治當陽後治長林縣

成都路

成都府太平興國六年降爲益州端拱元年復陞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原註〕唐改蜀郡爲成都府又分爲劍南西川節度淳化元

年復爲益州嘉祐四年復陞爲府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熙寧五年省犀浦縣爲鎮入郫縣天聖四年

改靈池縣爲靈泉縣

眉州太平興國元年改通義縣爲眉山縣

蜀州紹興十四年陞崇慶軍節度爲府〔案〕宋史作紹興十年陞崇慶軍節度淳熙四年陞府開寶四年改唐興縣爲江源縣〔案〕宋史作改

唐唐安縣爲新津

彭州。開寶四年改唐昌縣為永昌。崇寧中。〔案〕宋史作元年。改為崇寧。

綿州。熙寧五年省西昌縣入龍安縣。熙寧九年以茂州石泉縣來屬。

嘉州。熙寧五年省平羌縣入龍遊縣。淳化四年以眉州洪雅縣來屬。乾德四年省綏山縣入峨眉

縣。

邛州。熙寧五年省臨溪縣入臨邛縣。

黎州。慶歷七年。〔案〕宋史作六年。省通望縣入漢源縣。

茂州。熙寧七年。〔案〕宋史作九年。即汶川縣治。置威戎軍使。

簡州。熙寧五年省貴平縣入平泉縣。

威州。景祐三年改維州為威州。〔原註〕屯田員外郎知祥符縣郭輔之奏。切見維州屬四川益州路。與京東路濰州相去近六千里。臣昨知維州。日有廣南龔州淮南高郵軍京西陳州。曾轉遞往東濰州。透角文字。臣

雖便遷往京東濰州。及開封府。曾轉遞到東濰州。逃軍一名。尋監送本路鈐轄司。勘斷切緣。遂州軍見有係刑禁。轉遞往來。一萬餘里。動經三兩個月。住滯兼濰州。最是邊處。監送到逃軍。或至遠去走透。深為不便。欲乞別州名。上曰。非李德裕言吐蕃得此。而號無憂城者耶。侍者曰。是因取地圖而觀之。曰。此足以威服四十八國。遂改為威州。

天聖元年改通化縣為金川縣。景祐四年復舊名。治平三年。即縣治置通

化軍。

隆州。熙寧五年降陵州爲陵井監。政和三年〔案〕宋史作宣和四年改爲仙井監。〔原註〕漢張道陵開陵州。本朝不欲斥天師名。改爲仙井。隆興元年。

復爲州。更名隆州。咸平四年省始建縣入井研縣。

永康軍。乾德四年置。熙寧五年廢。元祐初復。乾德四年以彭州導江縣。蜀州青城縣來屬。熙寧軍廢。

復屬彭州。蜀州。元祐初復來屬。

潼川路

潼川府。乾德四年改劍南東川節度爲靜戎軍節度。太平興國三年改安靜軍。重和元年十一月陞梓州爲潼川府。

大中祥符五年改五城縣〔案〕文獻通攷作玄武縣爲中江縣。乾德四年以蜀招菴院置東關縣。熙寧五年省永泰

縣爲鎮。入鹽亭縣。十年復置永泰尉司。後改曰安泰。

遂寧府。政和五年陞遂州遂寧郡爲府。太平興國元年復改方義縣爲小溪縣。〔原註〕齊梁名縣曰小溪。

果州。熙寧六年省流溪縣爲鎮。入南充縣。

資州。乾德五年省月山。丹山。銀山三縣入盤石。〔案〕文獻通攷作廢月山。丹山。銀山。清溪四縣。王存九域志謂三縣入盤石。清溪入內江。此似脫去清溪入內江句。

普州。乾德五年。〔案〕文獻通攷作熙寧五年。省普康縣入安岳縣。省崇龔縣入安居縣。省普慈縣入樂至縣。

敘州。政和四年。改戎州為敘州。乾德五年。省開邊縣。歸順縣。入焚道縣。政和四年。省焚道縣入宜賓縣。

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賓縣為宜賓。熙寧四年。省。

瀘州。宣和元年。陞瀘川軍節度。〔原註〕晉江陽郡。梁置瀘州。唐為瀘川郡。屬劍南道。領縣六。瀘川。富義。涇南。江安。綿水。合江。乾德四年。廢綿水。以富義置監。

〔案〕宋史。大觀二年。建純州。置九支。安溪兩縣。三年。建滋州。置承流。仁懷兩縣。以合江之安溪。秦為縣。隸純州。宣和二年。廢純州。改九支縣。九支城。三年。又廢滋州。為武都城。以承流縣併入仁懷。此皆闕載。

合州。乾德三年。改石鏡縣為石照縣。

榮州。治平四年。改旭川縣為榮德縣。熙寧四年。省公井縣入榮德縣。乾德五年。省和義縣入威遠縣。

縣。

渠州。景祐二年。〔案〕宋史作三年。王存九域志亦作二年。省大竹縣入流江縣。

懷安軍。乾德五年。以金水縣立軍。〔原註〕先是蔡州團練使曹翰上言。遂州取金水縣路。至西川五百里。其金水縣。又是簡州大路。最居津要。請建置為軍。又西路轉運李鉞奏。金水縣路。通徹東西兩川。及遂

果間。商客往來不絕。及非時使命。文牒轉遞。久遠無虞。須是一路安靜。方可得上件州府。遞相應接。緣此縣。自乾德四年。所納見在戶稅。夏秋共五百貫有奇。若仍舊此縣。更屯駐兵士。即人戶凋殘。賦稅全少。必有供應不辦。須是諸處般運。又更困弊民力。若割漢州金堂縣。共建一軍額。不離鎮撫數州界人戶。亦商客往來急疾。兩川文字報應。及使臣經過。並得利濟。其金水金堂相去五十里。金水與三州軍。水陸兩路相接。若置軍額甚便。故有是命。

乾德五年。以漢州金堂縣來屬。

廣安軍。開寶二年置。開寶二年以渠州渠江縣果州岳池縣合州新明縣來屬。

富順監。乾德四年以富義縣地置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曰富順。治平元年置富順縣。熙寧元年

省。

長寧軍。宋朝初置清井監。政和四年改置軍。〔原註〕唐羈縻長寧等十州隸瀘州之地。熙寧八年夷人獻納十州地。

利州路

利州。景祐四年改寧武軍節度。〔原註〕蜀陞昭武軍節度。乾德三年改涪山縣曰平蜀。熙寧三年省入嘉川縣。〔案〕宋史開寶

五年改益昌縣爲昭化。咸平五年以嘉川縣來隸。此闕載。

洋州。景祐四年改武康軍節度。〔原註〕蜀陞武定軍節度。乾德四年省黃金縣入眞符縣。

閬州。乾德四年改安德軍節度。〔原註〕後唐陞保寧軍節度。乾德五年〔案〕文獻通攷作熙寧四年省岐坪縣入奉國縣。

劍州。熙寧五年省臨津縣入普安縣。〔案〕文獻通攷乾德五年廢永歸縣。此闕載。

巴州。乾德四年省盤道縣入清化。咸平五年以靜州清化縣屬集州。熙寧三年省七盤縣入恩陽

縣。乾德四年省歸仁縣。熙寧五年省其章縣入曾口縣。熙寧五年以廢壁州通江縣來屬。省廣納鎮

白石縣入通江縣。〔案〕宋史作省壁州白石符陽二縣入通江。與此有異。又乾德四年廢始寧縣。熙寧五年省清化縣入化城。此闕載。

蓬州。大中祥符五年更郎山縣。〔案〕宋史作唐朗池縣。為營山縣。熙寧三年省蓬山縣入營山縣。乾德三年省

宕渠縣入良山縣。熙寧五年省良山縣入伏虞縣。

大安軍。乾德五年以三泉縣直隸京師。至道二年陞為軍。以興元府西縣屬焉。三年軍廢復為縣。而西

縣還故屬。紹興七年。〔案〕宋史作三年。復為軍。

夔州路

黔州。嘉祐八年省洪杜縣入洋水縣為寨。〔原註〕熙寧二年以洋水縣為鎮。又省信寧縣都濡縣皆入彭水縣為鎮。

達州。乾德三年更唐通州通川郡為今名。乾德五年省閬英縣入新寧。熙寧六年省三岡縣。七年

省石鼓縣分屬通川永睦新寧。乾德五年省宣漢縣入東鄉。

忠州。熙寧五年省桂溪縣入墊江縣。乾德六年以夔州龍渠鎮屬南賓縣。開寶二年置尉司。

開州。慶歷四年廢新浦縣入開江縣。改萬歲為清水縣。

涪州。熙寧三年省溫山縣入涪陵縣。

恭州。崇寧元年。更唐渝州南平郡爲今名。乾德三年。〔案〕宋史作五年。省萬壽縣。雍熙五年。省南浦縣入江津縣。

珍州。大觀二年。大駱解上下族帥駱世華駱文貴等。獻地東西四百五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以其地

爲珍州。亦曰樂源郡。復立樂源縣。爲州治焉。〔原註〕珍州。本唐珍州。後屬高州。樂源縣。本唐珍州屬縣。

承州。大觀二年。歲平帥任漢崇。獻地東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改爲承州。〔原註〕本唐夷州地。領綏

陽。都上。洋川。寧夷等縣。皇朝收復。但據夷人所指以置縣。然原其始析置移屬。則都上近黔州。寧夷近思州。

溱州。熙寧七年。招收唐溱州。置榮懿寨。屬南平軍。崇寧中。復立溱州。〔案〕宋史作大觀二年。復立溱州。

梁山軍。開寶三年。以石氏屯田務立軍。以萬州梁山縣爲軍治。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梁山軍撥隸萬州。其稅租。令逐年科折。就本軍輸納。梁山縣。開寶三年。以萬州梁山縣隸軍。熙寧五年。又析

忠州桂溪縣地益焉。

南平軍。熙寧八年。招收西南蕃部。以恭州南川縣銅佛壩地置軍。隆化縣。八年。自涪州來隸。南川縣。皇祐五年。置縣。隸恭州。熙寧八年。來隸。尋廢爲鎮。隸隆化縣。元豐元年復。

遵義軍 大觀二年蕃帥楊文貴獻地東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以其地置軍。〔原註〕唐貞觀元年析牂牁置遵義

縣屬朗州十一年州廢縣亦省十三年復立播州亦復置縣十四年更名羅蒙十六年更名遵義後自播州徙州治唐衰播州爲楊氏兩族所分據一居播州一居遵義以江水爲界其後居播州者曰光榮得唐所給州銅牌居遵義者曰文貴得州銅印大觀二年兩族各獻地皆自以爲播州議者以光榮爲族帥重違其意乃以播州立州遵義立軍

大寧監 開寶六年立監于夔州大昌縣之鹽泉所 端拱元年以大昌來屬爲監治

福建路

福州 太平興國二年復爲威武軍節度。〔原註〕唐爲威武軍後周改彰正軍 太平興國五年復析閩縣置懷安縣 崇寧

元年更永泰縣爲永福縣 天禧元年改永貞縣爲永昌縣 乾興元年又改爲羅源縣

建州 端拱元年陸建寧軍節度。〔原註〕本閩王氏鎮武軍節度南唐降爲軍事 治平三年析建安建陽浦城置歐寧縣與建寧分

治郭下 熙寧三年省元祐四年復置 淳化五年陸崇安場爲縣 咸平五年陸關隸鎮爲縣 政和三年

改爲政和縣

泉州 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海軍節度。〔原註〕南唐爲清源軍節度 淳化五年。〔案〕文獻通攷作太平興國六年 析晉江縣置惠安縣

南劍州 太平興國四年改劍浦郡爲今名 太平興國四年以建州將樂來屬

汀州。乾德四年復以唐汀州爲汀州。〔原註〕南唐改爲南州。淳化五年陞上杭場武平場並爲縣。元符元年析

長汀寧化置清流縣。

漳州。太平興國五年以泉州長泰縣來屬。

邵武軍。太平興國六年析邵武縣置光澤縣。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之泰寧縣建寧縣來屬。

興化軍。太平興國四年立軍于莆田縣之遊洋百丈二鎮地。初名太平軍。尋改興化。太平興國四年

以泉州仙遊縣來屬。太平興國四年析莆田縣置興化縣。

廣南東路

廣州。開寶五年省咸寧常康二縣入南海縣。又省遊水縣入懷集縣。又省東莞縣入增城縣。六年復置

東莞。

韶州。開寶五年省仁化縣入樂昌。咸平三年復置。崇寧元年。〔案〕文獻通攷作宣和三年。以岑水場析曲江翁源縣

地置建福縣。

循州。熙寧四年置長樂縣。

端州。建中靖國元年陞興慶軍節度。〔案〕文獻通攷作元符三年。陞興慶軍節度徽宗卽位以潯藩陞爲肇慶府。開寶五年省平興縣入高要縣。

熙寧六年以廣州四會縣來屬。

新州。開寶五年省永順縣入新興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義寧縣為信安縣。熙寧五年省入新興。元祐

元年復置。紹聖四年又省。

康州。開寶五年廢入端州。尋復立。六年廢瀧州入康州。〔案〕文獻通攷紹興元年以高宗潛藩陞為德慶府。開寶五年省悅城。都城。

晉康三縣入端溪縣。開寶六年省廢瀧州鎮南安遂。建水三縣入瀧水縣。〔案〕文獻通攷作以瀧州之開陽建水嶺南三縣並入瀧水為一縣。與此

異。有

南恩州。〔案〕南恩州本恩州。文獻通攷云慶歷八年改河北路貝州為恩州。乃加南字。開寶五年廢春州入恩州。六年復立春州。至大中祥符九年又

廢。天禧四年復。熙寧六年又廢入焉。開寶五年省恩平杜陵二縣入陽江縣。以廢春州陽春縣來屬。六

年復立縣。還屬焉。大中祥符九年州廢。屬新州。改曰新春。又天禧四年復立。縣又屬焉。熙寧六年州廢

來屬。

梅州。開寶四年改敬州為梅州。熙寧六年州廢入潮州。元豐五年復立。〔案〕宋史敬州作恭州。宋人以避翼祖諱。故改曰恭。南渡時翼祖已祧。不應復

避。故此作敬州。宋

史特因舊文耳。

南雄州。〔案〕南雄州本雄州。開寶四年以河北路有雄州加南字。

改滇昌縣為保昌縣。開寶四年以韶州始興縣來屬。

英州。乾興元年改滇陽縣曰真陽。

〔案〕文獻通攷開寶六年以連州之浚光縣來屬宣和二年賜郡名曰真陽此未詳。

惠州。天禧五年改禎州為惠州。

〔案〕文獻通攷以犯仁宗御名故改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

廣南西路

桂州。

〔案〕文獻通攷大觀時陞為帥府紹興三年以高宗潛藩陞為靜江府。

嘉祐六年省慕化縣入臨桂縣。乾德中溇州廢全義縣來屬太平

興國三年更名興安。

容州。開寶五年廢繡禺順三州入焉。

〔案〕文獻通攷開寶五年以繡州之常林阿林羅繡三縣入普寧縣順州之龍蒙溫水龍水南河四縣入陸川縣禺州之蛾石扶萊羅辨陵城四縣入北流縣。

邕州。唐曰朗寧郡本朝改永寧郡。開寶五年省朗寧思籠二縣入宣化縣。景祐二年省如和縣入

宣化縣。開寶五年省封陵縣入武緣縣。

〔案〕宋史景祐二年廢樂昌縣入武緣此闕載。

融州。熙寧七年省武陽縣羅城縣入融水縣為鎮。

象州。開寶七年廢嚴州入焉。開寶七年以廢嚴州歸化縣入來賓縣。

昭州。開寶五年廢富州熙寧五年廢蒙州皆入焉。熙寧五年蒙州廢以立山縣來屬。太平興國中

改正義曰蒙山。熙寧五年省東區蒙山入立山。

〔原註〕唐置東區正義二縣屬蒙州。

開寶五年廢富州以龍平縣來屬。熙寧

八年屬梧州。元豐三年復來屬。

〔案〕文獻通攷開寶五年省思勤開江二縣入龍平此闕載。

梧州。開寶五年省藤州之孟陵縣戎城縣入蒼梧。六年復置。

〔案〕文獻通攷作開寶五年廢孟陵熙寧四年省戎城並入蒼梧。

藤州。熙寧四年廢南儀州入焉。開寶三年復儀州曰南義州。五年廢入寶州。六年復置。太平興國中

改曰南儀。熙寧四年州廢以岑溪來屬。六年省永業縣連城縣入岑溪。

龔州。開寶五年廢思明州。

〔原註〕唐析龔象蒙三州地立思唐州置武郎思和二縣開寶五年改州曰思明尋廢。

省思和入武郎來屬。省陽川武陵隋建大

同四縣入平南縣。嘉祐二年省武郎入平南。

貴州。開寶四年改鬱平縣為鬱林縣。五年省懷澤湖水義山三縣入鬱林。

柳州。景德三年改龍城縣為柳城縣。

〔案〕宋史嘉祐四年廢象縣入洛容此闕載。

宜州。慶歷三年廢芝忻州入焉。淳化元年以柳州洛曹縣來屬。後改曰洛下。嘉祐七年省入龍水。

熙寧八年以環州思恩縣來屬。治平二年以智州河池縣來屬。

〔案〕宋史云南渡後增縣一河池又云河池縣不詳何年併省。

賓州。開寶五年廢入邕州。六年復立。端拱三年廢澄州入焉。天禧四年廢思剛州為遷江縣來屬。

開寶五年以廢澄州上林縣屬邕州。端拱三年來屬。省廢澄州之止戈無虞賀水縣入上林。

橫州。開寶五年省從化縣樂山縣入寧浦縣。開寶五年。〔案〕文獻通攷作二年宋史作六年。省廢巒州之武羅靈竹二縣。

入永定來屬。熙寧四年省永定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化州。〔案〕文獻通攷唐置巒州太平興國五年改名化州。開寶五年省陵羅

龍化二縣入石龍縣。又廢羅州以吳川縣來屬。又省羅州之廉江幹水零緣三縣入吳川。

高州。開寶五年廢潘州熙寧四年廢寶州皆入焉。開寶五年省良德保定二縣入電白縣。太平興

國元年改寶州信義縣爲信宜縣。熙寧四年州廢來屬。開寶六年省懷德縣潭莪縣亮縣入信宜。開

寶五年省廢潘州南巴潘水二縣入茂名縣來屬。

雷州。開寶五年省遂溪徐聞二縣入海康縣。

欽州。開寶五年省欽江遵化內亭三縣入靈山縣。景德三年改安京縣爲安遠縣。

鬱林州。開寶七年廢黨牢二州政和元年廢白州皆入焉。開寶七年廢牢州定川宕川二縣入南流

縣來屬。而自鬱林縣徙州治此。又廢黨州省撫康善勞文山懷義入南流縣。開寶五年省鬱平興德二

縣入興業縣。開寶五年廢白州省周羅建寧南昌三縣入博白屬廉州。七年復立政和元年又廢以博

白來屬。

瓊州。開寶五年以廢崖州之舍城縣來屬。熙寧四年省入瓊山。開寶五年以崖州之澄邁縣文昌縣來屬。

廉州。開寶五年省封山蔡龍大廉三縣入合浦縣。太平興國八年省合浦入石康。咸平元年復置。開寶五年廢常樂州省博電零淥鹽場三縣以其地為石康縣來屬。

昌化軍。唐為儋州昌化縣。熙寧六年廢州為軍。太平興國元年改義倫縣為宜倫縣。熙寧六年省昌化縣感恩縣為鎮入宜倫。元豐三年復置昌化縣。四年復置感恩縣。省洛陽縣入感恩縣。〔原註〕四年。

萬安軍。唐為萬安州萬安郡。熙寧七年廢州為軍。紹興六年改萬安軍為萬寧縣。十三年復。熙寧七年省陵水縣為鎮入萬安。元豐三年復置。〔案〕文獻通攷大觀元年以瓊州樂會縣來隸此闕載。

朱崖軍。唐為振州延德郡。開寶五年改為崖州。熙寧六年廢為軍。〔原註〕唐振州領寧遠延德吉陽臨川落屯五縣南漢省延德臨川落屯三縣。熙

寧六年省寧遠吉陽縣為臨川藤橋二鎮。紹興六年復置。

宋朝事實卷二十

經略幽燕

唐貞觀初。始置松漠府。以靡會爲都督。賜姓李氏。開元中。降以公主。會昌中。始賜契丹之印。于是統有八部。雄據北漠。懿僖之亂。中國不靖。後有按巴堅。遂僭帝號。抗衡中國。南侵鎮定。邢洺冀貝之郡。朱全忠時。劉仁恭與其子守光。盜據幽薊。政令苛虐。燕人苦之。逃入契丹。按巴堅撫存慰納。不取租稅。以致檀順。平營之人。亦多歸之。會後唐莊宗領兵入洛。誅滅梁氏。尋亦剪除劉守光父子。于是幽薊不復有抗捍焉。按巴堅攻雲朔諸州。安次。潞縣。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俘掠赤子萬數入蕃。至明宗。約爲兄弟。且以解邊人之倒紮。紓國家之外憂。按巴堅改元稱制。分建京闕。宮室。官號。盡依中國。按巴堅死。子德光立。會石敬瑭叛于河東。遣趙瑩。桑維翰等。奉使求援。許以得志後。割地爲獻。德光乃率兵十萬。送敬瑭入洛。册爲晉主。名之爲子。遂割代北。應。朔。寰。雲。蔚。及范陽。山前。幽。薊。瀛。莫。涿。易。檀。順。及山後。儒。媯。新武。十六州以與之。仍歲與帛三十萬疋。供給稍稀。則詬辱陵責。及少主嗣立。恥稱臣而稱孫。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詔天下點抽鄉兵。七戶出一卒。而四方于是騷然。及景延廣矜橫磨之刃。趙延壽希統天之業。杜重威領兵而降。

于中渡。張彥澤斬關而為彼鄉道。邊馬嘶于宮闕。戰塵坌于河洛。天地失常。少主乃遷于黃龍府。鬼神含怒。德光尋斃于欒城。大順之時。荒淫失政。周世宗乘其衰削。遂奪其關南之地。以瓦橋關為雄州。以益津關為霸州。淤口關置寨。〔案〕周世宗兵下三關。五代史祇載瓦橋關。益津關。而闕其一。攷晁以道嵩山集云。三關謂淤口關。瓦橋關。益津關也。與此書合。復破楊顯仁于高平。至顯德

二年。又遣劉崇襲府州。為折德辰所敗。觀其累世恃強負勢。侵削中土。亦已甚矣。契丹有五京。〔原註〕上京。中京。東京。燕

京。西京也。上鎮十二。〔原註〕奉聖州。雲州。平州。祖州。懷州。顯州。乾州。興中府。建州。宜州。慶州。黃龍府是也。中鎮六。〔原註〕應州。饒州。白川州。錦州。蔚州。蔚州也。下鎮七。〔原註〕湖州。連州。同州。宣州。可汗州。寧州。河州也。觀察

州十三。〔原註〕永利州。利州。高州。耀州。德州。宜州。坤思州。遂州。信州。三河州。咸州。朝州。營州也。刺史上州九。〔原註〕涿州。易州。歸州。化州。保州。昌州。義州。吉州。昭延州也。中州十一。〔原註〕瀛州。順州。儒州。海州。原州。惠

州。濠州。新州。鳳州。京州。長安州也。下州三十四。〔原註〕睦州。集州。衛州。泉州。宗州。銀州。慶州。慈州。陳州。通州。化州。薺州。朝州。長春州。鈴州。澤州。葉州。嚴州。溫州。潤州。般州。蘭州。番州。閻州。雙州。饒州。暉州。渭州。遠州。元州。福州。烏州。金州。懿州是也。〔案〕此所

載州名。與遼史多不相合。如衛陳泉鈴葉溫般番暉遠元等州。皆不見遼史。遼史有儀坤州。此作坤思州。遼史有檀薊瀋遼等州。此又無之。蓋以宋人記遼地。所聞岐異。而傳寫復不免脫訛也。自京鎮等處。土田豐好。兵馬

強盛。地利物產。頗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然折長補短。地利綿互。周圍不過五千里。計其所出所產。未必敵河東河北州郡也。其他方兵旅。大約計之。未必滿三十萬。且自諸京統軍司。及寨幕契丹兵。不過十五萬。奚家渤海兵。不過六萬。漢兒諸指揮。不過一萬五千。刺字父子軍。五指揮。不過數千。鄉

兵義軍不過三萬。刺手背，揀不中。老弱兵，不過七千。然而分守諸州。及河東河北接界州縣。又東屯女羅女真。新羅。百濟。野人國。狗國。灰國。黑水國。西屯珠爾布因番。遊獵國。沃濟國。室韋國。托歡番。舒嚕國。党項部族。番。達。靺。國。川。瓜。沙。州。土。番。遇。野。國。土。番。夾。山。土。番。西。番。諸。處。寨。戍。縱。少。亦。須。十。萬。方。可。分。守。外。餘。二。十。萬。爲。戰。鬪。之。兵。若。傾。國。而。來。亦。須。留。三。萬。人。防。守。外。餘。一。十。七。萬。人。其。間。亦。有。負。糧。持。器。護。從。等。不。過。止。有。十。萬。人。其。來。不。過。一。出。梁。門。遂。城。一。出。雄。霸。一。出。鴈。門。句。注。一。出。并。代。然。而。雄。滄。霸。州。以。來。頗。多。澆。水。決。河。東。注。于。我。爲。便。則。雄。霸。以。來。不。足。爲。慮。矣。又。緣。邊。要。害。之。處。多。張。旗。幟。增。加。兵。守。晝。飛。沙。塵。夜。多。烽。火。有。二。十。萬。人。精。兵。足。以。禦。之。其。次。清。野。而。待。之。多。方。而。誘。之。又。選。良。將。十。餘。人。領。兵。十。萬。四。出。密。襲。其。巢。穴。自。易。州。以。東。至。于。欒。州。以。來。一。自。紫。荆。嶺。口。路。一。自。白。羊。口。連。大。安。山。路。一。自。南。口。以。北。居。庸。關。八。答。嶺。一。自。得。勝。口。湯。山。口。古。北。口。一。自。遺。安。口。燕。市。口。一。自。松。亭。關。口。白。淀。口。一。自。首。符。家。口。大。林。土。山。口。所。至。攻。其。城。邑。盡。受。大。將。軍。節。會。于。幽。州。取。山。後。州。縣。自。下。矣。又。命。兵。自。梁。門。至。虎。北。口。石。門。或。鴈。門。句。注。以。來。設。伏。用。奇。要。敵。之。兵。斷。其。往。來。之。路。如。此。敵。騎。進。退。失。措。滅。之。必。矣。凡。此。者。廟。堂。之。所。宜。知。者。也。國。初。天。贊。賢

〔案〕遼史景宗名賢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天贊皇帝此合尊號與名書之

遣兵攻鎮定聞藝祖登極乃驚曰中國今有

英武聖主吾豈敢以螳螂而禦轍耶于是遁去先是五代時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太祖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邊境盡令還前所盜馬仍申明條禁無得出塞爲盜未幾契丹入邊

爲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乾德二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來降，并人引衆步騎六萬復來援繼勳，與彰德軍節度使羅彥瓌、洺州防禦使郭進、內客省使武懷節率馬步軍六萬人擊其衆于遼州城下，敗之。又攻平晉軍，上遣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步騎萬餘赴之，未至而遁。〔案〕宋史乾德元年北漢

引契丹攻平晉軍，遣洺州防禦使郭進等救之，此在乾德二年與史互異。三年冬，來攻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

數，俟契丹放還易州之民，然後縱之。四年正月，又攻易州，監軍任德義擊走之，上令關南監軍及雄霸瀛莫等四州刺史勒所部兵校獵于幽州之境，以耀威武。四年，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與其子來降，上以延超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六月，僞橫海軍節度桑維翰來降，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契丹兩道率衆來援，一道攻石嶺關，爲何繼筠所破，一道攻定州，爲韓重斌擊敗之。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上以爲涿州刺史，契丹錫里伊里等凡一十六族歸款，上以其大首領四人爲懷化將軍，八人爲懷化郎，將餘八十五人爲歸德司戈。是歲，契丹主爲其下所殺，國人立明記爲帝。〔案〕遼史景宗小字明辰，世宗子也，穆宗遇弒，乃即位，此書以明辰爲明記，互詳第二卷紀元篇。三年，十

月，契丹以六萬騎攻定州，上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二千人赴之，上戒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卽戰，勿與追逐。」欽祚于是與敵衆戰于滿城，敵騎少卻，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夜入保遂城，敵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是夜整衆突圍而出，至保寨，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

折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契丹敢復犯邊，我每以三十匹絹購一敵人之首，其精兵不過萬人，止費我三百萬匹絹，此寇盡矣。太祖一日內出取幽州圖，以示宰相趙普，謂曰：卿意此圖，孰能爲者？普詳觀，歎曰：他人不能爲，惟曹翰能爲之。帝問何以知之，對曰：方今將帥材謀無出于翰者。陛下若使翰往，必得幽州。旣得之後，但不知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先是開寶九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曰：今汾晉未平，燕薊未復，謂之一統可乎？卻而不受。帝痛恨開運之禍，華人百萬皆沒于契丹，自卽位專務節儉，乘輿服用一皆簡素，別作私藏，以貯供御羨餘之物。謂左右曰：俟及三百萬貫，我當移書契丹，用贖晉朝陷沒百姓。然則帝欲大一統而復幽燕者，其意在此不在彼也。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曰：琮受君恩，猥當邊任，臣無交于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于國家，專之亦可，竊思南北兩地，古今所同，曷嘗不世載歡盟，時通贄幣，往者晉氏後主，政出多門，惑彼疆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于是罹災，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爲與國，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義，遠希通悟，洞垂鑒詳。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款附使格什古星什奉書來聘，稱契丹國，上命閣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太祖召見，賜以襲衣、金帶、銷金皂羅帽、烏皮鞞、器幣二百，銀鑿勒馬，其僉從衣物器幣有差，宴于內殿，仍召至便坐，觀諸班騎射，令其一使者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辭歸國。

召見，賜器幣衣服。帝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敵強盛，蓋由中原衰弱，以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慕化而至，乃期運使然，非涼德能致。左右皆稱萬歲，自是契丹始與中國交聘。八月，遣使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皆厚賜之，因令其使人從獵近郊。太祖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及平江南，獻弓矢名馬。九年，長春節，遣使貢御衣、玉帶、銀鞞勒馬。太祖升遐，遣使修賻禮。太宗卽位，遣使獻御衣、金玉鞞勒馬等賀。太祖山陵，獻馬、金銀、乾明節，遣使來賀。詔遣監察御史李瀆，借太府卿閣門祗候鄭偉，借右千牛衛將軍報聘，開寶四年，遣使問起居。尋入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爲郭進所敗。及王師旣平河東，詔發兗、鄆、齊、魏、貝、博、滄、鎮、冀、邢、磁、洛、德、易、定、祁、瀛、莫、雄、霸、深、趙等州，及乾寧、保塞等軍，芻粟赴北面行營，分遣使督之。將有事于幽薊。六月十九日，車駕次金臺。二十日，帝躬擐甲胄，率兵次東易州，僞刺史劉宇，率官吏開門迎王師，乞降。二十三日未明，次幽州城南，契丹衆萬餘屯于城北。帝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二十五日，命諸將分兵攻城。帝乘步輦至城下，督諸將進攻。七月三日，契丹僞武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率官屬十四人來降。五日，僞節度使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來降。六日，幸城西北隅，督攻城。七日，詔班師。二十八日，車駕至自范陽。〔原註〕先是上平井汾迺

欲乘勝攻范陽，諸將皆贊成其事。至是以士卒疫癘，轉輸過遠，日戍敵兵之至，遂班師。

五年十一月十日，詔曰：邊境多虞，兵戎猶梗，介冑之士，息肩未遑，樽俎

之籌折衝之暇。兩河之際。列陣相望。烽火時至于近郊。羽檄尙馳于絕塞。是用大興戈甲。遂殄氛靈。昔者師人多寒。楚子所以躬撫。匈奴未滅。漢武于是親巡。蓋以慰虎旅之心。破犬戎之膽。雖在窮冬之候。敢辭夙駕之勞。朕取此月。暫幸邊陲。親撫士卒。應經過頓舍。凡百費用。悉以官物充所在。不得輒有裒斂。又詔幽州。朕祇膺景命。光宅中區。右蜀全吳。盡在提封之內。東漸西被。咸歸覆育之中。常令萬物以由庚。每慮一夫之不獲。睠此北燕之地。本爲中國之民。晉漢以來。契丹竊據。迨今不復。垂五十年。國家化被華夷。恩覃動植。豈可使幽燕輿壤。猶違禮義之鄉。冠帶遺民。尙限邊荒之俗。爰興師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從于民望。執信獲醜。卽震于皇威。凡爾衆多。宜體茲意。今遣行營前軍都部署曹彬等。振旅長驅。朕當續御戎軍。親臨寇境。徑指西樓之地。盡焚沙漠之庭。灌燭火之微。寧勞巨浸。折蠡螽之股。豈待隆車。應大軍入界。百姓倍加安撫。不得誤有傷殺。及發掘墳墓。焚燒廬舍。斬伐桑棗。擄掠人畜。犯者並當處斬。十三日。車駕發京師。十四日。關南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翌日。從官詣行宮稱賀。十九日。駐蹕于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邊候徹警。從臣稱賀。上乘勝欲進討幽州。以問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上奏曰。北方自古爲寇。乘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甲兵來擾疆境。陛下櫛沐風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害。乘茲北兵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于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殊方。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弔一方僂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糧餉是資。況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

躡尤極蕭然。雖游遇于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況今敵兵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振耀戎容，固足懼彼殘魂，亦恐勞于大舉。伏望申戒羽衛，善養驍雄，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閭里之富盛，葦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言，即日下詔南歸。七年，明記卒，有子三人。隆緒、隆慶、隆裕。至是隆緒立，年十二歲。母葉葉專國政。五月，以三萬騎入邊。潘美等分兵擊敗之。十月，下詔北邊州軍曰：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爲家。兆民如子，冀咸登于富壽。豈務勝于甲兵，況與契丹本通鄰好。昨以河東劉繼元不尊朝化，盜據一方，念彼遺民，行茲薄伐，素非瀆武，惟切弔民。而契丹轉舉干戈，輒來救援。一鼓旣平于晉壘，六師遂指于燕郊。靡辭六月之征，聊報東門之役。雖彼曲可見，而罪己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所宜安堵，無或相侵。如今後輒入北界擄掠，及盜竊，亦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物並送還之。未幾，錫里伊里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降者，又三千帳。羊馬萬計。十二月，高陽關捕得敵中首領，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于近塞築城爲備。太宗謂宰相曰：北人以剽略爲務，乃修城壘爲自全之計耳。曩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爲世宗太祖刷恥，遂擒繼元至闕下。今日視之，猶凡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契丹爲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北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強盛，然種類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及平繼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後上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敵中事，自朝廷增修邊

備。北人甚懼。昔晉漢衰弱。邊陲無盡節之臣。大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爲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阻可恃。難于控扼。異時收復幽州。當于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

〔原註〕古北口兩傍皆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轍。口北有鋪。設弓連繩。本范陽控扼契丹之所。最爲隘束。

琪對曰。范陽是

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關。三路並設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尙存。將來定幽朔。止于此數處置戍可也。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等上言。

〔案〕李燾長編。賀令圖及懷浦與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

陳利用等相繼上言幽州可取狀較此所載爲詳。

契丹主幼。國事皆決于母葉葉。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州。太宗以

爲然。雍熙三年。大發師。以天平軍節度曹彬爲幽州行營前軍都總管。出涿州。河陽節度崔彥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總管。出雲中。代州觀察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爲定州路行營都總管。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靈應州行營都總管。出鴈門。靈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是時權知高麗國王治遣使修貢京師。帝以王師北征。其國與契丹接境。常爲其所侵。乃命監察御史韓國華假太常少卿往使其國。降詔諭之曰。朕誕膺丕構。奄宅萬方。草木蟲魚。罔不蒙澤。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茲茲北方。敢拒皇威。倔強沙漠之中。遷延歲月之命。幽薊之地。本被皇風。曩以晉漢多虞。契丹因而盜據。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茲朔漠。今已

董齊師旅殄滅塵氛。元戎啓行，分道間出。卽期誅翦，以慶混同。惟王久慕華風，素懷明略，輸此忠勤之節，撫茲禮義之邦。而接彼境壤，困于蠱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便可申戒師徒，迭相犄角。叶此鄰國，同力盪平。奮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敵。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擄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並給本國將士。用申賞勸。于是彬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刺史趙彥辛來降。又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契丹以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頴。〔案〕長編載監軍馬頴及副將何萬通並爲彬所擒，與此詳略互異。彬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奚宰相賀斯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

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又下靈丘。四月，美克靈州、蔚州，押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初，太宗謂彬曰：「朕令潘美出鴈門，先取靈應。卿以大軍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敵聞之，必聚勁兵于彼，不復出援山後矣。旣美果下寰朔，靈應重進得山後要害地，太宗疑彬進兵速，而饜道不繼。彬乃留涿州旬日，食果盡，還軍以援供饋。」上聞之，曰：「安有大敵在前，而退軍就食者？」卽遣使止之，令引軍沿白溝河，與米信合。待潘美盡得山後之地，然後東取幽州。彬之諸將至是聞美等屢戰勝，自以持重兵而功少，遂欲傲功。彬不得已，于是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中。屬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躡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于易水之南。彥進亦爲契丹所敗。奏至，詔諸將分屯沿邊諸郡。召彬、彥進等還。嗣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靈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

族八百餘帳。分置于河南孟曹汝洛等四處。是年冬。復攻易州。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復思宿將劉廷讓。宋偓。張永德。時皆罷節制。在環衛。上欲令進擊自效。遂遣廷讓屯雄州。偓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敵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原註）賀令圖少謹。恩太宗在藩邸。以隸左右。即位。改綾錦副使。知

莫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幽州行營濠寨使。令圖握兵邊部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令圖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敵將耶律遜寧號裕悅者。使諜給令圖曰。我獲罪本國。且夕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終獲大功。私遺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敵將裕悅率衆入攻。大將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爲先鋒。敵圍我師數重。裕悅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嘗爲所給。意其來降。卽引麾下百十騎逆之。將至其帳百步外。裕悅擡胡床罵曰。汝小子。年在乳臭。乃今送死來耳。命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

敵復入深析。陷易州。殺略甚衆。上爲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四年正月。詔問文武羣臣。詢平寇之策。又議作方田爲戰守之備。上乃以手詔諭緣邊將帥曰。夫料敵之強弱。古人以爲難。前歲之舉。蓋救民之塗炭。蠢茲北寇。敢肆憑陵。蹂踐我士民。攻掠我城寨。朕定必勝之策。畫必當之計。將以保民安邊。略舉大意。且戎人勝則深入而不相讓。敗則逃竄而不相救。固不可力戰也。又皆騎兵。利于平陸。馳逐來往。難于羈制。固不可追奔也。若棄小城。就大鎮。但屯兵于鎮定瀛莫之間。其緣邊城寨。必苦于寇掠。固不可分兵也。悠久之謀。在于設險。若乃決大河。築長城。又徒自示弱。爲後代笑。朕今立法。令緣邊作方田。已頒條制。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此可以限其戎馬。而

大利我之步兵。雖使彼衆百萬，亦無所施其勇。自春至秋，其功告成。持重養銳，挫彼強敵。如此，則復幽薊，滅林胡有日矣。淳化元年，上遣使至定州，密諭旨于都部署李繼隆曰：若將來復入邊，朕當自行。繼隆上奏，以謂扞城禦侮，臣等之責。況蕞爾殘衆，豈煩戎輅親舉。言甚懇切。至道元年正月，其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十六大首領，自振武入政府州折彥卿，大敗其衆。四月，復攻雄州，知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

江陽譜

李攸字好德。政和初。編輯西山圖經。九域志等書。瀘帥孫義叟招〔原註〕下
有闕文。書上。轉一官。張公浚入朝。約與

俱。以家事辭。手編皇朝事實。起建隆迄宣和。凡六十卷。其三十卷。先聞于時。有旨。制司上太常少卿何麒言。請命以宮觀居家。終其書。後以餘三十卷上之。緘封副本。并贄啓秦相檜。啓云。方今雖爲中興。其實創業。作事成于果斷。亦貴聽言。思始議之艱危。尙軫鈞懷之惴慄。已窺申棖之欲。方和傳說之羹。宜倭父旁招于庶位之中。無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更願無忘在莒。居寵思危。秦怒寢其書不報。今藏于家。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宋 朝 事 實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李 攸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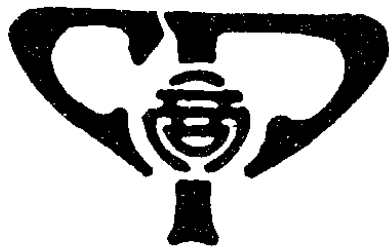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六八六九

壽

符



3
4
835